

# 三俠劍



奉天洪順德書局刊行

康德八年五月二日再版印刷  
康德八年五月廿六日再版發行

版權所有  
必究

三 俠 劍

定價國幣四圓

著 作 人

王 赫

然

奉天市一德街四段九十七號

發 行 人

王 麟

閣

奉天市一德街四段九十七號

印 刷 人

王 蘭

田

奉天市小南街一段一〇七號

印 刷 所

醒時報社印刷部

奉天市小南街一段一〇七號

發 行 所

張 順

德

奉天市一德街四段九十七號

明清二  
八義三  
俠劍  
【卷三】

第三回 五龍二俠二打蓮花湖 老劍客出首力解重圍

却說老驢子手開聽于藍報告兩銀龍在蓮花湖遇難，遂將蕭銀龍之事對傻小子孟金龍學說了一遍。金龍聞聽說道：「蕭銀龍是我兄弟，我非將蓮花湖的賊都打死不可。」說着話向外就跑去。誰要一攔也碰上就倒。孟金龍跑出門子不知東南西北，跑出一里多地，復又返回向衆人問道：「蓮花湖在那裏？」驢爺說道：「金龍不要胡鬧，跟老夫一同前去。」孟金龍答應一聲，說道：「就跟三大爺一同去。」非將蓮花湖的賊腦漿擠下來不可。大衆一看孟金龍這樣沒有不笑的。列位，孟金龍這樣深濁猛楞，他怎麼來到的大清國呢？孟二俠對於這樣的兒子，爲甚麼還打發出來呢？這話面尚有一段事情，未能說出，皆因爲孟金龍這一日由家中出來閒遊，走到鄰村趙家峪，正碰上趙家峪的地方夥計趙三，跟他妻子打架，鄉親你勸解不開，都站在一旁看熱鬧。孟金龍一看，乃是男女二人打架，遂上前勸道：「好男不跟女鬥，好雞不跟狗鬥。」趙三一看是孟大少爺，本來認識，說道：「大少爺您別管，這是我的妻子，他罵我，我才打他。」孟金龍說道：「不行，妻子也不許打。」趙三不聽，金龍一着急，照定趙三咀巴子打去。金龍乃是金鍾罩的工夫，這一堂震動了腦海。趙三立刻身死。金龍一看，趙三倒在塵埃，回頭往家中就跑。衆鄉親們一看，孟金龍將人打死，遂在後頭跟着他。金龍回頭一看有人跟着他，遂說道：「誰要跟着我，我將他摔死。」大衆一聽，誰也不敢在後頭跟着他，回到莊中，報告了地方保甲。地方保甲遂來到孟家寨，見了孟二俠將孟金龍打死人之事說了一遍。二俠聞聽，吓的目瞪口呆，教老人家快將大少爺找來。老人家說道：「大少爺有話，員外要是找他，就說他上外祖家去啦，不叫招呼他。若是招呼他，就抬起來摔死。」員外一聽，又氣又樂，打死人拉上老老家去就完啦嗎？員外遂說道：「就說員外招呼，要是不來，我架火燒他。」

【金鐘罩錢布衫不拍槍身就自火燒】老人家去到後花園 將金龍喚出來 一說員外生氣嘍 裏

是不去 就用火燒 金龍沒有法子 才跟隨家人來到客廳 一家趙家 的紳士 饒小子金龍心

中就明白了 叫道 爸爸 永遠我也不打人了 我沒使勁 地方夥計就死了 員外說道 胡說

打死人償命 永遠不打人就完了嗎 叫道 家人 將逆子細上 饒英雄天不怕地不怕 就是怕

二俠的家法 叫怎麼着就怎麼着 向來不敢違背 金龍開聽 自己將胳膊向後一背 說道 細吧

若不是二俠在跟前誰也不敢細他 就是細上他 他一用力繩子就得斷 因為有二俠的話 老家

人不敢不細 這才過來將少爺細縛二背 二俠將少爺交與衆紳耆 叫道 金龍 到衙門來你不許

無法無天 你要是無法無天 跑到家來 我將你用火燒死 然後我自刎一死 饒小子哭着說道

我給您磕一個頭 報々你的養兒子的恩吧 二俠開聽此言 不覺動了愛子之情 兩行淚下 此時

老安人也來到了客廳 叫道 兒呀 但願上蒼憐佑 保我母子還有見面之日 金龍說道 孩兒若

是有靈 半夜三更何然給惡托夢 母子痛哭 衆紳耆莫不下淚 母子痛哭一場 才將金龍送到

本地衙門 本地衙門過堂 偵知是趙三之妻 趙三之妻與三夫妻終日吵鬧 趙三被人打死 他

的妻子並不追求抵償 在本地衙門供的只求官准嫁人 別的事滿不過問 趙三又無有家屬 本地

的官司向上司衙門詳文 說的是兇手與趙三本無仇隙 因勸架誤傷人命 屍主只求官准改嫁等語

上司衙門也是原詞 送到了王爺府 王子張奇善 無論大小案件 都是親自審理 接到了這件公

事 一問饒英雄 饒小子乃是一個軍人 看公文並無仇恨 遂與大帥施德說道 此案本應抵償

無奈吳主不追求抵償 人都相着活的 還有相着死人的嗎 二千歲幸苦一蹶 到鄉裏調查調查

想法子叫他們私下了解 若官斷不償命 於國法不合 二千歲開聽 遂道 小弟願往 帶了幾

名王官 遂說着就來到趙家私訪 均改扮的商人模樣 就聽百姓們三三兩兩坐在一處 談論趙

三 有一個老者說道 火神爺趙三死嘍 咱這一方從此得少着幾把火呀 又一個年輕的說道 孤

墳也得挖的少哇。前些日子非跟我借十吊錢不可。我說現在沒有錢等麥子收下來再給。他也答應啦。當日夜間我的柴禾園子就着火啦。您看夠多萬惡滔天啊。孟大少爺可給咱們除害了。又一位老者說道：孟大少爺濟場官可不好打。可惜孟二俠就一位少爺。還是饒老好子。若是給這宗惡人償命才冤哪。施琅蔣此話聽畢。心中暗說：這宗萬惡之人。無怪乎他妻子都不追求抵償。帶王官回到王府。將私訪之事。對王子張其善說了遍。王都開聽。叫道：千歲。既然如此。還得二千歲從中私自約出鄉老。協同趙家齡紳者了解此事。書要簡斷。二千歲私自拿出一千兩紋銀。約出趙家齡的鄉老。給少爺孟金龍了解官司。別位。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若不然施家後世子孫昌盛。世代簪纓。這就其祖上之德。天之厚報也。了完官司。將饒小子打了一百板子。去了兇氣。放回家來。孟二俠從此就不敢叫孟金龍出門了。將他鎖在屋中。這日蕭三俠父子看望孟二俠。開聽金龍鎖在屋中。三俠勸孟二俠放出少爺。不然恐其鎖壞了。豈不成爲廢人。竟鎖着不成。總得慢慢的感化。孟二俠也恐怕日久鎖壞。遂將金龍放出來了。金龍見了三俠與銀龍。說了一句謝。夕三叔。又叫道：銀龍兄弟咱們出去玩去。二俠與三俠倆人一聽。也樂啦。二俠說道：蕭賢弟。你看這饒東西。將來怎麼辦呢。三俠說道：咱們哥倆沒有勝三哥德行大。您看人家勝奎。又精明。又強幹。少年老成。一看就是大器之子。您的兒子太饒啦。我的兒子太精鬼啦。倆人若撮合撮合全都好了。老哥倆在客廳閒談。金龍跟銀龍二人到了後花園。銀龍可就給孟金龍出了壞主意啦。銀龍跟孟金龍說道：大哥。二大爺從這兒總不叫你出院。前後門都鎖着。那夠多難受呀。孟金龍說道：沒有法子。銀龍說道：我給你出一個好法子。你可誰也別告訴。您偷點銀子。上大清國。十三省總鑄局子。找賄賂三大爺。到在那裏跟黃三哥在一塊兒弄弄好哇。省的您一個人在家裏。就好似坐獄一樣。連一個人跟您作伴都沒有。孟金龍說道：我不認識大清國。銀龍說道：您多偷點銀子。先坐船。船到了陸地就下來。有人就打聽。千佛山真武頂。十三省總鑄局子神鏢將勝

三大爺到了大清國沒有不知道的。您先去隨後我送上鏢局去呢。孟金龍聽罷說道：對啦。若不是兄弟你交給我這好法子，我總在家裏，生生的就將我悶死啦。蕭銀龍將主意給孟金龍說完了，二人仍然來到客廳。大家用完了酒飯，蕭三俠辭別二俠回歸了蕭家鎮。再說傻小子孟金龍到了夜晚，二俠與安人睡着了。傻小子趁暗暗將箱子打開，偷了不少的散碎銀兩，偷的可都是小塊的。孟金龍有一個心眼，小塊的花着省事。孟金龍平常買東西無謂該多少錢，不都是小塊銀子，不董的合，所以偷銀子專偷小塊的，爲是花着方便。將散碎銀兩裝了一兜囊，又用手巾包了一包，拿了兩身衣服。孟金龍偷着開開房門，來到後花園，一看後花園鎖着呢，有心將門劈開，恐怕叫家人聽見，報告他的天倫，皆因爲孟金龍不會高來高去。孟金龍着了半天急，想了一個法子，拿了三條板橙，兩條在底下，一條放在上頭，登着板橙上了牆頭，裏邊登板橙上來啦。外面可下不去了。孟金龍沒有法子，一歪身軀，咕冬一聲，掉在牆外，將地磕了一個坑，站起身形，將身上塵土担了下去，也不管東西南北，往前就走。自己說道：走的離着家越遠越好，不然追上就得用火燒了。孟金龍走到東方發亮，來到水旱關口，台城的兵有認識他的，問道：大少爺您上那裏去？孟金龍說道：我上大清國玩去。台城兵說道：台城人不許私自上大清國，少爺你有公文嗎？孟金龍說道：我不董的甚麼叫公文。台城兵一想，他是一個愚人，叫他去吧。管他呢，那兵卒於是並不管理他。孟金龍走到船上，船家問道：你上那裏去？孟金龍說道：咱上大清國找三大爺去。給你船錢，將手中小包裏銀子完全遞給了船家。船家一看，原來是一個傻子，將銀子收了十餘兩，剩下又給了孟金龍，趕巧啦。船家已竟夠載了，當時開船。船到大清國岸口，孟金龍下了船，逢人便問找三大爺，行路的看他是一個傻子，用手一指道：三大爺在那邊。孟金龍就走，餓了，就吃，吃完飯不管多少，就是一塊銀子，到了夜間不住店，在山坡荒草裏就睡。這一日孟金龍來到一個鎮店上，將銀子已竟花沒了，餓了兩天，實在餓的沒法子，遂走進一個新開市的飯館。

子進屋就吃 吃完了沒錢站起就走 這個飯館子是一個武舉開的 他吃完就走 武舉上前將他

攔住 說道 你爲甚麼吃飯不給錢 孟金龍說道 我餓急了沒有錢啦 武舉問道 夥計們 給我

打這個懷東西 夥計們開應 如狼似虎 棍棒交加 孟金龍向地下一躺 將頭一抱 呼呼睡着啦

打完了翻身起來 說道 你們都沒吃飯 打不動人 武舉沒有法子 打死人得償命 不照致命

處打不動他 武舉遂說道 你不用賣味兒 你要是敢搶人家的窩套 飯算你白吃 孟金龍說道

我敢搶 搶元 你別要錢 武舉說道 那是自然 正在說着話 就見正南上來了一位老者 身上

披着皮襖馬褂 手中提着一個小包裏 孟金龍走到老者跟前說道 給我將小包裏放下 將皮襖脫

下來 老者說道 要小包裏倒行 別脫皮襖 受了風了不的 朋友 是線上的嗎 吾也是台字的

孟金龍說道 不懂 脫皮襖吧 老頭說道 我小包裏裏有好東西 珍珠貓眼琥珀 說着話放下

了小包裏 孟金龍一下 小包裏 老頭一伸手指 照元孟金龍點去 只見孟金龍隨手而倒 瞪

俠 看眼睛不能開 上氣不換下氣 老頭說道 王八羔子吃到我這兒來了 我是賊魔 我還不知道

吃誰呢 捉起小包裏踢踢踢走 孟金龍躺在地下不能動轉 衆人看看莫不伸舌 這老者走出

不遠 復又翻回來 向孟金龍頭上拍了一下子 孟金龍翻身爬起 也不敢要皮襖小包裏了 老

頭問道 你姓甚麼 爲甚麼在此劫道 孟金龍說道 我姓孟叫金龍 還叫混海金羔 老頭問道

你天叫甚麼名字 孟金龍道 明說姓孟說 老頭說道 混帳 你爸爸 怎麼是咱爸爸呢

你又要這樣說 我聽 孟金龍道 你的師傅是誰 孟金龍道 我師傅是夏侯南元 老頭開聽說

道 天豆 弟 我聽 孟金龍道 你因爲甚麼劫道 孟金龍道 我老頭沒錢

他 我 孟金龍道 我老頭沒錢 孟金龍道 你上大清國幹什

麼來 孟金龍道 我找三大爺來了 老頭問道 你找那個三大爺 孟金龍道 我忘了姓什

麼來 孟金龍道 我找三大爺來了 老頭問道 你找那個三大爺 孟金龍道 我忘了姓什

麼啦 老頭說道 你還記的是幹什麼的嗎 孟金龍想起來 蕭銀龍告訴他神鏢將三個字 但是過沒記清楚 又說道 我說的 鏢神三大爺 老頭說道 你若不遇見我 一輩子你也不找不着 走吧 跟着我走 到了那 不許提我 若是提我 我這用手點你 孟金龍說道 我不說 老頭領着孟金龍來到鏢局門口 用手指點金龍 孟金龍這才來到鏢局子 要不然孟金龍見人就問 大爺 一輩子也來不到鏢局子 這是孟金龍來到鏢局子一段倒插筆 勝爺本打算順便將他送回台城 不想今日又遇見蕭銀龍蓮花湖遇難 下在牢 手藍報信 師弟暗探蓮花湖 勝爺 三太 香五 茂隆 李煜 邱成等 收拾好了砵碎 勝爺並與高恒起了名字 叫高俊龍 從此大家俱以高俊龍呼之 不許叫高恒 高恒跪倒身軀 謝過勝爺賜號 爺兒十一位起身夠奔蓮花湖 來到蓮花湖河坡 勝爺大眾舉目觀看 山上懸旗吊斗 山上荷花盛開 勝爺說道 咱們前着到蓮花湖時 天光已黑 這次到蓮花湖天光大亮 前者暗探竊探 此次咱要來明去白 但不知你兄弟們見禍福如何 楊香五在旁叫道 恩師 那邊來了一隻小船 【這船是看守稻田的船】搖動花籃櫓 由東向西而來 此時高恒已將勝爺等措過庭湖之水 在稻田地內 堪堪小船來至湖邊 金虎叫道 高俊龍 孟金龍 咱們下水抓船 三人見船過去 混海金鯊孟金龍 伸出虎爪 將小船將住 船上嘍卒一看 吓了一跳 有一個嘍卒說道 朋友 我們的孤標子 東北風 【東北風即黑哨之聲字】 金頭虎說道 我知道 你們賊頭是韓秀 你將船駛到稻田岸吧 你看見那邊白雲子老頭沒有 那是我勝三大爺神鏢將勝英 我們也不殺害你們 借你們的船用 我們進蓮花湖 水手聞聽不敢怠慢 金頭虎 高俊龍 混海金鯊孟金龍三人站在船上 水手將船駛至東岸 勝爺率大眾上了船 勝爺問船上的水手道 貴姓啊 這一個水手答道 在下姓王時王命 那一個水手答道 在下姓吳叫吳生 勝爺道 王吳二位壯士 愚下勝英跟老二位打探一件事 二位可不許隱瞞 現在愚下聽說蓮花湖水牢內困住一位少年 姓蕭名叫銀龍 二位本是蓮花湖的人必然知道的 嘍卒說道 您若問此



事 提起來話可就長啦 蓮花湖自殘骨肉 我們韓寨主前日將蕭銀龍拿住 下在水牢 老寨主于

豐恒暗將蕭銀龍救出 欲要棄山而逃 事被總轄寨主聞知 調隊把住清江湖口 老寨主叔侄父女

跟蕭宗父子 一隻大船 五隻小船 正向清江湖口出發 偏被韓寨主攔住 老寨主于豐恒與總轄

寨主僵了火 在清江湖口動手 蕭杰父子也加入助戰 現在殺的難解難分 蕭爺聞聽蕭杰蕭三俠

也來到戰場 心中暗道 這回事情可鬧大啦 蕭爺蕭三俠也來了呢 列位 韓秀乃是仁人君子

讀書知禮之士 雖然老佔山爲寇 願知尊卑長上 韓秀之父臨歿之時 曾對於豐恒托孤 並告

訴韓秀說道 我死之後 你視于叔父如汝父 千萬不許慢待 凡事聽你于叔父指教 不許自暴自

棄 如要違背你于叔父之命 卽是違背你父之命 韓秀站在床前 哭泣着說道 父親千秋之後

孩兒之常奉于叔父如父 不敢違天倫之賜 銀槍手韓興與老寨主遂歿 韓秀葬了父親 承

父遺業 爲蓮花湖的總轄寨主 老寨主于豐恒乃是第一位老寨主 是事不問 在山中享其幸福

閒暇無事 教授兩個女兒 兩個侄子的武藝 韓秀對於老寨主于豐恒 敬重真如乃父一般 不敢

怠慢 韓秀豈敢跟老寨主于豐恒動手呢 有一句俗話 不怕當鄉無好事 就怕當鄉無好人 一言

與邦 一言喪邦 皆因爲林士佩住在蓮花湖內 知道了于老寨主救了蕭銀龍 欲暗自棄山而逃

遂在韓秀跟前搬弄是非 言說勝英遺棄家父子臥底探蓮花湖事情敗露 蕭銀龍被獲 老寨主故此

棄山而遁 老寨主走與不走沒有問題 絕不能叫蕭家父子走去 縱虎歸山 必定傷人 況且蕭家

父子果然平安出了蓮花湖 豈不叫天下英雄視蓮花湖沒有能人 韓秀聰明返被聰明誤 一時間

被林士佩愚弄 又加以與寨主 俱都不服老寨主之所爲 韓秀實出於無法 遂調齊大隊狗奔清江

湖口截住于豐恒去路 韓秀焉敢與老寨主交手 林士佩出頭作惡人 不叫老寨主出前江湖口 老

寨主焉能容林士佩呢 大罵林士佩搬動是非 故此在清江湖口擺兩戰船 蕭家父子于豐恒叔侄

父女與林士佩遂動起手來 幸虧于藍報信 勝爺趕到 要不然蕭三俠與于家父子必爲林士佩所困

### 三

### 俠

### 劍

### 7

且說勝爺問明啞卒，遂叫啞卒將船奔戰場駛去。魚眼高恒高俊龍與于藍藏在水底保護小船。孟

金龍藏在船艙裏面，上面用船板蓋嚴。您道：大熱的天，孟金龍為何藏在船艙裏呢？這是金頭虎教給孟金龍的。不料孟金龍在船上站立，賈明是假裝認其真，更伶俐。專會出壞主意。孟金龍是真傻。

賈明道：「你這船裏藏了甚麼人？」孟金龍道：「我藏了五個人。」賈明道：「你這船裏藏了甚麼人？」孟金龍道：「我藏了五個人。」

連說兩遍，賈明道：「你這船裏藏了甚麼人？」孟金龍道：「我藏了五個人。」賈明道：「你這船裏藏了甚麼人？」孟金龍道：「我藏了五個人。」

賈明道：「你這船裏藏了甚麼人？」孟金龍道：「我藏了五個人。」賈明道：「你這船裏藏了甚麼人？」孟金龍道：「我藏了五個人。」

賈明道：「你這船裏藏了甚麼人？」孟金龍道：「我藏了五個人。」賈明道：「你這船裏藏了甚麼人？」孟金龍道：「我藏了五個人。」

賈明道：「你這船裏藏了甚麼人？」孟金龍道：「我藏了五個人。」賈明道：「你這船裏藏了甚麼人？」孟金龍道：「我藏了五個人。」

賈明道：「你這船裏藏了甚麼人？」孟金龍道：「我藏了五個人。」賈明道：「你這船裏藏了甚麼人？」孟金龍道：「我藏了五個人。」

賈明道：「你這船裏藏了甚麼人？」孟金龍道：「我藏了五個人。」賈明道：「你這船裏藏了甚麼人？」孟金龍道：「我藏了五個人。」

賈明道：「你這船裏藏了甚麼人？」孟金龍道：「我藏了五個人。」賈明道：「你這船裏藏了甚麼人？」孟金龍道：「我藏了五個人。」

賈明道：「你這船裏藏了甚麼人？」孟金龍道：「我藏了五個人。」賈明道：「你這船裏藏了甚麼人？」孟金龍道：「我藏了五個人。」

賈明道：「你這船裏藏了甚麼人？」孟金龍道：「我藏了五個人。」賈明道：「你這船裏藏了甚麼人？」孟金龍道：「我藏了五個人。」

賈明道：「你這船裏藏了甚麼人？」孟金龍道：「我藏了五個人。」賈明道：「你這船裏藏了甚麼人？」孟金龍道：「我藏了五個人。」

賈明道：「你這船裏藏了甚麼人？」孟金龍道：「我藏了五個人。」賈明道：「你這船裏藏了甚麼人？」孟金龍道：「我藏了五個人。」

賈明道：「你這船裏藏了甚麼人？」孟金龍道：「我藏了五個人。」賈明道：「你這船裏藏了甚麼人？」孟金龍道：「我藏了五個人。」

賈明道：「你這船裏藏了甚麼人？」孟金龍道：「我藏了五個人。」賈明道：「你這船裏藏了甚麼人？」孟金龍道：「我藏了五個人。」

賈明道：「你這船裏藏了甚麼人？」孟金龍道：「我藏了五個人。」賈明道：「你這船裏藏了甚麼人？」孟金龍道：「我藏了五個人。」

賈明道：「你這船裏藏了甚麼人？」孟金龍道：「我藏了五個人。」賈明道：「你這船裏藏了甚麼人？」孟金龍道：「我藏了五個人。」

賈明道：「你這船裏藏了甚麼人？」孟金龍道：「我藏了五個人。」賈明道：「你這船裏藏了甚麼人？」孟金龍道：「我藏了五個人。」

別人刀早就撒手收 蕭三俠刀雖未撒手 麼奈年邁之人 熱汗往下直流 衣衫濕透 老英雄氣力不敵 喘息不止 勝三爺心中暗道 我盟弟雖然年邁 刀法精奇 然而氣力不敵 倘若刀一撒手 就性命之憂 兩條命一搭 下了船桅 叫道 水手向後蓮船前開船 水手說道 勝三爺再

向前兩船 小船頭就要在大船尾上了 勝爺說道 離大船近了 我自存主意 透亮出魚鱗紫金刀 勝三爺丹田叫勁 嗷一聲 勝爺年紀雖大 血氣甚足 遂大聲喊道 蓮花湖的寨主嘍卒衆

位聽真 現有南七北六十三省 一環頭勝英來也 衆寨主與嘍卒舉目觀看勝三爺 只見頭戴一頂鴨尾巾 脅下纏鐵囊 懷抱魚鱗紫金刀 縐紋堆疊 白髮蒼々 刀似藍汪々的藍魚 一身紫微微的

魚鱗 老英雄一團精神 不怒而自威 蓮花湖的嘍卒吶喊 勝三爺來啦 快把船閃開當子啊 船

練在一處擗不進呀 用斧子帶將繩割斷吧 嘍卒們將船的鐵鉤擗開 繩子割斷 閃開有六尺餘寬 勝爺不血刀 船進黃口 山東口河夠齊大個船而來 來至船前近 勝爺叫道 三弟罷戰

林奎至不要得埋不埋人 三弟來也 蕭三俠虛恍一刀 向北一縱 一看勝三爺 心中暗道 您

晚來一 我 兄弟 我 只輸與此人 又背轉環八卦刀下 林士佩也 招 縱到小

劍 蕭三俠 北 縱到小船船上 向北 于景順 招 縱到小

遊一看 看見 蕭三俠 于景順之船 二老背後有龍銀龍 于化龍 後面小船上兩個姑娘扶着小孩 死屍 蕭三俠 于景順 一看 正是表勇十化虎死了 金頭虎用斧照定吳生面上就是一

將死屍 蕭三俠 王命 看 大吃一驚 翻身跳下水去 勝爺說道 明兒 他們受了半天累 大賊 將死屍 爲是 林士佩 林士佩若不用鎗穿死于化虎 焉有吳王命 死的死 逃

的逃呢 韓秀一看 心中說道 我的船 我的人 將他們送到地方 將人打死 韓秀想至此處

遂叫道：「勝老明公，您莫非派請家父子臥底勾串我家子寨主嗎？」勝爺擺手叫道：「寨主聰明返被聰明誤，我勝英殘年之人，我與寨主素無仇隙，我又不是官人，又不是文武衙門，我打蓮花湖有何好處？要叫人不，餘非已莫爲，要叫人不，除非已莫說。我聽朋友談論，我盟侄在蓮花湖受水牢之苦，我前來拜求寨主高抬貴手，蕭銀龍乃是十三四歲之孩童，請寨主勿爲青小所愚，放了蕭銀龍。現在跟我勝某爲仇對的，給你我挑撥事非，但聽君子話，莫開小人言，跟我姓勝的有過節，開鏢局子有地點，住家有門戶，愚下住家直隸鄭州古城村作南的大門，松棚英雄會在江蘇一年三百六十日都開着門經營，他不敢鬥勝英，借刀殺人，寨主乃當世的英雄，爲何給小人利用？寨主請看，我盟弟蕭家父子困在蓮花湖這分可憐，于家父女，老的老少的少，爺兒五人死了一人，請寨主施惻隱之心，撤了隊伍，放于家父女蕭家父子，不獨于家感激，勝英也感德非淺。」就是寨主拿住于家父子，怎樣處治呢？不如寨主開一線之恩，兩全其美，何必日殘骨肉呢？韓秀一聽，真是金石良言，韓秀心中暗說：「我早想結交勝英，豈不是天假不便，好事不如無，勝老者替天行道，我若交了這個朋友，增光不少，再說勝英並不強暴，韓士佩在韓秀背後叫道：「總轄寨主，老勝英老奸巨滑，一口舌之才，要說出蓮花湖去，叫他恥笑逆花湖沒有高人，老勝英就這一人，身後那七位都是學而未成，咱能戰的英雄二三百位，老勝英知道打不出去蓮花湖，故以口舌之才，蓮花湖的英雄龍戰的有二百餘位，把勝英困死於蓮花湖，他背後那七個我都認識，狼牙鑽一掃，結果他們的性命，寨主請看小船只有八人，韓秀一看果然八個人，懷抱令字旗思索道：「勝老明公，我欲意跟您和平辦理，皆因我的手下人他們不服，久聞明公三度金銀，倒懸林甩頭一子縱橫天下，一口魚鱗紫金刀鑽住十三百，我的手下人都要會會您的高處，誰公若此，勝了蓮花湖衆羣，我將蕭家父子，于家叔侄放行，與位與欲往那，隨位之意，勝英問道：「韓寨主要講好朋友，咱哈哈一笑，兩罷干戈，欲要鬥輸贏，我勝某也只好奉陪，寨主要能和平辦理。」

我勝英感激盛情 如此武力對待 我也不能說不算 寨主與蓮花湖的賓朋 短打長拳高上步下 我姓勝的不含糊 如若羣獸一擁齊上 要將在下勝英剷刃分了屍 我也就管不了盟弟與盟侄了 要將勝英捉住 碎屍萬段 那走勝英藝業不高 不願寨主意狠心毒 韓寨主可派誰戰的動手在下 奉陪 勝爺語至此飄銀髯要振魚鱗紫金刀 賈明喊道 勝三大爺將鎗車轆套弄出來吧 賈明向船內喊道 大小子出來吧 就聽船艙裏面喊道 好熱呀 將艙蓋的板子撞在水內 猛英雄出頭露面 吶喊一聲 驚天動地 壞一脚房倒屋塌 大英雄一看 南面上人多 北面上人少 叫道三大爺 我先打那邊 南面上人多 又一看北面上有蕭三俠 大英雄叫了一聲 三叔您來啦 銀龍兄弟你 也來啦 北面于寨主遂拉撥水手 將勝爺的船撐住大船切近 勝爺上了大船 蕭三俠說道 老哥 晚來一會 我們衆人俱都喪於此處了 此蕭黃三太太大衆等也上了大船 站在三老背後 孟金龍打小船上一跳 將大船頭的直歪歪 幾乎翻了船 勝爺說道 金龍你認識于老寨主嗎 孟金龍說道 我不認識 勝爺說道 這是你于叔父 金龍說道 他是我叔父 我其他大爺 勝爺說道 不許胡說 于叔父與你父親乃是結義弟兄 孟金龍說道 您給我引見 我就磕頭吧 孟金龍一磕頭 將船頭的當當山響 勝爺說道 別磕頭啦 韓秀此時舉目觀看孟金龍 心中一怔 暗說道 羊羣裏出了駱駝 身長八尺有餘 頭如麥斗 項短脖粗 豹眉虎眼 虎背熊腰 頭戴絳紫六輪抽口壯帽 身穿絳紫綢子短靠 皮帶紫腰 三層皮子縫在一處 若是一層皮子 金龍用力一紫腰就折啦 兩條大腿如同房托 青緞鞋子 一尺六七長 黃中透亮的臉面 背後背着降魔寶杵 如意柄 一摟粗細 平常人的手攢不過來 後腰下墜一個大皮囊 只聽金龍厲聲叫道 我打南邊的 勝爺說 不許混戰 單打獨鬥 抱令字旗的寨寨主 你上小船登到戰船上去打戰 小船貼在三老的船裏面 孟金龍向小船跳 金頭虎叫道 大小子 打仗的時候 是一個打死一個 一個也別留 水手叫道 大小爺 你慢着點 船要翻 孟金龍說道 我沒有使勁 水手搖開花檣

到了打戰夕陽北而 賊船約有三四尺遠 大英雄不曾縱遠 小船頭貼在大船幫 大英雄向船上

跳 賊船四圍圍住 大英雄在船中 用目觀看韓秀背後四圍賊舟 韓秀捧大金鎖 賊人隻大鏢 大英

雄尉迫四圍圍住 不許前進 韓秀在北 船主說道 金龍說話 愚魯之甚 賊寨主乃

當世的英雄 馬龍 韓秀令字旗三展 說道 水八寨 旱八寨 中平八寨

二十四位寨主 一位位離散 由韓秀大督束這 一人說道 總轄寨主 我弟兄提拿鏢行的大

漢 這二位 一位是早 寨主 韓秀將柳士永 一位是早 寨的門寨主花月將柳士猛 我弟

三 兄願往 韓秀一看 說道 可不許壞蓮花湖的規矩 單打獨鬥 違令者斬 二位寨主答應一聲

知道了 柳家弟兄由打大船上小船 柳士永額花槍 柳士猛抽出大刀 弟兄在一隻小船並肩而

站 小船由南向北而去 賊船相相六七十丈 柳士永叫道 賢弟 與愚兄親來助陣 我拿鏢行

猛漢 說罷此言 一抖之槍縱 大戰船之上 大英雄叫道 小子 你叫甚名號 怎麼不叫使鏢

的來 弄一個小破槍幹甚來 柳士永叫道 傻小子 某家乃旱八寨 寨主柳士永 人稱花槍

將 柳士永 柳士猛 柳士永 柳士猛 柳士永 柳士猛 柳士永 柳士猛 柳士永 柳士猛

金龍 柳士永 柳士猛 柳士永 柳士猛 柳士永 柳士猛 柳士永 柳士猛 柳士永 柳士猛

一擡 柳士永 柳士猛 柳士永 柳士猛 柳士永 柳士猛 柳士永 柳士猛 柳士永 柳士猛

幾步 心中暗道 這大 不好回 原來是賣弄十三道橫練呢 柳士永知是大個金龍 橫練 前

把一高 後把一低 奔賊船 孟金龍伸手捧出降旗 柳士永知是大個金龍 橫練 前

子 向這兒扎 槍臨頭 就 賊人的 猶如一條活龍一般 出去好幾丈遠 柳士

永直甩手 順着十指流紫血 甩着手向南跑 大英雄腿長步兒大 追在賊人背後就是一杵 只聽

撲的一 杵扎入背後五寸來深 賊人吼了一聲 大英雄虎爪一使勁 把賊人死屍托起有四五尺

高 賊人顏色白似雪霜 大英雄托在南船幫 伸左手向下一擄死屍 扔在水內說道 這個小孩有

四兩重 勝爺叫道金龍 蓮花湖朋友甚多 以武會友 點到而已 不許傷人 孟金龍說道 三大爺 我沒使勁 他背後原來的箭鏢 勝爺說道 胡說 韓秀抱着令旗觀看 水中一股紅水 韓秀叫道 水手們快用撓鉤將死屍打撈上來 不許沖出湖口去 柳士猛一看哥哥死在大個猛漢的手下 柳士永提刀縱到戰船說道 蠢漢你為何傷了我兄之命 早八寨四寨主柳士猛要替兄長報仇雪恨 柳士猛夠上大英雄 擡刀頭立刀纂 大英雄用左手點指自己腦袋說道 小子 向這兒割 要是 不割是匹夫 用手指着一低頭 孟金龍將機伶鬼給愚弄啦 柳士猛果然迎頭割去 刀臨切近 大英雄一抬杵 將刀磕出三四丈高 柳士猛開腿就跑勝爺說不許害命 拿活的 孟金龍答道 捉活的 一伸手摘皮套取出龜背駝龍爪 將杵扔在船上 此抓龜背有茶盤大小 上而有徑大的一個鋼環子 鋼環子上頭 有五六尺長的鐵練 鐵練按着一丈五六尺的絨繩 龜背下有五把鋼鈎 共有二丈餘長 抖手一抓 將柳士猛頭巾絹帕抓住 大英雄一帶絨繩 五把鋼鈎向肉內鈎去 大英雄一晃肩膀 將柳士猛懸在空中 離船板七八尺高 柳士猛在空中亂轉 脖頸襯出來有一尺多長 勝爺叫道 金龍快放下 孟金龍開聽 往後倒退 一鬆絨繩撲赤一聲 摔在船板之上 柳士猛哼了一聲 七竅流血而亡 大英雄說道 三大爺 這個可不怨我 他長的太糟了 老英雄一飄銀鬚說道 蓮花湖英雄豪傑 都是朋友 連傷二命 為何不聽老夫之話 孟金龍答道 三大爺 小子告訴我啦 【小小子即賈明】一個也不留 見一個打死一個 勝爺說道 不許聽賈明之話 再要傷人 老夫不許 韓秀令字旗一晃 說道 若像柳家弟兄不要臨敵 英雄不盡愚義 水八寨大寨主鐵棍無敵將朱甘棠 二寨主神爪將張林 黑白二英雄 神爪將張林白素々の臉面 銀盔色的短靠 身材不足六尺 手使五鈎如意亮銀抓 朱甘棠身高七尺 黑臉面 黑中漂亮 猛勇非常 掌中虎尾三節鐵棍 兩膀一恍有四五百斤膂力 蓮花湖的打手 二人併肩上了小船 小船距離小戰船不足一丈 朱甘棠說道 張賢弟 我給我觀敵助陣 一飄身軀 縱上大船 一晃虎尾三

節棍 金龍問道 你叫甚麼呀 朱甘棠答道 愚下水八寨大寨主朱甘棠也 神鏢將勝三爺又叫道 金龍 蓮花湖也都有朋友 以武會友 豈到而已 不許傷人 孟金龍答道 知道啦 三大爺 語畢 將降魔杵插在背後 叫道 堂兒 拿棍向頭上打 要緊你就是匹夫 朱甘棠縱身形抖虎尾三節棍向金龍頭上擲去 勝爺一怔 心中暗道 金鐘罩閉不住虎尾三節棍 大英雄孟金龍眼看 着虎尾三節棍到了腦門 饒英雄說道 金鍾罩閉不了這洞傢伙 向下一下腰 矮下有二尺多去 一伸左手 將棍稍子撈住 連人帶棍俱都提起 說道 你看這條腿 一脚過去 踢在朱甘棠軟脊 稍上 震動了五臟六腑 一鬆手將朱甘棠摔在船上 朱甘棠咬着牙就地十八滾 燕青十八翻滾在 東南角 冬的一聲跳下水去 神鏢將張林 一見朱甘棠落敗 躍身形躍上船去 報了名姓 亮出 五鈎如意亮銀抓 六尺六寸亮銀鞭子 抖手奔饒英雄而來 饒英雄一笑 小抓將啊 要跟我們 抓比較 你是孫子輩 張林說道 你算甚麼人物 張口罵街 抖五鈎如意神抓 奔饒英雄而的 抓去 老金龍伸虎爪一抓 說道 小子迎面抓啊 張林未等孟金龍將抓住 又向左肩頭抓去 孟金龍說道 左穿花呀 又用虎爪抓五鈎如意抓 張林乃是久臨大敵之人 豈容他將抓去 黑 狗鑽縮 又奔下身抓去 孟英雄閃身躲仍用虎爪去抓 張林的抓也抓不着孟金龍 孟金龍也得不着張林的抓 勝爺背後有一位外國婦人 說道 大小子有勇無謀終無大用 氣活的那麼大個子 生在世界主無用 他也抓不着你 你也得不着抓 你是金鐘罩 抓一下子怕甚麼 抓上你 你就 得的着抓 怎麼活着來呢 神鏢將張林也聽不出真明說的是甚麼 孟金龍可聽的明白 伸出來大 腿說道 別抓大腿呀 別抓大腿呀 別位 他伸出大腿不叫人家抓 豈有此理呢 神鏢將一抖五 鈎如意抓 又奔孟金龍大腿抓去 正抓在褲子上 這一抓上 可說做不回去抓啦 孟金龍伸手將 抓得住 說道 小子 將抓拿過來吧 神鏢將張林豈當的算伙呢 孟金龍一用力 神鏢將張林 身形可就站不住了 再想撒手 也來不及啦 竟將張林舉起六尺餘高 張林趕緊一甩手腕 皮



套將手背上的肉皮將下 鮮血淋漓 奔命的逃地 跑到南帶幫 跳下水去 孟金龍道 三大爺怎

麼得活的 小崩豆跳下水裏去啦 神祇將張林借之遁逃回韓秀綵蓮大船 張林此時疼的直咧嘴

韓秀叫道 張寨主快去取上藥酒治 想不到連輸四陣 死的死傷的傷 大英雄暗中暗怨林士佩

英雄惟有牙落了嚙在腹中 胳膊折在袖內而已 自己暗道 人家勝老將撞入重圍 恭而敬之 以

仁義待人 我當時與勝老者相合 你言說勝老者只背後七人 【你指林士佩】 除去勝老者俱是

學而未成之輩 不足憂慮 誰知船艙內藏着如此年人物 憑我韓秀若與勝老者和平辦理 兩全其

美 你言說勝英孤堂難鳴 想不到連敗四陣 韓秀此時愈思想 心中愈不好過 大有悔意 書中

代言 林士佩蠢惡之事 皆因爲與龍 來到蓮花湖 林士佩得施其蠢惡之伎倆 其實銀龍來到

蓮花湖 並不是另有作用 皆因爲在台城俠客獻寶方解重圍後 銀龍與二太不忍相離 欲同三太

同到大清國 三太只此一子 豈肯遠離 遂將蕭銀龍攔阻 蕭銀龍當時未能與三太等同到大清

國 後來銀龍終日與父要求非上大清國不可 晝夜思念三太等 累次央求老太太 孩子磨母親乃

世上很有之事 銀龍每逢吃飯的時候 都舉着盞盞黃三哥 日子長了 老太太恐怕銀龍想三太成

病 逾對蕭三俠說道 你看銀龍終日思想三太 將來若是想出病來如何是好 不如叫他到大清國

一踰 蕭三俠遂說道 若叫銀龍去大清國 我還有一件心事 前者我去過蓮花湖拜望于學恒老寨

主 我二人在酒席上叙起家當 于老寨王說道 蕭三哥思移居在台城多年 未請教三哥有幾位令

郎 我遂告訴于老寨王道 就有一個犬子 今年才十一歲 我跟你嫂嫂很放心不下 此子長的女

像 瓜子臉 細眉 元寶耳 念書可讀得起過日成誦 武學的工夫 傳教兩三回 永遠不忘

無論什麼一看就會 我跟你嫂嫂恐怕此子太高 子賢弟說道 我嫂嫂吃齋念佛 哥哥你行俠

作義 續續讀詩積兒女 絕沒有短命之理 不用舅嫂放心不下 養兒女是父母的德行 三哥 我

的賢侄叫什麼名字呢 我遂告訴于賢弟此子乳名叫銀龍 衆鄉親送給的外號表北觀音蕭銀龍 我

又問道 賢弟 你有幾位令郎 咱盟弟說道 我實不如哥哥您哪 我只有兩個孩子 我哥嫂已竟棄世 我哥嫂雖死 咱的 將來承繼我膝下一子 一子與我哥嫂抗壽齊靈 我回答道 賢弟說的那裏話來 侄兒何異親生 寫個女兒將來出了閣 姑爺有半子之勞 也可娛樂晚年 于賢弟遂將姑娘叫到桌前 大姑娘穩重莊嚴 向我道了一個萬福 我給了姑娘一錠銀子 說道 我是窮盟伯 這一錠銀子留你買點心吃吧 大姑娘又道了謝 回到東裏屋了 二姑娘又過來拜見我 我一看二姑娘年在十二三歲 面上不施脂粉 姿容秀麗 穩重端莊 也道了一個萬福 我問道 二侄女叫何名字 二侄女答道 我叫銀鳳 我喝着酒可就樂了 于賢弟問道 三哥心樂什麼 我答道 你小侄叫銀龍 令愛叫銀鳳 此二人一龍一鳳 于賢弟遂說道 我有兩句話 可難以啓齒 求三哥原諒 我遂說道 賢弟 有話講在當面何須客氣 于賢弟說道 我有心與兄結為秦晉之好 但是我出身太低 我說道 好漢不言出身低 身貴不言曾祖貴 何必客氣 賢弟此言 正合吾意 咱弟兄就此換盃 我可沒有定禮 于賢弟說道 咱們是一言爲定 候至三年二年 咱再過大禮不遲 因此我在蓮花湖又住了幾天 才回到台城 我也跟安人提過幾次 這孩子一心要上大清國去 乘此六月 湖邊江河之水漲發 空船甚便 由台城奔福建 由福建奔浙江 由浙江奔蘇杭 至前江湖口到蓮花湖 叫于賢弟也看看咱弟兄的品貌和聰明 叫他在蓮花湖住幾日 蓮花湖雖鏢局子幾十里地 叫于賢弟遣人將孫兒再送到鏢局子 便中再將禮帶回來 總道 老倆口子說話 少爺在窗外聽着呢 心中暗說 允許我上大清國 可先叫我上蓮花湖看媳婦去 我也遵父母之命 我到蓮花湖先探岸 然後我再行上鏢局子 那知道小俠客到了蓮花湖 惹出了一場事非 老兩口 說着話 遂叫于去喚少爺 少爺請銀龍一聽 假粧由後院向前院跑 婆子一出房門 正迎着少爺 于少爺喚至屋內 二僕送對少爺說道 你欲去大清國 必須叫老人家肅福跟你同去 你可以先到蓮花湖你叔叔那裏住上幾天 于叔父與勝三大爺也是磕頭弟兄 在那住上幾天

再叫于叔父遣人將你送到鏢局子 少爺點頭答道 謹遵天倫之命 孩兒打算明天早晨起程 備三

俠又說道 老人家與我共患難多年 你可不許以誤人相待 老人家忠心耿耿 你必須言聽計從

蕭三俠當日遂派了十名家手 連老人家共合十二人 一隻大船 第二日由台城起身 狗奔大清

國 少爺臨行之時 老人家放心不下 蕭三俠說道 銀龍 你此去必須諸事小心 不可招惹事非

以免你母放心不下 蕭舉 將金背黑鐵寶刀 由牆上擗下 遂說 爲父數十年創業 全憑此

刀 今將寶物交於你手 千萬謹慎 切記切記 少爺答道 只要有孩兒命在就決不賣刀 蕭三

俠一聽 銀龍說話不祥 有心再將寶刀要回 又恐蕭少俠心中難過 安人與婆子等 俱都囑咐少

爺小心謹慎 少俠 夕連聲叫道 母親放心孩兒記下了 安人又說道 銀龍 你若在大清國日期

多了 有順便之人 可千萬與爲娘常信 以免爲娘掛念 母子分別 銀龍與家人上船 真是風順

船快如馬 這日正向前而走 大江中有一座山 十里里之山洞 水手一見十幾里之山洞 俱都害

怕 老人家說道 從此處奔大清國路途甚近 若是沒走過此路的 可不取走 我與員外向來上大

清國都由此路經過 正行走間忽聽水聲滔々 水手齊心努力 將船搖進清江湖口 進了清江湖口

半里多地 風平浪靜 老人家叫道 少爺 您久欲上大清國 怕此時已竟到了蓮花湖啦 少爺出

了大船站在船頭 一看蓮花湖山水清秀 山上懸崖吊斗 山下綠水清流 荷花鮮色 有水竹 有

稻田 有江葦 有青紅滿目 景緻異常好看 少爺看的心曠神怡 不由的贊美說道 蓮花湖佔山

爲王勝似督府提鎮 若將船棹在山邊 游玩這樣真山真水 也倒是真有興趣 少爺遂叫道 老管

家 咱暫將船棹岸 我欲遊山皇如何 水手將船棹到山坡 少爺帶好兵刀噐器 披上大氅 老

家人說道 您可千萬精神 倘若遇見登山之人 恐其不便 銀龍說道 此事無妨 少爺梳着抓髻

跨着寶刀 自己也不看 蕭管家人插在背後 這才下了大船 老人家說道 老奴與隨少爺遊玩

如何 少爺說道 您腿腳遲慢 還是我自己去劃方便 少爺自己順步走到樹木交雜之處 青蔥

少爺行走之處 都用粉石在樹上畫好暗記 銀龍游的真是高興 山風一吹 甚是清涼 忽聽

有婦女喊嘍之處 拿呀 拿呀 少爺一聽 心中甚為納悶 蓮花湖後山 何以有婦女之行踪呢

少爺轉過一個山環 向西一看 有七八個婆子丫環 各執兵刃 俱都緝帕縐頭 圍着一隻野獸

銀龍一看 並不知此獸叫甚麼名兒 只見一身黑毛 長五尺有餘 銀龍自幼慣走圍場 在台城沒

見過此物 蕭家鎮的人二百多家 全都以打獵為生 蕭銀龍在六七歲上 冬天蕭三俠帶領本村的

衆獵人 年年放火焚林 銀龍對於各樣飛禽走獸見過無數 就是沒看見過這種野獸 丫環婆子槍

刀齊上 也就是割下幾根黑毛來 銀龍偶然想起此獸 常聞人言有一種狗熊者 此物能此虎鬥

變戲法的將此物牙打落 將爪用火烙了 故能馴順 此物專與虎鬥 虎若是敗了就走 這狗熊他

不走 他仍在山坡等候 丫環婆子圍繞着狗熊 那狗熊橫冲豎撞 又聽一婆子說道 二姑娘快來

吧 就聽那姑娘說道 你們都是廢物 若遇着虎應當怎辦 那還不吓死呢 銀龍扭項向北觀看

只見此女子銀灰緝帕包頭 銀灰汗巾紮腰 外置銀灰斗篷 金蓮窄小 銀灰緞子軟底鞋 在旁立

着素袍亮銀槍 伸手脫下斗篷 搭在松樹枝上 伸玉腕將槍提起 由北向南奔黑熊而去 丫環婆

子向兩旁一閃 黑熊叫丫環婆子打的向前一撞 前爪縐 後腳登 姑娘亮銀槍奔脖項上刺去 刺

下一縷黑毛 黑熊兩條前腿奔點娘僕去 姑娘用槍杆照定黑熊後腿打去 黑熊又奔姑娘撲去 姑

娘甩槍向熊頭上纏去 黑熊向上一竄 槍杆正打在黑熊頭頸之上 婆子在旁喊道 咱門走吧 此

物皮粗肉厚 打不了的 當言說的却好 爲人不跟畜類生氣 姑娘用槍照定黑熊頭上刺了一槍

向後倒退 先是人起熊 到了此時黑熊趕人 有一丫環十三四歲 金蓮窄小 走的慢點 黑熊向

上一撲 將丫環左背咬住 丫環哭叫衆位姐姐 嬌子大娘救救 內中有一個大脚的婆子 掌中

一口大扑刀 照着黑熊頭上一連就是三刀 熊頭略微見點血跡 此時黑熊又奔大脚婆子撲來 那

婆子撒腿就跑 黑熊在後面追趕不捨 正走在山坡下 銀龍在山坡上看說真真切切 心中暗想

我可不當出頭 我是山外的人 再說他們又是婦女們 又一思想 丫環婆子堪被受害 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 我今年才十四歲 還有什麼嫌疑嗎 思索到此 少爺是使肝義胆 將大墜脫下 擰成繩向腰間一圍 一聲吶喊 黑熊不要傷人 小爺在此 黑熊由南向北追人 銀龍由北坡東面過來 正將黑熊擋住 伸手握寶刀 無奈刀長抽不出來 抽出半尺有餘 仍然又將摺鐵寶刀還鞘 由綉花囊中取出毒藥亮銀叉 說時遲 那時快 一丈二的絨繩 六尺的銀練子 套好了挽手藏在背後 黑熊前腿一縛 後腿一登 餓虎撲食 奔少爺撲來 少爺雙手背着 抖手放出雙叉 照定黑熊雙睛打去 將叉抖回摘下雙叉向綉花囊中而裝 當時少爺也是忙啦 裝在綉花囊內一隻 那一隻只將叉翅裝入一個 翻手由背後撤出金背摺鐵寶刀 照定黑熊脖頸割去 只聽赤的一聲 將黑熊割為兩斷 少爺向外縱身 拾屢用靴底擦刀 將寶刀擦畢 向背後插刀時 一歪身軀 綉花囊中的叉掉落塵埃 少爺也是斬了黑熊高興 亮銀叉落地並未留神 轉身向南而去 又向東走去 不見少爺形影 北面上姑娘與丫環看少爺失落了一宗暗器 男女授受不親 不好明說話告訴人家 丫環將叉拾起 叫道 姑娘您看這宗暗器真好看 拿到後寨咱們練去吧 姑娘說道 人家男子的物件 咱們不能要 丫環說道 您要吧 姑娘說道 我不要 丫環說着話將叉裝在姑娘兜囊之內 且說小俠客底頭一看 亮銀叉去了一隻 想起方才斬熊回背後插刀時 許是掉在那裏 小俠客復又翻回原路尋找亮銀叉 姑娘見少爺由銀龍走來 遂對丫環說道 你快將那亮銀叉給人 家送去吧 丫環說道 您怎麼不給人家送去呢 姑娘說道 我是個姑娘焉能在山內 跟外來男子說話呢 丫環說道 您是姑娘 我也是姑娘 說着話轉身走去 親娘無法 將叉由兜囊中掏出 影着身子遞叉 小俠客用手提着大墜接叉 姑娘背着臉舉着叉 說道 你哪接叉 小俠客說道 你就鬆手吧 姑娘一鬆手 將叉扔在塵埃 姑娘站在下山坡 銀叉向下滾 正滾在姑娘脚面上 銀龍一看窄小的金蓮 銀灰緞子小鞋 上綉萬字不到頭 小俠客心中暗道 姑娘你走 我好拾叉

啊 姑娘心裏的意思 打算小俠客拾起叉來 姑娘好走 正在此時 忽由樹林中縱出一人 說道 你們倆人好約會 別將我忘了 小俠客此時可就顧不的嫌疑啦 由姑娘褲面上將亮銀叉拾起轉身走去 票淫時見小俠客走過 對姑娘說道 那個小孩子什麼都不懂的 你怎麼單看上他了昵 姑娘說道 我不認識他 你不要胡說 淫賊說道 你不認識他 你爲何替他摸你的手 摸你的腳 我都看見啦 姑娘你不用害羞 淫賊說道 淫賊趁早走去 別找無趣 我 蓮花滿臉露雲子豐恒老寨主的二姑娘 淫賊說道 我不是蓮花湖的人 我是來替朋友辦事來啦 你若從了我 我必秘密不言 要甚麼樣的首飾衣服都有 淫賊伸手要將二姑娘手腕 姑娘向後退着 丁斗蓬 提起亮銀槍 照定賊人當後就刺 賊人說道 啊 姑娘凶惡啦 就愛小俠 他也得明白人事啊 賊人一閃大銀亮出七星窠皮 窠皮 窠皮 窠皮 正圓頭的沒有尖 無論甚麼傢伙 都不容易將窠皮兵刃 姑娘因打熊身體已疲乏了 見賊人接架相迎 恐其不是賊人的敵手 虛晃一槍向北而跑 姑娘一上了北山坡 腳底下一滑 摔倒塵埃 淫賊打算調戲姑娘 並沒有跟姑娘動手的心 星窠皮還鞘 伸手奔姑娘而去 淫賊將姑娘抱起 忽聽淫賊看金刀劈風的聲音 賊人向南一閃 書中暗表 蕭銀龍在山環內 看見賊人調戲姑娘 小俠客以爲是調寨的姑娘必不是好人 後來一看姑娘與賊人動手 小俠客才明白賊人是調戲姑娘 趕奔進前 向賊人劈後劈去 賊人聞聽金刀劈風的聲音 面朝東南橫着往外一縱 此時小俠客的刀劈空 姑娘在地下躺着 小俠客這一刀若落下去 必將姑娘砍爲兩斷 小俠客此時收不住 惟有向前探身 這一探身軀向前走了兩步 正從姑娘身上邁過去 姑娘站起身軀 斗蓬也顧不的拾啦 亮銀槍也不要了 蓬頭散髮跑去 夠奔寨中去了 賊人說道 小孩 你將穿灰的姑娘霸佔了 你心色慾薰心 少爺說道 胡說 我並不認識這位姑娘 你幹甚麼的 賊人說道 姓張名德壽 號八穩玉面小銀蝶 我是到蓮花湖拜望朋友的 賊人說道 你是幹甚麼的 少爺說道 我是遊山望景的 賊人亮兵刃向前就刺 少爺

金背摺鐵寶刀接架相還 惡賊心中說道 小孩怎麼使這大的扑刀呢 我有心與他久戰 恐視姑娘

走遠了 此時賊人的星窠皮一碰少爺的金背摺鐵寶刀 二刀向一塊一碰 火光冒出多高 各跳出

圈子外 看自己的兵刃 金背摺鐵寶刀並無傷損 賊人星窠皮碰了一指寬的一個裂紋 賊人此時

假粧敗了 向東跑去 賊人並不是落敗 還是追趕姑娘的心勝 少爺一看 賊人向正東而逃 少

爺心中暗道 賊人必然是遠追趕姑娘 小俠客遂在後面緊緊追趕淫賊 賊人回頭觀看小孩在後面

追趕 賊人將星窠皮交於左手 右手暗暗由兜囊中登鏢 故意的跑的慢啦 少爺追至賊人背後約

有一丈來遠 賊人一翻背 就聽花啞一聲響 鮮血淋漓 原來少爺早看出此賊人暗中登鏢 少爺

在後面將寶刀交與左手 摘下亮銀叉 及至賊人切近之時 賊人方一翻背 少爺抖手一叉 正叉

在賊人的左眉頭上 三個大窟窿 賊人就覺着好似火燒的一般 心中發麻 列位 賊人的鏢可並

沒撒手 反受了毒藥叉 賊人此時色心全無 向南而逃 趕緊由兜囊中掏出一粒止痛丸放在口中

嚼了 少爺在後面並不追趕 心中暗道 你就長吃藥哇 你就是一仙丹也不成 三日准得毒氣歸

心而死 賊人跑到蓮花湖寨內 自己又敷上了止痛散 少爺以為賊人沒有活路 那知道賊人專用

毒藥暗器 將藥水塗着時止住了疼痛麻木 且說小俠客抬頭一看 天已將晚 自己說道 我竟願

與賊人動手 天已到了此時 豈不叫老人家放心不下 少爺心思至此 遂由原路而歸 老人家蕭

福正在山頭瞭望 見少爺回來問道 少爺 爲何去了半天才回來 尋老奴好不放心 少爺答道

蓮花湖的山真真好 我只願看景緻 可憐就與王表了 老人家不願福道 少爺遊山向工夫 我

們打了六七個金魚鯉魚 就少爺作好了飯多時了 說着請王僕上船 老人家說道 頭的船就在此

處下錨吧 少爺說道 不在此下錨 方才剛來的時候 由此回直去 有一片荷花江草 那兒的

景緻極好 頭將船在那邊擺岸 老人家遂將水手將船靠到水竹江草之處 真是清雅 又涼爽  
少爺叫道 老管家的 將船頭向南 船尾向北 下了底錨 我在船上喝酒 老管家的又給少爺

舖好涼蓆 又將蚊帳支起，茶桌竹椅子俱都擺好 擦抹桌案 擺好了小菜將酒熬好 菜蔬上齊

老家人給少爺斟好了一杯酒 少爺喜悅 賞月觀花 看竹飲酒 少爺有酒想起沒酒的事 心中想

起蓮花湖的姑娘 又嚴重又端莊 蓮花湖山大王的姑娘真有這樣的人品 少爺想到這裏 自己嘆

了一口氣 自言自語道 我父言說于老寨主之次女許與我蕭銀龍爲妻 于老寨主之次女若有此女

之品貌端莊穩重 我蕭銀龍也不枉人生一世 自己又笑道 別胡思亂想 喝酒喝酒 嘴裏雖然是

這麼說 心中仍想在山內幾乎將姑娘腰斷兩節 由姑娘身上邁過去的事 此時老家人站在少爺身

旁叫道 少爺 這一瓶酒不少啦 您還喝嗎 銀龍說道 你豈不聞人生朝露 一寸光陰一寸金

寸金難買寸光陰 寸金失去還能找 光陰過去何處尋 老管家您再給我熱一瓶酒來 天也不早拉

您也該休息去了 老管家無法 又給少爺熱上一瓶乾酒 把蒸食端上兩碟 老家人遂安歇去了

少爺盃盃淨 盞盞乾 背後摺鐵寶刀措着覺着甚重 遂取下放在桌上 喝完酒吃了幾個蒸食

站起身形覺着腹內發熱 遂伏几而臥 似睡非睡之時 就覺着左頰微疼 好似有人用手掐的一般

遂招呼水手家人 又聽船艙內的人沉睡不醒 銀龍見衆人不醒 可就不招呼了 又一轉想 左

頰疼痛 必是有邪魔來擾 思索至此 自己又說道 我父摺鐵寶刀能避邪 絕沒有妖魔鬼怪之事

至在此時抬頭一看 摺鐵寶刀踪跡不見 少爺吓的三魂皆冒 定了定神 心中暗想 這一定是

蓮花湖的賊人前來盜我的寶刀 我白天在蓮花湖後山斬熊救姑娘 與淫賊動手 有人看見我的寶

刀啦 既然是丟了 我白叫也是白費 更栽虧斗 少爺尋思至此 復又伏在桌子上竊看湖水 就

見船近水花一轉上來一個小孩 年在十三四歲 背後措着這口金背摺鐵寶刀 伸手奔蕭銀龍左頰

又要掐蕭銀龍的嘴巴子 蕭銀龍心中明白 方才我左頰疼痛 一定是這孩子的把戲 這回他掐

我 我將他抓住 拿着才算賊呢 仍然眯着雙眼 假裝沒看見 那小孩的手堪々伸到銀龍左頰

銀龍一伸右手向那小孩手腕上捋去 遂大聲的喊道 那裏跑 您道 水衣水靠是滑的 蕭銀龍一



伸手未曾擄住。只見那小孩嘆多一聲，躍入水中。潑風踏浪奔南邊竹林而去。蕭銀龍心中暗說：「只要看着你，你就跑不了。」銀龍一拍木板，叫道：「老管家有賊了，我去追賊。」語畢，下水追去。只見那小孩奔竹林近處，銀龍心中暗想：「竹，有四五寸粗，一根挨着一根，他怎麼不進去？那知道小孩跑到竹子前，雙手一分竹子進了竹林。」銀龍心中納悶：「竹子一根挨着一根，他怎麼進去的呢？」來到竹林前一看，原來東邊有一條水道，二尺多寬，銀龍打算也由這水道去追。又恐怕這條水道中有埋伏，遂由竹林旁邊繞着迎頭去追。來到北口一看，白茫茫一片大水，連個人影兒都沒有。銀龍心中暗想：「我將寶刀失去，我絕不能回家，豁出我這條命去，我去旱寨去尋此賊。」

跑到山坡，將身上水擰了擰，奔山裏走去，走出不遠，就見前面有一片松林，少爺就聽松林外有人說道：「這孩子的刀可真有點來歷，將我星窠皮損壞，小冤家這一又又了我三個窟窿，又一人說道：『你太不對啦，鬼兒不吃窩邊草。』蓮花湖的姑娘還有外人嗎？少爺以為寶刀必叫此人得去啦，出了樹林，夠奔這三人面前叫道：『山賊快獻金背摺鐵寶刀。』張德壽一看少爺分外紅眼，說道：『你要什麼刀？』少爺說道：『金背摺鐵寶刀。』張德壽說道：『你要贏的了張寨主什麼刀都有。此時柳玉春亮節把鬼頭刀，張德壽亮出星窠皮，崔通亮出朴刀。小俠客亮出判官雙筆與三寇在樹林前動手，摘戳撕擄，接架相還。張德壽一撒刀，縱出圈子外，口中叫道：『二位兄長別動手啦，復又叫道：『小冤家咱們別在此處動手啦，咱們找一個寬闊之地，單打獨鬥。你若贏的了張寨主，可就有你的刀。』說罷此話，張德壽遂奔西南而去。小俠客說道：『龍潭虎穴，你家少爺也不懼，跟這三寇奔西南而來，出去半里多地，只見前面有一片菜園子，有一二有菜畦，可是空畦，並沒種着菜。畦內青草長的約有一寸多高，有人走的鞋底印，馬踏的蹄印。張德壽來到菜園前與蕭銀龍又動手，二人戰了五六個回合，張德壽被小俠客點了一筆，張德壽敗陣而逃。蕭銀龍在後面緊緊的跟隨，張德壽跑過了一個菜畦，假意摔倒，書中代言，張德壽由第一個菜畦背上，假粧絆了腿，向蕭

用力一撲，就撲到第三個菜畦去了。小俠客不知是計，在後面追趕，及至到了第二個菜畦，只聽咚的一聲，落在陷坑，扔下雙筆，將眼一閉，一丈六尺的深坑，坑底滿鋪石炭，少爺緊閉雙睛，上面張德壽一看，哈哈一陣大笑，再道：「崔實弟，柳實弟，還不將小冤家捉上來。」崔通不言不語，也不動手。柳玉春由袋中摸出飛爪，將少爺英靈帶抓上，二人用力將少爺提出坑來，塞鴨鳥水四馬倒攪，將少爺細好。張德壽說道：「我與小冤家仇深似海，老鴉的鴨子他給弄飛啦，惡狼夕舉起手中兵刃就要往下落。」小英雄話未出口，心中暗想：「我不聽父母之言，由家中起身之時，父母告訴我拜見五十二寨老寨主，明是拜盟叔，暗是拜岳父。若先到在，焉有此禍，只爲遊山觀水，多管閒事。」夜間在船上失去金臂指鐵寶刀，不想置身逢沃地，少爺思索至此，遂杏眼一閉等死而已。列位，張德壽刀落之時，被魯通用手將膽子托住，說道：「你知秦尤與韓秀寨主，因爲什麼袍斷交，兩桌一角嗎？皆因爲秦尤盜來國寶，意欲奉送韓寨主，韓寨主不要，秦尤面上不掛，竟絕交而去。」韓秀爲了只是公正自居，無論任什麼高朋貴友，不許破壞他的山規。你若是在蓮花湖殺人，韓秀豈能輕饒？正在說話之際，來了查山的嘍卒，叫道：「無位在此，可幹打開火摺一照，原來細着一個小孩。」張德壽舉刀欲殺，崔通攔阻不讓殺。嘍卒說道：「蓮花湖不許殺人，這個少年是幹什麼的？」張德壽無言可答。順口說道：「他是蓮花湖。」嘍卒說道：「若是探蓮花湖的，將他搭到大寨交與寨主發落。」在此叔人我們招待不起。張德壽無法，遂將左邊入了鞘內。嘍卒用槓子將銀龍搭起，夠奔中寨大寨而來。來至大寨，將槓子向下一擡，將少爺摔在平地。銀龍恐怕摔了桃花臉，將頭向上一揚，旁邊一個嘍卒說道：「你們何必故意摔他？慢慢放在地下多好。」若是摔破臉面，叫寨主看見，豈不被申斥。蓮花湖的規矩，拿着人不許傷損。你們怎麼更不知道守規矩了？」語畢，嘍卒頭目走到韓秀坐前，單腿打躬，說道：「現有張寨主、柳寨主、崔寨主、三位寨主，拿一個探蓮花湖的，韓秀問道：「怎樣拿住的？」張德壽答道：「在菜畦前動手。」



銀龍伴作未聞 削刀手又喊道 你聾啊 怎麼裝不聽見 韓秀說道 爾等不要大呼小叫 蕭銀龍  
 觀看韓秀 韓秀觀看蕭銀龍 猛一看好像姑娘的樣子 細看原來是一個小學生 韓秀心中暗說  
 這一小孩 男長女像 好似讀塘關的三太子 韓秀遂問道 小童子姓字名誰 因何至此 蕭銀龍  
 答道 我乃無名氏 被他們拿獲何必多問 殺剗存留 任憑於你 韓秀說道 原來是少姓無名的  
 小孩子 將綁繩鬆開 韓秀口中可說放開綁繩 並沒有人給解繩 少爺桃花臉一紅 說道 少爺  
 名姓重資格高 你這是用話擠兌我 你家一爺姓蕭名叫銀龍 子不言父名 吾之家家震三江蕭  
 韓秀一怔 問道 勝英是你何人 蕭銀龍答道 勝三爺與我天倫八拜結交 他老人家是我勝三伯  
 父 韓秀聞聽道 不問可知 你是勝英所使 勝英前者探蓮花湖我曾率眾追趕 他渡過旋渦之水  
 我不欲結仇 未曾窮追 你既是蕭杰之子 勝英之盟侄 你就該跪倒求饒 本寨主有惻隱之心  
 不傷你的性命 銀龍說道 久聞你是高明強幹之人 原來聞名不如見面 連一句知道羞耻的話  
 都不會說 你們本是一幫賊 少爺乃是俠義之子 焉能跪你們賊人 像你們蓮花湖之人 寨主嘍  
 卒之名 不過比賊好聽點 你們本來是搶劫之徒 若能搶富大濟貧人 那還算有點良心 像你們  
 這羣賊就知道肥己的都不是好人 賊父賊母賊子賊孫賊妻 少爺這幾句話說的羣賊大怒 韓秀桃  
 花臉通紅 說道 小孔子帶尖舌巧 綠林道不得一樣 豈不聞高山藏虎豹 田野埋麒麟 寒門生  
 貴子 茅屋出公卿 鹽車困良驢 深灘隱時龍 沙子裏邊澄黃金 綠林道中出英雄 本寨主非禮  
 勿言 非禮勿動 非禮勿視 非禮勿聽 財色分明 小娃夕口出不遜 你說綠林身價輕 我能宰  
 活人 我一句是將你割成肉泥 少爺聞聽 微然冷笑 遂說道 韓秀 少爺若有半字哼害 不是  
 蕭門之後 你要敢傷了少爺 此處離塘局子幾十里地 我勝三伯父如要知道 必然殺到蓮花湖  
 將羣賊殺的乾乾淨淨 少爺那時雖死在九泉下 也心平氣和 怕你們不敢傷少爺 總姓寨主韓秀  
 鬧的騎虎難下 說道 乳臭小兒 竟敢開口傷人 遂吩咐道 衆寨主亮傢伙 將此子亂刀分屍

少爺冷笑兩聲，叫道：韓秀，你看少爺臉面改色沒有？你空有韓小帥之名，不曉得用兵之策，你是賢愚不分，不稱韓小帥三個字，聞名不如見面，你完全是山大王野蠻脾氣，何足爲英雄？韓秀一看少爺坦然自若，談笑如常，韓秀叫道：衆寨主且停刀槍，又問道：姓々，你說我人多勢重，我將你放開，咱倆遞夕手如何？少爺說道：滅高人有罪，遞了我不是你賊手，韓秀說道：咱倆作篇文章如何？少爺說道：作文章，我沒有才學，韓秀說道：爲何你說寨主不稱韓小帥，不曉得用兵之策呢？少爺說道：你本來少才無智，不分賢愚好歹，十三省總鏢局什麼人才都有，怎麼就單用少爺探蓮花湖呢？少爺本是到蓮花湖來的，現在山外有船爲憑，少爺游湖觀景多食了幾杯酒，你們山裏賊人看見少爺金背摺鐵寶刀，將少爺的寶刀偷來啦，韓秀問道：你那寶刀什麼樣？銀龍答道：我那寶刀乃是金背摺鐵刀，柄上有字震三江，韓秀吩咐查山寨主，趕緊到各寨查看，若隱匿不獻，當時號令斬首不貸，查山嘍卒到各寨查找寶刀，四十寨俱都未見此刀，【蓮花湖的規矩】無論誰得着東西，都得交到寨主不許隱藏，韓秀問林士佩道：此事應當怎麼辦？林士佩欲要公報私仇，遂答道：這孩子殺也殺不得，放也放不得，韓秀問道：如何辦呢？林士佩說道：他若不是探蓮花湖來的，將他殺了，叫人談論起來，蓮花湖寨主跟小孩子一般見識，若是放了他，要真是探蓮花湖來的，蓮花湖的事叫他探去多一半去，依我之意，將他暫且幽囚起來，若是勝英打發他來的，三日內必有動靜，林韓二人商議完畢，遂將少爺下在梅花亭下水牢之內，女人無論有多少人，也找不着，韓秀遂說道：林大哥與朱大哥【即朱甘棠大寨主】辛苦一蹶吧，林士佩站起身，手中執的六十二斤半的狼牙鑽，朱甘棠執定水叉，林士佩一拍外爺的肩膀，有一個幽雅的地方，你歇息歇息去吧，你是押着去，還是用繩網上抬着去呢？按說你是俠客的兒子，不用費事，少爺說道：憑少爺還用你們抬着嗎？龍潭虎穴，少爺也不懼，少爺有幾句話總得說完了，林士佩說道：有什麼話你說吧，少老說道：我好比猛虎離山被犬欺，蛟龍出水被蝦戲，得時狸貓欺似虎，退

毛的鳳凰不如雞。可恨。我那心慈而欲勝伯父。三月間蓮花峪南北英雄會。反背轉環八卦刀。

那節反背轉環八卦刀。英雄會。一刃。馬有後患。林士佩一聽。心中暗說。就敗與勝英一次。他得已出來。英雄會。一刃。馬有後患。林士佩一聽。心中暗說。就敗與勝

一聲。書中暗表。林士佩將鑽揚起。寶刀將韓慶奎。一把將林士佩的腕子托住說道。慢動手。先

將他押在京牢。等候韓慶奎探山。再行送還。此時書中少爺的命。豈不葬的真。難明。朱甘棠

執定水又在前。少爺一銀龍奔後。林士佩手。與少爺。後跟隨。真是小人得。不讓人

押着少爺夠奔京師營而來。少爺一看。心。朱甘棠。由兜囊中取出時。吹了三

聲。衣師營的。卒。由戰船下來。叫道。大家。朱甘棠。現在。蓮花湖的

好細。押在京牢。林士佩。少爺不。下。只可。不表

船。衆。七。開。銀龍心中。既。只。不表

銀龍心中。再說兩隻小。東南。朱甘棠。少。南。是

欄杆。北。也是欄杆。西。是石。東。是石。少。少。大

形登塔。石。亭子。少爺一看。心中暗道。好。一座亭子。漢白玉石的柱子。亭子當中。大

石頭的月牙桌。西。放兩張青石的椅子。南。北。幽雅清潔。連一個塵土星兒都沒有

四外觀看。波浪滔。惟有東南角有一片大。草子。高。西北角有一片小。除

去這兩片草子。一望。俱。少。將。少。聽

心中暗道。我以為就在此亭。呢。死了。一個。淨。原來。在亭子。下。聽

月牙桌。拾在一旁。月牙桌。下。有一塊大青石板。上有。將。好。嘍

換好水衣。打着燈籠在前。倒下台階。先進了水牢。林士佩也換上水衣。下了水牢。然後將少爺推

入水牢 那水牢內的水約有二尺多深 少爺用脚一踢 四周圍俱都是巨石 如同石頭屋子一樣 二尺多高的水 是由石壁的四角有二寸多寬的縫兒 水由四外流入 雖然不見天日 可是活水 當中有些木棒子 木棒子上下有鐵環 上邊的鐵環爲的是吊頭髮的 下邊的鐵環是細的腕子的 林士佩吩咐先將少爺的腿腕子細在木棒上 又吩咐喚卒將少爺髮髻打開吊在上面鐵環之上 老喚卒頭目說道 叫少爺多活兩天吧 咱們這輩子當喚卒 下輩子還當喚卒嗎 列位 老喚卒這明明是罵林士佩呢 無奈林士佩是客情 不好意思答話 於是只網上二足 沒吊起髮髻 喚卒們與朱甘堂等出了水牢 說道 咱們兩隻船 來了十二位 此處留下六名喚卒 每日換班看守 林士佩與朱甘堂等同歸大寨 喚卒們見林士佩朱甘堂走後 大家遂將小船撐到叢叢中賭博去了 暫且不表 且說少爺下在水牢之內 到了第二日午刻 就聽水牢上面石板掀開 少爺抬頭向上觀看 見一位白鬍子老頭穿着一身青衣服 外罩水衣 托着一個四方托盤 水牢內黑暗 少爺看不甚真 一老一步順着階石而下 二六下得本來 老者說道 我請樂主說沒有犯死之罪 用手一指 少爺說道 你看我們給你送些飯來吧 我可不放放開你 我快子喂你 少爺說道 你何人 老者答道 我是福地子的進家人 姓福是也 又一指後 少爺說道 他書童韓喜 少爺一笑說道 原來是兩個賊奴呀 少爺不想快接出吧 不吃就飯 怕苦了少爺的五臟 韓福說道 你不要開口罵人啊 餓你三天 看看還有本事沒有 遂叫道 喜兒快走 真不喜好人呀 一老一少上了亭子 將托盤放在月牙桌上 將青石板放好 少爺仍在水牢受罪 並未飲食 少爺方下水牢的時候 有火氣助着 不覺水涼 幾學日火氣消下去啦 可就是着涼啦 筋骨皮肉痛曲伸 少爺也不知黑天白日 心中想 這苦楚原來大 自己思索 想我自生以來 父母何等疼愛 婆子下人 終日伺候着 這嫌不自由 悔不該在蓮花湖貪玩 失去寶刀 被人拿住 求生不能 求死

不得 身在水牢之內 杏子眼一轉 淚如雨下 我若死在水牢之內 若被我父母知道了 豈不疼

死 久後蕭氏門中絕 香如 誰是後代根苗 可惜我今年才十四歲 生有處死有地 少爺自己正

在嘆息之時 就聽上面青石板鋼環子響 克又一聲 將青石板掀開 少爺抬頭一看 一道綠火光

借火光一看 有一人青臉紅髮 壓耳紅毫半尺餘長 火筒綑在左肩頭上 紅鬚鬚紫煞 好似赤

線一般 蕭銀龍嘆曰 命強人欺鬼 時衰鬼摸人 蓮花湖果有妖魔鬼怪 叫妖怪吃了倒好 省的

受水牢之罪 就聽階脚石登登登 下了水牢 來到近前 少爺思索 妖怪若是吃人 必先吃臉面

遂閉目等死 那人在少爺背後輕輕拍了一掌說道 你閉眼幹甚麼 我前來救你來了 少爺問道

足下何人 睜眼一看 吓的少爺又將眼常時閉上暗道 壓耳紅毫 令人可畏 只聽答道 我是

你二大爺 非自己爺們 誰來救你 少爺心中暗想 我們原是大清國的人 遷居台城只有十餘年

耳 我父結交天下英雄 大清國我交朋友甚多 未聽說有這麼一位藍臉紅鬚的二大爺 少爺尋思

至此 遂對那人問道 您既是我二大爺 您可知我是何人嗎 藍臉之人說道 你不是龍兒嗎

大名叫銀龍 自幼看着你長起來的 焉能不知呢 少爺聞聽 叫道 二大爺 不錯 我是您小侄

龍兒 只見那紅鬚鬚人遂亮出匕首刀 把棒上繩子挑斷 胳膊上繩兒解開 叫道 銀龍 你活動

活動吧 大概被泉大鎮壞了 說着話向前攙扶着銀龍 來回的活動了一回 銀龍這才覺着身體輕

爽 那人說道 趕緊出水牢吧 銀龍說道 我的腿有點麻木不仁 請二大爺將我抱出水牢吧 那

藍面之人說道 小時可以抱着 如今這大年歲怎麼抱呢 我用飛爪將你英雄帶抓住 將你提出水

牢吧 銀龍說道 那更好啦 遂將英雄帶用飛爪抓好 那藍面之人將銀龍向上一提 提到剛見天

時候 銀龍向上一直腰 將藍面人的鬼臉鬚子撞落 少爺仔細一看 吓了一跳 原來是一位千姣

百媚的大姑娘 銀龍忙問道 你是何人 前來救我 姑娘我說 事已至此 也不必瞞着啦 我前

來救你可是偷着來的 你若到了大寨千萬可不許說咱倆人在此接談 我本是五十二寨頭寨老寨主



踏雪子豐恒的二姑娘 銀龍開聽 原來是自己未過門的妻子 不由的臉兒一紅 又聽姑娘說道

咱們既是夫妻 又一家長愛好結親 早晚你別鬧小脾氣就好啦 可有一宗 在此處明能說話 若

是到了大寨 我可絕不讓與你接談 咱快逃走吧 我扶你幾步兒 現在小塘內有我的小船 銀

龍說道 我的四肢無力 不能見水呀 一步兒都走不了 姑娘無法 說道 那麼着我呼喚水手

由兜囊中掏出呼嘯一吹 那知道水手孫三在船上睡着啦 愚吹呼嘯 愈不見孫三到來 原來孫三

有個外號 叫睡不醒 他是有空兒就睡 姑娘來的時候 還嚇唬他你可千萬別睡 他見姑娘向水

牢晃去 當時他睡在小船上就睡着啦 姑娘吹着呼嘯 不見孫三到來 姑娘遂對着銀龍說道 那

個水手孫三本是睡不醒 想必他又睡着啦 咱不可在此就誤 倘若出了事非 可不是鬧着玩的

你雖未受重傷 在水牢內被水泡的當時不能動轉 如果巡山嘍卒前來 他們人多勢重 咱們是甘

受其苦 况且我是偷着來的 傳說出去 於名譽上很不好看 你既然不能見水 那也沒有法子

孫三該死的睡着啦 只好我背着奔盧寨內小船吧 好在十幾丈遠 我也許措的了你 少爺蕭銀龍

處在這個光景 真是英雄氣短 不由的打了一個唉聲 姑娘一下腰 少爺爬伏在姑娘背後 姑娘

兩手將少爺兩腿一攏 躍入水中 少爺兩手將姑娘的粉頸摟了一個結實 姑娘說道 銀龍你要將

我勒死 我喘不出氣來啦 我背後有雞爪雙鎌 你兩手將住雞爪鎌 可別勒我的脖子啦 我實在

喘不出氣來啦 少爺開聽 這才鬆了手將住雞爪鎌 但是姑娘 水性本來平常 年幼的時候跟子

老寨主學的一點水性 自己在水裏晃着還費勁呢 如今身後又摺一個人 那有前進的力量呢 在

水內扎掙着晃了三五丈遠 就覺着渾身無力 骨軟筋疲 不能前進 姑娘回頭叫道 銀龍 你能

夠慢慢晃兩步嗎 我在水內攙扶着你不行啊 我實在的晃不動啦 你看我都累死啦 銀龍說

道 此時我覺着稍微有點力氣 大概你扶着我許行 姑娘說道 只要你上身幌搖着不沉底就行

我就能拉着你走 語畢 銀龍由姑娘背後下來 姑娘用手攙着 銀龍尚能支持着晃 不至於沉

底正在此時 就見前面一隻戰船 破浪而來 鼓聲喧天 鑼音震耳 船頭上站立一人 手攀六十二斤半重銀牙鑽 姑嫂抬頭一看 只吓得渾身立抖 少爺蕭銀龍此時惟有聽天由命 一語全無 堪堪林士佩戰船趕到 姑嫂叫道 銀龍 事已至此 只可拚命而已 寧可死於賊人之手 絕不能生還 你是不能動手了 我迎上前去與賊人動手 殺一個我夠本 殺兩個咱倆人全都不白死 殺三個咱們賺一個 林士佩這樣惡賊 是跟咱們前世的冤家 今生的對頭 語畢 姑嫂撒出雞爪雙鐮 直奔林士佩的戰船迎來 閱者道 蕭銀龍在水內必定得淹死了 列位 蕭銀龍在水牢內被水浸的筋骨不仁此時由水牢內出來 稍被活動活動 在水內可以勉強支持 兇鞭着上身也就是不能沉底而已 閑言少叙 且說姑嫂迎到林士佩大船切近 堪々兩下兵刃相接 正在此時就聽見東南方上一聲痰嗽 叫道 林寨主不要動手 蕭銀龍不是外人 乃是老夫的表侄 姑嫂不要造次 老夫子豐恒來也 姑嫂一看天偷到了 忙轉身向葦叢中躲去 並用手點着蕭銀龍道 你看這都是爲你 有多不好看哪 銀龍說道 誰叫你們來的 不表來豐門的夫妻互相瞞怨 再說于老寨主對水八寨寨主說道 蕭銀龍是我之表侄 他是來到蓮花湖避山觀景來啦 並沒有甚麼作用 皆因爲丟了寶刀一時的情急 故此在山內與綠林道的人動手 水八寨八位寨主俱各低頭不語 林士佩說道 昨天將蕭銀龍拿獲的時候 他包沒提懸一句 蓮花湖乃是銅幫鐵底的山寨 就怕有裏慮外合的人 闖出是非來 老寨主于豐恒一聽林士佩說話有話說觀老寨主 老寨主心中大爲不悅 叫道 林士佩 蓮花湖是我的山寨 我是老寨主 你在蓮花湖是客情 你嘗得查蓮花湖的事嗎 于豐恒想當初費盡千辛萬苦創造的蓮花湖 你子承父業 不能來來 蓮花湖冰消瓦解 你棄山而遁 苟延殘喘 逃奔蓮花湖 你若知識事理的君子 你就當懸棺埋名 世界上還有你這樣的英雄 在蓮花湖裏住着 住一個仁義水滸 也不去交朋友 何必挑撥是非 多管閑事 總久落一個小人在蓮花湖都是正人君子 規規矩矩 沒有你這樣的不仁不義不忠不孝的朋友 何必多管閑事呢

蕭銀龍乃是個十四歲的孩子 探蓮花湖還打發孩子來嗎 你不必借刀殺人 有本事自己報仇雪恨 上能對你亡故的父親 下能對你蓮花湖的賓朋 要想借刀殺人 可以不在蓮花湖 蓮花湖以你是好朋友 我以為你是當時的英雄 知禮知義的君子 原來你是不知尊敬長上 任性胡為的小人 水八寨八位寨主 一見老寨主大罵林士佩俱各低頭不語 林士佩有心要與老寨主翻臉 無奈又恐怕韓秀不依 況且自己是避難的時候 倘若弄僵了火 更不方便了 林士佩思索至此 臉上一陣紅 一語全無 正在此時 就聽西北上鑼音響亮 一隻綠蓮大船破浪而來 船桅上旌旗飄擺 上書斗大一個韓字 只見韓秀站在綠蓮大船船頭上 懷抱令字旗 林士佩正在無地可容之際 見韓秀到來 翻身夠奔韓秀綠蓮船頭去 來到綠蓮船頭 用狼牙鑽一點船岸 縱上船去 來到韓秀的大船上 韓秀問道 林大哥是保鏢的前來搭救蕭銀龍嗎 林士佩說道 非也 鏢局子就起來了 千軍萬馬也不足為道 就怕你蓮花湖的人裏應外合 勾謀外人 蓮花湖難免危險 你看 現在老寨主于豐恒來了 並且是姑娘搭救蕭銀龍 姑娘措着蕭銀龍由水牢內出來的時候 我正趕上 要不然人不知鬼不覺 已將蕭銀龍盜走多時了 況且姑娘措着蕭銀龍 恐怕於你蓮花湖的名譽 不好聽啊 此事關於你蓮花湖的內事 愚兄不便多言 賢弟可不要受了裏應外合之計 韓秀聞聽 微然一笑 叫道 兄長且請船後休息 老寨主與我父親生死之交 我父親臨終之時 曾托負於老寨主 老寨主與我自己爺們 絕無他意 兄長不要過慮 小弟自有辦法 林士佩羞慚退到綠蓮大船後面去了 于老寨主見林士佩在韓秀耳旁說了半天話 于豐恒心中明白 這小子必定是挑撥是非 遂着也奔綠蓮大船而來 來到船旁 韓秀雙手一揪老寨主的手腕 將于豐恒拉上大船 叫道 于叔父 您這是何必呢 蓮花湖您怎麼還帶着傢伙出來呢 老寨主叫道 韓秀 你不用合我動生意口 有事且聽君子講 是莽休聽小人言 要說近可是咱爺們近 林士佩方才在你耳旁說些甚麼 蕭銀龍本是我的表侄 他是前來望看我來拉 他沒直接到老後寨去 他貪玩蓮花湖的差緞

在後山三遊玩 夜晚在船上多吃了幾杯酒 你兄弟子化龍與他玩笑 將他金背摺鐵寶刀盜去 他醒來不見寶刀 急追下船來 他沒追着他兄弟 誤落陷坑被獲 也是他年幼無知 未提我是他表叔 被你將他下在水牢 現在寶刀在我的後寨呢 昨天是十五日 你在中平大寨演武 今日休息很早 故此我未驚動你 我本意先將銀龍救出水牢 明天我再到中平大寨給你一個信 又因爲我這幾日眼睛上點火 所以我叫你妹妹跟我來的 正在救蕭銀龍的時候 水八寨八位寨主趕到我那小船上的水手害怕 將銀龍藏在葦叢內 我去找船去啦 你妹妹此時就要與林士佩動手 幸虧我當時趕到啦 你妹妹未遭毒手 韓秀我且問你 蕭銀龍是我的表侄 被你下在水牢 我若是今天將他救走 明日我到中平大寨給你送信 行不行呢 韓秀叫道 叔父 事從兩來莫怪一人 他並沒提恁是他表叔 他若提恁是他表叔 侄兒焉敢將他下水牢 侄兒應當以上賓相待 換一句話說 就是侄兒的親朋若是誤入後寨 被恁拿獲 他要不提便能 他要提起與侄兒是親朋 恁也不能加害呀 蕭銀龍本是一個小孩子 皆因爲他又與勝英是盟兄弟 前者鏢行竊探蓮花湖 侄兒曾追到旋渦水處 他們已經渡過河去 若是後有勝英前次竊探蓮花湖 侄兒今日也不能多這個心哪 既然是您的表侄 小侄我當到後寨陪禮 那就沒有別的問題啦 但是不知道就是蕭銀龍一人前來 還是另有別位 或是鏢行之人呢 于老寨主答道 現有一隻大船還在山坡上停着呢 十名水手 一位管家 並無別物 韓秀問道 既然如此 您就請回吧 我用船將您送回如何 老寨主答道 我現在有一隻小船在葦叢之內 倒不用你送我啦 語畢 于爺由綵蓮大船上縱下 破風踏浪 奔蕭銀龍而來 書中代言 姑娘方要與林士佩拚命 只見父親到了 姑娘遂奔葦塘中覓去 到葦塘子裏一看 孫二睡的正在甜蜜之際 還直打呼聲呢 姑娘氣的杏眼圓睜 揚起玉腕照孫三嘴巴子打去 一個嘴巴子將孫三打醒 孫三揉了揉眼睛 說道 甚麼事呀 姑娘說道 我還囑咐你別睡覺 你這一會兒工夫就睡着啦 你看鬧出多大是非來 韓秀的大船也來啦 水八寨八隻

大船也來啦。你看開的天翻地覆，幾乎鬧出幾條人命來。得啦，你快救那個小孩去吧。語至此。

姑娘用手向水面上指，請銀龍。請銀龍此時在水內恍惚着身軀，只可不沈底，可不能向前進。孫

三將船急停搖至銀龍的跟前，將銀龍拉上船來。請銀龍心中明白，姑娘方到棗塘之內，就

由裏面出來一隻雙槽小船，不問可知，一定是來救自己的。上了船問道：姑娘呢？水手孫三答道：

船水回歸大寨去了。孫三一看少爺長的真漂亮，心內說道：無怪乎姑娘偷着來救呢。長的這樣

好，真愛人兒。連我都愛看。不表孫三心中胡思亂想，且說于老寨主此時已竟到了小船切近，上了

小船，請銀龍叫道：于叔父，小侄給你老人家行禮。說着話爬在船上磕頭。于老寨主看着銀龍被

水浸的臉兒粉白，可是眉清目秀，真不亞如處女一般。于豐恒趕緊用手相攙叫道：侄兒免禮。接

着說道：賢侄你來到蓮花湖為何不先到老夫的後寨，你若先到老夫的後寨見了我，然後你再往各

處遊玩。你用剛鏢將荷花都給打了，也沒有說的。你這來，幾乎斷送了性命。你父親不放心你來

昨才你父親來到啦。肅銀龍一聽，心中一怔，說道：我父在台城，怎麼來到這裏呢？于寨主說

道：皆因你走後，你母親放心不下，終日啼哭，你的父親無法，遂用一隻小船，四名水手，星夜

追趕，恐怕你有差錯，不料想果然不出你的母親所料，竟鬧出這樣的大事情來。銀龍叫道：叔父

我父親若是不來，甚麼事都好辦啦。我父親這一來，可就不好辦啦。明天韓秀若是到後寨送酒席

明着是給您陪禮，暗着是竊探有鏢行之人，沒有。明大他到後寨見了我父親，他必然得問，您必

得給介紹。皆因為我父是成名的俠客，絕沒有隱藏的道理。他若知道了我父親來，這裏頭可就有

了是非啦。于爺說道：咱先回到後寨再作定奪。你父此時心中不定有多難不放心呢。說着話來到

了後寨，請三三開門，請銀龍與于老寨主來到。趕緊從屋中向外跑，列位，為老人的疼兒子，全都是

這樣，請三三快迎出來，一見銀龍，水浸的臉上雪白，嘴唇是黃色的啦。心中不由的難過，打算要

數說兒子幾句，又恐怕兒子心中不好過，來到上房，銀龍換好了衣服，于爺叔侄與蕭三俠父子

爺兒五位擺好酒席 入座飲酒 銀龍獻策 于爺要棄山而走 銀龍叫道 二位老人家 韓秀所謂到後寨陪禮壓音者 一定是暗查老寨主後寨 那時節要查出我父在此 韓秀不跟您直接反對 必叫別人跟您反對 咱們爺兒幾位打不出蓮花湖去 少爺這一席話 正對于爺的心意 前十餘年買七爺就勸于爺棄山歸正 教子讀書 當時于爺不捨山寨 致與買七爺僵了火 十餘年兩家未通音信 骨肉之親 竟因此斷絕來往 今日銀龍又說此話 于爺深為贊成 飯畢 于爺與二位姑娘相商 惟獨大姑娘不願意 大姑娘說道 我們俱都生於此處 若是搬到別處去 沒有在蓮花湖便利 二姑娘銀鳳對姐姐說道 咱們搬到大地方去 與蕭大爺一宅分兩院 住在 處有多好哇 在怎麼好也是山大王 終久不能出頭露面 爺兒倆勸了大姑娘多時 大姑娘這才點頭 丫環婆子搬運東西 五條小船一隻大船 天到五更來天 才將物件搬運完畢 蕭家父子與于家叔侄在大船上後面小船姑娘丫環婆子 夠奔清江湖口而來 船行一里餘地 就聽高山上的鐘響如雷 蕭爺問道 于賢弟這是什麼響亮 于爺說道 這是高山上聚眾鐘 時鐘在中平大寨 蓮花湖有緊要之事 鳴此鐘時 五十二寨寨主俱都到中平大寨 沒有要緊之事 可不鳴此鐘 于爺叫道 水手 諸位趕緊用力開船 出去六七里地 撞出清江湖口 就你有事了 向西又去一里多地 前面有一片水竹 過了水竹可以直往清江湖口 方過了水竹 就見清江湖口內 大小船桅亞似高粱地一般 戰船一隻挨着一隻 用大繩連在一處 排列兩層戰船 韓秀綵蓮大船船頭向北 桅上掛着大旗 蓮花湖韓 斗大之字 韓秀獨坐金交椅 懷抱令字旗 水八寨八隻戰船列於韓秀大船西 早八寨八隻大船列於韓秀大船東 中平八寨八隻大船列於韓秀大船後 韓秀左右站着四位大漢 懷抱金銀銅鐵八隻大錘 韓秀背後坐定寶刀將韓殿奎指定摺鐵寶刀 白面長髯 威風凜凜 韓殿奎背後站立綠林英雄二百多位 俱是黑白兩道 水旱兩面江洋大盜 這個戰場大小戰船約有二百餘隻 嘍卒各執分水青銅刺 弓上弦 刀出鞘 是兩千餘人 書中代言 于寨主收拾細軟的時候 韓秀早

派人竊探老後寨 探子見老後寨賊運東西 遂回歸中寨大寨報告韓秀 韓秀又遣林士佩打探虛實

林士佩回到中寨對韓秀道 老後寨現有一個戴鴨尾巾的老賊 大膽許是韓英 必然是東應外

合 前來攻打蓮花湖 兇事不佳 他倒乘山而逃 韓英常早作準備 韓小帥說道 林大哥 我怎

能與我于叔父反目呢 林士佩叫道 韓寶弟 還有何難 不必與老寨主相干啊 韓秀道 此計甚好 遂他出號令

咱們只要戴鴨尾巾的老賊 與戴銀龍 不與老寨主相干啊 韓秀道 此計甚好 遂他出號令

叫二十四寨寨主麴奔清江湖口 由打四更多天 就到清江湖口 于爺到湖口的時候 已竟日

上三竿 正向前走之際 只見刀槍如夢德 劍戟似密林 掌船的水手不敢前進 于爺說道 船向

前進 都有我呢 于爺大船來至韓秀寨運糧船近 韓秀問道 叔父 意欲何在 老英雄手捻黑髯

問道 韓秀 你平領眾寨主 要去那裏 韓秀道 意欲何在 于寨主道 我回歸故里 要

爲民去了 船上的東西都是老後寨的 別位東西一草一木都沒有 韓秀說道 叔父不欲佔山爲王

俠 您要送我一信 我必然還您一禮 我不信我 我也不敢攔阻 且說那三位頭領何人 于爺

答道 你問此公啊 鎮三江道 俠 他乃是我老盟兄 我弟兄們後道三個小孫都認識 蕭銀龍

與化龍化虎 韓秀笑答道 忘乃是我之叔父 雖然姓 與我父 情同手足 我下寨裏待長者

你老人家走與不走 我不加可否 你老人家得將家裏子孫我留下 三月間勝英蓮花湖 我

沒追上 鎮三江蕭三俠 勝英乃是金蘭兄弟 于爺道 不錯 我且與勝三哥盟兄弟 韓秀說

道 叔父 你老人家將家裏子孫留下吧 于爺道 且說那三位頭領何人 于爺道 我與勝三哥盟兄弟

兄弟 又是兒女盟 銀龍是我小婿 韓秀道 韓英常早作準備 韓小帥說道 林大哥 我怎

韓秀合顏而色叫道 叔父 我可不敢跟誰奈何 恐怕人深隱閉 平寨道 那一個不服與老

夫較量短長 韓秀道 叔父若如此 小侄無汗了 命字姓一屋由氣 來南裏大船 每船八名水

手 將四隻大船併在一處 方圓二十丈寬闊 四個鐵錨下在東四西北 于爺之船在北面 韓秀之

船在南面。韓秀吩咐四隊小船，將三十二名下手接下大船。韓秀又料道：衆寨主那一位臨陣，林士佩此時正在韓秀背後說道：「遇見臨陣，捉拿國家父子手家叔侄，此時林士佩正要公報私仇，轉過船頭，將釘牙鑽鑽在護船人上。」了局這色大船，十字鋒英雄帶了緊，開了問背後十二頭鏢鎗，囊中三隻點穴概，正了此冷運的莊帽，銀灰色短靠藍繩十字鋒勇前當機鏢掛，吉祥白的腰圍子，銀灰的底衣，足登燕雲快靴，細腰藍背，劍眉則目，不啻如三國的高奉先，列國的子都，真有三國周郎的勇狠，北番船上頭子二老老身後就是三位少爺，俱都十四五歲，後面船上兩個姑娘，林士佩這明明是強弱，欺負老的老小的，小，早有一隻小船藏在韓秀大船西面，林士佩起下狼牙鑽縱到小船，立面向北逃，小船雖大船相隔一丈來住，縱到大船船之上，林士佩應當站在戰場當中，他直接就縱到戰船的北面，抖丹田一聲吶喊，國家父子手家父女，那個不怕死前來戰船迎戰，蕭三爺聞聽此言，忙將大燈一閃，問：「問索金壽藥又問金鏢，伸手握刀，書中代言，于化龍盜去寶月在老後寨已竟還歸故主，于爺說道：老兄長你要何爲，不論在那裏打仗都是惡先動手，惟獨在蓮花湖得科小弟臨敵，五隻殺傢俱的小船，勝了一隻，于爺上了小船，四個下手送到大船，離戰船一丈遠，于爺一縱身上小船，一身吶喊，肚的小兒林士佩，俯臥在蓮花湖邊能韓秀在南面大船上壓住陣角，高聲吶喊，林士佩可不許傷我手叔父，于爺行龍過步，點鋼概向林士佩就打，林士佩閃身形並未還招，于爺第二招二龍吐舌，奔林士佩二目林士佩向東一閃身躲過，于爺又雙鋒貫耳點去，林士佩向西又一縱身，說道：老兒，我讓你三招，于爺第四招連肩背又點去，林士佩一橫鑽用定平生臂力，向上一翻，緊跟着一推，就聽當即朗聲響亮，于爺點鋼雙概出手，翻出一丈多遠，點鋼概落水，于爺虎口震破，骨粉發麻，林士佩滴溜頭立鑽，奔于爺脖項打去，于爺將頭一伸說道：林士佩小兒打來，韓秀一看，于爺要有性命之憂，遂料道：林士佩不許傷他老人家的性命，鑽到脖頸，林士佩將鑽停住，用鑽杆推于爺說道：老兒逃命去吧。



于爺由大船上縱入水去，將槓摸起，破風踏浪，奔北而為來。蕭爺一搖于爺的手腕說道：賢弟如何？于爺說道：略帶微傷，虎口震破，寒氣開胸，勒十字絆，緊英雄帶，要夠奔小船。此時于化虎早縱到小船之上，水手送到大江船去了。及至于爺看見，化虎早到戰場啦。對林士佩罵道：林士佩小兒，敢戰敗我之叔父。于化虎要與叔父一戰，手中拿着簾子雙蛇。【此兵刃二尺多長，兩頭三寸長的尖子】林士佩一看，小孫，檢來雙蛇看紅點呢。林士佩向後退了幾步，將狼牙鑽一櫛，並不答應。化虎直奔林士佩面前，簾子裏雙蛇奔而門點去。林士佩狼牙鑽往上一擡，將雙蛇綑飛。化虎翻身奔北而逃。林士佩隨後趕上，狼牙鑽奔後心刺去，撲的一聲，將化虎由後心鑽到前心，舉起來走到船邊，說道：有不怕死的，前來應戰。別打發小孫來現世。說着將手腕一抖，死屍落下水去。蕭爺叫道：水手，趕緊打撈上來。水手將死屍打撈上來，送到姑娘的船上。姐倆扶死屍哭。張龍問道：于叔父，怎麼訴他們姐倆別哭。這樣的戰場，死生不定，何必哭呢。于爺吩咐船艙不許哭泣。姑娘眼淚汪汪，扶屍嗚咽而泣，不敢出聲。蕭三俠上了小船，送到戰船。林士佩向後退了幾步，見三俠上來，陰陽把一扣狼牙鑽，按三尖兩刃槍，扎胸前掛二脅。蕭三爺一閃身形，躲過狼牙鑽。林士佩的腕子帶攔腰斬，這一刀非常的厲害。順着狼牙鑽先剪林士佩的腕子。若是剪不着腕子，還可以斬腰。林士佩狼牙鑽向上一擡，灑三俠撒刀。林士佩是一力降十會，二人大戰五六十個回合。灑三爺這大年紀，心懸兩地，鼻窪髮角見汗，紅日當空，萬里無雲。林士佩着理不讓人，一鑽緊似一鑽，一勢狠急一勢，新爺熱汗直流，衣襟濕透。林士佩抖威風，要買弄武藝。灑三爺先按三尖兩刃刀，後又換槍，向招數，又換棍的招數，又按本鑽用招。巨齒狼牙，摘刺斬將。灑三俠喘氣不止，非是灑三俠藝業不濟，實乃氣力不支。正在此時，一陣大亂。勝三爺趕到，勝三爺頭站立，背後七位年輕的英雄，勝爺進了重圍先戰而後兵，要衣韓秀是與勝英和平辦理，怎奈震八方林士佩鼓惑，勝爺方要上戰船動手，金頭虎喊道：將贏貨弄出。

來吧 大漢上船戰了四位英雄 前文書已說表過 茲不再叙 且說韓秀令字旌三展 遂說道 那  
 位寨主去喚大漢 蓮花湖裏各位頭不語 天到明年 蓮花湖裏來第二場戰船 三十隻戰船  
 三十位寨主 又送來的鮮貨點心茶食 又隨來 三位朋友 蕭金台老寨主與大徒弟秦德德與豹  
 將秦尤陪來啦 書中書表 柳玉書崔道張德壽 先來到蓮花湖裏 秦尤與韓秀疏通 韓秀  
 已然點頭 故此蕭金台老寨主閣上瓊 派來二弟將秦尤送來三寇 到了蓮花湖知道韓秀在戰場  
 直接來到戰場 秦尤見了韓秀陪了禮 彼此說些客氣場面話 韓秀說道 秦大哥 咱是盟兄弟  
 不過言語不合 一時的誤會 彼此哈哈一笑 言歸於好 韓秀正在城無無人答之之際 韓秀就將  
 連敗四陣之話 對秦尤說了一遍 秦尤說道 兄弟 放着真佛你不禮拜 現有高朋在此 總轄寨  
 主叫道 賢弟 何人也 秦尤用手一指說道 此位捉獲漢猶如探囊取物 秦尤指的是後寨中平八  
 寨 第三隻戰船上的一位道人 韓秀一看 原來是一位道人 背後背定七口寶劍 左右二肩兩口  
 長劍 當中五口短劍 楊木道官赤金髻別頂 黑真女髮髻 黑青的道服 白襪雲履 額下四寸長  
 的黑髯 黃色的臉面 總轄寨主韓秀說道 那蓮花湖中平八寨三寨主的朋友 我馬三煩他人  
 呢 秦尤叫道 韓賢弟 那有何難 此人合我至厚 我且請他 秦尤說着出來到後邊船上 叫聲  
 道爺 您過彩蓮船上去 老道遂與秦尤同到了韓秀的船上 秦尤說道 道爺 咱們一筆寫不出  
 兩個綠林道來 勝英帶來的大個力大無窮 道爺說仗義相助嗎 老道微笑一笑 遂說道 我拿猛  
 漢與勝英易知反掌 不費吹灰之力 恐怕與韓寨主不見見面 秦尤說這話裏帶來 咱們都是  
 自己人哪 韓秀吩咐小戰船送道爺上大戰船 捉拿黃漢 老道看老道去 勝爺叫道 子賢弟  
 此老道在蓮花湖何等人也 子爺說道 勝三哥 蓮花湖裏老道 這寨中平八寨第三寨主的朋  
 友 勝爺又問二俠 三俠也不認識此人 勝三爺說道 此人乃下五門第三門堂門徒弟 七星真人  
 趙昆福 先者發賣薰香漂汗藥 姦淫殺命 後來耳聞他取童子紫河車 有身懷六甲的孕婦 他將

孕婦開膛 萬惡滔天 慣使薰香灑汗藥之賊 我尋拿他幾次 未曾找着此人 傻小子連瘋四陣

怕受惡道的暗算 將金龍喚回 愚兄臨以 這叫道 金龍連瘋四陣 回來吧 老 臨以 金龍

遂喊道 鬪戰的高興 我打三天兩天再說吧 勝爺說道 快快回來 老夫臨以 大英雄心中

暗道 連我父親都聽勝三大爺的話 沒法子回去吧 於英雄轉身形來到北岸 由大船往小船一縱

離着有一丈多遠 沒縱到小船上 撲冬一聲 落在水裏 勝爺破風踏浪 至三老船上

在水內猶如快馬一般 就是沒有飛禽走獸的能耐 晃至船頭前 不向上縱 勝爺伸手將他拉上

船去 大英雄到在船上一站 將勝爺與三俠二人俱都引笑啦 勝爺說道 金龍你累不累呢 傻

英雄說道 不累 勁兒沒使開呢 勝爺說要緊不緊 再去歇去 說着話勝爺由兜囊中取出寶馬平

安散 倒在手心上 叫金龍開藥 金龍說道 我怕打噴嚏 勝爺說道 不打噴嚏 傻英雄用手指

沾點 聞至鼻內 傻英雄說道 麻不涼香真好 我再開點吧 勝爺說道 你再回去可坐船 可別

臭水 別將開藥洗去 此老道 來至船頭上 大英雄可就回船 候了一候 金龍坐船又回來

了 大英雄來到船 老道說了一聲無名佛 誰識寶道嗎 金龍說道 我不認識誰呢 老道說你

死在眼前你還不知 說着話老道一件手由鹿皮囊中取出一對錘來 七寸長 錘頭有鷄卵大小 上

有七個小孔 如人的七竅一般 金龍說道 老道給我一個搗蒜去吧 老道說道 你死在眼前還粧

傻充怔呢 說着話 兩個錘頭一碰 一股黃氣奔金龍而去 老道說道 倒下吧 大英雄笑道 小

子 不倒下 老道心中想 這藥是母子雷配 無論有幾金鐘罩也得倒下 大英雄蓮花潤的潮風硬

猛漢未曾聞去 離近點再碰 老道趨向前一伏腰 又對大英雄一碰 錘記的 看你倒下不倒

下 大英雄說道 還是不倒下 老道又向前走幾步 離金龍四五尺遠 叭叭叭 一連碰了幾下錘

頭 打倒金龍膝下黃爛不少 金龍說道 老道你還有多大能耐 你將黃氣給我點當開藥聞吧 三

大爺早給白開啦 【你別告訴人家呀】 老道心中一想 無怪者勝英將他喚回呢 還是老勝英經

三

俠

劍

的多見的廣 帶上雙錘 抽出雙劍 大英雄抽出降寶魔雲杵 口中道道 碰飛了你這鐵片劍 惡道撒步亮雙劍 書中代言 惡道武藝超羣 二人戰了四十餘個回合 老道虛幌一劍 一個敗勢 奔東南而去 饒英雄隨後就追 方要用杵去打老道 老道一反身 將背後的小寶劍抽出 照定饒英雄面門打去 饒英雄趕緊閃躲 正中在肩頭之上 衣服破了 黃肉皮白了一道 就聽勝爺背後有人喊道 蓮花湖的人聽不明白 勝爺與三鞭子爺也都不知道說的是什麼 原來是金頭虎喊叫 金頭虎說話 就是金龍明白 老道連一個字也沒聽明白 金頭虎喊的是饒小子你真假 小寶劍釘在眼上就得瞎 釘在胸口窩就得死 金鐘罩敵不住 你不會用飛抓抓他呀 孟金龍一聽明白 噫 將杵向背後一插 將飛抓掏出 一伸虎爪套好了皮套 向外帶絨繩抖擻 一丈五尺長 有核桃粗細 鐵練子也有核桃粗細 龜背龍爪真有冰盤大小 龜背下有五把 鈎 上面一個大銅環子 如飯器大小 鋼練在環子上翻春 一抖手喊叫雜毛 你腦袋戴個鐵帽吧 老道 看來了一物 一縱身軀 躲開飛抓 金龍又帶回飛抓 一抖銅環子 奔老道當面而去 說道 小雜毛着抓 大英雄的抓招有法 仙人踢建 黑狗窩窩 左右串花 劍客的傳授 一百單八抓抓不着 另外還有二十抓 七星真人閃轉騰挪 五六十抓未曾抓着 老道緊的通身是汗 又聽勝爺背後有人喊 大小子活個什麼勁 無用之物 沒有見過兵書策 真真假假 虛虛實實 叫上抓下 指東抓西 呀 老道聽不明白 孟金龍可聽的明白 大英雄一幌飛抓叫道 小雜毛着抓 老道一躍身 金龍沒鬆手 等老道腳方一落地 直奔道冠抓去 大雜毛勸 這一抓可將老道給抓住啦 惡道縮頂藏頭 列位 龜背龍爪 越抓越向裏入 大英雄將絨繩向背後一措 拉着絨繩 口內直哇哇 學着山東棍子拉船 老道一個槳子可大啦 鼻子臉被掃擦的都破啦 金龍拉出去五六丈遠 老道的金簪也掉啦 頭髮也出來啦 書中照表 幸虧惡道頭髮是散的 真頭髮四寸來長 拉的五大一大 將頭髮可就拉掉下來啦 饒英雄正向前拉着 老道頭髮一掉下來 饒英雄開了一個大爬虎 老

道就地十八滾 鼻子臉流血 滾到水裏 逃命去了 回到綵蓮大船 韓秀加以安慰 喫辛將老道

攙扶到後邊 醫藥治去了 醫且不在此話下 韓秀令字號三展 遂說道 那一位應敵 無人答

言 韓秀心中思索 韓老者欲和平辦理 林大哥你非打不可 到如今你臨陣退縮 若不叫你臨敵

韓秀非爲英雄 回馬看青林士佩說道 那二位臨敵 林士佩頂上一紅 斗道 韓賢弟 愚兄臨敵

子可利害 跟勝三大爺戰過一百二十八個回合 小船返林士佩到了大船切近 林士佩一縱身形

縱到大船上 銀牙鑽斜插柳擎着 大英雄連跑帶跳來到林士佩切近 揚起降魔杵運動平生的膂

力向下就砸 林士佩向西閃身 用鑽向上一擡 就聽噹噹一聲響亮 林士佩心中說道 好大的膂

力 孟金龍一跟步橫着又之一杵 林士佩一閃身形 向外一讓 孟金龍緊跟着太山崖頂照定林士

佩頭上又是一杵 口中喊道 杵上就完 林士佩運動平生的膂力 用狼牙鑽向外擡去 孟金龍說

道 好像砍小子 三杵真沒倒下呀 林士佩心中說 反正我不跟你碰傢伙啦 我的背膀虎口都發

麻啦 怒道 林士佩以爲他銀牙鑽六十二斤半重 在南七首可以壓倒英雄 那知道天外有天 人

外有人 又來了一位比他路膊還粗的 林士佩可就不取碰傢伙啦 但是林士佩鑽法純熟 上下

翻飛 孟金龍說道 好小子 竟使花搭不取碰啦 上中下三十六杵 都打不倒你 咱師傅交給的

以外還有二十杵呢 韓秀回頭對綠林衆人說道 可千萬別拿這漢當笨漢 杵法精奇 招數受過高

人的傳授 二人正在戰的熱鬧之間 林士佩虛恍一鑽 縱出圈子外 一個取勢 大英雄喊道 別

走哇 好容易遇上對手 大英雄照定林士佩就是一杵 林士佩此時將鑽交於左手 翻背照定金龍面

門上一鏢槍 孟金龍閃身不及 就聽噹的一聲 鏢槍打在肩穴下 孟金龍喊道 怎麼你扔開零

碎啦 賈冰的兒子扔冰鑽砸 孟金龍衣服頂後肉上落一個白印 林士佩一看鏢槍不中用 心中暗

想 我還有點穴概呀 專破金鐘罩 此時勝爺背後有人吶喊 大小子留神點穴概呀 專破金鐘罩

想 我還有點穴概呀 專破金鐘罩 此時勝爺背後有人吶喊 大小子留神點穴概呀 專破金鐘罩

想 我還有點穴概呀 專破金鐘罩 此時勝爺背後有人吶喊 大小子留神點穴概呀 專破金鐘罩

想 我還有點穴概呀 專破金鐘罩 此時勝爺背後有人吶喊 大小子留神點穴概呀 專破金鐘罩

點穴概打上可就沒有命啦。林士佩又翻身用鑽交戰。二人又戰了三四十個回合。林士佩又一個敗勢，向南一縱，摸出點穴概，奔大英雄點來。大英雄一看點穴概奔前門而來，一低頭蹲在船上。點穴概離金龍頭上二尺高，打在船板上三寸餘深。勝爺背後又有八賊，大小子點穴概打上就歸位啦。你怎麼不拿大抓抓他呢？列位，賈明說話圍着香頭，列位聽不明白。孟金龍可聽的明白。大英雄遂由兜囊中掏出龜背駝龍飛抓，降魔寶杵向身後一插，用皮卡子卡住。對林士佩說道：你來個帽子戴吧。林士佩一閃身形，大英雄又將抓帶回，又一反手，說道：小林士佩看抓吧。林士佩聞聽心中暗道：這東西真可惡，奔我襠裏抓來。這叫小林士佩。孟金龍的抓黑狗鑽當，浪子踢鍵，左串花，右串花，一抓跟着一抓，得埋不讓人。一百單八抓抓不着，外有二十抓絕藝。林士佩被抓的熱汗直流，狼才鑽不敢碰飛抓，恐怕被抓抓在兵刃。林士佩沒有猛漢的膂力，大惟有閃展騰挪。此時天光已然半西，飛天鼠秦尤叫道：總轄寨主韓賈弟，蓮花湖的英雄至勇莫過於林大哥，老勝英能戰之人，若如孟金龍，這就如同兩根台柱子並在一塊似的。林寨主衣襟濕透，若叫猛漢給抓倒了，蓮花湖可就栽跟頭啦。我有一策將大漢置於死地，筋骨皮肉化為灰塵。等到掌燈之時，總轄寨主先將林大哥替下來，您的藝業高強，與金龍可以延遲工夫。叫水八寨的寨主暗中率領喽卒，將戰船南、東、西三面撤下銅鐵網，總轄寨主將他誘到水中，先留下一口，你鑽於水底，用銅鐵網將猛漢捲住，別出來，將他拉到西南山頂上，用乾柴架起他來，點着烈火，將他燒成飛灰，勝英等自然恐懼。再拿他們那十餘人不過，韓寨主聞聽，搖頭叫道：秦大哥，英雄單打獨鬥，若將金龍用陰謀置於死地，我於心不忍。秦尤說道：當斷不齊，必然生亂。量小非君子，無事不丈夫。蓮花湖的朋友寨主叫他傷了多少啦？你豈不聞成王在麥里不殺西伯侯，後來有武王伐紂，鴻門宴霸王不殺劉邦，然後楚項羽自刎於烏江，韓秀說小人這一鼓惑，遂將令字旗交與韓殿奎之手，叫道：叔父，你給壓住陣角，遂叫水八寨寨主挑選精明喽卒三十六名，將

銅鐵網下在戰船南東西三面 水有四丈多深 將網下在兩丈當中 在西北角留了一孔 網上設凌

角牌子 韓秀將諸事吩咐一畢 口中叫道 叔父壓住陣角 若有亂山規者 斬首 韓秀扶了扶背

後的亮銀雙刀 右肩頭上紮了綳千筋屯【千筋屯乃是低頭錦背花裝弩】又問了問亮銀鏢 墨雨

飛黃石 抬胳膊遞腿 靈便異常 四名水手 趕緊的搖動花櫓 只見那綠蓮小船向北送去 工夫

不大 離大船相隔切近 韓秀高聲吶喊 咧 林大哥退下來 將猛漢讓與小弟吧 您且下來 林

士佩正在熱汗直流 有招架之功 並無還手之力 有心要敗下去 怕蓮花湖衆人恥笑 總轄寨主

三 這一臨敵 正對林士佩的心意 心中想道 六略三韜的學問 我可不如韓秀 講武學的工夫 韓

秀可不如我 韓寨主這一臨敵 必有捉拿猛漢之法 林士佩襯勢虛恍一鑽 趕緊跳出圈子外 回

歸小船去了 大英雄問道 你這小白臉叫什麼 韓秀答道 猛漢 我乃總轄寨主韓秀是也 勝爺

俠 在北面大船上喊道 金龍 可不准傷韓寨主寸皮 你要傷了韓寨主 我可不依你 林士佩與韓寨

主這二位可不許傷損他們二位都是當時的英雄 大英雄叫道 小韓秀你聽咱三大爺那說啦 我不能

傷你 來吧 我將你細上吧 你幹不幹 韓秀說道 猛漢你不必裝腔 本寨主前來拿你 雙刀離

鞘 明亮亮透胆寒 韓秀一恍刀 孟金龍用杆往上一碰 韓秀的刀早回去啦 韓秀的刀細扎窩挑

竟使巧招 孟金龍使着臂力大 用降魔杵遮前擋後 韓秀動着手 叫道 各寨嘍卒點燈籠火把

伺候 船桅上繫起號燈 船上點起燈籠火把 【燈籠火把這一照 再向水裏看 什麼也看不見啦

】大戰船船頭之上站立一個水手 通身水靠 手中拿一個鐵絲罩離有冰盤大小 一個籐子杆有

二尺多長 韓秀正在與大個戰的不可開交之處 就見那名水手揚起鐵絲罩離 對着韓秀一晃 韓

秀一看 心中明白 書中代言 韓秀方才在彩蓮船上吩咐水六寨六位寨主 三十六名有能爲的水

手 下在水內 圍着戰船 將水內銅鐵網放好 上來一名水手 對着韓秀晃悠

罩離 那罩離是暗號 就是告訴韓秀埋伏已畢 韓秀虛晃一刀 縱出圈子外 叫道 孟金龍 你

且住手 你料混海金鯊 本寨主叫萬丈翻波浪 你敢在水內與本寨主動手嗎 孟金龍說道 那兒

都敢去 你們這花湖眼在那兒 小子 咱倆上海裏打三天去 誰要含糊 誰不是英雄 韓秀說

道 好好好 你算英雄 與本寨主水中去戰吧 語畢 亮銀雙刀還鞘 撲冬一聲躍入水內 嚶小

子就要下水 勝爺在北面上看的明白 勝爺一見韓秀臨下水的時候 雙刀進鞘 勝爺心中疑惑

爲什麼在水裏動手 韓秀怎麼他將雙刀還鞘呢 勝爺遂叫道 金龍不要入水去戰 水內必有埋伏

與英雄說道 要是不下水咱們爺們就栽啦 龍潭裏面也敢跟他去動手 說着話將杆一橫 一縱

身躍入水內 一按水縮入水底 韓秀一看嚶英雄躍入水中 韓秀奔假菱角牌子處去 那假菱角牌

是用綠緞子作的 與真菱角牌子一樣 【即菱角葉子】韓秀跑到菱角牌子處 底下有一個網口

由網口鑽出口 將網合在一處 網上有鐵環鐵鈎 將網合在一處 由水底裏去 嚶小子正碰在

第八塊網上 向下縮了一丈多深 就插在網上啦 嚶卒將左右的網趕緊向上面一蓋 用鐵環鈎子

卡好 三十六塊網 將嚶英雄層層圍住 山打水底下將孟金龍拉走 拉到東南坡下 出 水面

用青水刺 將孟金龍身上的網釘上山坡下 孟金龍一出水面 大聲喊道 小子們 你們將窮網打

開 咱們出來幹幹 嚶卒們說道 沒聽那麼說過 出來你就跑啦 候等總轄寨主來到 再將你發

落 工夫不大 由西北來了一隻船 其行甚快 船頭上站立一人 來到山坡跳下船來 大衆一看

原來是秦尤 其中有認識的 叫道 秦爺 給恁道驚 秦尤說道 多承掛懷 多承掛懷 秦尤

又說道 這是愚下出的主意 你們寨主乃是婦人之慈 若非我出主意 蓮花湖的人就得跟大漢都

拚了命 將他向東面山頂上拉吧 孟金龍此時頭朝東脚朝西 大聲喊道 拉到那兒也不怕你們

隨你們治吧 秦尤說道 此處離水帥營甚近 你們去幾位 找三顆毛練大繩 六顆川釘 一把

大錘 嚶卒答應一聲 去不多時 抗着大錘毛練大繩而來 頭一條大繩橫在腰間 那兩條大繩頭

一根 腳上一根 兩頭用大鐵川釘 釘在地內 三條大繩俱都紮緊完畢 秦尤遂派嚶卒 搬運柴



草 一層樹枝子 一層蘆草 堆了一人多高 亞賽一堆柴禾一般 又派人將硫磺火礮取來 去了

兩名哨卒將硫磺火礮取來有五斤 俱都打柴禾堆上 秦尤說道 你可曾將引火之物取來 嘍

卒答道 您沒告訴我們 未曾取來 秦尤笑道 爲兵卒者不該爲帥 小人辦不了大人的事 不取

引火之物 焉能點的着火呢 列位 常嘍卒的那有好人呢 一看秦尤說話不公 遂有一嘍卒說道

三月間 袍袖義走賊 這時又回來當少寨主來啦 別不知道自愛啦 秦尤明知嘍卒是藐視他

無奈客情 關係不好還口 只好忍在肚子裏而已 內中有一名老實的嘍卒說道 我去取火種吧

秦尤說道 此時再取火種 來回好幾里地 勝英餘黨甚多 若來人救走 豈不晚了 我這兒有

火扇子 請舉 掏出火扇子 對着金龍說道 〔閱者道 金龍在柴禾堆裏還能聽的着外面說話嗎

皆因爲樹葉子 將柴禾支起來啦 可以通空氣 故此能聽的着〕 就聽秦尤說道 小太爺姓秦

名叫秦尤 祖居太倉州 小太爺與勝英有殺父叔之仇 跟你可沒有仇隙 誰叫你替勝英充光棍呢

說着請將火摺子搖着 孟金龍着柴禾堆的縫兒向外一看 紅綠火苗甚亮 孟金龍一看 暗道

這回可幹啦 就怕這一招兒 我可不能活啦 英雄淚如雨下 我一死不要緊 我父母只生我一

人 若叫我父母知道了 豈不活活痛死 再說我若一死 我勝三大爺與蕭三叔 龍兒他們都出不

了蓮花湖 沒有別的能力 我若死後真有靈魂 我必保護着我勝三大爺出蓮花湖 列位 大英雄

是血氣男兒 臨到將死還不忘保護勝爺他們呢 忠臣義士有危難 必有救星 正在此時 秦尤恍

悠着火摺奔柴禾堆走去 秦尤雖着柴禾堆一丈來遠 就聽西面樹上有人喊道 秦尤小兒不要傷害

我的門下 老朽來也 只見樹枝一顫 腦袋朝下 向下一落 離地有尺來遠 一疊腰站起身軀

奔秦尤而來 秦尤一看大腦袋如飛一般 秦尤此時可就急啦 再要想夠奔柴禾堆去點火 恐怕來

不及拉 距離柴禾堆兩丈來遠 秦尤將火摺奔柴禾堆用力拋去 劍客一看 可真着了急了 沒想

到秦尤扔火摺 劍客也是急勁 一縱身 夠奔火摺而去 竟將火摺伸手接住 列位 秦尤扔火

三

俠

劍

47

摺是頂風 要是順風刺客可抓不回來 這二三大位一看這人長的奇怪 俱都下水而逃 秦尤喊道

來者何人 劍客答道 震三山轄五岳大頭鬼王鬼見愁 水中別號趕浪雲絲 秦尤用七百刀奔

而門就刺 劍客思索 此小冤家與秦八爺之子 八弟婦苦守冰燭二十餘載 我若不看到我那死去

兄弟的面上 我就將小冤家頂壞了 劍客思索至此 一閃身軀 手掌立着 照定秦尤的背上就是一掌 秦尤疼痛難當 撒手扔刀 翻身就跑 跑出約有六七丈遠 劍客追上 一抬腿將秦尤踢倒

秦尤腰節一發麻 爬伏在地 劍客取出秦尤的飛爪 將秦尤塞囑鳥水網上 提着離柴禾堆切近

咕冬扔在塵埃 大英雄此時喊叫 老師氣死吧 劍客一伸左手將柴禾堆分開 劍客鷹爪力的工

夫 樹枝柴禾等不能扎手 將柴禾分爲兩堆露出銅鐵網 三道繩子將大英雄綁在地上 劍客將大

川釘恍惚活動了 拔下大釘 拉着鎖鏈大繩向西去 旁邊有秦尤七百刀 拿過七百刀 將大繩挑

開 銅鐵網的鈎環摘開 一層一層環網 連人帶網六七百斤 若不是劍客的力量 還辦不了 孟

金龍由網內出來 拿起降寶杵 奔秦尤而來 叫道 秦尤小子 我若不將你釘在山裏去 我不是

英雄是狗熊 小冤家這就是你葬身之地 雙手執定降寶杵就要動手 劍客急鬆觀看 心中暗想

秦尤是寡母孤兒 金龍是殺人不閉眼的手兒 這一杵必將秦尤鑽個透心 劍客思索至此 叫道

金龍 且慢動手 孟金龍將杵停住 劍客說道 秦尤你閉眼睛幹什麼 你睜開眼睛看看我 我有

話對你說 你不認識老夫 我與你父秦八爺乃是聯盟弟兄 老朽復姓夏侯名商元 你從此必須改

邪歸正 老朽不忍觀看你與你勝三大爺結仇 你得在老朽面前對天起誓 一不許你攪鬧官面 二

不許你與你勝三大爺結仇 三不許你爲盜 你若不作賊 不攪官面 你不犯王法 你若不與你勝

三大爺結仇 你勝三大爺必照管你 你娶妻生子接續香煙 你若不對天起誓 我不放你 秦尤心

中暗想 我若不起誓 他們不釋放我 不攪官面也成 不作賊也成 惟獨不與勝三大爺結仇那算不成

我起個誓 外號叫牙疼咒 秦尤思索至此 遂說道 我若再作賊攪鬧官面及與我勝三大爺爲仇

我起個誓 外號叫牙疼咒 秦尤思索至此 遂說道 我若再作賊攪鬧官面及與我勝三大爺爲仇

作對 久後我走在三岔路口 一鏢將我打死 中我哽噎咽喉 劍客說道 金龍將他放開 金龍道 不能放他 久後是何時走到三岔路口 一鏢打死 那有那精巧的 那裏來的鏢呢 我不放他

劍客道 秦尤呀 離地三尺有神知 未曾起元神必知 你可記的相當初你讀書時候 夜間你打着燈籠往後院去 你曾在後院拾得一個包袱 內有紋銀五十兩 你母子欣幸 那就是老夫暗中與你母子送去的 你須知道老夫是好心意 絕沒有不好的道兒給你走 你今天起誓 可不許口是心非 你可知道昔日周紂交兵 殷紂王殺妻誅子 大行無道 將大太子殷郊綁出午門 欲要斬首 真人施有佛法 一陣黑風 天際烏雲應日 待至天晴雲散 不見太子殷郊 真人將殷郊救出 傳

三

與法衛 後來真人命殷郊下山 投姜子牙麾下 保武王立國 真人說道 殷紂天下將亡 你不許逆天而行 你下山若真誠去保武王 我賜你天下無敵的法寶 但是我恐怕你口是心非 下山仍然

候

我保你父母紂王 你必須對天起誓 不然我不賜你法寶 任爾自由 殷郊當時聞聽真人之言 心中驚疑 我師傅為何叫我與父皇作對 下山時跟我父皇打仗 保人家作天下 殷郊尋思至此 計上心來 我起一個牙疼咒 絕不能中誓 遂對真人說道 我下山若不扶保武王 叫二山將我夾住 本皇將我的三頭耕下 真人念了一聲無量佛菩薩 遂將叩天鐘震魂旛賜與殷郊 殷郊下得山來 心中尚在猶疑 不知保誰為對 有心要保殷紂王 又恐怕真中了誓 正在此時 適逢其會 申

劍

公豹山打山下路過 抬頭看見太子殷郊 問道 太子意欲何往 殷郊答道 我欲投姜尚麾下 扶保武王 申公豹問道 你為何與你父為仇作對 太子備言真人賜寶起誓之事 申公豹說道 豈有此理 你師傅不是真人 是假人 你為什麼聽他的話 我請來各路的散仙 還給你家打天下呢 你反投別人去 豈不落個不孝之名 殷郊聞聽申公豹之言 遂投紂王 到姜子牙營中罵陣 頭陣金叱木叱 殷郊一搖魂旛 金叱木叱昏迷倒在塵埃 二陣黃臉大漢手使三尖兩刃刀 乃是二郎楊戩 太子一搖晃魂旛 二郎楊戩借火遁而逃 三陣哪叱上陣 太子一搖恍魂旛 哪叱乃是

49

花化身 沒有魂靈 二人一場大戰 太子累的通身是汗 賊走一座高山 在山上休息休息 忽聽  
 咕冬一聲 山崩地裂 將太子夾在當中 只露三頭 正趕上老祖大犢犢牛 山 太子喊道 老師  
 傅別耕 這裏有人 老祖答道 特來耕人 克赤一聲 三頭俱落 這就是起誓應誓 絲毫不假  
 秦尤你可不要口是心非 語至此 劍客下腰 給秦尤解開繩子 七首刀仍還與秦尤 秦尤反身爬  
 起 對着劍客磕了一個頭 轉身形夠奔大寨去了 劍客以為秦尤必然回奔太倉州 那知道秦尤又  
 到大寨送信 搬取啜卒 前去戰場打接應去了 劍客何以來到蓮花湖呢 書中代言 蕭金台老寨  
 主 打發二寇送秦尤到蓮花湖與韓秀見面 坐的是大車 正趕上在路途行走 三寇在車上說話  
 桑燕彪叫道 秦賢弟 你到蓮花湖與韓秀陪個不是 雖然是盟兄弟 你歲數大些 究竟一場事情  
 不是韓秀對不過你 是你脾氣太壞了 以後作事不要這樣剛愎 秦尤諾々連聲 劍客一聽三寇  
 要上蓮花湖 劍客心中一動 我為什麼不隨着他們到蓮花湖看看呢 劍客遂打樹林中出來 鑽在  
 大車底下橫木上 仰着身形 綁在車底下 來到蓮花湖橋口 桑燕彪桑燕豹 道了辛苦 叫啜卒  
 們給回稟 啜卒們說道 你們哥三位還用回稟嗎 現在寨主沒在中平大寨 在清江湖口呢 此時  
 正在與勝英的那邊大漢交鋒呢 死了兩位寨主 敗了四陣 你們三位就此到戰場觀去看吧 劍客  
 在車底下聞聽 心中一怔 大漢莫非說是我徒兒金龍嗎 我一定要到戰場看看 大車走到清靜地方  
 劍客遂由橫木鑽出來 奔了樹林去啦 劍客在樹林內隱藏着 就聽啜卒們來回的傳說 勝英那  
 邊有一個大漢 手使降寶魔雲杵 龜背駝龍抓 蓮花湖的人都不是大漢的敵手 劍客聞聽 心中  
 納悶 我徒兒在台城怎麼來到這兒呢 使降寶魔雲杵 龜背駝龍抓 絕沒有第二人 那必是我徒兒  
 無疑 劍客在樹林中工夫大啦 啜卒來回報告 劍客聽了個明白 然後劍客聽到韓秀用計 下網  
 鐵網要捉拿猛漢 劍客心中暗想 金龍是傻小子 必然受了暗算 劍客由打樹林內出來 方要下  
 水 就見水面上露出二十餘人 向山坡拉網 劍客趕緊回到樹林內 上了大樹觀看 工夫不大

就見從水內將金龍拉出 金龍喊叫 秦尤道名姓 罵金龍 派喚卒搬運柴禾 劍客有心當時下來  
 搭救金龍 劍客心中暗說 四傑小子受一回危險 然後再遇着事 也叫他長心眼 故此劍客遂在  
 樹上隱蔽着 觀看秦尤指揮 比及秦尤派人取硫磺焰硝引火之物 方才將硫磺焰硝洒在柴禾堆上  
 秦尤就晃火扇子 劍客可就吓壞啦 不想秦尤腰裏帶着火扇呢 故此趕緊縱下樹來 正赶上秦  
 尤向柴禾堆走 劍客遂喊道 老朽來也 秦尤一拋火扇 劍客一時急勁 又是頂風 故此將火扇  
 抓回 再說劍客放了秦尤 金龍遂爬在地下與劍客磕了一個頭 叫道 師傅你快跟着我到戰場救  
 我三大爺與蕭家父子家叔侄去吧 我拿杵給他們來個亂的 將他們蓮花湖的賊都平了就完啦  
 劍客遂說道 金龍 老夫我已竟八十多歲啦 我救人還來不及呢 我還能夠殺人嗎 你先回去的  
 你三大爺若出的去蓮花湖更好 若出不去蓮花湖時 我再露面給你們解圍 你認的戰場嗎 孟金  
 龍說道 認識 您可別偷着走了 我們出不去蓮花湖 劍客說道 有你三大爺受困 我焉能走呢  
 你回去吧 孟金龍將杵插在背後皮卡子裏 雙手一分水跳入水中 破風踏浪 奔戰場而來 暫  
 且不表 且說韓秀由水內二層船底逃到後寨由水中出來 與在後寨休息飲酒 天至二更多天 大  
 約金龍已竟被焚 遂整好衣襟 乘坐小船夠奔彩蓮大船 寶刀將韓殿奎 將令字旗交與韓秀之手  
 勝爺見韓秀一人回來 遂問道 韓寨主你與我金龍侄兒水戰 勝負如何 韓秀答道 勝老者  
 你今生休想見猛漢之面 我施一小計 將猛漢用銅鐵網拉到樹林之內 用乾柴架起 已竟燒作飛  
 灰了 你今生今世休想見你侄兒金龍了 韓秀語至此 臉上發紅 勝爺說道 韓秀 你不算英雄  
 你若是英雄一槍一刀的殺 你將我侄子千刀萬剮 我勝某不能紅臉 你用陰謀傷人 你不稱韓  
 小帥三字 勝某講的是仁人君子 不講暗算 語至此 勝爺回頭叫道 于賢弟 蕭三弟 咱們怎  
 貝孟二俠 不惹金龍偷來大清國 將性命送與蓮花湖 還不齊集與他們羣毆 決一死戰 老道對  
 韓秀說道 他們羣毆 沒有他們的便宜 叫林士佩敵住老勝英 其餘不見爲慮 衆寨主齊上 林

士佩坐定小船，來到大戰船上，叫道：「勝英，這條狼牙鑽就是爲你打的，勝爺的大船在先，于爺

蕭爺的船在後，韓秀的戰船方要前進，就見當中一個水花，帶起多高的水來，當水中冒出一人，一聲吶喊，聲如巨雷，勝三大爺小侄男來也，勝爺一看孟金龍，破水踏浪，毫無傷損，勝爺叫道：

水手，將船退回，不必前進，仍回本位，金龍喊道：蓮花湖的羣賊，我扎漂子到水底下，將簾

們的船都扎漏了，韓秀一看，也是一怔，將戰船也退歸本位，林士佩在當中船上站着說道：大漢又回來啦，金龍喊道：小子你別逞能，這回咱打上沒有完，再水戰我就將船杵沉底，林士佩雙

眉緊皺，心中暗道：若容他上了船，我絕不是他的對手，一連三杵，我的膀子必定發麻，此時孟

金龍虎口瞪圓，向船上爬，林士佩照定面門就是一鑽，饒英雄伸虎爪，將狼牙鑽擰着，大英雄若

不持住狼牙鑽，這一鑽戳個鼻碎腮塌，林士佩一看，大英雄大把抓鑽，林士佩心中暗道：我若下

水去戰，我這樣六個也不是大漢的敵手，孟金龍襯勢兩腳登着船梆向下揪林士佩，林士佩向下一

隨，向上一拉，孟金龍腳底下一滑，落在水中，鼻孔一發辣，喝了一口水，若在船上，或在地上

可是金龍力量大，林士佩拚定鑽杆，大英雄掙的是三尖兩刃鑽尖，故此大英雄滑落水中，大英

雄冒上來，大聲喊道：你不叫我上賊船，咱們倆怎麼打呀，頭一次小韓秀冤我，用銅鐵網將我拉

走，在山坡上架火燒我，林士佩問道：你怎麼回來的呢，金龍說道：小子，我師傅將我救回來啦，

一會我師傅就來，我師傅比我高一半，腦袋有車輪大小，大薄扇巴掌三尺六寸長，兩隻脚四尺

八寸長，我師傅回頭就到，說着話，大英雄用手向東點叫師傅來吧，林士佩向東觀看，孟金龍一

扶船頭竄上大船，叫道：小子，那有我師傅，上來嘍，韓秀用令旗一遮臉，嘆味一樂，林大哥叫饒

小子給寬啦，勝爺也樂啦，心中說道：饒孩子，你真上了船啦，林士佩狼牙鑽陰陽把一扣，三尖

二刃，扎胸前，掛二杵，大英雄閃身軀用降寶杵用力向下一砸，當郎一聲磕出，林士佩狼牙鑽鳳

凰單展翅攔腰斬，大英雄狼牙鑽一推，就聽當郎一聲，火光直冒，大英雄斜插柳跟着就是一杵：

林士佩向外一推，當即方響亮。孟金龍喊道：「還是三碰啊！」林士佩又覺虎口發酸，膀子發麻。林士佩只可用巧招抵當。孟金龍施展三十六棒完了，又跟着一百二十八棒，在戰船上鬥了三十餘個回合。正在此時，忽聽勝爺戰船上三老背後有人喊叫。林士佩聽不明白，又是金頭虎說話：「小子，有勇無謀，他有點穴概，斃工夫大了，眼也花了，一點穴概就算完事。先下手的爲強，你忘了你有抓拉。金龍心中道：「可不事，了抓啦。想罷，向圈外一縱，遂把寶杵往背後一插，由囊中取出龜背駝龍抓，一抖手奔壯帽而去。叫道：「大林士佩看好東西。」林士佩忙向旁一躲。孟金龍將抓帶回，抓着龜背銅環子，一反背叫道：「小林士佩，看黑狗鑽窩。」震八方林士佩不敢用鑽抵抗，恐怕被抓將鑽抓住，不是他的敵手，只可閃展騰挪。大英雄一力降十會，林士佩熱汗直流。工夫一夫，蓮花湖第三班的接應已到，飛天吼秦尤又帶來三十隻戰船，在三層戰船後，翼住有三半位寨末，五百名戰卒。書中代言：正在此時，忽聽韓秀背後有人叫道：「韓賢弟，又是一對台柱相爭。」林大哥若輪與猛漢，蓮花湖洩氣，爲何不用人將林大哥換下來。韓秀說道：「誰能力敵猛漢呢。」秦沈說道：「現在就有。」徐用手一指秦氏兄弟說道：「誰不知道閩士瓊老寨主的大徒弟呢。」韓秀叫道：「秦大哥，咱們蓮花湖好幾百位寨主，怎懇煩別人呢。」秦尤說道：「與我有交情，我能奉煩。」秦尤叫道：「秦家二位兄長能仗義相助嗎。」明都是聯盟弟兄。秦氏兄弟本是渾濁猛勇。徐說道：「我弟兄有心相助，無奈沒帶傢伙來。」秦尤說道：「已將將應的傢伙帶來啦。」叫道：「韓辛具將兩條五色覽雲旛取來。」書中代言：此兵力十分厲害，比白蠟杆長，把有鴨卵粗細，鋼尖子有一尺半長，有留金擋八個，分八輪見八角，上有烏金紅綢子套二尺多長，無論大杆子大鎗，若被套住就得鬆手。思若套住敵人的腦袋，立刻爬下。兩名戰卒提着兩條覽雲旛，秦家兄弟叫道：「總韓寨主，我弟兄將林大哥替下來。」竟拿猛漢後拿韓英，甩大壘，勒皮帶，一個兜如瘋神，一個猛如太歲，身材魁偉，力大無窮，一個面似羊肝，一個面如鐵板，接過覽雲旛，韓秀預備彩蓮小船送戰，韓秀

叫道：二位桑寨主兄弟長，單打獨鬥，二人併肩縱到彩蓮小船上，大聲叫道：林寨主，我拿猛漢吧！請暫退下，讓給我弟兄捉拿。林士佩是精明強幹的人，本來不是大漢的敵手，無奈不好意思落敗，恐怕被眾人恥笑，一見二桑彩蓮小船來到，縱出圈子外，直接縱到桑彩蓮小船上，神鏢將勝英問道：于賢弟這兩家寨主，何如人也？于爺說道：這不是我們蓮花湖的人，這是蕭金台閔士瓊老寨主的大徒弟二徒弟，勝爺說道：咱盟侄做了一天一夜啦，久戰必敗，將他喚回愚兄臨敵，遂叫道：金龍回來，久戰必乏，老夫戰船迎敵，孟金龍說道：三大爺惡戰幾陣，我一會兒就休息過來啦，咱爺倆輪流着戰，大漢金龍轉身形跳在小船送回來，勝爺候金龍回來，再坐小戰船去赴大戰船，您道：後面小弟兄們還是直玩笑，楊五爺說道：歐陽德你看人家有多露臉哪，戰了一天一夜，竟打勝仗，你看有一個人跟金龍一樣，他不敢臨敵，歐陽德說道：唔呀，我弟不吃僵，罵他他也不敢臨敵，就是跟你我有能為，金頭虎賈明閉聽，可就火兒啦，遂說道：小子，我若不敢臨敵，我不姓賈，此時接戰小船將金龍接回，勝爺也大驚，攬魚鱗紫金刀，賈明背後喊道：三大爺殺雞焉用宰牛刀，有事小侄男服其勞，勝爺回頭一看，叫道：明兒，這是大敵呀，賈明說道：三大爺咱爺們有造化，我有金鐘罩，我要不行，您再臨敵呀，金頭虎說着話縱上小船，小船送戰，桑燕彪此時早上了大戰船，桑燕彪手執五色覽雲旗，與勝爺戰還不高興，一心要拿猛漢金龍，一看北面送來一個小矮子梳沖大杵小辮，三尺多高，其貌不揚，為何勝英不前來迎敵，桑燕彪說道：來人姓名名誰，你敢前來受死，金頭虎說道：小子站穩了，提起我名字吓破你的胆，祖居買柳村黑驢寨，姓賈名明，人稱恨地無環鐵霸王，有一個兄弟叫賈亮，你怕不怕小子，桑燕彪的五色覽雲旗，陰陽把扣着，金頭虎把冷不防跑到跟前，跳起來就是一杵，桑燕彪一反手覽雲旗向上一翻，金頭虎向後倒退三四步，金頭虎要惹殺身之禍，五色覽雲旗吞吐撒放，靈妙無比，賈明身體笨，躲之不及，腦袋被覽雲旗鎖住，桑燕彪說道：倒下，金頭虎賈明，倒也聽說，撲冬一聲，爬



在船板之上 五色鬘雲旛向右一擰 照定賈明背後扎去 一尺長一道白印 旛尖子扎在船板之上

金頭虎連爬帶竄來到北船干 趕緊縱入水中 小船力要去接 賈明說道 不用接啦 我會水

說着話來到撐船頭 勝爺問道 賢侄 受驚沒有 賈明說道 沒受傷 咱爺們有金鐘罩 遂着

爬上船去 賈明罵楊香五歐陽德 你們兩個小畜生 敗回來啦 勛斗也哉啦 饒你們倆小

子的心了 場香五說道 打鹿打豹那回事沒有 算我什麼勛斗 子午混元砂 打了一個大爬

虎 若不是和尚給療治 金鐘罩早就破啦 小命早就見閻王爺了 栽勛斗是常事 不是一次

金頭虎將母狗眼一翻 遂說道 楊香五小子 豹人家走好好的道 你教我罵人家 一回又是你

偏我的火臨敵 咱倆離開蓮花湖有死有活 楊香五說道 我是敗兵之將 一拜就倒 跟我幹什麼

歐陽德說道 那是人家長技 歐陽德楊香五二人將賈明裏笑一回 不表賈明暗中生氣 此時大

漢金龍在船裏 狠吞虎嚥吃了四五斤點心 由大船內鑽出來 喊道 小小子賈明別現世啦 活個

什麼勁啊 賈明說道 大小子你去給我報仇吧 勝爺說道 可憐他們留命 孟金龍跳到小船送戰

金龍大聲喊道 弄騰的小子們快來受死 桑燕彪一看大漢來啦 心中歡悅 拿位大漢 在蓮花

湖算算臉啦 金龍上了大船 叫道 小子 你姓什麼 桑燕標答道 某家姓金台 大寨主桑燕標

是也 金龍說道 你叫大桑啊 這個名字不好 你使的那個玩藝 大杆子帶套 前頭還帶鐵尖

那叫什麼玩藝呀 賊人說道 此名五色鬘雲旛 大英雄道 小子你倒了霉啦 大桑抗旛出殯吧

德道 桑家寨主身高七尺 凶若猛獅 金龍身高八尺有餘 覽雲旛奔金龍胸前華蓋穴刺去 大

英雄身足了勁說道 我將你窮棍子斷折了吧 賊人冤去旛一裏手攔腰就打 大英雄將杆豎着向

橫推去 噠噠噠打去三四尺遠 桑燕標又將旛在大英雄頭上套去 紅綢套核桃粗 豎着旛杆 直

接套來 金龍將杆着身套上 杆長套兒小 套不進去 又帶着旛杆套去 金龍又豎着杆頂

在頭上 這是套不進去 一連好幾次沒套上去 北邊勝爺背後有人喊嚷大小子 真神 那拿杆橫

三

俠

劍

劍

着塵着。他老套不上你。一輩子你得不着旛啊。你叫他套上就將他的旛奪過來啦。袖將我套上。我摔倒啦。那是我力氣沒他大。你力氣比他大的多。孟金龍開聽。伸出脖子說道。小子。你套吧。五色雲旛將腰袋套住。桑燕彪向下一按道。躺下。孟金龍一挺脖子。力大無窮。桑燕彪力氣不敵。按不倒下。大英雄脖子好似柏木椿一般。金龍身體向前一探。推不動拉不動。按也按不倒下。金龍一轉身帶着覽雲旛向後一拉。將桑燕彪拉出五六丈遠。兩人一較勁。將綢子綳開了一頭。覽雲旛可真成了旛啦。綢子條搭落着二尺多長。覽雲旛按大槍使。吐放吞撤。大英雄上綳下。酒。桑燕彪就是不叫酒上傢伙。閃躲靈便。北河戰船上勝爺背後又有人喊道。大小子。還不拿大。抓抓覽雲旛。大抓若是抓在旛上那裏逃呢。大英雄開聽。遂向圈外一縱。亮出鴉背駝龍抓。口中說道。抓大龍。桑燕彪忙閃身軀。就中下一百零八招。左申花。桑燕彪沒閃開。用大杆子一橫。駝龍抓將大杆子纏上。有留金擋着。拉他。孟金龍一使勁。桑燕彪就鬆手了。若不然孟金龍就成了要人的啦。桑燕彪將大杆子一鬆手。大英雄就將大杆子悠起來了。離地一丈來高。悠的風聲直響。桑燕彪方要向南跑。金頭虎喊道。悠矮着點打太陽穴。孟金龍向下一矮胳膊。大杆子直奔桑燕彪頭上打去。撲的一聲。萬朵桃花開。桑燕彪死於非命。韓秀一看嘆道。秦大哥你看。我怎對的起閔老寨主哇。蓮花湖有的是人。何必叫桑家弟兄臨敵呢。且說桑燕豹見兄長斃於金龍之手。一縱身軀上了戰船說道。你敢戰死我兄。大英雄說道。你先別忙。你叫什麼名子。桑燕豹答道。我是二寨主。桑燕豹。金龍道。你們兩人一樣的名字。桑燕豹答道。胡說。我兄長叫桑燕彪。孟金龍說道。你也得抗旛啊。北面上勝爺道。金龍為何以傷人命。蓮花湖別友甚多。金龍說道。小小子叫我都打死他們。勝爺說道。不許聽他的話。金龍說道。三大爺別生氣。這個得活的。二寨主桑燕豹覽雲旛斜插柳擊呢。大英雄連竄帶跳。趕奔近前運動半生的膂力。照定桑燕豹的頭上就是一杵。桑燕豹一橫白蠟杆。將白蠟杆子綳的猶如灣弓一般。桑燕豹向後退了三五步。

身軀亂晃。金龍向前一進身，捫腰裏手一杵，白蠟杆子一豎，鐮的當即一聲，白蠟杆子一閃，乘

燕豹橫着走三四步出去，身軀幾乎全倒，金龍又反腳子一杵，乘燕豹又自白蠟杆子立起來一掂，

只猶撲各一帶，連人帶杆，全都倒在船上，一杵一杵，燕豹的連日就被帶，第二杵五臟六腑就震動

了。第三杵筋骨皮肉全麻，倒在船上不能站起。金龍一連身照照腰裏，打去，燕豹高聲喊道：金

龍，不許打麻袋，留命。金龍道：三大爺的面子，不傷你這條命吧。說着話用杵照眉上，一擦，

乘燕豹扶着蠟杆子站起，面向南看韓秀不能說話，忽然口吐鮮血。韓秀思索半天說道：秦大哥你

可害了我啦。這是閻伯父的大徒弟二徒弟，俱都傷死在蓮花湖，叫我怎麼交待呀。書中代言，大

寨主成癩起來，送至後山去了。二寨主周軟林拾到小彩蓮船上，送到韓秀的採蓮大船。韓秀叫道：

勝老達官，你別再扯淡臨陣，你我可以真賽臨陣。勝爺聞聽，正對勝爺的心意，若將韓秀一

人戰敗，似戰敗蓮花湖翠賊。勝爺遂答道：久仰大名，正要領教。遂叫道：金龍，你且罷戰。

老夫臨敵，金龍叫道：勝三大爺，您先打兩仗，我歇息歇息，吃點東西，回頭我再打他們。說罷

金龍轉身夠奔北干。【北干即北船幫】金頭虎喊叫道：大小子，將我的杵帶回來。我的鎗鐵杵

還在船上呢。孟金龍將金頭虎的杵拾起來，向膝下一夾，跳上小船，回歸北面向大船。韓秀此時甩

了大壘，問了問錦背花裝弩，墨雨飛黃石。韓秀方要登揆蓮小船臨敵，鬥戰勝三大爺，忽聽後面有

人喊道：韓寨主，殺雞焉用牛刀。我弟兄二人，願將勝英白髮蒼々的人頭，獻到採蓮大船前。韓

秀回頭一看，乃是老道七星真人的弟子，羣英雄一思索，久仰勝英刀法絕熟，我用他二人先探探

道。韓秀思索至此，叫道：二位寨主，蓮花湖規矩，乃是單單獨門，不許雙上。此時勝爺上了

大船等候韓秀決戰，不想韓秀又不臨敵，送戰小船竟來了兩家賊寇，夠奔大船而來，相隔切近，

借燈光觀看，甚為真切。一個穿白緞子短裝，雙戴青祥白壯帽，壯帽上正真中一朵桃花

花土落着一個白蜜蜂，面如瓦灰，下垂手一家賊寇，穿一身青，青壯帽，正當頂桃花上落着一個

馬蜂背後揸定一對短柄夾鋼斧。勝爺一看，心中不悅，暗說道：韓秀你爲何用下五門淫賊，前來股戰我勝某呢？勝爺此時面沉似水。二賊寇小船離大船相近，穿白的賊人叫道：賢弟，你給我觀敵。我捉拿勝英老兄，黑臉面的賊人叫道：師兄，留神小心，穿白的賊人伸手背後握刀，舉目觀看勝爺，不怒自威。賊人不覺先有懼怕之心，這就是一正避三邪。勝爺叫道：來者寨主姓甚名誰？賊人說本寨主要與恩師報仇雪恨。勝爺問道：你師何人？賊人答道：七星真人趙道爺乃是吾之恩師。勝爺一聽，更加不悅，說道：下五門的賊人報上名姓。勝三爺刀下不死無名之鬼，列位勝爺爲何說出此言呢？皆因爲心恨淫賊，已非一日了。賊人說道：本寨主姓韓，老英雄一怔問道：你與總轄寨主當族嗎？賊人問道：我與總轄寨主同姓不同宗。你家寨主叫玉蜜蜂韓福雲，賊人說着話，向前一進身，照定勝爺鬚尾巾就是一刀。勝爺一閃身，用裹腦纏頭勢，還了一刀。賊人一看紫窪窪藍魚，幾乎將壯帽掃去。賊人心中一想：我絕不惹勝英的銀手，沒敢還招，向南敗去。勝爺隨後追趕，追到賊人背後，刀在賊人脖項東，使了一個順風掃敗葉，克赤一聲，賊人頭屍兩開。勝爺向東一縱，縱出一丈有餘，抬腿擦魚鱗紫金刀。勝爺本是逞威，刀並不沾血。正在此時，南邊小船穿黑的那個賊人一縱身，縱到大戰船，撒出短把夾剛斧，一聲吶喊，白天猛漢將我師傅遺冠抓落，把臉面擦破。你又殺我師兄。勝爺說道：你報上名來，與你師兄一同奔黃泉路上去吧。黑臉面賊人說道：勝英你少耍胡言，我乃是賽李奎黑螞蜂薛鳳岐是也。說罷此話，黑賊行龍過步，夠奔進前，他一看勝爺那大年紀，精神百倍，賊人不由的心中亂顫，有心不動手，已竟上了戰船啦。又怕衆人耻笑，想到這裏，照面就是幾斧子，不是勝爺敵手，抹頭就跑。跪出去三四丈遠，回等。照勝爺面門劈來，勝爺躲開雙斧，魚鱗紫金刀起處，寒光閃爍，一剪賊人鬚子。賊人右手躲過，左手一遲，就聽當即一聲響，夾鋼斧落地，左胳膊已斷，半截胳膊在船板

直膠索。賊人不叫賽李奎，好似武松，勝擒方臘了。賊人抹頭又向南跑。勝爺隨後追上。照定後腰橫着一刀，腰斷兩節。勝爺同東橫着，一縱，身上連一個血點都不濺。勝爺說道：「韓寨主，勝某不是以殺人爲能事，這差給閣下清理湖寨。好朋友臨敵，咱是以武會友，絕不傷害。」韓秀聞聽勝爺之言，遂吩咐再去一隻小船，將死屍兵器俱都取回。兩個觀人屍首共合五塊，俱都在小船之上。韓秀縱上彩蓮小船，四名水手都在二十幾歲。船上有兩對彩蓮燈，儼然今世電燈一般。明亮異常。彩蓮小船矩大船相，隔切近。韓秀縱到大戰船上。這就是勝三爺蓮花湖會戰萬丈翻波浪。韓秀叫道：「勝老達官，你我本是遠日無冤，近日無仇。我是爲朋友，您也是爲朋友。我不能不與你動手。蓮花湖的親朋，全都替我犧牲性命。我要不與你動手，於理不合。但是我絕不能贏您。就是我能贏您，也是點到而已。大量勝老達官，您也絕不能傷我。如果我贏了您，您將蕭家父子給我留下。我若歸於老達官，咱是哈哈一笑。我放蕭家父子出蓮花湖。在下韓秀敢說是公正自持。所爲不放蕭家父子者，乃是蓮花湖親朋的意見。勝爺觀看韓秀荷花色芭虎帽，荷花色短靠，正當頂有荷花一朵，一寸多長荷花梗，蓮花瓣到有二寸來長，黑真々寶劍眉，抱在桃花臉上，鼻如懸胆，口似朱宮，大耳垂輪，三山得配，五岳相均，一張桃花臉，美玉一般。勝爺叫道：「韓寨主，在下久慕寨主，幸知閣下是財色分明的真君子。今日觀看寨主相貌，還是童子之身。俗語云：有麝自然香，何必迎風站。我與寨主比賽輸贏。在下勝英一口魚鱗紫金刀，三隻紫金鏢，甩頭一子外，並無他物。兵刃暗器點到而已。要爲寨主寸皮。勝英非爲人也。寨主的兵刃暗器，只管向勝英要害處打。勝英死於非命，怨勝英學藝未到。經師不高。寨主只管上招。韓秀套挽手，撤出亮銀雙刀。此刀繞眼鋒光，夾鋼打造，利刃鋒快。與別位的刀大不相同。別位的刀把有絲絨纏的，有藤子纏的。韓秀刀，纏着細白銀絲。天地君親師。韓秀雖然蓮花湖爲寨主，願知三綱五常，孝悌忠信。故此後來會盟俠客義士，因爲刀柄上有天地君親師，都不能傷他的雙刀。韓秀撒雙刀。」

將雙刀一挑，奔勝爺鴨尾巾上。勝爺一閃身，脚尖滑船板。勝爺閃開王水。韓秀說道：勝老達，何不攔招？勝爺說道：我會英雄先讓三招。綠林道：我所敬重的，就是二位。韓秀問道：俱都是誰？勝爺說道：第一位就是閣下，第二位雲外方林士佩林寨主，你二位雖然佔山爲綠林，好比明珠之顯土內埋，浮雲遮蔽棟樑材。你我三人好比大宋朝三位古人。韓秀問道：明公，咱三人比作何人？勝爺答道：我勝英不敢比岳元帥，你二位好比勇將楊再興、陸文龍。韓秀說道：老明公不敢比岳元帥，我二人焉敢比楊再興、陸文龍。韓秀道：明公請上招。勝爺答道：韓寨主請上招。第四招綠秀迎頭就是一刀。勝爺這才還招。魚鱗紫金刀遮面擋後，護住身體。韓秀閃砍劈剝，恨不能刀刀見血，片夕透骨。勝爺心中思索：小白臉真神，不傷你寸皮，也活扁你。你少年的英雄四十寨總轄，栽了跟頭怪可惜的。二十有零的歲數，遂將刀更改路數。陸家獨傳追魂八卦刀，將韓秀引的眼花腳亂，上下左右俱是魚鱗紫金刀。雙刀避不住勝爺的刀，噠！桃花臉熱汗直流。勝爺用回燈反照絕命三刀。勝爺第一刀刺韓秀胸前。韓秀用雙刀一頂，勝爺的刀背。勝爺將刀往回一抽。韓秀的刀沒處上魚鱗紫金刀。勝爺一偏刀，在韓秀桃花臉上一擦。韓秀覺臉上發涼。總轄寨主雙目一閉，心中暗道：吾命休矣。勝爺撒魚鱗紫金刀叫道：韓寨主請看。韓秀舉目觀看，只見飄々一物，落於船板之上。乃是戒淫花，墜落於船板。伸手一摸頭上，不見荷花。韓秀說道：勝老明公，刀下留情。我韓某甘敗下風。勝爺說道：那句話來。這是總轄寨主讓老朽一招。勝爺復又說道：請總轄寨主鳴金收隊。你我兩下結好。韓秀低頭思索：我與勝英未戰之時，有言在先。現如今怎能強詞奪理？就在勝老者方到時，兩下一合，哈哈一笑。省的傷了若干寨主與朋友。憑我二十多歲之人，若與勝老者結爲朋友，豈不三全其美。林大哥鼓惑，說勝老者船上只有七八位少年學而未成的人。那知船中尚有藏貨孟金龍，打的蓮花湖寨王與親朋等死的死，亡的亡。秦尤又薦澤乘家弟兄，一個死於非命，一個口吐鮮血。到如今和平辦理，那如先前勝英來時和平辦理爲美。

但是我有言在先 不然與勝老者合了吧 此時韓殿奎壓陣角抱令字旗 背後林士佩 老道七星

真人 朱甘棠等 齊說道 老寨主您看 總轄寨主要與勝英言歸於好 老寨主令字旗在您手呢

你老人家是主事之人 您拿令字旗將總轄寨主喚回 韓殿奎說道 我侄乃是言而有信之人 勝英

以仁義待人 我怎能將韓秀喚回呢 七星真人與林士佩說道 老兒勝英嘴甜心苦 假仁假義 您

忘却蓮花峪之事了 與老寨主呼兄喚弟 老寨主與他比賽 老寨主寶刀能敵勝英 與老勝英戰至

六十餘個回合 老兒敗中取勝 甩頭一子 滑破老寨主眉攢一道血槽 那事老寨主豈須臾忘之耶

三 幾句話說的韓殿奎心如刀攪 平生栽了一回跟頭 韓殿奎臉面通紅 遂把令字旗三展 口中

叫道 總轄寨主和與不和 回來大家商議 令字旗三展 韓秀臉上一紅 叫道 勝老明公 蓮花

湖入衆 我與大家商議 老明公略候片時 勝爺說道 總轄寨主如其不合派能打的來 勝某奉陪

韓秀羞慘々 縱上採蓮小船 回歸採蓮大船 叫道 我若不合 何以對勝英 林士佩說道 總

轄寨主 彼寡我衆 蓮花湖能戰的英雄二三百位 嗚卒數千 將勝英老少男女 困死在蓮花湖

老道又說道 總轄寨主 您的四猛八大錘何用 你就說蓮花湖人衆 我這位哥哥要鬪勝老者 勝

英的魚鱗紫金刀 焉能是八大錘的敵毛 叫八大錘車輪戰 換着攢戰勝英 韓秀臉面通紅說道

劍 蓮花湖人衆 他們不欲講合 我四位哥哥要會鬥勝老明公 韓忠 韓孝 韓猛 韓勇四人齊聲說

道 老勝英要與總轄寨主和平辦理 我們四人不願和平辦理 勝爺一看韓忠 韓孝 韓勇 韓猛

四人 併肩躍上兩隻小船 勝爺心中暗道 我一口刀 怎敵八隻錘 勝爺此時可說不出不算來

擺刀要會戰八大錘 就聽後面蕭三俠船上 一聲喊叫 如同巨雷 叫道 勝三大爺您回來 我戰

八大錘去 我正願意跟這四個小子幹々呢 勝爺微笑 心中說道 韓秀你有八大錘 我有孟

金龍 勝爺連贏三陣 轉具形縱上小船 回後邊大船而去 孟金龍跳到小船上 手擎降寶魔雲樁

水手將金龍送到大戰船上 大英雄高聲吶喊 你們小子一塊過來 勝爺在北面大船痰嗽一聲

金龍乳子 胡言亂語 韓家寨主乃是君子之戰 單打獨鬥 若倆打一個 豈不是小人之戰 聽了

韓氏英名 韓家寨主乃是君子之戰 暗中怕倆打一個 南邊兩隻小船 韓家四猛 渾濁猛

楞 聽了寨小的鼓惑 用車輪戰 換撥打法 韓忠叫道 三位賢弟 與愚兄觀敵助陣 我會鬥猛

漢 雙鍾向兩下一分 躍上打仗的大船 要會鬥猛英雄孟金龍 北面船上三老觀看 韓忠踏上茶

青色六楞抽口壯帽 茶青色短靠 面似淡金 黃中透亮 兩道濃眉 一雙闊目 亮金鍾分八楞

真是見楞見角 二尺六寸長亮金柄 茶青色挽手雙垂燈籠穗 茶青色的顏色黃登登 老年茶葉是

黃顏色 鍾是雙插花的架勢 向起一躍 孟金龍降寶杵向上一迎 就聽當郎的一聲 火星亂爆

雙鍾綳起有二三尺高 大英雄孟金龍喊道 金杵破金鍾 韓忠身高七尺 要比金龍還矮一尺來高

二人戰了四十餘個回合 韓忠力氣不敵 臉面見汗 二爺韓孝說道 大寨主兄長氣力不敵 林

大哥與七星真人有話 若見氣力不敵時 急速換撥 三弟 四弟 與我觀敵助陣 我將大寨主兄

長替下來 我若是氣力不敵時 你二人可想着將我替下來 二爺韓孝喊道 大寨主兄長拿金龍不

下 請暫退回 讀與小弟 韓忠虛恍兩鍾 向窗外一縱 由大船縱在小船之上 二爺韓孝一飄身

縱上戰船 猛漢你認識二寨主韓孝嗎 金龍說道 你跟我抱小旗子那個小孩是一個名字 韓孝答

道 那是我兄弟總轄索主韓秀 我叫韓孝 金龍說道 我不認識字 你過來吧 小子 韓孝亮銀

鍾照定金龍面門打去 金龍用降寶杵向外一推 就聽當的一聲 二爺韓孝退出好幾步去 亮銀鍾

上下翻飛 銀花閃爍 列位 韓家弟兄四位 就是二寨主矮 身體六尺多高 爲人稍明白一點事

故 弟兄四人之事 就是二寨主娶妻子了 韓忠韓勇韓猛弟兄三位 俱都童身 未曾娶妻子

後來三打蓮花湖 韓孝後人出世 暫且不表 二寨主長的面似銀盆 俊美異常 勝爺與二俠黃

三太等 看着莫不愛惜 頭上銀灰色壯帽 身穿銀灰色短靠 短衣巾小打扮 要是頂盔貫甲

一身灰白 不亞如大唐家鍾震四平山的裴元慶 怎奈韓孝戰了幾十個回合 仍然不是金龍的敵手



優英雄高聲喊道 金杵破銀鏢 三四十個回合已後 銀粉騰熱汗直流 三寨主韓勇叫道 四弟

二弟爲汗直流 不是金龍敵手 我去將他替下來 我若不是猛漢敵手 四弟你再將我替下來

三爺遂喊道 二哥退下 將猛漢讓與小弟吧 三寨主古銅色壯帽 古銅色短靠 青虛夕臉面

手中八楞青銅錘 身高七尺 膀闊三停 二爺盧恍雙錘 縱下戰船 三爺縱上大戰船 青銅錘一

恍 挾肩帶背 優英雄降魔杵向外一推 三寨主向外走了三四步 金龍喊道 小子 金杵破銅錘

三爺與金龍又戰了四十餘個回合 金龍戰了一天零半夜 又會了三位大錘漢子 借着勝球火把

三 觀看金龍鼻窪也見了汗啦 惡道七星真人 在韓秀背後 說道 總轄寨主 請看 貧道之計成矣

三寨主已然見汗 猛漢也熱汗直流 四爺再替去 就贏啦 林士佩遂叫道 四寨主還不上戰船

等待何時 三寨主韓勇虛恍兩錘 縱出圈子外 大英雄右手執杵 左手擦汗 說道 怎樣不戰啦

小子 三寨主說道 我四弟前來拿你 大英雄說道 你們還有多少人哪 三寨主說道 還有我

四弟韓猛 金龍說道 小子 你走吧 叫他來 韓勇遂縱下打仗戰船 四寨主韓猛哇呀怪叫 掌

中鐵錘垂當當當 自己先碰了三碰 大衆一看 半截黑塔相似碰的火星子亂竄 萬丈翻波浪心中

說道 真深 有那力氣留着打仗用多好 就聽四寨主猛小子喊道 猛漢吃我二百錘 勝爺三老及

劍 三太太衆等一看 亞似三國的張飛 唐朝的敬德 梁山上的李奎 頭頂上有白印一道 乃是油錘

冠頂的工夫 喊聲宏亮 縱上大船 雙錘奔右肩頭打去 金龍用杵一橫綁出二三尺多遠 又攔腰

兩錘 頭上兩錘 俱被金杵綁出 共合三杵綁出十二錘 金龍力敵四猛 工夫一大 覺着虎口發

酸 四寨主韓猛 自己思索 錘柄怎麼熱了 金龍心中說道 我不跟他碰傢伙了 真是麻杆打瘋

兩頭害怕 二人各用純熟的招法 但是金龍熱汗直流 韓猛可沒出汗 北面戰船上三老與三太

等 觀看真切 勝爺說道 衆位 他們這是車輪戰法 工夫大了 金龍必輸無疑 或者受傷被擒

然後再戰我 也用車輪戰法 將我戰敗 然後咱們老幼必然被獲遭擒 彼乘我寡 此必然之理

不如一擁齊上。咱們兄弟與他們大殺一陣，也能傷他蓮花湖的寨主要人。勝爺說道：「韓寨主你這車輪戰法，我們必輸。咱們不如羣毆。」我們也落得宰幾個。勝爺對韓秀說罷，遂叫道：「水手，開船前進。」三弟子賢弟三太等，咱們一齊動手。韓秀這是以爲我們不識數，用車輪戰的暗算。韓秀回頭說道：「衆位，人家看破啦，都說出來了。這如何是好？」老道說道：「羣毆有何不可？彼寡我要，貧道自有良謀。他們若是羣毆，叫銅錘與鐵錘敵猛漢，金錘銀錘敵住勝英。老勝英一口刀，怎敵兩錘。林士佩敵于豐恒與蕭杰，貧道率領大衆捉拿三太等一干小兒。此必勝之理也。畏他羣毆何來？」蕭三俠已然是幾乎敗了之輩，准輸不能贏啊。貧道還拿不了三太他們初出之牛犢嗎？男女老少一個不留，連丫環婆子及水手，刀刀斬盡，刃刃誅決，留下一個就是禍害。准叫清江湖，水染成紅。老道遂高聲喊道：「銅錘鐵錘敵猛漢，金銀二錘敵勝英，林士佩敵于蕭二老兒。貧道率衆捉三太等小兒之輩，趕緊開船進攻。」韓秀令字旗一展，二十多隻大戰船，由南向北，勝爺等一隻大船，二姑娘一隻小船，由北向南，就要羣毆。蓮花湖二十多隻大船各向前進，一船之遠，忽然就聽東南三層船上一陣大亂。【蓮花湖遭報就在東南】嘩卒寨主吶喊：「妖精來啦，快閃開呀。」南面三層上之人，向第二層船上擁擠。二層船上的嘩卒向頭層船上擁擠。頭層船上的嘩卒打船上向水裏跳，有一二百人，就看船上有一人，三分不像人，七分倒像鬼。大腦袋猶如麥斗，身體矮小，穿着一件破棉袍，踢啦踢啦，掌中四把鈎連錘，打透三層船。勝爺看的明白，韓師兄劍客已到。震三山怎麼個來由呢？前文已表過。劍客曾對金龍說道：「你們若打不出去時，我與你們解圍。」金龍回歸戰船，劍客遂破風踏浪，見到三層船後面竊聽，忽聽人聲吶喊，要與勝爺羣毆。劍客一想，若羣毆，像黃三太他們必難保性命。勝三爺與于爺兩爺，他三人當然是不要緊。本事小的心然俱都死於非命。劍客遂由水內鑽出，高聲吶喊：「老朽來也，不可羣毆。扶着舵要上船，撓鈎手一看，劍客要上船。撓鈎遂奔大腦袋二肩頭，劍客一伸手，持住了四把鈎錘槍。【這宗兵

## 三

## 俠

## 劍

可是蓮花湖的出產。鈎杆籐子比核桃粗細六尺長的籐子杆。六寸長的鐵尖。帶鋼鈎。襯赤袍血點紅。劍客要上船時。搖住四顆鈎鐵槍。借着鈎就上了三層戰船。四個人將鈎鍊槍鬆手。鈎鍊槍的尖子在手中搖着。用槍杆亂打。嘩嘩。塞主。夏天都穿的是單衣服。打上就是兩道肉嶺子。嘩嘩。塞主不知是人鬼。他們全都是亂竄。三層的向二層船上跳。二層的向頭層船上跳。頭層船上沒有地方啦。遂向水裡擁擠。劍客進了重圍。也跳下水去。喊道。猛兒別動手啦。老朽來也。金龍一看師傅到了。將竹虛晃一招道。不打啦。我師傅來了。遂縱出圈子外。列位。劍客要獻絕藝。力解重圍。此時震三山直奔韓秀錄蓮大船而來。在水內身體不動。露着磕膝蓋而行。韓秀水性絕倫。觀看刺客在水內如此情形。實在莫明其妙。忽然在水內又露出腰來。劍客來到綵蓮大船切近。在水內一抱拳叫道。塞主請了。秦尤叫道。韓賢弟。此人就是孟金龍的師傅。勝英的大師兄。語畢。躲往眾人叢中去了。韓秀叫道。老義士莫非是前來攻打蓮花湖嗎。劍客道。韓塞主。非也。老朽今年八十四歲了。我打蓮花湖有什麼用處。幾年之人。難道說還要當塞主嗎。我看看你與我兄弟勝英要草毆決一死戰。勝英蕭杰雖然學而未成。那兩口刀若是混殺起來。請問得傷多少條人命。總轄寨主人多。必然傷的多。蓮花湖的寨主。嚙卒多有帶家眷的。那時節死屍堆滿戰船。蓮花湖水染成紅水。老朽看着於心何忍。老朽前來拜求塞主。好事不如無。堂前生瑞草。懇求塞主罷戰。以免殺人流血。塞主若欲草毆。兩下俱都不利。我兄弟勝英與蕭杰乃是外場的朋友。塞主鳴金收隊。兩下哈哈一笑。韓秀開聽。低頭思索。此時講合。那有勝英方來時講和爲美。蓮花湖少傷了多少寨主及外來的朋友。林大哥害了多少人啊。飛天鼠秦尤將秦氏送了性命。叫我怎麼回復閔老伯父。韓秀叫道。老義士。我有心和平辦理。怎奈蓮花湖的人甚衆。我恐怕大眾不服。我聽說老義士有二十餘招絕藝。我蓮花湖寨主賓朋等。都要看看老義士的絕藝。如果大眾不是敵手。我情願兩罷干戈。哈哈一笑。言歸於好。夏侯商元說道。總轄寨主。聰明反被聰明誤。老朽一獻



湖若有能會的 我將勝英與蕭二俠陪到綵蓮大船 您收八十多歲一個徒弟 七十來歲的兩個徒弟

生死憑憑寨主 到那鐵行之人 自然依寨主處治 老朽這一手兒蓮花湖的朋友寨主若是不行

寨主嗚金狂談 哈哈一笑 爾輩干戈 韓秀說道 夏侯老義士 在下雖然年輕 不能無信

韓秀將話說明 老劍客將鐵球吞入腹中 老劍客七七四十九轉 外有十三道橫練 人生在世

吃七口飯 換一粒血水 七粒血水 換一粒胆水 七粒胆水 換一粒清水 七粒清水 換一氣 七

氣換一神 劍客十三道橫練 金砂掌 銀砂掌 鐵沙掌 擊石法 重手法 棉沙掌 兩隻腳馬前

一掌金 馬後一掌銀 西方金剛經 達摩老祖易筋經 踢柏木樁子的工夫 大膽殼一晃 油錘冠

頂 倆太陽扇 鐵尺排肋 一運一粒混元氣 離絲蓮燈四五尺遠 將鐵卵吐出 正打在綵蓮燈

只聽叭又一聲 彩蓮燈粉碎 老劍客五臟六腑 用一粒混元氣向下一壓 鐵卵落在船干上 劍

客檢在手中 劍客問道 總轄寨主請看 鐵卵上一身血絲 劍客說道 衆位寨主 那位若有此工

俠 夫 老朽這裏還有一個未用的鐵球 還有七個彩蓮燈呢 那位若有此工夫 我與勝英拜他爲師

韓秀叫道 列位寨主有練過此工夫的嗎 大衆俱各低頭不語 劍客鐵卵打碎彩蓮燈 鎮住兩下的

英雄 羣雄紛紛議論 金頭虎說道 香鐵球我以為是變戲法耍錢呢 原來不是 這手工夫 我是

劍 老和尚看樣樣 我是下世再見 只見劍客躬身施禮 對韓秀說道 憑總轄寨主少年英俊 交下我

們這羣老朋友 寨主豈不美哉 不是老朽逞能 請寨主鳴金收兵 兩下解和 韓秀說道 老義士

以德愛人 這纔成個我們兩方 德莫大焉 老義士將勝老明公及蕭老義士 您替我約請 到中平

大寨 我要薄備水酒 閉門痛飲一回 劍客說道 韓寨主 你們兩下打的血染戰船 若要中平大

寨飲宴 若有言言不同 反爲不美 若打算交我師弟勝英 人長天也長 我兄弟是好交友的人

請當日再會吧 韓秀說道 老義士 您能保勝老者 永遠不打蓮花湖嗎 劍客說道 這個我不敢

保 我與勝英是弟兄 我豈知道他 山河容易改 秉性最難移 總轄寨主 乃是正人君子 非禮

勿視 我師弟勝英焉能再打蓮花湖呢 寨主朋友甚衆 若有不肖之徒 搶男霸女 我師弟就許打暴不平 那時我管不着 韓秀思索 我不是老劍客的敵手 說話又甘又辣 真不愧劍客之名 思索至此說道 老義士我鳴金收隊 將您送出蓮花湖吧 劍客說道 還倒不必 我會水 這是我自己打水中走吧 說着話遂一翻身跳入水中 仍然挺立身軀 不用破風踏浪 直向北面去了 韓秀吩咐鳴金收隊 有幾卒將大船船上的鎖練毛繩打開 大小船隻風捲殘雲一般 俱歸水師營去了 惟有用稻田載過勝爺來的王命吳生的小船不要了 此時劍客已然到了勝爺大船頭 劍客身體矮小 蕭爺與勝爺在船頭上下腰 一人捋住劍客一隻胳膊 水花一冒 水中鑽出二位英雄 原來是魚眼鬼恒高俊龍 混江龍于藍 與劍客相見之後 暗中二人托着劍客的雙足 故此劍客在水中露出多半截身體來 二龍遂上了大船 賈明喊道 怎麼我大爺在水中露膝蓋呢 原來水中有抱粗腿的勝爺給大家介紹了一回 于藍與大衆相見 勝爺叫道 蕭三弟 于賢弟 若不是我徒弟于藍送信 我可到不了蓮花湖 全賴我這貧寒徒弟送信 才有此事 他在蓮花湖後山打柴 後山山神廟有他娘居住 蓮花湖耳目甚多 久後皆走漏風聲 我徒弟母子大有不便 蕭三弟 于賢弟 你們四隻大船一隻小船 都是飽載 你們可以調濟調濟我窮徒弟 叫他將他的老娘措出蓮花湖去 以免久後他母子受害 于藍恒說道 這是分所當然 若不是令徒焉有我們全家的命在 遂叫二位姑娘 與你于藍兄打點細軟物件奉送 又騰出一隻箱子 將化虎死屍成殮起來 在蓮花湖河坡掩埋 于爺又說道 我與蕭三哥在蘇杭買地造房 蕭三哥也將家眷接回大清國 勝三爺由蓮花湖東回鏢局子 老少男女衆英雄 分道出離蓮花湖 于爺的船出清江湖口 勝爺奔東去 沒有會使船的 金龍說道 三大爺我拉着船吧 勝爺叫道 于藍 你由水中回山神廟 候三兩天將你娘措出蓮花湖去 住在西門外 別住大棧房 住一個單間屋子 慢慢的將珠翠換成銀子 製幾間小房子 開一個小買賣 好好侍奉你的娘 候你娘百年後 你再到鏢局子 我乃殘年之人 倘若老夫不

在世上 自有你黃三哥楊五哥張七哥等照應你 蕭銀龍道 父親我不出清江湖 我跟我三大爺回

鏢局子 震三江蕭三俠 並不阻攔 銀龍遂上了勝爺的船 蕭三俠子爺的船 也就出清江湖口去

了 勝爺與劍客人衆 就用蓮花湖王命吳生的船 夠奔東面而去 孟金龍下水拉着鎖練 其行甚

快 將船拉到稻田地 高恒先將劍客措過旋渦水 然後又措勝爺黃三太孟金龍蕭銀龍等 措到東

河坡 俱都更換衣服 勝三爺遂請安叫道 師兄 請您鏢局子住幾天吧 二師兄四師兄 常常提

念您 很想念您的 劍客叫道 勝三弟 我暫且不上鏢局子去 我有幾句良言勸你 你在直隸莫

州古城村已竟置了幾頃地 又在鎮上設立幾個小買賣 賢弟你夠過啦 就當急流勇退 豈不聞古

人云 伍子胥不聽孫武之言 官至吳國大丞相 吳王夫差卒賜子胥湛盧劍自刎 越國大丞相不聽

范蠡之言 越王句踐亦賜劍自刎 官大則險 樹大招風 賢弟你名高天下 四海皆聞 你栽了跟

頭就沒有小的 一家飽暖千家恨 自古冰火不同爐 賢弟你若急難大事 愚兄若知道 一千里

二千里 我必趕到 給兄弟你了解 我若不知呢 愚兄可就無法了 勝爺叫道 老愚兄金石良言

勝英非是不知 無奈三太等年輕 李四爺秉性剛愎 他們頂立不住十三省鏢局之事 我再給他

們整理一二年 小弟回家 落一個無事無慮的鄉下老兒 劍客聞聽長嘆一口氣 叫道 賢弟 你

這千金担子真放不下呀 三弟你諸事留神小心 大人物可要處處留神 你我改日再見吧 破草鞋

踢拉踢啦 霎時間踪影皆無 勝爺道 真乃是高人也 遂率領金龍 銀龍 高俊龍大衆等回鏢

局子去了 分明是五龍二俠一位劍客大鬧蓮花湖 離鏢局子剩二三十里地 沿路上吃飯喝茶不必

細表 正向前行走 由東北來了二三十人 正是李剛率人前來接應 勝爺將李四爺迎回 共同返

鏢局子 沿路上大家說說蓮花湖之事 工夫不大 大家來到鏢局子內 衆人進了鏢局子客廳 勝

爺給大衆引見 龔嶼仙師問蓮花湖之事 勝三爺細說劍客解重圍 鐵彈打碎彩蓮燈 勝爺叫道

道兄 我從此開事不管 公平交易作買賣 勝爺回鏢局子方才五六天 這日正然吃完早飯 忽然

聞鏢局子大門外一陣大亂，還子手回報勝三說大事不好了。今有江蘇府的守備李大老爺，院衙門千總王老爺，帶領江蘇府的都頭領事快三班，在要緊的公事。見勝老遠官，老英雄開聽，吟髯思索。勝爺心中說道：我從來用的差人甚大，管居的朋友好幾十位，也許是官面前來查訪。查我的鏢局子，我不免雪事爲由，將差人散去，留下王太守等照管買賣。勝爺遂站起身軀出門迎接。手備千總俱各認識，見二位武官，心地向前請安行禮。說道：二位大人有何公事，守備千總叫道：勝老總官，官場官和狗不打狗，官不是講話的所在。勝爺遂請衆人來到鏢局子待客廳，路過東跨院，勝爺問道：二位大人，但不知什麼人將我告下，守備李廷仁叫道：王老爺，拿出公事來給勝老總官看看。李廷仁叫道：勝老總官，胡府縣的官司好打，此事事關重大，王千總將背後包裹打開，取出公事，乃是黃紙一張，遞給勝爺觀看。上面的字體乃是半行半草的八句詩，寫的是很純熟。鐵胆賊官王勛元，勾串鏢行去不還，與官良，無其數，死逃逃，真可憐。憤氣來到京城地，內院皇宮走一翻，龍恩若降降英罪，盜去寶燈定然還。問着諸君，這首詩句是江洋大盜所爲，並沒有一半去人。勝爺看罷，躬身說道：二位大老爺叫言賜教，我不明白什麼是寶燈。守備說道：頭一句是狀告欽差大人，大人的玉號就是勛元，皆因君臣辦完朝事，談論治國安邦之策，萬歲聖主叫道：卿家，我國第一大臣勛元勳，王大臣駕前謝主龍恩。第二句說是欽差大人狗串保鏢的害的良民百姓太多啦，死逃甚衆，因此一憤到了北京，才夜入皇宮內院，就是第七句勝老總官大有關係。龍恩若降降英罪，盜去寶燈定然還。勝爺開聽顏色變更，如同木雕泥塑的一般，渾身立抖。說道：二位大老爺，是鎖拿小民勝英到院署嗎？守備說道：這道旨懿一下，擺香案接旨開讀。萬歲特派欽差大人辦理此案，一百天萬壽與賊人一併入都。若有證，沒有盜燈的賊人，不必轉摺上奏。拿住盜燈的賊沒有證，也不必轉摺上奏。寶燈與賊人解往京都，不是康熙萬歲審問，就是太后佛堂問番。此寶燈來歷甚重，皆因爲吳三桂趕走闖王，李太罕老佛爺未登大寶，讓與啊。



哥順治 更年改月屬大清國一統華夷 口外四十八家達王進寶 大小寶珠有千餘顆 有大臣派能工巧匠 鑄成傳國之寶 翠玉鑲寶鑽成 名曰 九鳳珍珠百寶燈 價值連城 世間罕有 太后老佛爺拜萬壽 萬壽宮高掛此燈 今年老佛爺拜萬壽 頭一天掛上此燈 第二日不見燈影了 萬壽宮的大監著奏萬歲萬歲萬歲 子朝覽 宮前上門 八句詩 萬歲下旨張翰林將此詩套寫下來 康熙萬歲的聖旨 太后老佛爺的懿旨 加緊寫 派欽差王大人辦理此案 壽筵說道 我情屈命不屈 小民只可聽審 守備說道 接到聖旨時 合城文武官俱都驚惶 惟有欽差大人談笑自若 大人派我二人來請勝老達官你到院看 共議此事 勝爺說道 二位大老爺 我壽英乃是百姓這樣的重案 太后與聖主俱都知道小民勝英 若說請小民去院署 豈不具藐視國法嗎 二位大老爺 請與小民帶刑具 不然小民可不敢從命 李廷仁說道 勝老達官知禮君子 這難道 頭目給勝老達官掛三練吧 府中頭頭遂道 勝老達官您屈尊點吧 勝爺說道 公事公辦 一低頭都頭取出鋼鞭子 耀眼錚光 一抖鋼鞭 鎖到脖項 勝老者一氣喘喘 說道 悶在鑲局坐 禍從天上來 幸遇到我壽英成了犯法之人了 正在此時由東跨院門外 跑來二十餘人 頭一位身高八尺半有餘 第二位身量矮小 大嗓喊叫 將勝老爺鎖喉 打吧 恁道 來者二人是誰 頭位乃大漢金龍 第二位乃金頭虎賁明 班頭一看默默發怔 勝爺一氣喘喘 用手點指 你們那一個向前進 雙腿顛折 你們俱都退去 金龍賁明說道 揚香五小子 這都聽你的壞主意 二人諾々而退 勝爺躬身施禮 叫道 二位大老爺恕過百姓無知 他們俱都是吃酒常醉 常奉公守法 驟然聽說立拘鎖拿 不知何事 故此壽英來至壽老爺 二位大老爺請官坐一坐 我將鑲行之人 俱都喚至院前 將我壽英官告 他們大家 以死他請店念狗疑 勝爺道 太 將我的叔叔大伯兄弟哥哥們 俱都請來 向本差官行一個禮 不許多言 老夫有話說 三夫去不多時 先來了三位老者 一位道人 慈眉喜目 道骨仙風 令有一分出塵逸世的表面 藍布的道服 向二位武官

打了兩個稽首 無量佛 貧道稽首過去 語畢 遂向東邊站立 又一位赤紅臉的老和尚 向守備千總打了兩個問訊 寶蓮道 彌陀佛 貧僧問訊過去了 語畢 向西邊站立 一個魁偉大個的老者 面帶不悅之容 向守備千總 了一揖 遂說道 在下李剛拜見差官大老爺 語畢 站立東面 其餘醜醜俊俊高矮矮胖瘦瘦 俱都向二位千總守備施禮 共合一百十餘位 站在兩邊 勝爺叫道 三太 我與衆位高親貴友 將話說完 你將公事高聲誦念一遍 黃三太遂將公事拿起 高聲誦道 鐵胆賊官王 念至此不敢念欽差的名子 念了大人二字 夠串鏢行太不堪 誣害良民 無其數 死走逃亡真可憐 憤氣來到京城地 內院皇宮走一翻 龍恩若降勝英罪 盜去寶燈定然還 三太念畢 勝爺叫道 老少高親貴友 這不是江寧府的官司 現有大胆飛賊 狀告於我 江寧府文武大老爺不能護庇我 因為是太后懿旨 康熙爺御旨 我是情屈命不屈 誰人敢抗旨不遵 王法 要將我打在本籠囚牢 解在北京御審 大概康熙是明君 老太后是慈善的太后 大概不能刮我這樣年邁之人 不是殺就是絞罪 你們衆位都有武學的工夫 知道我勝英冤枉 若是攪鬧官面 叫旁人談論勝英打了官司 他的朋友不法 攪鬧文武衙門 我勝英担此叛逆之名 衆位 我這大年紀 衆位不能幫我別的 真個幫我一個叛逆之名嗎 我若解往北京 無論老少親友 跟去三兩位 帶上一二百銀子 要是絞了 可就沒事啦 若是殺 懇求官人貴子手 用針縫上頭 你們給我買一口薄木的棺材 橫死不可多花銀錢 或買兩匹驢馬 或僱兩匹驢馬 將我搭在駝子上 將我壽太駝到直隸莫州古城村 交給我那苦命冤家勝奎 我死在九泉下 感衆位親友之勝情了 那時節鏢局于一闔門 三太太老少等衆位各歸故里 從此安分守己 享清福 道兄 弼崑賢弟 二位各歸廟去 從今後我與衆位老少親友永訣矣 再不能相見了 勝爺語至此 一飄銀髯 淚如雨下 諸公 可不是勝爺畏死貪生 勝爺是捨命交友之人 如今他老人家這一落淚 可是捨不的衆位賓朋 勝爺遂叫道 二位上差 請帶勝英院衙赴審去吧 不知勝老者吉凶禍福如何 勝

老者與衆官人到了鏢局子大門外 大門外早有大車三輛 勝爺抱腕當胸 叫道 二位大老爺 小

民要上車了 勝爺一跨外轅 轉身向車當中一坐 叫道 衆位上差請上車來看守小民 二位大老

爺請上尊駕 守備與千總坐下馬 中槍 前後跟隨 府縣的馬快馬頭 各抱單刀花槍 七節

鞭九節鞭 圍繞護着 李廷仁坐下馬 中 右前前引路 王千總坐下馬 中刀 後跟隨

車行如飛 老少鏢頭 站在鏢局門口瞭望 沒有人敢說一語的 惟有黃三夫用右衣袖庶住了自己

臉面 暗中擦淚 只見車暫被塵土遮住 由大路進城院署公廳去了 由西院門進院衙門 守備千

三 總二人說道 勝老義士請下車吧 勝爺答道 且慢 等提差的時候 我再下車 回事處差官房出

來了五六位 大家俱都叫勝爺下車 說道 勝老義士請下車來 過堂提差再說 勝爺下車進差官

房落坐 大衆正在談話之際 由外面進來一人 年在四十來歲 差官對勝爺說道 這是管家二爺

勝爺站起身軀行禮道 求管家老爺多多照拂 管家說道 勝老義士那裏話來 說着話管家看了看

俠 遂出離了差官房 工夫不見甚大 回來說道 大人有話 不過堂 叫勝老義士書房相見 勝爺

心中暗想 不過堂 是什麼意思呢 不由的一陣發怔 大衆說道 勝三爺請書房去吧 管家二

爺引路 衆人陪着來到書房門口外 差官說道 這就是大人的書房管家二爺啓簾籠向裏回話 遂

劍 來到大人面前 回稟道 十三省總鏢局鏢頭勝英到啦 就聽書房談話聲音宏亮 說道 有請勝老

達官 管家二爺趕際揪着帘子說道 勝老義士大人有請 勝爺此時低頭暗想 大人有請 是何緣

故 我焉能坦的請字 低頭不語 督府提鎮在一旁跟着站立 大家說道 勝老義士請吧 勝爺伸

手將鴨尾巾絹帕撤下於於塵埃 將大氅整了整 將身向後一推 衆差官看着莫不起敬 勝爺一推

書房門口 匍匐在地 明膝而行 口中叫道 大人在上 草民勝英拜參虛駕 忠良爺說道 勝老

義士 一家溫暖千家怨 這場官司並非是告老義士一人 頭一句是告本督院 本都院未曾刮傷地

皮 貪賊受賄 此賊天良喪沒 大胆包身 誣告你我 雖然是誣告 也如同百姓起訴一樣 當今

萬歲不重用本督院 焉能欽派我王熙查辦南七省 臭賊就這樣告狀 難道本督院還丟官罷職不成

本督院轉回上奏 因篇上多說幾句話 保鏢的公平交易 對於商民有莫大的關係 賊人不能得

其逞 誣告良民 以便賤人拾取明夥 這都是我辦理不善 才有這江洋大盜 叫百姓受此不自之

冤 勝老達官你站起來 本督院與你有話說 勝爺說道 小民天恩不敢 忠與低頭一看 勝爺

明煌煌鎖登胖頭 大人說我們去請勝老爺官 為何加刑 快打了去 差官當將刑具給勝爺

撤去 欽差大人說道 事到臨頭不得自由 本督院奉煩老義士為原辦 公事三兩天之內差官必送

到鏢局子 存意明文 縣裏批票 本督院堂諭 老達官畏萬壽燈 捉拿盜燈之賊 鏢行人如不敷

用 本督院派差官幫助勝老達官辦理 太后老佛爺的懿旨 當今萬歲向聖旨 一百天賊燈一併

入都 老義士急速辦理 老義士請到差官房與差官們飲酒去也 勝爺儘頭謝恩 然後勝爺跪着

倒退 到了書房門口 差官伸手相攙 勝爺不敢正面看忠良 回頭一白眼觀看 忠良雖然使衣

嚴肅正氣令人可畏 【書房中陳列帥印故此令人胆寒】 衆差官陪着勝爺來到差官房 衆差官道

老義士 大人吩咐 咱在差官房喝酒吧 勝爺說道 不敢不敢 若不是衆位差官大人的維持 忠

良爺怎麼知道我是好人 這都是衆位大人的維持 要不然勝英的老命與處 此 院衙內人山人海

俱都來看熱鬧 早有紳商等要遞連環保 衆紳商也不知道是什麼官司 全都替勝爺擔憂 工夫

不大 見衆差官爺 陪着勝爺出書房 猶如衆星捧月一般 來到西院門 勝爺瞧了三太一眼 三太等

勝爺一看西院門外 人羣之中 早有黃三太太張茂隆放在西院門外 勝爺瞧了三太一眼 三太等

隨在勝爺背後 出離西院門不遠 歐陽德鄰或 再向西去到西門臉 揚香五賈明敏住西門 勝爺

說道 你別隨老老回局子 西門外使華華 勝爺是到西門下圍迴河七撥人去 這是忠良

爺為國為民 真是開鏡 勝爺不分高低好歹 打在本局因早自有是非 小弟兄弟必然拚命 忠

良爺這一派勝爺原辦之人 把勝爺性命保住 勝爺回到鏢局子 老少鏢頭俱都一怔 這樣重大的

案子 勝爺安然而歸 雙仙佛師念了一聲無量佛 善哉善哉 又說道 衆位都要去攪鬧院衙 又

有預備過木籠囚車的 你們看施主安然而歸 諸葛道童問道 勝施主怎麼過的堂 勝爺說道

並沒過堂 大人愛民如子 雨帥清風 以恩待人 派我爲原辦 捉拿盜賊之賊 萬壽燈 打

探萬壽燈與賊人之詞 倘若鏢局子人少 欽差大人派差官幫辦 諸葛道爺又問道 公事呢 勝爺

說道 大人三兩日內派差官進來 府裏縣府都有公事 大人親下堂諭 雙仙佛師說道 此事必須

先派鏢行大衆出去訪察 勝爺遂派了三人一撥 五人一夥 出去訪察 三五日回來報告 不許

耽誤工夫 勝爺在鏢局子聽信 三日回來一撥 五日回來一夥 俱都不知賊人下落 寶燈何在

無影無形 勝爺聞聽 唉聲嘆氣道 爲我一個百姓 大人若是去官罷職 有多冤哪 勝英生不如

死 老英雄終日愁眉不展 雙仙佛師勸解說道 事緩則圓 勝施主若受了急 此事更不能辦了

勝爺說道 公事已然送到 重幾天尚無下落 可那裏去找 連一點踪影沒有 豈不難死人也 大

家正在談話之際 看門的蹄子手慌慌張張向裏跑 叫道 老達官爺 外邊有漢奸拜見你老人家

勝爺說道 鏢局子真是不久長 你們看看門的連話都不會說了 什麼叫漢奸來拜望啊 蹄子手

說道 此人自稱漢奸 老達官爺不信 親自去看去 真正漢奸 錯了管換 勝爺嘆道 你們

這叫怎麼說話 老蹄子手說道 現在這熱的天氣 戴皮帽子 穿冰皮馬褂 棉鞋 白綾子棉襪子

揪頭皮襖 給我看看 老羊皮襪子 雙仙佛師在旁微笑說道 勝施主喜信來了 勝爺說

道 道兄 您也拿我取笑嗎 我都急的誓不欲生啦 雙仙佛師說道 不然 這不是歐陽天佐一就

是歐陽天佑 不是歐陽德之父哩 就是歐陽德的大伯 這二位專管南七北六十三省江洋大盜 不

論什麼賊都瞞不過他二人去 別說神機 勝爺說道 如此說來必須迎請 這都是我換命的朋友

勝爺在前 老英雄在後 直至鏢局子大門道 就聽有人喊叫辱罵 這個鏢局子人雜亂

這鏢局子有禿和尚 叫什麼紅蓮羅漢 法名叫弼崑嗎 還又叫長老 我看他是禿驢 有個老道嗎

叫什麼雙啞仙師裝醜啞。我看他是一個雞毛。有個胖子叫李剛。我看是大肚子四兒。除去我勝三哥沒有好人。卻是王八羔子。勝爺在前一看。原來是大義士天佐。勝爺搶行幾步上前。說道：乃大義士來也。雙子提起皮鞭。跪在勝爺的跟前。唔呀。老哥哥可好。久違久違。勝爺伸手相攙。雙子見了和尚老道。說道：雞毛。禿驢。我給你們磕頭不磕頭。說着話。與勝爺拉着手。來到大廳。勝爺叫道：歐陽賢弟請坐。歐陽天佐說道：不能。不能。有老哥哥。我不能上坐。一邊老道。一邊和尚。那邊李四。這邊是我。從人獻過茶來。李四爺性急。遂說道：雙子。休要取笑。勝三哥正在急難之間。你可曾知曉珍珠燈落在何人之手。歐陽爺說道：怎麼我來就有病。我從此路過。探望哥哥。我知道什麼燈啊寶啊。弼崑長老說道：你別取笑啦。大眾都在焦急之間。皇上的萬壽燈被賊人盜去。狀告勝施主。歐陽天佐答道：我焉能知道什麼叫萬壽燈啊。諸葛道爺說道：你別怕漢不知說漢飢啦。太后老佛爺的萬壽燈。歐陽爺說道：你別擠兌我。我給打個金燈。金燈換銀燈炮打襄陽城。勝爺站起身軀。捋住歐陽天佐的袖子道：你若知道寶燈的下落。就救了愚兄殘年了。歐陽爺說道：你有所不知。我要不知道。我還不來呢。若提起盜燈之事。他們乃是三個人作的活。一個人盜燈。一個人逃風。一個人題詩。我沒有追上。現在落在蕭金台閔家父子之手。我追到蕭金台暗探。蕭金台閔士瓊老寨主。乃是久經大敵之人。兩日夜不提燈的事情。他們若提出一個燈的字來。我就盜來啦。還用老哥哥你着急。千真萬真珍珠萬壽燈落在蕭金台了。勝義開聽道：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道兄。咱大眾亮傢伙。殺奔蕭金台。雙啞仙師說道：且慢。勝施主。大家從長計議。和平辦理爲是。閔老寨主年過六十。佔居高山四十餘年。自闢王李造反佔居山林。原是好武人家大財主。因反亂不得已而爲寇。如今成爲南七北六十三省。總瓢把子。十三省綠林道。俱都屬他轄管。兩個虎狼之子。萬人不擋。徒弟四十餘名。俱是高來高去。陸地飛騰。山中寨主百十來位。嘍卒有三千餘衆。此人乃是綠林英雄沙子裏的黃金。如沒

有前次攻打蓮花湖之事 此事好辦 打蓮花湖時孟金龍打死他長門大弟子桑燕彪 打傷他二弟子

桑燕豹 內中閔寨主必然懷恨在心 若沒有這二人死傷之事 自然好辦 如以武力對待 要講拚

命 涼刀子幾熱肚子 山大王不懼 若以禮而賓之 此事倒好了點 勝施主名譽 大概閔士瓊早

有耳聞 你們二位可稱大上英雄之至 你要下帖拜望他 他許看在朋友的場面 你而見本人 禮

下於人必有所求 好言安慰 他許將珍珠燈獻出來 經官面就不好辦啦 他還得獻出倆個徒弟來

他再求你 不叫官而嚴刑拷問 就說一個盜燈 一個巡風 解到北京 過堂之時 成了案以後

當堂抖傢伙一走 給原辦銷案 有金龍打死他大徒弟之事 可就不定這樣辦的了啦 先去拜望

他 勝施主乃能言之人 不用貧道囑咐 再者 還得防患未然 倘若他翻了臉 勝施主孤身深入

多有不便 咱們必須去上三十位四十位 俱都衣帽整齊 暗帶兵刃 勝爺說道 去多少人呢

道爺說道 去三十六位 黃三太與三大門的徒弟等都去 可別叫金龍去 勝爺遂點了三十六位各

穿長大衣服 就沒有孟金龍 金龍說道 三大爺我也去 聾啞仙師李四爺二人說道 你去不的

金龍說道 我去的 怎麼去不的 歐陽大義士喊道 不要你王八羔子去 金頭虎說大小子 你怎

麼怕漢奸哪 金龍說道 小小子 你可別鬧 他用手一點 可就出不來氣 當時三十六位老少英

雄蕭金台下帖 五老當先 聾啞仙師在前 勝爺與劉崑李剛等在後 來到蕭金台山口 三十六位

一看 陡壁山崖 方要進山口 忽聽鑼響響亮 呼嘯一鳴 二十餘名嘍卒 每人執定雙手帶 遂

問道 什麼人闖進山口 勝爺回頭叫三太 拿老夫的名帖投遞 可要規規矩矩 三太開聽 手捧

名帖 叫道 那位是報事的頭目 嘍卒回頭叫道 四頭 有人來找 由山口裏面出來一老者 年

逾花甲 衣帽齊楚 見了五太 舉目觀看 不過二十餘歲 三太說道 我們十三省總總局子來的

說着話同四頭指說說道 這是我老師神鏢將勝英 拜見閔老寨主 有緊要之事 與蕭金台有好

處 無損處 老劉頭問道 您貴姓 黃三太答道 在下姓黃名叫三太 劉四頭說道 勝三爺的名

帖給我 我就此進去回京 要是別人的 我還得押一押 又叫道 嘍卒們將雙手帶橫起來 不許慢待 這…… 老爺一看嘍卒抱定雙手帶橫起來 勝爺心中甚喜 但見老頭目進去多時 不見回報 等了有一個時辰 勝爺心中未免着急 還好山口外 翠柏蒼松 遮蔽天日 要是太陽晒着 還真不好受 勝爺正在着急 忽聽山口裏 馬踏亂鈴響 猶如電轉星馳 撞出一隻紅毛獸來 高聲吶喊 嘍卒們閃開 碰死不管 凶惡非常 跳下馬來 虎體彪軀 身高八尺 兩戴枯龍骨的象牙冠 身穿真金線半就的英雄氈 能工巧匠的手藝 上繡百鳥朝鳳 奶子皮的皮鞋 扣就亮金線 鑲嵌飛虎踏 臉面上看 兩道竹葉眉 藍汪汪一張臉面 連鬚子腮的紅鬍子 半寸來長 壓耳紅冠倒有三寸來長 四個大牙 露於唇外 一臉疙疸 高聲吶喊 老勝英爲何要見我家老寨主 左……絲……右手擎定金鼎龍頭梁 四塊銅板作成 寬有八寸 長有一尺六 上邊打透眼 有十八個……釘有一尺六寸長 有鴨卵粗細 兩頭是尖 三道金繩 頭上能工巧匠 作的靚鬚 此兵力分量沉重 雖不能砸山崩 砸地地裂 刀槍劍戟 碰上就飛 此人別號挾山太保 乃是本山的大少寨主 名叫閔德潤 又叫天門白玉虎 頂門上有一個白圓圈 南七省八大名山 頭一位力大絕倫的人 乃是山中的野人 嘍卒全都向後退 此人在五老身前馬打盤旋 高聲吶喊 要能迎了大寨主手中這件兵刃 再見我家老寨主 若不是大寨主的敵手 要見老寨主 勢比登天還難 說能此話 馬上梁飛 真是人歡馬躍 人似猛虎 罵似蛟龍 五老背後怒惱了三太 三太厲聲說道 我們下帖拜望閔老寨主 以武力對待 三太甩去大氈 打小包袱 亮出朴刀 問了問三隻金雞 振刀在五老背後 繞到前面 一聲吶喊 歹 山野之賊 不講禮義 我們下名帖來拜望 不知情理 以野蠻對待 山賊一看 一扶判官頭打馬上跳下來 有嘍卒將馬接過 拉到山口裏邊去了 皆因爲馬步有別 故此賊人跳下馬來步戰 黃三太跳起來撲頭蓋頂就是一刀 山賊不慌不忙 刀離象牙冠 堪々切近 賊人裏手一掣 將三太的刀磕



出兩三丈去 三太向頭向南 敢中取勝抖手一鏢 賊人向外閃身 未曾躲開 中於華蓋穴左邊

就看見賊人 忽然透了貼身 賊人冷笑道 你家寨主可會領軍 鐵

布衫 帶着弓箭夠會賣 大打去 揚香五一棍掃風車 說道 山賊莫要逞能 揚香五身矮矮小

三尺多高 照準賊人下部就是一刀 趁叫道 三哥快走 賊人忙用手巾兵刃一遮 揚香撒步五抽

身 忙向旁邊一躲 此時揚香五緊緊纏逼 五六個照面 抽刀不及 被掣脫刀糊出去了 傻小子

賈明在弼馬身後喊叫 張茂隆又見該你破 黃三太揚香五完啦 張茂隆躍衆爭先 堂中八楞練子

亮銀錘 山賊一看暗暗喝彩 好俊的人品 面如冠玉 五官清秀 八楞練子亮銀錘雪花白 行龍

過步 錘打您身勢 站了三五個回合 練子錘纏於雙杆之上 張茂隆身不由己 向前一伏身軀

自知力量不行 搖皮套扔了練子錘仗仗而回 紅旗李煜李二爺 躍衆當先與賊人交手 三五個回

合 將槍撒手 敗了回來 賈明喊道 師兄歐陽德該你啦 唔呀 你這個臭豆腐 都該我們啦

你是幹什麼的 賈明說道 我不算數 他罵我我也不出去 你是我師兄 罵是先罵你 誰不曉得

歐陽德呀 你是傢家子 沒人跟我一班見識 蠻子躍衆當先 口中說道 唔呀 山賊你不要逞能

在歐陽德近邊地方裏 歐陽德五官清秀 亮尖勢鋼刀上下翻飛 又挾肩帶背 跳起一刀 賊人

用槊杆一翻 當的一聲響 歐陽德的刀 飛出一丈餘遠 敗歸五老背後 金頭虎又喊道 老美

你的能為大 你還不出去嗎 侯華壁縱出來 抖九節鞭子 大少寨主一看錚光明亮 侯爺與大

少寨主戰了二十餘個回合 鞭子鎗就在槊杆之上 撒手敗回來了 侯爺與大少寨主戰的工夫甚大

大衆已竟將繩飛了的傢伙拾回 寨北觀看首領龍露而 五色線網子纏頭 飄掛捲籠穗 荷花色

短靠 男子女像 雖然少女一般 臉上點三個紅點 大少寨主說道 小娃々乳黃未退 不怕寨主

將你碰死 此時大少寨主橫着槊 少爺縱起身軀 雙筆直點二目 山賊用槊向上一綑 少爺雙筆

又奔下身點去 二人戰了五六個照面 雙筆綑飛 向南而跑 大少寨主一笑 小娃々我不追你

劍 俠 三

銀龍回頭一看不追 復又翻回 將飛叉皮套套於手腕 照定大少寨主臉上叉去 山賊躲之不及 叉於臉上 三個白印 飛叉落地 少挾抖回飛叉 翻身而逃 山賊大怒 叫道 勝英你竟用無能之輩 有何用處 沒有百十個回合 不用現醜 勝爺無可奈何 甩大鑿 三太接衣服 套挽手 握魚鱗紫金刀 魚鱗紫金刀亮出一尺有餘 就聽山口外一聲吶喊 如同巨雷相似 三大爺別動手 我來啦 衆英雄觀看混海金鯊孟金龍來了 曹啞仙師一笑說迎 勝施主竟作綿長事 遇事天不絕人 列位 孟金龍怎麼來的呢 皆因爲五老出鏢局子 就沒有管的了金龍的拉 勝爺方出鏢局子門 他就在背後跟上拉 鏢行人攔他 他說誰要攔我我摔死他 誰也不敢攔他啦 故此他隨在勝爺背後而來 俱都到了蕭金台時 孟金龍在口外樹底坐定觀看 工夫一大 大英雄站在高處瞭望 看見銀龍打了敗仗 看勝爺刀方一離鞘 大英雄已竟趕到 叫道 三大爺我來拉 勝爺刀仍還鞘 孟金龍躍衆當先 說道 山賊好大個呀 咱比比 你還矮一頭呢 你這身衣服真好 送給我吧 小子 【早晚這身衣服是金龍的】 孟金龍福大造化大 山賊命小福薄 是魏文長的挨刀脖子 大個向前一揮 山賊一看孟金龍好大身材 大少寨主問道 你是那開蓮花湖的孟金龍嗎 饒英雄答道 對拉 就是我 你叫什麼 小子 大少寨主答道 你家寨主叫挾山太保閔德潤 你敢與大少寨主戰一百個回合嗎 金龍說道 小子 咱們戰三百個回合 沒有完 列位 大少寨主向來沒遇見過敵手 金龍說道 小子 咱們的這個 叫降魔寶雲杵 禁的住三下的都少 大少寨主說道 我是樹大遮山影地 金龍說道 咱是根深不怕風搖 大少寨主說道 我叫挾山太保 孟金龍說道 我叫混海金鯊 大少寨主說道 我有舉鼎舉山之力 金龍說我感眼地勸山搖 地動就是我感眼來着 大少寨主說道 我是天門白玉虎 饒英雄說道 你是白玉虎 咱叫孟金龍啊 咱倆人是漢高祖平秦楚 龍爭虎鬥 饒英雄焉敢鬥蛟龍 饒英雄長魔寶雲杵奔上前去剛要動手 正在此時 就聽山口裏馬踏鑾鈴響 一匹茶葉青鬃豹 馬上老寨主閔士瓊 絳紫鴨尾巾上襯一朶

藍絨花頂門 嵌完芙蓉花 絳紫的大氅 青緞子靴子 扣住亮金圈 後面又一匹馬 馬上乃是二少寨主 真乃少年俊品人物 年紀不過二十來歲 小白胖子 迷迷眼 此人就是越獄盜寶救了秦尤之人 老寨主在馬上一聲吶喊 勝老達官 下帖是太愛我父子 猶子太不知情理 何以用武力對待 如若不聽父命 按山規治罪 大小爺請夕而退 心中說道 金龍 我家老寨主不叫我與你打仗 益金龍一聲吶喊 好容易找對了 不打可不行 語畢 在後追趕 勝爺叫道 金龍 不許追趕 金龍叫道 三大爺 我說他這身衣服 勝爺說道 胡說 益金龍止住脚步 老寨主棄登離鞍 一看五老當先 閔士瓊控背躬身 叫道 勝老明公 台鑒我父子 來到小山做寨下名帖 我父子担駕不起 不才的犬子 搜查山寨 跟明公的朋友 以武力對待 這都是養子不教父之過 愚下實是教子無方 明公多要原諒 勝老明公如不悅 我必當面責打犬子 勝爺抱腕當胸 說道 我們來了三十餘人 多有年輕性急的 兩句話不投機雖然動手 均無損傷 老寨主看勝英而上 不要責備令郎 無事我也不該造次 來到高山峻嶺 皆因有綠林朋友不知那一位 到北京城皇宮內院 在萬壽宮盜去老佛爺寶燈 在宮牆上題詩八句 上面詩辭寫的是鐵胆賊官王勳元 勾串鏢行太不堪 誤害良民無其數 死走逃亡真可憐 憤氣來到京城地 內院皇宮走一翻 龍恩若降勝英罪 盜去寶燈定然返 太監啓奏聖上 康熙聖主 太后老佛爺母子御覽 康熙的聖旨 太后老佛爺的懿旨 派王大人辦理此案 欽差大人本應將我鎖拿解往京都 愛民如子的忠良 怕屈了小民 派我為原辦尋找此燈 限百日燈賊一併入都 欽差大人派勝英原辦 找着珍珠燈 獲住賊人 將功拆罪 我有幾位朋友各處巡查 要叫人不知 除非已草為 要叫人不知 除非已莫說 聽說萬壽燈落在老寨主兄長之手 我斗胆來到高山峻嶺 請問自古皆有死 民無信不立 請問老兄長一言 憑老寨主 南七北六赫赫大名 大概不虛有而言無 無則言有 如萬壽燈落在老寨主之手 雖然價值連城 皇上家的寶燈也不能善罷干休 寨主乃無窮的富貴 何愛一萬壽燈呢

老兄要能獻出萬壽燈，救了勝英暮景之年，你我結爲至交之友。閔士瓊捻定花白鬚髮，說道：「明公，紙裏包不住火，寶燈落於我手，這幾日我很爲難，明知其禍不小，我有心聘請明公，將燈雙手奉上，要經官面時，我派兩個小徒弟到案，再拜托勝老明公，不要大刑拷問，一個盜燈正犯，一個幫犯，解往北京，北京過堂，無論在什麼地方拷問，我兩個小徒弟必然承認，成案一後，抖開刑具一走，給原辦消案，但有一件，前次我派了兩個小徒弟，到蓮花湖辦事，我的長門弟子桑燕彪，二徒弟桑燕豹，適逢勝老明公與我盟侄韓秀一較量短長，我兩個徒弟，祿祿庸才，不當幫蓮花湖，與鏢行爭鬥，與鏢行大漢孟金龍比武，將我長門弟子，一棒打的萬朵桃花開腦髓皆崩，我二弟子桑燕豹口吐鮮血，韓秀派人將我兩個們人，一個用壽木成殮，一個用軟床送到金台，我打開棺材觀看，我的大弟子死的真可憐，二徒弟口吐鮮血，現在每日吐血兩茶杯有餘，命在旦夕，我若再獲珍珠燈，再派人打官司，豈不叫綠林道恥笑我軟弱無能，因此這幾天我左右爲難，勝爺說道：「依老寨主該當怎樣辦理呢？」閔老寨主說道：「勝老明公，咱以珍珠燈爲題，老遠官鏢行的人獻絕藝，在下小山做寨內，二道寨門裏，有一座五方飛蛇陣，陣內有一座飛蛇樓，將珍珠燈掛於樓上，十三省鏢局子高人甚多，咱定一個日期盜燈，在下明末清被佔山，改朝換帝，我得的奇珍異寶甚多，在樓上存放，在下有一個老朋友，妙手靈心，給我修造此樓，樓上樓下，俱是消息埋伏，有走輪轉弦，自行人，自行車，自行馬，有窩弓勁弩，按金木水火土五行，天干地支，景死驚開相生相尅，並沒有珍重異端，你我定一個日期，如將珍珠燈盜去，我將盜燈之人細出來奉獻與明公，我父子自備其縛，打場窩主官司，明公將我父子及正凶幫兇，一同送往官面，明公至期如盜不出珍珠燈，此事怎樣辦理呢？最好明公多定日期，或三個月，或五個月，勝爺說道：「萬歲限百日燈與賊人入都，不能久延日期，今天是六月十四，不論大小月，七月十四，若天光一亮，就算過期，將珍珠燈奉送老寨主，勝英到北京投案，殺刮存留，不怨老寨主，怨勝英無能。」

閔

士瓊說道：君子一言，勝爺說道：快馬一鞭，閔士瓊說道：何以爲憑呢？勝爺說道：你我二位三擊掌，閔老寨主說道：由今日起，我將頭道山口，二道山口，嘜卒撤去，老明公願夜間就夜間來，願白天來就白天來，無人翻牆，我可不能來陪，我派四名嘜卒，將您陪到陣門外，高阜處觀看陣形，勝爺與閔士瓊說個請字，閔士瓊吩咐查山嘜卒俱都撤去，就派了四名嘜卒同勝爺前往陣地，四個嘜卒帶路，來到了二道山口，進二道山口，向西北去，道長一察看底盤道：勝施主，此陣凶險之甚，四外高嶺，當中有十餘里平地，勝施主你向西北觀看，嚴然烟霧相似，此處能吞兵幾萬，殺氣沖空，勝爺點頭，豐咄仙師督下星相術埋無一不曉，進了二道山口不遠，正西面橫山阻路，高有三十餘丈，山或陡險，車馬轎子主不去，若無武學的工夫也上不去，四個嘜卒頭前帶路，勝爺三十七位惟有金頭虎吶喊，馮海呀，這座窮山沒法上，我也笨，金龍咱倆對敵着上吧，大衆上了山梁，平坦異常，山頂上翠柏蒼松，勝爺對嘜卒道：四位多受累啦，四位請回吧，五老在前而向西捻髯觀看，下山坡西，離着陣門不到一丈遠，就見高聳々一道大牆，雙門關閉，裏面三道小藍門，如進到四層藍門，高聳々三層樓了，豐咄仙師道：東方甲乙木是藍門四道，北方壬癸水是黑門四道，西方庚辛金是白門四道，南方丙丁火是朱門四道，中央戊己土是黃旗一面，此爲八卦一角，六十門，這是一角，名爲三絕陣，勝爺問道：道兄，何爲三絕陣，道爺說道：三弟，你看陣的周圍，連一棵青草皆無，俱都白沙上，蜘蛛蟻飛蝗，全都沒有，這是一塊絕地，此陣是絕陣，非死主要的人不可，擺陣之人，非是孩兒養女之輩，不是和尚就是老道，絕人，絕地，絕陣，若不識消息埋伏，輕者帶傷，重者必死，金鐘罩之體，打上骨肉翻飛，走到相生的陣內被獲還高，走到相避之地必定死，讓上三十六天干，三十六消息，七十二地煞，七十二路消息，不明埋伏消息，進陣出不來，勝爺問聽說道：道兄，這燈不能盜啦，豐咄仙師說道：我觀看此陣，我想起一位朋友來，此人跟您過命之交，買柳村黑驢寨，去聘請賈七爺，他一世絕藝。

專作走輪轉弦 精妙的消息 他有一口寶劍秋風落葉掃 可以切金斷玉 金銀銅鐵俱都能削 他知道那有副弦 那有正弦 由那破陣 他全都明白 勝爺說道 道兄 明清八義我們七爺 忍了十數年啦 納享清福 倘有請他出世 他告病不出 我要派人請他赴湯投火 他也得急速前來 此陣凶險之甚 倘若我盟弟曾經失脚 我有何面目見人家老少 盜珍珠燈皇宮內院是狀告小弟 勝英 我何必又連累好朋友 是福不是禍 是禍脫不過 我何戀此餘生 勝爺說到此處 大墜一伏腰下山坡 要領探飛龍陣 虎穴龍潭也要撞一遭 豐隆仙師一伏腰 追上勝爺 一把抓住十 字絆 趁說道 裏面要緊消息 你我不過略知一二 你捨命交友 有急難之事才用朋友呢 什麼鎖頭得用什麼鑰匙開 不投實的鑰匙開炸簧 你與賈七爺換命之交 為何不請高明破陣 紅蓮羅漢 萬崑長老 大義士歐陽二爺 神刀將李剛等 全都來到山坡 二蠻子說道 若沒有消息 他有一百人看着 我也能偷 有消息我不行 為何不請賈矮子王八羔子 李四爺叫道 兄長 咱七弟一世專作精妙消息 請七爺 他必然還帖而到 勝爺被大眾相勸 難以爲情 一同大眾下山梁 承輿而來 敗輿而返 三十七人出離了山口 回歸十三省總鏢局 來到鏢局子已竟掌燈之時 大眾擦臉嗽口吃茶 諸事已畢 然後擺上酒席 單打一桌素齋 諸葛道爺 弼崑長老 一粒洒金錢 胡景春 他們爺兒三個吃素 豐隆仙師說道 景春 你辛苦一趟 你拿名帖連夜夠奔黑驛寨買柳 村聘請你賈七叔 見面務必同你前來鏢局 景春答應一聲 帶着勝爺名帖當時起身 多帶盤費 到了天明 就是後六月十五日 勝爺晨起叫三太派人預備洗臉水嗽口水 叫之不答 呼之不應 又叫道 香五何在 楊香五答道 弟子在這裏 勝爺問道 你師兄黃三太那裏去了 香五說道 天氣暑熱 山坡樹林休息去了 遍找三太踪跡不見 遂請大眾點香人數 短二人不在場 三太與銀龍不知那裏去了 勝爺問道 衆位可曾看見黃三太蕭銀龍嗎 賈明說道 勝三大爺我知道他二人 昨天他二人吃飯吃的快 吃完飯他們二人就走了 到鏢局子外見兩道影向北去了 我沒追上

回來我就睡覺了。勝爺說道：『你爲何不言呢？』賈明說：『他們盜出燈來好作官，不帶我去，我生氣睡覺啦。』勝爺說道：『道兄，這二大都是千頃地一棵苗。黃三太他叔父神拳無敵將軍沒有後人，他是一門兩不絕。蕭銀龍就是他人，倘有差錯如何是好？我就起身夠奔蕭金台追趕。』豐嘩仙師說道：『勝施主他們昨天堂燈之後走的，今天日上三竿，追之何及？勝老愁眉不展，豐嘩仙師叫邱成預備硃砂筆硯，用淨水研濃，提藍布道服取出青銅盒子，搖三搖，恍三恍，一連六次。黃三太二十六歲年月日時，蕭銀龍十四歲年月日時，諸葛道爺常常帶他們算卦，故知他們生辰八字，將卦排成。道爺一笑，說道：『勝施主請看。黃三太逢凶化吉，蕭銀龍遇難成祥，爲有蕭銀龍，貧道與他批八字，與衆不同，他必要揚名聲與父母，必有功名富貴在身，命內有武官的前程，凡人八個字道就。黃三太終成大器，他二人絕無妨碍。再說請賈七爺今天不到明天准來，你卽堂上有煞氣，能忍耐方爲真君子。遂吩咐楊香五，叫厨下擺酒，叫李四爺解勸勝爺飲酒，酒至半甜，忽聽蹄子手來報：『華家鎮的北爺老鏢頭，華四爺到。』勝爺吩咐將酒席一盤撤去。諸葛道爺說道：『且慢，他一位到，馬能撤去酒席，好幾十位朋友的，假都就誤。』賈明局子有素鍋灶，可以吃素齋。勝爺方要迎請，華老鏢頭性情急躁沒等請，就到了大廳，手捧藍綢子包三個，棉綢的大氅，腰繫十字絆英雄帶，勝爺忙起身迎接，賈明當面謝過。前次在保貴宅，幫他侄非賢弟幫辦，焉能後遲處死採花賊，我當面謝謝。華四爺叫道：『勝三哥，咱是孩提之交，過不着道謝。』恩兄，皆因爲二蠻子戲魔，昨晚走更來天，到賈鐵請之中，面見小弟，言說我不知交友之大義。勝三哥與蕭金台老寨主閔士瓊，三擊堂要給皇上家盜萬壽燈，你知而不問，我說明天一早起身，蠻子不容要在賈鋪中上吊，水火，你侄女愛蓮打口宅出來，說道：『歐陽叔父，我父親明日即早起身，絕不失信。』哀求的蠻子無法，他才走了。他說南七省給您連串請朋友，他說爲寨主的會。

請朋友 咱倆行就不會請天下的英雄嗎 三哥果有盜燈一事嗎 勝爺說道 確實不假 昨晚吃完晚飯 三大銀龍的小冤家 實屬兇信 咱去瞧瞧 昨天一夜 今天快對巴分啦 這兩個冤家凶多吉少 愚兄放心不下 道是派高長春 去下帖請買七爺斌久去了 大寨昨天觀陣 道兄言說此陣凶惡非常 帶勝勝的飛龍陣去 都不得出來 金鐘寶鐵布衫月槍不懼 打在陣裏 骨肉翻飛 此陣十分凶惡 華四爺聞聽不覺說道 三哥一世英名 年紀尚過未及弱冠 作賊的皇宮內院盜寶燈 趕與三哥辜 這乃實親王法 我與老哥哥走北踏蹤十餘年 全憑一只招鐵刀 全身的武學 我不懂什麼消息埋伏 那也就這冤人之法呀 我就知道有文武奇才 我不知道怎將消息埋伏 格致不格禮 我跟老哥哥換命之交 這件事情交小弟辦理 蕭金台離華家鎮幾十里 我知道路程 我進陣將珍珠燈盜出 獻與三哥面前 如若盜不來珍珠燈至死不見恩兄之面 勝三哥我就此起身 勝爺說道 華賢弟 略候片時 大家從長計議 華四爺說道 三哥 我若等着 就受了急啦 勝爺說道 大寨千萬攔住四弟 別叫他去 神力將李剛在外邊將華四爺攔住 說道 與道兄商議 華四爺說道 李剛你別攔我 你們畏刀避劍 我不怕那些個 你要攔着我 我說別的 李四爺臉一紅 華四爺甩手而去 勝爺說我這趕華四弟一路問往 費曉仙師說道 勝施主 人怕久挨 金怕煉 你拿勸他他急急 他扎刀子拚命 你給他了解過多少次 你要跟隨他去 到陣門他一直向裏跑 你要不跟他 他到加以小心 碰了釘子無臉面回鏢局子 他也許由陣內出來回家去 閱者諸公 敝人有一個街坊 他要打吵子 人若勸他 他五天也完不了 要是不勸他 他自己也算完啦 華清泉也是這路脾氣 此次不聽大衆之言 前去探陣 好比長江水一去不回還 掌燈之後 勝爺愁眉不展 李四爺說道 天色已晚 咱先擺酒吃飯 吩咐下去 工夫不大 擺上酒席 李四爺給三爺滿了一杯酒 勝爺端起酒杯 就氣心驚肉跳 淚落盞中 不能下咽 對大衆說道 不是三太銀龍 就是清泉賢弟被害 我心驚肉跳 我暫且休息片時 道爺說道 無論如何 我



也不叫你今天探陣。買七爺今晚必到。道長說着話，遂叫邱成跟隨勝爺左右，不許離開。你勝三大爺要去探陣，你就告訴我。邱成跟隨勝爺到簾子後院，五間上房之內，勝爺在西暗間籬床上，一倒，枕着竹子枕頭。邱成坐在床沿上，勝爺說道：邱成，我心中煩悶，你到外屋去坐，邱成遂來到西暗屋，西暗間掛着茶青單帘，勝爺蓋上衾被，完成一會兒，抵帘子看勝爺，勝爺心中說道：這孩子真是實心任事。邱成將放下單帘，勝爺由簾上拿了一條棉被，打了一個捲蓋，帶好鏢刀，零碎，打床上下來，在後牆築案桌，下一避身。邱成又一掀帘一看，老頭睡着啦，放下帘子，勝爺遂由後窗戶出來，出離十三省鏢局，勝爺在鏢局子外，大樹林山看金台的方向，看多時，一伏腰奔金台而去，七十餘里之遙，天氣炎熱，一輪皓月常空，走了十里二十里，緩緩氣歇，來到蕭金台已達二鼓之後，進山口，清靜異常，並無一人，勝爺又進了二道山口，向西北上了山梁，飄飄向山觀看，東方甲乙木，四道門大開，心中納悶，太銀龍，誰進得了四道陣門嗎？清泉不黃消息，馬鹿進四道陣門，勝爺順東陣門大牆向南去，繞到西門內丁火，借皓月細看，紅漆門上有三道刀印，橫豎刀印，每刀刻道三四寸，勝爺心中明悟，這草莽清泉寶刀沒劈開南門，勝爺遂又向南去，向北房來到西門，西門雪白，白漆夕的，勝爺又一想，西方庚辛金，金能生水，勝爺遂用力推門，用盡平生之力，推之不開，忽然想起，燕燕投師的時候，聽老師提念過，是消息埋伏之門，消息綳索俱在門的土根上，這亮出魚鱗紫金刀，用刀背磕門土根，一連好幾下，碰動幽簧，雙門大開，向裏一看，方磚地，平坦異常，是行俠作義的對於消息多半曉得，來至二道陣門，用刀背一磕，雙門大開，有十二塊賊板，十二塊冷板，十二塊梅花板，俱都是粗消息，勝爺略知一二，到二門用刀背磕上梁，三道門又開，勝爺由西向東走，看不清三道陣門的消息，東西十餘丈，五丈在當中，發動走轉弦，腳底下咕嚕嚕亂響，打三道門進來之時，一丈六確然是方磚鋪地，再向前去，是假方磚鋪地，用刀一點，冬冬直響，脚尖找地，磕膝蓋着地，正向前走。

咯噠一聲響 陽板一落 陰板一起 一塊木板四尺寬六尺長 板上有一匹藍馬 四蹄是四個走輪 藍馬由東向西正迎勝爺而來 老英雄遂向南一轉身 正南陰板一托 陽板一起 東邊四尺寬六尺長 一塊轉板 板上紅馬 馬的四蹄四個銅輪由南向北而來 勝爺轉身向西去 西面上陰板一托 陽板 出來一匹白馬 四蹄四個銅輪 由南向東迎勝爺而來 勝爺轉身向北 北方千癸水一匹黑馬 向南而來 勝爺旋身軀一打轉 中央戊己土 現出黃馬 勝爺左手握棒 右手握刀 老英雄思索 人生如白駒 陽世三間混水魚 想當年三十餘歲 帶藝投師 自知學業不高 我大師兄夏侯商元 二師兄諸葛山真 四師弟弼篋 我老師對我們會說道 久後你弟兄若遇上陣勢埋伏 留神五馬陣 人進五馬陣 不死也遭殃 金木水火土五行 那時節竟練武學沒工夫學陣 沒向心裏去 惟我二師兄當時問問 怎樣出入 黃馬管接管送 我也試一試五馬陣的厲害 思索至此 遂取了一塊問路石 照定紅馬陣間擲去 只聽噠吧一響 馬的腰骨錯開半尺 向外冒焰火 先是滅火 被風一吹 而火苗上頂 向兩邊分有數丈 有核桃大小之火星 勝爺相隔兩丈遠 將不能打到身上 若打到身上 愈燃火愈大 兩邊有焰硝松香之類 會金鐘罩者 也說皮焦肉爛 勝爺等火過去之後 拾回問路石 兩黑馬 也是先冒黑水 向東西幾丈餘遠 若蹶到人身上一個黑點 此名爲五毒水 子午不到頭准死 那三匹馬不問可知 必是毒藥等毒藥弩之類 勝爺遂奔黃馬前 長脖小耳朵 勝爺將刀一扣 一擗馬耳朵 馬頭一低 勝爺縱上馬背 咕隆隆一陣響 送到西道陣門 勝爺腳踏實地 一揪馬耳朵 那馬將頭一低 勝爺翻身下馬 勝爺心中暗道 擺陣之人真具妙手慧心也 勝爺又用方背磕陣門上根 四道陣門大開 勝爺用刀點地 再向裏去 兩三丈遠 已到樓口 三十餘層樓梯 坐北向南 東西兩邊的欄杆 貼欄杆的扶手 勝爺用刀柄一點樓梯 當即一響 樓梯的顏色紅汪汪 直向北 十八道轉環鋼刀 向南上也是十八道轉環鋼刀 一共三十六口轉環鋼刀 勝爺心中並不驚慌 然後用魚鱗紫金刀問了問樓梯杆 沒有動靜

遂脚登欄杆而上 上了一十八道樓梯 樓梯一拐灣 又是十八口轉環鋼刀 勝爺遂仍脚登欄杆而

上 來到門口有隱身板一塊 勝爺遂探身向裏觀看 摸不甚大 五角五分五間 正北而有大赤金

佛龕一座 上邊大花板 佛龕右邊 供桌一輛 上邊風毛銅夾五金的銅耳子香爐等 不用擦拭

錦光明亮 南北一根架海 東西一根架海 架海當中有一銅鍋 內盛棉油 這一鍋油能點七日

棉花子捻 十天油也乾啦 捻子也燃完了 有八上去添油添滿 問他問道 添油之人豈不被消息

埋伏傷了嗎 您道 擺陣一事 必有出入之路 若一按圖出入 猶履平地一般 絕不能受消息埋

伏之害 書中暗表 勝爺觀看完畢 暗暗點頭 翻身下了供桌 舉日向架海上而觀看 架海距天

花板尚有三尺餘 燈的前面懸掛一物 真金鎖練吊着 鎖練核桃粗細 只見此物繞眼錦光 奪人

二目 勝爺心中暗道 不圖可知 必是萬壽無疆 您道 別說是勝爺 就是外方的官僚 平生

也看不見萬壽燈 除非內庭的使 起一聖上辦萬壽 臣看見此物 並不是燈的樣子 乃是一

個花籃 花籃外探出荷花 四外金線沿邊 荷花葉是一塊天然青綠翠作成 四外風風口銜真珠

都有核桃大小 真是價值連城 希世之寶 勝爺看罷珍珠燈 遂向佛龕內觀看 供的乃是五祖之

像 勝爺看罷 跪倒身軀 心中禱告道 弟子草野愚民勝英 今因被人所告 前來盜聖上萬壽珍

珠寶燈 叩求佛祖保佑弟子成功 將珍珠燈盜出完案 弟子從此回歸冀州爲民 是事不問 若再

行俠作義 叫弟子生不能還鄉 死作異域之魂 禱告已畢 縱上供桌 欲縱上佛龕 然後再由架

海盜取寶燈 此時勝爺一看 蠟耳五供佈滿桌面 恐怕碰下去損壞 遂將蠟千香筒慢慢的取將下

來 書中代言 勝爺此時站在地下供桌前 取那供桌上的東西 最後一撮香爐 那香爐兩面是耳

子 用兩手一撮耳子 用盡平生之力 搬之不動 勝爺心中暗說道 我在二郎山舉鼎 尚且沒費

這樣的力氣 又一轉勁 香 兩個耳子脫落 出來兩條鎖練 先將勝爺左手鎖上 勝爺右手加着

力 鎖練未加套入 勝爺趕緊一抬右胳膊 左手較勁 抽不出來 遂用魚鱗紫金刀剝香爐上的鎖

## 三

## 俠

## 劍

練 將鎖練剝斷 香爐自己就落下去了 勝爺心中納悶 不明白何故 遂低頭向香爐落下之處觀  
 看 正在此時 忽然一道黑氣 遮了勝爺二目 勝爺方用手揉眼 就聽鎖練聲音 向上竄來 說  
 時遲那時快 一條鎖練正套勝爺脖頸 勝爺方要向後退時 那條鎖練向下墜去 勝爺力氣不敵  
 只可隨着向供桌前進 將頭頂到距香爐窟窿約有一尺餘遠 遂不向後退了 勝爺定了定神 用目  
 細看 核桃紐的練子鎖在頂上 勝爺心中暗道 擺陣之人 醫夫不知時勢了 就憑這樣鎖練子  
 還擔的住刀剝嗎 勝爺遂用魚鱗紫金刀 常常當 連割了三刀 就見火星亂竄 練子上連一個  
 刀印都沒有 勝爺沒法 復將供桌割了幾刀 仍然是火星亂冒 那供桌乃是生鐵鑄成的 上有  
 二層風毛銅的葉子包着 刀不入 寶刀寶劍俱都不怕 勝爺正在急難之間 忽聽有人順欄杆而  
 上 口中說道 無量佛 你是什麼人大胆 竟敢上樓來盜燈 勝爺回一看 原是道人 楊本道  
 冠 蒼白的髮髻 赤金簪別頂 額下蒼白鬚鬚 白襪其履 背後揹着寶劍 一看勝爺鴨尾巾 正  
 當頂額處一朶黃菊花 老道看吧 問道 你是神鏢將勝英嗎 勝爺答道 然也 老道說道 你  
 認識貧道嗎 我乃擺陣之人 妙手真大許道成 說罷 伸手亮寶劍要殺勝爺 勝爺面向北在供  
 桌前跪着 鎖練鬆着 一尺有餘 老道說道 勝英 你跟我們下五門無故作對 在蓮花湖你殺  
 我心愛的兩個徒弟 蓋金龍抓去我師弟遁冠 今天我給下五門之人報仇 蕭金台老寨主閔士瓊聘  
 請天下英雄與八大名山寨王言說 誰要拿住勝英 坐頭把金交椅 貧道將你拿獲 我就坐頭把金  
 交椅 我有心將你捉 你的陰謀甚多 恐其睡多了夢長 要解心頭恨 亮劍斬仇人 老道伸出  
 寶劍 由奔勝爺背砍去 手起劍落 就隨撲的一聲 紅光崩現 書中代言 勝爺懷抱魚鱗  
 紫金刀 見老道用劍砍來 老道的身軀 換着勝爺二尺多遠 勝爺的刀由膝下底下奔老道脊骨  
 刺去 老道向後一退 刀已刺入尺有餘 老道一覺疼痛 退到門口 聽了鋼刀的消息 三十六  
 口鋼刀 將老道鋼的如同肉泥一般 勝爺一看 長漢一口氣 心中暗道 都說勝英吃虧讓人 看

起來我非爲好人也 到了這個時候 我還刺死擺陣之人 老道是棋勝不顧家 要不然就是在平地  
 上比武 我也扎不死老道哇 一會草賊上樓 一看老道的死屍 必然多上來人 他們若用鐵杆子  
 將我鈎住網了 他們自有開鎗之法 將我拿下樓去 網到聚議廳 我必開口大罵 草賊必然將我  
 亂刃分屍 我這大年紀還有多少年的活頭 身逢絕地 我一死到也干淨 勝爺思索至此 遂要亮  
 刀自刎 勝爺自觀魚鱗紫金刀 自己心中暗說道 此刀殺了多少亂臣賊子 救了多少忠臣義士  
 孝子節婦 不想我也喪於此刀 我就這樣熬熬結果嗎 我自幼讀書 孝順雙親 黃的交朋友之時  
 我就吃虧讓入 平生未作過虧心之事 又想起衆位賓朋 百年三萬六千日 不如出家落清間  
 我恩師已到百歲 尚且在世 我大師兄八十四歲 將功名富貴看破 無憂無慮 海走天涯 我二  
 師兄諸葛山真 慈心待我 累累相勸 叫徒弟看守 不叫我進陣 金石良言 我不能從命 自找  
 共禍 我要不請人家罵崑 人家在千佛山真武頂修真養性 從今後再不能見明清八義衆弟兄 再  
 不能見四大鏢頭 老盟兄王靈 三弟東路鏢頭石俊山 四弟西路鏢頭錢士忠 三太銀龍華賢弟  
 你們爺三在陣中不知吉凶禍福 勝爺又想起 親生之子 姪兒勝奎 父子欲要相見 除非鼓打三  
 更 老父若有魂魄 回到直隸冀州夢中相見 想到此處 勝爺心似刀攪 英雄有淚不能輕落 列  
 位 每逢老年人若有病 平時總說 野老少伺候 不如死了 及至病人膏肓 他自己就該叫  
 人給請明醫了 先生診完 說道 您的病最好淨是不用吃藥啦 就可以好啦 您道 自己也知道  
 病不能好啦 可就怕死了 於是臨死的時候 必落幾點傷心之淚 勝爺此時 就是這宗景充 身  
 逢絕地 欲逃不能 惟有 死而已 想起平生所作所爲 並沒有欺天害理之事 爲何落得自刎而  
 死 正在此時 就聽響下有人答道 勝 哥 休行拙志 小弟救護來遲 勝爺回頭一看 一道黑  
 影 順着樓欄杆扶手上 跪在勝爺身旁 勝爺留神觀看 此人跪在地下 如同小兒一般 小臉  
 好似燒餅一樣 列位【康熙年的燒餅 四兩半重】勝爺下腰相攙 原來是明清八義賈七爺 踉

爺說道 賢弟進陣 足盡明清八義插血爲盟之情 小兄感激盛情了 請賢弟下樓回家去吧 買七  
 爺說道 我連夜起來 專爲救兄長來的 小弟豈能回家呢 勝爺說道 此劍堅固異常 寶刀寶  
 劍不能切斷 買七爺說道 各物都有破法 勝三哥你看這道鎖鍊是什麼的 勝爺說道 似銅非銅  
 似鐵非鐵 也不是金銀的顏色 非常沉重 買七爺道 三哥此乃五金之屬 專有製造家 俱都  
 是高明之輩所作 造此物時 探天地之靈氣 日月之精華 金銀銅鐵鋼 按五行陶器 打成寶鍊  
 寶刀寶劍當然不能損壞的 小弟這口劍 兄長所知 善處極堅固之物 這條鎖鍊 洪盧 巨闕  
 紫石諸劍等 全都不能斷 就由這腸劍 與小弟這口劍 勝三哥請看 說着話由背後撤出削金  
 斷玉斬鋼割鐵的寶劍 名叫秋風落葉掃 此劍在樹底下一幌搖曳夕樹葉亂落 【可是秋後】 買七  
 爺說道 三哥閉眼吧 勝爺將眼一閉 就聽嗖的一劍 鎖鍊由胸口下斬斷 又一揪勝爺脖頸之鎖  
 鍊 用手避着 嗖的一劍 就斬斷了 勝爺脫離大難 叫道 買賢弟請上 受我一拜 買七爺向  
 旁一閃 叫道 恩兄 那有兄拜弟之理 恩兄救我之事 不勝枚舉 小弟不過略盡微勞耳 勝爺  
 說道 買賢弟 可是你徒侄胡景春請你來的 買七爺答道 非也 我並未見徒侄胡景春 這是歐  
 陽爺之約 書中暗表 且說買七爺之來路 您道 買七爺已十餘年不出世了 在買柳村黑駒寨  
 已經納享清福 妻財子祿 乃是該村的首戶 宅院之中有于氏安人 大賢德之人 二少爺買亮  
 姑娘秀英 閒暇無事 教子女武學與消息埋伏 老英雄享漁樵耕讀之樂 有朋友聘約 俱都告病  
 不出 學業愈高 愈不問世 六月間天氣炎熱 這日在書房看陣圖 消息譜 忽然家人慌々張張  
 向內而來 說道 老當家的 外面有人找您 小人有事 不敢不報 無事焉以亂稟 此人乃是前  
 來索債 言說欠他數十萬銀子 二十餘年本利未歸 利錢不重 是大加六錢 也算不清本利多  
 少啦 老當家的可別生氣 他言說房產業 小姐少爺都給他也不夠 買七爺聞聽大怒 我焉能  
 還的情這樣的賬 這是個大生意 敲詐良善 遂摘下鎖宅的寶劍 佩於脇下 此劍甚長 買七爺

身量矮 走道兒劍鞘嘩啦啦 劃的地直響 賈七爺一聽 裏脹之人口出不遜 罵道 混賬王八

羔子賈矮子 欠錢不還 你的房產與活人都還我也不夠 賈七爺大怒 寶劍倉朗々一響 出匣尺

餘 來到大門道一看 寶劍略郎郎起緊遠匣 滿面笑容說道 我當是何人 原來是歐陽賢弟 只

見他穿的格色 頭上帶毡帽大紅絨球 藍綢飄帶 金線沿邊 狐皮馬褂翻穿着毛向外 青緞面皮

襖肥大異常 足登棉鞋 白綾棉襪 紅嘴唇 臉上有皺紋 跟他哥哥歐陽天佐一樣長像 若認他

非看臉上皺紋不可 大義士是整身的童子 這位二爺娶妻生子了 老哥倆 就是一位少爺歐陽德

賈七爺看罷 雙怒爲喜 拱背躬身 說道 原來是颯陽二弟 那一陣香風將賢弟吹到賈柳村

愚兄不知 未能遠迎 賢弟一向可好 別來無恙 蠻子聞聽 說道 賊偷 假斯文 文質彬彬

姓賈就叫假斯文 大明家未完之時 咱們倆人 在揚州偷那臟官家寶珠十六顆 金條八根 散碎

銀兩五百多兩 咱倆人均分 賈七爺一看大眾鄉親觀看 他將老底同衆人都抖出來啦 現在是本

村首戶賈員外爺 誰不知道 蠻子感鬧作賊之事了 賈七爺遂用話掩飾道 歐陽二賢弟不要取笑

來裏坐吧 歐陽爺說道 我沒帶着錢 怎麼家裏坐呢 賈七爺說道 蠻子 我這是讓你 你要

是再作談話 我可就不讓你啦 二位老義士 携手進了大門 來到內宅 家人一看心中說道 我

們員外大爺是短人家錢 不然我們怎麼當家怎麼這樣柔和呢 年輕的家人那知道賈七爺與歐陽二爺

最過命交情 歐陽爺 世阮皮裏笑 二爺來到書房分寶主客坐 從人獻過盃茗 賈七爺吩咐屬下

擺酒 蠻子說道 賈呀 第一等 第一等 給活人擺酒作什麼 我不是酒肉的賓朋 賈七爺說道

你說什麼 蠻子說我不是酒肉的賓朋 今天我請我吃飯 明天我請你下館 那叫換頭子 賈

矮子上炕認的老婆子 下炕認的醫生大酒量 你還董的交朋友嗎 賈七爺說道 蠻子我讓你好些

個句話啦 裏將一氣下不行 我到你兒人無明清入義 你這還叫明清入義嗎 蠻子說道 矮子我

打探一個人你認識嗎 賈七爺說道 何人 蠻子說道 就是神鏢將我哥哥勝英 你可認識 賈七

爺說道：蠻子不三東西，朋友有遠近，親戚有厚薄，那是我換命的朋友。我二人妻子不避，穿房過屋，可無別項之交。蠻子說道：若勝三哥有事，非你不行，你去不去呢？你不是借口五勞七傷，你就是咳嗽痰喘，你不是手眼遲鈍，你不是腦裏疼，肚子疼，哪？賈七爺說道：蠻子你是找茬，你都說啦，我還說什麼？蠻子你別纏脖子，別位有事另議，獨勝三哥有事，赴湯投火，捨命我也不怕煩。蠻子遂將五方飛蛇陣盜燈之事，並那櫃中的埋伏消息，非你去不可，你要推委，我就放火燒房，在你這地方裏抹脖子上吊，叫你和尚不得睡，姑子不得安。賈七爺聞聽，遂說道：你我就此前往。賈七爺這才收拾零碎物件起身，要探五方飛蛇陣，二位出離了賈柳村。賈七爺說道：我同你一處行。那蠻子二爺說道：你去你的王八羔子，我先到九江府去請大王八羔子去。我將大王八羔子請出來，我這去請別位呢？你別自以為你自己到陣，就全辭啦。那一位要是不去，我就放火燒他的宅子。語畢，由院中掏一打子請帖，給賈七爺觀看說道：你去盜燈，我請朋友。賈七爺說道：罷了罷了，兄弟，歐陽二爺又說道：勝三哥性子急，你快去吧。賈七爺遂夠奔江蘇省。賈七爺路途之上，餓了買兩套燒餅果子吃，渴了河沿捧點水喝，或是飲馬的馬槽喝水，一百餘里地。賈七爺來到鏢局子，賈七爺在前十幾年南七省都奔遍了，道路純熟，當日起到千佛山。鏢局子門道有燈，一看有一塊匾，上書金字松棚英雄會。賈七爺進門房問道：神鏢將勝三哥在家麼？夥計說道：在鏢局子呢。賈七爺說道：勞駕請給回稟一聲，就說賈斌久來到啦。門房之人回稟進去。三老出來迎接，李剛與和尚老道三位。賈七爺先給李剛行禮，後給和尚老道行禮。老道說道：七爺來的真快哪。賈七爺問道：三哥呢？老道說道：三爺今日愁悶，休息去了。賈七爺說道：四哥快預備酒飯，我還沒吃飯呢。又說道：我勝三哥睡如何這樣早，盜燈之事怎樣了？四爺答道：昨天拿燈之後，蕭銀龍與二太暗去探陣，今天吃早飯，北山鏢頭華四爺進箱金台五方飛蛇陣盜燈，也去而未返。勝三哥煩悶，非要自去盜燈不可，道爺不容他去，勸他吃飯喝酒。



三哥淚洒於盃中 沒吃飯安歇去了 賈七爺說道 不是暗自走了 李四爺說道 邱成看守着呢

決走不了 賈七爺說道 李四爺你去請勝三哥去吧 就說小弟來了 咱好商量盜燈之策 李四爺

遂叫楊香五道 去請師傅 就說管賈七叔來啦 楊香五到後院 勝爺安歇的屋子 邱成在西

暗間屋外遮住門口 楊香五說道 邱成 我師傅睡了嗎 邱成說道 大概許睡着啦 楊香五說道

賈七叔來啦 請我師傅到中院客廳 商議盜燈之計 二位遂進了裏間屋 勝爺在籬床上蓋着夾

被 橫着氣頭 楊香五說道 老師 我賈七叔來啦 叫之不應 楊香五一掀夾被 只見裏面蓋着

一條棉被 一看恩師蹤跡不見 一看刀鏢零碎 也全都不見 又見後窗戶敞開未關 勝爺必由後

窗戶而走 二人遂奔前院客廳 邱成說道 勝師叔由後窗戶走了 道爺厲聲道 我叫你看 你

怎麼不知道你師叔走呢 邱成就將當面情形 跟道爺說了一遍 賈七爺開聽此言叫道 四哥

我吃點心喝水就行啦 五方飛蛇陣太險惡 恐怕三哥受了害 賈七爺吃了幾口點心 吃了幾口水

就起身奔着金台五方飛蛇樓 亮寶刀斬飛蛇 來到五方飛蛇樓門口 正赶上勝爺持刀自嘆道 想不到勝英落得

自刎而死 故此趕緊上樓 亮寶刀斬飛蛇 勝爺說道 一事不登二駕 先將珍珠燈取下來吧 賈

七爺道 三十六塊天花板有幾海柯刀 非會金鐘罩鐵布衫不濺取 大概三更後必有十位八位前來

會金鐘罩的必然來到 勝爺說道 你怎曉得 賈七爺說道 我從鏢局子來的時候 我們大家定

好約會 二八正在樓上說話 就聽見方甲乙木方位上 有人喊叫 香五探聽即走 登動了消息

伴小子腿折胎胎斷 賈七爺說道 怎麼伴子來啦 看看他帶來多少 賈七爺由後門探頭觀看

就見來了八位 會金鐘罩的有六位 不會金鐘罩的兩位 豐啞仙師剃瓦和尚 有達摩老祖易筋

經橫練 年輕的 邱成 胡景春 賈明等 俱都有金鐘罩 李四爺楊香五二人 不會金

鐘罩 胡景春是請賈爺來遇 返身又追回來的 衆人到樓口下一陣血氣味 豐啞仙師念了一聲無

量佛 不好 傷了人啦 遂叫楊香五打火摺觀看 大衆看血餅子之中 有道冠赤金簪 蒼白鬚鬚

金頭虎喊道：死的是雜毛，獨比長老一推賈明。饒小子說道：我說的是死雜毛，沒說我師大爺。賈七爺在樓上說道：這兒我久候多時了。金頭虎下腰將老道頭上赤金簪拔下說道：楊香五小子，這簪子是真的嗎？楊香五說道：是真的。賈明說道：要是真的，我分給你小子一半。列位，賈七爺先上的倒怎麼不知道是赤金的簪子呢？因為有賤爺在樓上嘆息欲自刎，所以賈七爺顧不的別的。這是賈七爺忠心於友，但是賈七爺不取，也沒到兩人手裏，給少爺留着呢。賈七爺說道：你們可走開，費曉仙師腳踏扶手，叫道：你們大家跟着我的脚印走，千萬別探樓梯。大眾都跟着脚印上樓，惟楊香五金頭虎二人在後面還不上樓。金頭虎說道：香五小子，咱們爲什麼不走樓梯呢？平平的樓梯多好。楊香五說道：對啦，賈明非走樓梯不可，饒小子邁步一上樓梯，就聽咯赤一聲，就在饒英雄迎面骨上劃了一刀。饒小子褲腿俱傷，迎面骨上一邊一道白印。饒英雄趕緊退回，說道：沒有金鐘罩腿探啦。楊香五說道：賈爺非走樓梯不可，饒小子說道：你才走樓梯呢，別挨罵啦。二人送登欄杆而上，樓上十位英雄，費曉仙師說道：賈施圭早到了嗎？賈七爺說道：我由鏢局子起身的時候，我打算將勝爺追回來，或者走到三哥前邊，我走的三十多里旱路，來到蓮花湖湖叉子，又走的水路耍戲蓮花湖賊一回，所以我來遲一點。書中代言：賈七爺來到蓮花湖湖岔子，打開油綳子包伏，取出水見水靠，撤去馬尾透風巾，魚鱗大酒鞋，穿好了水衣水靠，帶上月牙分水蓮子簪，三道鹿筋猴筋，卡好，脖領，繫分水裙，綳分水套，在水裏半日，身上都不見一點水珠，分水靠下皮囊之中帶好暗器，背後分水套，綳住了秋風落葉掃，將零碎東西包好放在油布口袋之內，將口袋繫好，油綳子包皮外面一包，背後一掃，胸前打蝴蝶扣，翻身形金鐘罩，縱於水中，破風踏浪，夠走西北角金台，看見陟巖出崖，賈七爺在水中，其行甚快，在岸上聽見湖邊，撲水一聲，距賈七爺有數丈遠，賈七爺一看，心中暗道：有六尺長來往，身上紅忽々，莫非說是鯉魚嗎？那有這大的鯉魚呢？賈七爺定精細看，原來是一個人，本是荷花色。

水靠 蓮花瓣的水帽 賈七爺心中暗贊 好俊的水量 也是奔西北蕭金台去的 我跟他一路同

可不知此人是綠林道 還是鏢行之人 水流隨着他打轉 此人水量比我高的多 真乃是一輩新人換舊人 賈七爺隨在此人背後而行 聽水的聲音嘩啦啦響聲 賈七爺一看 前面有一道大牆在水裏邊 波浪打牆磚 水響原是牆中龍溝的聲音 賈七爺借月色觀看 牆出水上三尺高 看見

穿荷花色水靠的在前 在水中一低頭 遂通龍溝 賈七爺覺到跟前心中暗想 牆在水內 怎麼立的隱呢 由牆下伸手一摸 底下乃是柏木椿 有七八寸粗 用大刀砸進去的柏木椿上半尺厚的石板 上有半尺厚的木板 木板上乾擺細磨 磨傳對縫砌的大牆 書中代言 每逢湖水漲時 水到

三 牆根 不過就是三兩個月 就在六七月湖水漲發的時候 到八九月白露後 水就落下去啦 一年之中大牆被兩三個月的水 老英雄心中思索 我也進水龍溝 破風踏浪 承流而入 進牆內在牆

根下隱住身軀 賈七爺一看 西北角有彩蓮船二十隻 船桅上有頭燈 白紗燈紅字 四個大字 蓮花湖韓 賈七爺納悶 蕭金台怎麼還有蓮花湖的號燈 眼看穿荷花水靠之人 夠奔大船而去

二十隻船頭上站起若干的人 大眾齊聲問道 總轄寨主爺回來啦 總轄寨主爺回來啦 您到湖岔

東邊探了嗎 到了東岸沒有 此人說道 我已到東岸探問 皆因為怕鏢行人有知這條道路的 大概保鏢的也許不知這條水路 他們可就走蕭金山山了 衆人說道 往返二十多里地 您比船

可快的多 此人說道 二十多里水路不是猶如兒戲一般嗎 賈七爺心中思索 既要買 頭朝外 想到這裏 脚一登牆 雙手急忙一分水 此時這位總轄寨主還沒上船呢 分水轉身面向南裏在水

皮上露着三尺來高 皆因為賈七爺身體矮小 賈七爺奔彩蓮船而來 叫道 足下是那裏的寨主 此人答道 我乃蓮花湖的四十寨總轄 萬丈湖波浪韓秀是也 韓秀問道 足下何人 韓秀以為是

一童子 細一看賈七爺左手捻燕尾鬚 都蒼白了 賈七爺說道 在下祖居江蘇寶柳村 黑驢寨 少居蓬虎山 破中指飲血酒 人台舉明清八義 在下排行在七 姓賈雙名斌久 韓秀一聽 心中

思索 這也是明清八義之人 蓮花湖我輸與勝英 今天拿住賈七 以報打蓮花湖之仇 賈七爺說

道 我久聞你是當世的英雄 真名不如見面 原來你是抱粗腿的英雄 韓秀問道 在下怎樣

抱粗腿了 賈七爺說道 你與我勝三哥有過結 你可以找我勝三哥 計不出此 暗中幫着蕭金台

豈不是抱粗腿之輩呢 韓秀開聽 白臉一紅 說道 賈七義士 你幹甚麼來了 賈七爺答道

我前來探陣盜萬壽燈來啦 韓秀說道 聽你之言 你也是捧臭腳來啦 萬壽燈本是有關機變之事

於閣下何與 賈七爺說道 寨主言之差矣 我們明清八義乃是八拜之交 金蘭之好 韓秀說道

如此說來 閣下乃是只知正人 而不知正己 我們乃是子一輩父一輩之交情 在下是奉紅白帖

請來的 咱們各爲朋友 不必套言 現在我這是五百二十人 老義士要能贏了我這五百二十人

您由東大牆過去 就看見五方飛蛇陣西陣門啦 您要贏不了羣雄 您就打水溝出去 由別處行走

我不管您走道 此寨是我管轄 賈七爺開聽此言 笑道 總轄寨主 蓮花湖五百餘人 水戰旱

戰 在下我奉陪 如要羣毆 請閣下一擠齊上 久聞你善於排兵佈陣 不然你就擺一兩陣勢 我

站在當中 要將我衣服傷損一點 我打水溝出去 我再學本事去 我學好了能爲 再來救我三哥

盜萬壽燈 韓秀說道 老義士 你再向北苑一覓 韓秀遂上了大船 遂傳下命令 二十隻大船之

後 俱有小船一艘 衆人遂擺了一個八卦陣勢 八隻小船每隻船上八個人 後邊四個水手 前邊

四個嚶卒 四個嚶卒每人一把鈎鎌 六尺長的藤子杆 六寸長的尖子帶鋼鈎 襯赤袍 八隻小

船排在正南正北 東南東北 將賈七爺團團圍住 賈七爺一看 乃是八卦陣 老英雄不慌不忙

比時水師營中 四尺多深的水 賈七爺身體矮小 可夠不着水 這八卦陣要叫勝爺碰上 衣服損

傷 皮肉受刑 遇上他師 多少也得帶點傷 單遇上擺陣的老班賈七爺 蓮花湖的案主活該

栽跟頭 韓秀令字旗一展 八隻小船齊上 四面八方鈎鎌鎗 俱奔賈七爺而來 正東的船向西來

正西的船向東來 南面的奔北面 北面的奔南面 東南的船奔西北 西北的船奔東南 賈七爺

寶刀出匣 水皮上一道霞光 寶劍透入水內 直走正北逸去 其餘的可就夠不上賈七爺了 正北

箭船上四個嘍卒奔賈七爺搭來 賈七爺寶劍在水中 由東向西 順風掃敗葉 四把鈞鎌槍的槍尖

子 俱都撲冬撲冬落於水中 也有削去一半杆子的 四個嘍卒俱都拿着三尺多長的籐子杆 賈七

爺用左胳膊一跨船頭縱上船去 寶刀一幌道 八個嘍卒逃命去吧 八個嘍卒俱都跳入水中 賈七

爺手擎秋風落葉掃而向南 對韓秀說道 總轄寨主 這是八卦陣啊 我們明清八義小時上學的時候

就拿這個陣玩耍 到了蓮花湖 就以這個陣爲絕藝了 韓秀心中暗說 賈七爺這時得便宜賈

乖 韓秀說道 賈老義士 你那口劍是寶刀吧 賈七爺說道 正是寶刀 韓秀說道 賈老義士

水戰我們甘敗下風 東墻根有旱路 我們與老義士陸地比賽輸贏 賈七爺聞聽此言 笑答道

寨主 步戰正合我意 老英雄說吧 由船上跳下來 夠奔正東 賈七爺來到東墻根 一看東墻根

是三合土碼的 一丈多寬的旱岸 靠水俱都是木板柏木椿編的 非常堅固 賈七爺一扶柏木椿縱

上旱岸 剛上了岸 寶劍方要還匣 就聽有一陣金風奔後腦海而來 賈七爺若是回頭 必然臉面

受傷 況且也來不及 賈七爺趕緊縮頸藏頭 就見一隻亮銀鏢 嗖的一聲 打在磚墻之上 賈七

爺回頭一看 見韓秀的大小戰船 相距三十餘丈 要是打鏢也就是三四丈準 爲何此鏢 將方磚

打落一塊 此鏢從何處而來呢 賈七爺正在疑惑之際 就看離河岸不到一丈 由水裏冒出一人

賈七爺心中明白 原來是由水裏打來的鏢 此人一身銀灰色的水靠 白臉面 二十幾數掛零 賈

七爺說道 就是你打的鏢嗎 此八答道 不錯就我 賈七爺說道 真乃人面獸心也 我與你何

仇之有 你下此毒手 你叫什麼名字 此人答道 我乃蓮花湖水八寨的三寨主 分水張龍是也

賈七爺倒退身軀 說道 你上來吧 張義龍上了岸 一抖水裙 水珠不沾 張義龍伸手由背後

取出籐子蛇 此兵刃三尺多長 籐子尾兩頭鋼尖子 一抖二龍鬚 奔賈七爺的腿口來 賈七

爺一閃身形 又雙插花鉤奔頭上 第三招雙鉤貫耳 賈七爺縮頭藏髮 張義龍說道 老義士怎

麼不還招呀 賈七爺說道 我這是二次出世 對於雞頭魚刺 死死狗 小毛賊子們 我先讓他

三招 第四招賈七爺劍將雙蛇削斷 張義龍拿着兩隻長管鐵尖筆 一隻筆奔而門 一隻筆奔胸前

又打將過來 奔而門的筆 賈七爺一低頭 奔胸前的筆賈七爺用寶劍平着向下一壓 兩隻筆俱

都點空 張義龍方要向水中跳 賈七爺兜後一劍 將衣服刺破入皮肉五分餘深 賈七爺又向上一

挑 斜插柳挑了半尺長一道血槽 說道 張義龍我給您留個記號 你別忘了我姓賈排在七 人

稱賈七爺 韓秀觀看 說道 賈七爺的本事高強 非我不能敵 韓秀遂將令字旗 交與寶刀將韓

殿奎 說道 賈老義士 我奉陪您走一踰吧 韓秀遂破風踏浪抖擻精神 直奔賈七爺而來 賈七

爺觀看 心中歡喜 擒賊先擒王 能敲金鐘一下 不打破鑼千百聲 打敗韓秀勝似打敗蓮花湖羣

賊 韓秀遂縱上河坡 說道 賈老義士 我要輸給您 您過此大牆就是陣門 咱二位素無仇隙

各爲朋友 如果閔老寨主責備我 我也有話說 因爲我甘敗下風 不能不假道於賈老義士也 彼

此誰也不能傷誰 點到而已 哈哈一笑 韓秀乃是欺人手段 此時賈七爺是滿不聽提 遂說道

我要贏的了寨主 叫寨主受點微傷 韓秀聞聽 遂亮出雙刀 說道 賈老義士 請看我刀柄有五

個字 賈七爺一看 乃是天地君親師 韓秀又說道 在下向來不作非禮之事 賈七爺說道 素慕

美名 有麟自然香 不必迎風站 請寨主上招 韓秀將雙刀一幌 賈七爺閃身 並不還招 第二

招點面門扎胸前 賈七爺又躲過 第三招刀照雙肩 賈七爺一閃身向外一縱 韓秀問道 老義士

何不還招 賈七爺說道 我二次出世 每逢會英雄時 我必先讓三招 第四招第八刀 賈七爺

寶劍還招 不過招招架架 韓秀雙刀上下翻飛 賈七爺一看 他恨不能刀刀見血 片片見肉 賈

七爺心中暗道 你是找着人前現醜 我不肯傷你年少的英雄 賈七爺遂將招數更改門路 遂用八

仙陰陽劍 劍光一領韓秀 韓秀兩目發離 上下前後 全都是寶刀 雙刀蔽不住寶劍 韓秀熱

汗直流 賈七爺真是 拐李先生劍法高 閔老騎驢削風毛 仙姑擺下絕命陣 湘子追魂不能逃

此時買七爺在韓秀腰上平着劍一滑 韓秀本打算將寶劍給割飛了 雙刀灑下去之時 老義士寶劍向後一撤 雙刀禪空 抽劍翻手劍奔脖項而來 韓秀心說道 我命休矣 老英雄撒劍雙指一點韓秀胸口 說道 我給你留一顆綠林魁首 韓秀桃花臉一紅 說道 過兵刃我算哪啦 我跟你賴一賴 咱倆過一過暗器 買七爺說道 寨主言之差矣 過暗器咱倆面對面 誰叫誰打着 韓秀臉一紅說道 咱們再過過兵刃吧 買七爺說道 好好 韓秀雙刀併舉 二人又戰了二十餘個回合 韓秀說道 我甘敗下風 說畢 向南敗走 買七爺心中說道 我方才說打暗器 臉對臉打不着 他這就要敗中取勝發暗器 我追他 韓秀見買七爺一追 心中暗道 這回你可輸啦 刀向左手一交 右手一隻手打了兩隻暗器 韓秀誠心跑的慢 買七爺誠心伏追 及至相離一丈來往 韓秀一翻背咯吧一聲 一隻花裝弩奔而門打去 買七爺一低頭 方躲開花裝弩 韓秀二指一按綳簧 咯吧一隻袖箭 直取買七爺的胸口窩 買七爺寶劍交於左手 伸手一接 將袖箭接在手中 哈哈一笑 韓秀臉兒一紅 買七爺說道 韓寨主這不算你輸 你站穩了 我也不敗中取勝 我打你一下 這是玩藝也算不了暗器 打着你我出大堵奔陣門 打不着你 我出水溝回家再學藝去 韓秀一聽 這回矮子要輸我雙手打暗器 雙手接暗器 他面對面明着焉能打的着我呢 韓秀遂將雙刀歸殼 買七爺寶劍還匣 二位面對面相隔一丈來地 買七爺分水裙下一伸手 由兜囊中掏出一個鐵彈兒 檳榔大小 用鐵片子與水貼在一處的 掏出來之後 藏在手心中 用最後的兩個手指扣着 說道韓秀招暗器 韓秀一躲 又說道 韓秀招暗器 韓秀又一躲 還是不見暗器 一連三次 買七爺俱都是先伸着兩個手指打的 並不見暗器 韓秀說道 老義士不要趣笑 那有暗器呀 此時買七爺將鐵彈扣到大母指尖道 再看 韓秀冷不防以為買七爺手中無物 驟然間一物打來 韓秀就覺眉攢發燒 一退兩迷 躺於塵埃 兩眉攢中打了一個紫泡 直向下滴血珠兒 再看買七爺越掃而過 買七爺向東一拐 看見陣門 不到半里地之遠 就是西陣門 一道大門 三道





纏 金頭虎說道 老道大爺要脫光屁股 老道叫道 賈七爺 我的寶劍長 在架海上不得用 賈施主將秋風落葉掃帚我一用 賈七爺將三角眼一翻 說道 我是第三層 天下邊 還有第二層人 再向下就落地 要是打下去 連寶劍全完 爲我勝三哥的事腦袋都給你 摘下寶劍遞與道爺 道爺接過寶劍插在背後 掛好如意鈎 恐怕寶劍掉下去 諸葛三爺一看 架海距地板有一丈四高 架海是四楞的 向上一縱 兩手一分 手掌與頭平着 一粒混元氣 一挺身爬在架海上面 十字架海東 一萬壽燈 黃燈登奪目 上有行龍臥龍彩鳳 珠寶大小一百餘粒 鳳口鳳尾上的寶珠 有核桃大小 真金絲奪人的眼目 諸葛道爺細一看 有三個古銅釘管住鎖練 道爺伸手一摘鎖練 背向上一起 砸了天花板 天花板中墜下一股鋼絲有黃豆粒粗細 上頭是鋼輪子來回亂攪 金鐘攪上也得骨肉翻飛 老道用秋風落葉掃 將那鋼輪割斷 立時亂弩齊發 老道上身用寶劍蔽住 下身亂箭打在腿上就是一團白點 工夫不大 將亂弩放盡 道爺伸手一掙鎖練 用劍將古銅釘斬斷 鎖練向口中一含 一個倒掛 掛大梁 金頭虎喊道 寶燈要掉 可了不的啦 賈七爺說道 你喊甚麼 金頭虎再一看 說道 原來是玩出手的呢 就見老道向下一挺頭向下一落 離地有四尺來高一疊腰站起 用手一提珍珠燈 此時就聽樓板下有聲音 救人哪 救人哪 豐啞仙師與大眾聽着全都納悶 不知是由何處來的聲音 賈明道 許是鬧鬼吧 豐啞仙師說道 賈七爺你看是那一塊板落下去了 賈七爺一看 珍珠燈的北面一塊樓板六尺寬一丈餘長 賈七爺一按這塊翻板翻簧 這塊板可就起來啦 邱成歐陽德二人 用兵力支起樓板 大眾向下觀看 有一丈多深 下邊的板也翻着光 這十位都有飛抓 將兩把飛抓接在一塊 抓住火摺放下去一照 只見銅鐵網上 西北角綳住黃三太 西南角綳住蕭銀龍 大眾一看 原來二人在這兒呢 金頭虎喊道 二位相好 一塊生筋來 向上再動動鐵釘 搭住 兩支一天 也二水 水不調 豐啞仙師說道 飛抓倒吊着繫下人去 紅蓮羅漢說道 賈七爺救勝三爺 道兄盜燈 貧僧無尺寸之功 將我

繫下去救他們二人吧 紅蓮羅漢撤去僧袍 又將兩把飛抓接在一塊 將紅蓮羅漢宮腰纏好 紅蓮羅漢說道 賈七爺 我也得借寶劍一用 李四爺揪着飛抓 將扣向奔銀龍繫下去 又繫下兩把飛抓爲是救銀龍 弼崑長老用飛抓抓住銀龍英雄袋尸上面人向上一提 弼崑長老將銅鐵網已竟斬斷了 上面人將銀龍提上去 將網上的倒鬚鈎摘下 蕭銀龍叫道 三大爺 你倒好受 這渴真難受了 金頭虎喊道 你渴啦 我打鏢局子帶來一瓶水 還有一斤點心 銀龍說太好啦 快給我點水喝吧 金頭虎說道 我打算要帶來 忘啦 又將三太照樣拉上來 李四爺又將和尚也拉上來 金頭虎喊道 四大爺 別撒手將和尚師傅扔下去呀 早有人將二位身上帶着的網給摘下來 黃三太還扎爭的了 銀龍可受不了啦 連腰都直不起來啦 共合十二位英雄 賈七爺勝三爺在先 弼崑長老李四爺在後 其餘雙陞仙師在中 十二位魚貫而行 大家珠雙欄杆 到樓梯以下 樓上衣物全都取下 雙陞仙師念了一聲無量佛 說道 道友 你太絕啦 〔指着擺陣的老道〕可惜你這樣妙手靈心 擺這樣絕陣 終歸送了你自己的性命 衆位出了東方甲乙木的陣門 十二位出了東陣門 勝爺說道 道兄 你們衆位大家 沿路護燈回歸鏢局子去 大衆問道 您要何往 勝爺說道 我進南方丙丁火四道陣門 北方壬癸水 西方庚辛金 十二道陣門 我尋找我那剛直的盟弟 一探飛蛇陣的三太銀龍救出來擊 三探飛蛇陣的我勝某也救出來啦 惟有二探飛蛇陣我那盟弟還未見面 我要設法救我那二探飛蛇陣的盟弟華清泉 雙陞仙師說道 勝施主 這十數餘人拚命捨死亡生 全都是爲你盜珍珠燈 你要進陣找華四弟 大衆也得隨你進陣 再說他要盜不了燈 他就許回家去了 要受了害 一天一夜工夫 已竟早受了害啦 勝爺眼望飛蛇陣叫道 華四弟 你要有了差錯 愚兄若不給你報仇非人也 賈明喊道 三大爺 您就華四爺一個朋友嗎 大衆說不是您的朋友嗎 勝爺被大衆所勸 正在此時 陰雲密布 月被雲朦 大衆向東去奔山坡 三十來來丈 剛到山坡 只見樹林中有一道黑影一恍 勝三爺說道 樹林中有人大概是山中的寨主前

暗探 衆位大家止住步 我進樹林觀看 眼看黑影進了樹林 一看踪跡皆無 勝爺恐怕賊人暗算 伸手拿出一隻金鏢 就聽大樹後喊道 唔呀 勝三哥 不要用冰攢穿我 大樹後歐陽大義士轉過身軀 毛毛烘烘 皮襖馬褂 叫道 勝三哥珍珠燈怎樣 勝爺說道 好難盜的珍珠燈啊 灣弓弩箭轉輪消息 一言難盡了 大義士請到山坡吧 俱都是咱們人 歐陽大義士問道 勝三哥 誰拿着燈呢 勝爺答道 道兄拿着珍珠燈呢 歐陽大義士說道 在那地方裏盜的 勝爺將欄上盜燈情形 又說了一遍 大義士說道 唔呀 我得要看 勝三爺說道 你回鏢局子再看吧 大義士說道 我就要看 勝爺這才打開包裹 解開絨繩 露出龍盒 盛珍珠燈的盒 蠻子說道 不對 這燈要是假的 勝爺掀開盒蓋 提着花籃把兒與大義士觀看 大義士罵道 雜毛 你是有眼無珠 賊矮子假高明 李剛是全都不懂 這個寶珠要有一顆真的 挖了我的眼睛 白子玉的藕芽 翡翠的荷花葉 那都是琉璃的 那真金絲都是鋼的度的金 大小寶石有一塊真的 我不姓歐陽 勝爺聞聽大義士之言 仔細觀看 果然都是假的 勝三爺一抖手 將假燈摔了個紛紛碎 勝爺說道 我盡九牛二虎之力 忘生捨死 落一個假燈 衆位仁兄賢弟三太等 咱們亮兵器殺奔聚議廳 不給珍珠燈與他拚命爭持 雙陸仙師說道 你我受了一夜的辛苦 他既然懸掛假燈 你以武力對待 那是固然 一個月限這才兩天 再想良策 歐陽大佐大義士相勸道 我等俱都勞乏 蕭銀龍說道 我與黃三哥二人 兩天一夜水米未曾沾唇 賈七爺說道 他既掛假燈 他必有預備 咱暫且回鏢局子再謀上策 勝爺和衆家相勸 遂下了東山坡 夠奔二道山口走出三二里地 就聽正北山嶺上鑼聲響亮 鼓響如雷 鑼鼓不響 人聲靜寂 鑼鼓一響 喊殺連天 只見高阜處閃士瓊 乘跨艾葉青鬃豹 本山有千餘人 各執兵刃 弓上弦 刀出鞘 正南方鑼鼓大作 燈籠火把 亮子油松 號燈上寫着黑水湖曹 坐下馬草中槍 真是千人不擋 萬人不敵 嘍卒寨主 也是弓上弦 刀出鞘 正西方鑼聲響亮 燈籠火把 號燈上寫着蓮花湖韓 韓忠 韓孝 韓勇 韓猛

寶刀將韓殿奎 韓秀壓住陣角 嘍卒寨主五六百人 正東方喊殺連天 震八方林士佩率衆把住東方 東北角肅玉台的袁龍袁虎 率領嘍卒 把住東北角 西北方蕭鳳台的夏金輝夏金彪 把住西北 東南角澎湖王忠 把住東南 西南角潮湖的李豹 手執祖傳的護手紫金鈎 把住西南 八大名山的羣雄嘍卒寨主有三千餘人 喊殺連天 圍的水洩不通 豐啞仙師說道 果然他們有預備勝爺說道 你們衆位隨我來 四面八方都是長箭手 咱們就撞他東南的山口 山口不是本山的 大少寨主 咱就撞的出去 幫拳的不能賣命 語畢 勝爺握魚鱗紫金刀在先 走出有五里之遙 到了二道山口 剛打山口裏出來 一里之遙 迎頭來了一羣人馬 三四十人 頭匹馬乃是紅沙獸 撞將前來 正是本山大少寨主挾山太保閔德潤 勝爺說道 太巧啦 單單碰上他了 馬到十三位 切近 馬打盤旋 在勝爺十三位眼前 左手帶絲韁 右手合着金鼎龍頭槊一聲喊叫 你們要知時務束手被擒 如其不然 大太爺馬走槊飛 將你等成肉泥 此時勝爺背後 歐陽德楊香五 他們用話激金頭虎 楊香五說道 這要是有大小子在 必有一場慶戰 有本事在這時露面 歐陽德說道 就是跟你我有本事 在這地方也還敢露頭嗎 指名罵他 他也不敢言語 雙小子一晃冲天杵小辮 大聲說道 你們兩個小子成心跟我过不去 我若不敢露面是匹天 勝三爺正在問鏢之時 雙小子喊道 勝三大爺 殺雞焉用宰牛刀 有事小侄男服其勞 勝三爺說道 這大賊 賈明說道 咱爺們有造化 雙小子哈巴着羅圈腿 越衆當先 翻開母狗眼一看 大少寨主人高馬大人似猛虎 馬如蛟龍 這小子跳下馬來有八尺高 金頭虎看罷 哈巴着腿 心中暗道 我留到近前 照定馬腿上一杵 將馬弄倒了 他必詳下來 照他腦袋上三杵 你道 大寨主身後還有三十多人 雙英雄到了切近 內中有人喊道 大寨主爺留神 這小子沒羞沒臊 皆因爲內有林士佩手下兩名寨主 知道金頭虎壞 大少寨主聞聲跳下馬來 金頭虎心中說道 完了完了 打不着馬啦 大少寨主一看 賈明三尺多高 大草包肚子 羅圈腿 大少寨主說道 槊下不死無名之鬼 報

上名來 賈明說道 你不認識我 你站穩 別嚇唬下 大少寨主閔德潤面向西北 單手執定龍頭  
 槊 金頭虎說道 鞋要破了底兒偏 大海栽花棍底深 高山點燈明而亮 祖居買柳村黑駝寨 姓  
 賈名明 人稱恨地無環鐵霸王 金頭老虎 我有一個兄弟叫賈亮 提咱爸爸 姓賈排行在七子  
 不言父名 叫鑽雲太保 賈七爺 咱在蓮花塔打死豹子 力劈梅花鹿 蓮花湖內叫過好 大開台  
 城省銀安殿 咱們師傅在千佛山真武頂 紅蓮羅漢病崑崙長老 用手一指老道 你看那赤紅臉的便  
 是咱師傅 說着話冷不防跳起來 照定大寨主頂門上就是一杵 大少寨主裏手一掣 將杵給糊  
 出兩丈多遠 賈明撒腿向河就跑 大少寨主隨後就追 說道 你算什麼英雄 瘦小子腿短的慢  
 不堪追上 用手拍着大肚子道 招夫賣 大寨主一怔神 又跑 大寨主道 真無廉  
 恥 給你爸爸現世 賈七爺面上有點掛不住 賈七爺一幌透風巾擡寶刃 要臨敵會闖挾山太保  
 雙啞仙師道 賈施主要臨敵嗎 賈七爺道 您看你侄子叫人家罵的不堪入耳 雙啞仙師道 賈施  
 主你的劍是無價之寶 賊的兵刃太笨重 他要損壞了你的寶力 豈不可惜 你在鏢局子內告訴我  
 們帶應手的傢伙 邱成歐陽德他們二人揹着虎尾三節棍呢 歐陽德道 我還有三節棍 歐陽德由  
 背後撤下藍布捲兒打開 現出虎尾三節棍 那三節棍有四十餘斤重 非有四五百斤力量 要不出  
 花兒來 道爺說道 賈七爺住家十數年 恐怕使不動 如果使不動 貧道動手截猛漢 賈七爺接  
 過虎尾三節棍 使了一個開山劈二一裏十順風掃敗葉 三節棍當那夕一響 雙啞仙師一看 就知  
 道賈七爺的工夫沒擱下 賈七爺一伏腰 夠奔山賊 山賊高似面 看勝爺與和尚老道 賈七爺已  
 到大少寨主跟前 大少寨主低頭一看 方要說小孩你幹什麼來啦 賈七爺那一隻手合着三節棍  
 一隻手縮鬚鬚呢 大少寨主說道 你這個矮老頭何必送死 賈七爺哈哈冷笑兩聲 然後又報了名  
 姓 大少寨主一笑說道 你也是明清人義呀 矮地丁 你有什麼本領 賈七爺一縱身形 離地六  
 尺多高 棍打悠悠身勢 賊人一裏手當那夕一掣 第三節棍稍子遠回來了 虎尾三節棍撥風八打上

下翻飛 金頂龍頭漿一百單八招 將買七爺連棍帶人 全都用龍頭槩圍住 天氣炎熱買七爺熱汗直流 鼻穿髮角全都見汗 皆因為買七爺腹內空空 累的菜已疲乏 故此出汗了 勝爺看的真而切真 恐怕買七爺失手被害 雙陸仙師看的明白 叫道 勝施主你要替買七爺嗎 勝爺說道 然也 雙陸仙師說道 你的刀要叫賊人兵刃碰上就飛啦 貧道上陣吧 邱成你將鋼槍解下來 邱成急忙撤去皮帶 解下鋼槍 此槍九節 每節八寸有餘 一節螺絲 一節卡口 共合是九節 第九節一尺來長的鴨子嘴 襯素袍 有雞卵粗細 那螺絲的口少微有點空隙 老道將九節鋼槍上好 這條槍是十三省總鏢局子頭一條傢伙 保鏢的護院的多有用不了此槍的 拿起顛不圓 大鐵板能扎進幾分去 專破金鐘罩 碰上骨斷筋折 金鐘罩敵不住 勝爺見老道將槍上好 伸手由老道手中搶過來 擰了三擰 鋼槍顛的猶如車輪 勝爺道 還是我臨敵 我還能使這條槍 勝爺緊了緊英雄帶 綳了綳十字絆 勝爺綳十字帶將槍插在地下 伸胳膊遞腿 沒有綳掉的地方 將槍掉起 勝爺叫道 買賢弟 你與閔大少寨主戰的不輸不贏請暫退下 愚兄領教領教閔大少爺 買七爺翻眼珠心中暗道 我實不能贏此山賊 道兄的點穴法也不準行 人家金頂龍頭槩敵住身軀啦 你的甩頭與鏢倒許能贏 買七爺思索至此 縱出圈子外 虛幌一根 勝爺說道 大少寨主休要藐視鏢行的英雄勝英來也 山賊一笑道 我正要會鬥你呢 勝爺不答言 擺前把長後把 運動平生之力 照定胸前就是一槍 大少寨主向外一綳 猶如地動山搖一般 勝爺的槍前把鬆了手啦 勝爺心中暗說 好大力量 勝爺可就不敢跟他碰傢伙啦 勝爺用純熟的招數 一點眉攢 二擦陰 三扎盤肘 四分心 吞吐撒放撤步抽身 兩個人戰到四五十個回合 勝老者鼻穿髮角見汗 一來是勝爺盜燈 二來茶飯少用 這些老少賓朋 全都是累乏了的 山賊故此佔了上風 八大名山羣雄 嚴加防範各守訊地 不准亂動 四而八方俱都圍住 挾山太保心中有底 他早探明啦 盜燈的只十數人 他告奮勇捉拿盜燈之人 勝爺要向東去有林士佩 向南去有曹榮 向西去有蓮花湖

韓秀 向北去有本山老寨主 猶如鐵壁銅城一般 嚴肅異常 並無亂動者 勝爺熱汗直流 忽聽頭道山口 一陣大亂 二道山口外 也跟着亂啦叫苦哀哉 兄不能顧弟 弟不能顧兄 兄恨爹娘沒生出翅膀兒來 一人打九府圍子手 撞到二道山口 高阜處一看 此人心暗道 我勝三大爺怎麼使鎗呢 一聲吶喊 如同巨雷 勝三大爺我來啦 大眾一看 一個血人滿身點桃花 降寶慶雲杵上鮮血淋漓 聾啞仙師念了一聲無量佛 天不絕勝英 遂說道 勝施主且退 金龍來了 大英雄跑到切近 勝三爺虛幌一槍 縱出圈子外 將槍插在山坡 手扶槍杆 老英雄直喘 山賊一看 金龍一身血跡 列位 衆老者探陣盜燈 大英雄見衆人走後 在鏢局子內吶喊 頭一撥探陣的黃三哥蕭銀龍沒回來 二次探陣的赤紅臉也沒回來 三探陣的我三大爺打窗戶走的 四探陣的小矮老頭也沒回來 五探飛蛇陣的去了八個人也沒回來 叫賊人全給得着啦 我去吧 衆人道 您不會消息埋伏 金龍說道 我不會消息 我給他砸了誰要不叫我去 我把他摔死 衆位老者全都走啦 誰也不敢攔他 但是饒英雄不認識道兒 央求人送去 誰也不敢答話 高俊龍也是好奇心盛 說道 我跟您去 饒英雄說道 好好 咱倆我是大龍 你是小龍 倆人遂出了鏢局子 高恒玩耍饒大個 知道大個不會夜行術 高恒一伏腰 向北走出三里之遙 將大個落在後頭一里多地 高恆回頭一看 孟金龍在後面緊跑 高恒等了一回 大個好容易追上 大英雄趕上高恆說道 我是大馬 你是小驢 你怎麼快 我也追的上 你就跑吧 不用等着我 高恒一聽 心中暗說道 你我二人都是畜類 二人說說笑笑 來到蕭金台山口外 一看山口內 燈籠火把 照如白晝 高俊龍說道 我是不能臨大敵 兄長快去吧 裏面打上啦 我隱在樹林子內 大英雄說道 好好 我進山口 孟金龍幌々悠悠進了頭道山口 把守山口的嘍卒一看 好大個兒 遂互相說道 這要是寨主爺請來的 遂問道 是老合嗎 外人不須進山 孟金龍不薰黑話 不能答言 嘍卒們可就明白的了 大概是鏢局子的大個吧 遂對大英雄說道 不是老合 別向前走啦 大英

雄說什麼叫老合呀 仍是奔山口而來 山口邦子一嚮 亂箭齊發 大英雄降摩寶杵蔽住臙面 前  
 身大腿上中了三隻箭 扶頭向回就跑 跑在樹林中叫道 小龍 不好辦 麻杆咬人 將降寶杵向  
 腋下一挾 拔下箭來 克赤就撒折了 高俊龍說道 長箭手管遠不管近 你只管向前進 別管他  
 大英雄說道 射在身上不要緊 也就是扎在衣服上 要射在眼上 不就成獨眼龍了 高俊龍說  
 道 您用手將眼蓋住 就留着一個眼 用降寶杵再擋着 您一到嘍卒跟前 他們就都跑拉 大英  
 雄遂用左手蓋住眼睛 右手用降魔杵打雕翎 長箭手管遠不管近 撞到根前 一杵碰倒下五六個  
 打倒了兩個 碰倒了三個 大英雄打的長箭手 東奔西逃 削刀手上來亂剝 剝到大英雄身上  
 一道白印 後面撓鈎手搭到大英雄身上也是一道白印 大英雄杵到處 一倒下就是兩三個 骨斷  
 筋折 長箭手先打散了 後邊的削刀手也跑了 撞飛了撓鈎手 大英雄降魔杵上下翻飛 真好似  
 雪當流水一般 嘍卒們死的死亡的亡 頭道山口內 二道山口外 又來了接應的嘍卒 大英雄照  
 舊的碼打 只打的嘍卒們叫苦哀哉 喊殺連天 九層園子手 共合三百六十人 死傷了一多半  
 逃走了一多半 撞進二道山口 找高處一看 山賊挾山太保大少寨主與勝三爺殺的正在難解難分  
 之處 孟金龍看着新鮮 心中說道 我勝三大爺怎麼使槍啊 一聲吶喊 趕奔前來 被困的十三  
 位英雄一看 大英雄猶如血人一般 龔啞仙師叫勝爺退下 勝爺虛點一槍 縱出圈子外 金龍說  
 道 小子 你又逞威風哪 大少寨主說道 來者是孟金龍嗎 金龍答道 對啦 咱是君子打 還  
 是小人打 大少寨主說道 此話怎講 孟金龍說道 北面是你們的老賊 閔德潤說道 不許胡說  
 那是老寨主 傻英雄又用松向西一指 那不是韓家八大錘 東邊那個我們兩滾過 那小子叫林  
 士佩 南邊那個好些騎馬使槍的 都是什麼東西 你們有能耐的賊有多少吧 大少寨主說道 連  
 本山帶外請的有三百餘人 大英雄大聲說道 我們保鏢的下轉帖請來的七百餘位 要是君子打  
 咱們單打獨鬥 要是小人打 我將那七百多位都叫進來 咱是忙牛陣羣毆 大少寨主本是渾小子



謬以爲真 心中說道 許是有七百多人 勝三爺一下轉單 保鏢的護院的都得來 閔德潤思索

至此 遂說道 大少寨主跟你單打獨鬥 孟金龍說道 好朋友 咱是文打 咱是武打 列位 饒

英雄此時愚弄了大少寨主啦 閔德潤問道 怎樣文打 怎樣武打 孟金龍說道 文打有文打的招

數 武打有武打的數 你使的那是什麼傢伙 大少寨主說道 我使的叫金頂龍頭槊 金龍問道

你有多少招 大少寨主說道 一百二十八招 金龍說道 我們老頭是俠客 子不言父名 二俠

我師傅是劍客大腦袋 你不信 你打聽打聽 我師傅交給我一千八百六十四招 山賊一聽 信

以爲真 遂說道 文打怎樣 金龍說道 若是文打 咱倆一對三下的 看看咱倆誰力量大 你不

是叫挾山太保嗎 看看挾山太保有勁 或是混海金鰲有勁 衆賊人都看的着 可聽不見孟金龍與

挾山太保說話 閔德潤說道 咱還是文打吧 金龍說道 好朋友 別看我們是外來的 行俠作義

有容人之量 你先打我三下吧 閔德潤說道 還是你先打我爲對 外來的是朋友 金龍說道 好

吧 那麼就先打你三下 大少寨主將金頂龍頭槊一橫 說道 你打吧 小子 金龍運動十三太

保橫練 對准槊杆就是一杵 就見半空中冒起多高的火星子 閔德潤幌了兩幌 孟金龍向後退了

兩退 口中喊道 山賊這小子好大勁頭呀 列位 孟金龍十三太保的橫練 閔德潤有金鐘罩 正

在此時 就聽弼崑長老背後 喊道 大小子 少才無志 你打他槊杆當中 他是倆手的勁頭 一

定糖的住 你打他左手那頭 他左手沒勁必向下一塌 就打在腦袋上啦 打死他 還不知道怎麼

死的呢 金龍第二杆果然奔左胳膊那頭禡去的 大少寨主一看杵來一正 向後一退 就當郎一聲

書中代言 閔德潤胳膊可就麻啦 問道 你這是什麼打的 金龍說道 歪啦再纏々正了 金頭

虎又喊 大小子渾蛋 你禡完了人家 不叫人家禡你 你多現世呀 拿杵一領他眼神 給他一羊

頭將他撞死就完啦 金龍第三杆一晃悠 閔德潤道 你倒砸呀 金龍說道 運動呢 金龍一晃

悠杵 閔德潤一抬頭的工夫 常郎一頭奔胸口撞去 這一頭足有一千五六百斤的力量 閔德潤一

退兩退 關了一個仰面朝天 金龍將閔德潤撞倒 將杵向背後一插 拿起金頂龍頭槊 就要奔那 閔德潤頭上擲去 書中代言 此時閔德潤可昏過去了 勝爺說道 不可 李四爺說道 爲什麼不 打死他 此是金龍一回頭 人家將大少寨主搶走 勝爺叫道 金龍 奔山口殺去吧 金龍左手金 頂龍頭槊 右手降寶魔雲杵 勝爺左手魚鱗紫金刀 右手九節鋼槍 買七爺右手秋風落葉掃 左 手三節虎尾棍 其餘大衆都亮出兵刃 孟金龍在前無人敢當 從此提起金龍之名 星斗無光彩 三汪水倒流 八大名山羣賊聞名喪胆 後山的虎豹提起金龍魄散魂飛 撞出二道山口 頭道山口 無人阻攔 到樹林中 撞見高恒 老少十五人狗奔十二省總鏢局 乘輿而來 敗興而返 到了鏢 局子 大衆更換衣巾 淨面漱口喝茶吃飯等事 不能細表 勝爺飽餐一頓 飯畢 勝爺說道 咱 們是明日上蕭金台 還是今日上蕭金台 道爺說道 歐陽大義士作了若干的假名帖去聘請賓朋 勝施主稍安勿燥 稍待兩日必有賓朋到來 大衆也都以此言相勸 等到第四天 忽然趙子手報告 鎮九江屠大爺到來 並帶領十二位弟子 勝爺聞聽 不勝之喜 勝爺率領大衆迎接出來 一看 屠大爺道匹馬通身紅的 腦門上有一塊白點 此馬名爲棗留紅 又名叫千里獨行一盞燈 勝三爺 見面躬身施禮 屠大爺叫徒弟見勝三爺 過來三個徒弟 一個叫張玉 一個叫張豐 一個叫張鎮 之處 必定劬勞 勝爺說道 如有用處 必定奉煩 說着話 勝爺與屠大爺携手進了大客廳 屠 大爺上坐 勝爺說道 屠大爺怎麼來的這樣快 屠大爺說道 別提啦 二蠻子王八羔子立逼我前 來 如不前來 他就放火上吊 勝爺派人預備了酒席 第二天趙子手報告 門外來了三老 一位 少年的英雄 勝爺率衆迎接 乃是孟凱孟二俠 鎮三江蕭杰蕭三俠 踏雪于豐恒 少年乃是子化 龍 陸續又有俠義莊的邱連 帶領年青的徒弟六七位 第四撥又有飛龍鎮的了紳董帶着二子丁龍 丁虎 書要簡斷 一連來了十餘撥都是蠻子請來的 共合有二百來位 勝爺叫道 道兄 咱上蕭

金台去 人位夠用的了 豐德師說道 請人的還沒來呢 再等一兩天不遲 正在此時 忽然有

騎子手報告 門外現有金台約 趙寨主命前來 各官道 這有一封信 必須面遞 衆

英雄聞聽一切 齊聲道 請 趙寨主命前來 趙寨主命前來 趙寨主命前來 趙寨主命前來

香五茂隆李處 出去請 趙寨主命前來 趙寨主命前來 趙寨主命前來 趙寨主命前來

主 此人身穿黑布大袍 腰佩短劍 面如顴骨 鬚如亂草 二十以上 四十以下 茂隆李處 相陪 進來一位寨

道 趙寨主 這是我前來的 趙寨主命前來 趙寨主命前來 趙寨主命前來 趙寨主命前來

三 寨主派我前來 現有書信 趙寨主命前來 趙寨主命前來 趙寨主命前來 趙寨主命前來

看 內寫道 字本 趙寨主命前來 趙寨主命前來 趙寨主命前來 趙寨主命前來

致與明公學堂 夫魏 趙寨主命前來 趙寨主命前來 趙寨主命前來 趙寨主命前來

燈掛掛 執換真燈 弟 趙寨主命前來 趙寨主命前來 趙寨主命前來 趙寨主命前來

負膠老明公 今特遣 趙寨主命前來 趙寨主命前來 趙寨主命前來 趙寨主命前來

備水酒恭候 珍珠燈 趙寨主命前來 趙寨主命前來 趙寨主命前來 趙寨主命前來

說道 趙寨主多承 趙寨主命前來 趙寨主命前來 趙寨主命前來 趙寨主命前來

邊預備酒席 與 趙寨主命前來 趙寨主命前來 趙寨主命前來 趙寨主命前來

在小山莊甚為盼 趙寨主命前來 趙寨主命前來 趙寨主命前來 趙寨主命前來

太香五極倒趙 趙寨主命前來 趙寨主命前來 趙寨主命前來 趙寨主命前來

的顏色更變 金 趙寨主命前來 趙寨主命前來 趙寨主命前來 趙寨主命前來

腿折 金龍道 趙寨主命前來 趙寨主命前來 趙寨主命前來 趙寨主命前來

局子 不許道 趙寨主命前來 趙寨主命前來 趙寨主命前來 趙寨主命前來

官家的 趙寨主命前來 趙寨主命前來 趙寨主命前來 趙寨主命前來

主呢 雙啞仙師說道 現有屠大爺在場 你也不與大衆商議商議 就應允他了 你會看見八大名山羣賊之勢嗎 酒無好酒 宴無好宴 分明是殺人的戰場 老弟兄十幾位 你都不相商 勝爺說道 他不請我 還要破他的山呢 他既請我 這豈不是天假之使嗎 老道點了點頭 叫道 勝施主 你附耳過來 平常出本事不必赴會 雙啞仙師遂低聲說道所去之人 依我之意 屠大爺與貧道 及你們三俠 李剛 賈七爺 邱連 丁桂芳 于豐恆 歐陽天佐 三大門的門人 共合八十四位 惟有孟金龍可得囑咐 別愈打愈成仇 孟二俠叫道 金龍 你若不聽話時 我將你活埋 孟金龍說道 我明白啦 你們叫我摔死誰 我就摔死誰 二俠囑咐完了金龍 勝爺遂催下邊擺酒席 四更多天大衆吃喝已畢 由鏢局子起身 夠奔蕭金台赴會 八老在前 列位 那八老 第一位勝三爺 第二位鎮九江屠燦 第三位諸葛道爺 第四位李四爺李剛 第五位弼崑長老 第六位孟二俠孟凱 第七位蕭三俠蕭杰 第八位漢奸蠻子歐陽天佐 後面三大門徒弟 最後邱連于豐恆等諸老者 八十四位浩浩蕩蕩出了鏢局子 真是高高矮矮醜俊不齊 走出二十多地 大衆熱汗直流 惟有蠻子大聲喊道 冷的很哪 冷的很哪 衆英雄走到辰時已過 看見峻嶺高峯 山口外東首 高搭一座彩棚 紅綠藍黃五色彩綢 八個紅綢子彩燈 不亞如辦喜事的一般 買明喊道 香五你看這別是誰娶媳婦吧 香五說道 這那是娶媳婦 傻小子 這是鬧喪呢 買明說道 你小子是怕打仗 要害怕別來呀 本來就是鬧喪 只見由彩棚之中出來一位少年寨主 領着三十餘位老漢卒 全都衣帽齊楚 這位寨主正是下帖的趙仁 迎到八老面前控背躬身 叫道 勝老明公前日多蒙等待 我回到敵山與我恩師學說明公的大仁大義 衆家寨主無不贊成 各位寨主歡悅非常 大衆問我鏢行的大衆有多少位 我對他們報告 不齊二百來位 可不知老師傅來上多少人呢 我們小山請來的高親貴友三百餘位 明公與明公鏢行的師傅引見 當時沒有工夫喝茶用飯 你們暫在彩棚內稍微吃點點心喝點茶 打完茶尖 再請明公等進山不遲 衆位達官辛勿推却 勝

## 卷

## 三

爺道 多承美意 難得你們師徒 這樣抬愛我等 勝爺八十餘人 遂進了彩棚 到裏邊一看 金漆八仙二十餘張桌子 預備二百來人的座位 勝爺等來了八十四位 連一半座兒也佔不了 正北的首座 勝爺 蕭三俠 孟二俠 屠榮 李剛等 六老一張桌 東邊第二張桌豐噯仙師 弼崑和尚 歐陽義士天佐 賈七爺 胡景春 蕭銀龍等 其餘衆英雄坐在東南的一排桌 當時那位寨主派人擦抹桌面 列位要知道 康熙年間 細磁非常的講究 每桌上一個官窰磁茶盃 六個茶盃 按桌滿了茶 大碗的嚴茶 雖然不是揚子江心水 真是蒙山頂上茶 真是清香撲鼻 衆位起五更來的 走了一清早晨 正在思水之際 茶是最潔淨之物 衆英雄俱都喝茶 金龍費了三個大盃工夫不大 喝了三盃 大家心中甚爲暢快 由彩棚東北角 後面有廚房 就聽煎炒烹炸 刀勺亂響 嘍卒將壺碗撤去 擦抹桌面 擺上杯快 先上了乾鮮菓品蘋果梨 全都去皮打成片 盤底鋪上冰 鮮菓上洒上白糖 每桌上一個廣東酒壺 六個大酒壺 嘍卒們俱都斟滿酒 衆英雄觀看 酒杯雪霜白 熱酒 非常清亮 熱氣一冒 聞着是正氣味 這酒內若是有藥 色必發渾 或者熱氣發脹 令人嘔心 大家全都留神觀看 就是有一桌不喝酒的 都是誰呢 和尚老道與回回大爺胡景春 賈七爺與歐陽天佐二位雖然好喝 今天也不喝 其餘都愛喝酒的 惟有金頭虎一見乾鮮菓品熱酒酒氣襲人 饑的直流哈拉子 金頭虎說道 我先喝兩盃吧 這小子們真孝順 黃三太說道 賈賢弟 那有這樣忙的 你看前邊六位老前輩喝時 咱們再喝不遲 說着話 只見六老者 左手捻髯 右手擎杯 盃方沾唇 蕭銀龍忽然站起身形喊道 衆位叔叔大爺 千萬別喝酒 六老聞聽 全都放下酒杯 銀龍說道 俗云 主不飲 客不食 衆位寨主既抬愛我們 必須陪着我們痛飲 趙寨主乃是老寨主的高徒 此席足可代表主人 趙寨主你替我喝 這一盃吧 趙仁答道 少鏢頭我方才吃完飯 不勝酒力 銀龍又說道 三十餘位不論那位 請替我飲這一盃 大衆說道 我們都不會喝酒 少俠客一笑說道 怎麼三十多人都不會喝酒呢 既爲綠林道 都不是



七竈流血 工夫不大 氣絕身亡 勝爺說道 銀龍你看破綻來 爲何叫趙仁走了呢 銀龍說

道 趙仁走不了 我歐陽德哥假鞋解手兒追出去啦 胡景春大哥也追出去啦 勝爺說道 你小

小的歲數 怎麼看出酒中有毛病呢 銀龍說道 非是小侄男的細心 乃是諸葛遺爺叫我辦的 勝

爺控背躬身說道 道兄真是見事多也 這酒怎麼這大的力量呢 請道兄明言賜教 叫三太他們

也好長些見識 老道說道 有一宗鳥 有一種孝鳥 爲鴉反哺 乃是孝鳥 惡鳥就是梟鳥 小

梟鳥能飛 大的就不會飛 小鳥雖能飛 他可不去打食吃 他吃大鳥之血 吮完了血他便吃肉

與臟腑 兩個小鳥將大鳥的毛皮架出窩去 掛在樹枝上 有一宗鳥名仙鶴專吃五毒 長虫 蝎子等

蝎子長虫香鑽子窩 他專挖出來食之 毒氣都歸在冠子上 若用針刺冠子一下 人要一

抵 當時即死 有一宗鳥 有一宗鴉鳥 爲鳥名運目 他需爲鳥頭蛇 黑頭的是虫 鳥頭蛇

被鴉吃下去 鴉鳥不活 他需吞樹上 雙爪抓入樹肉 酒朝下流哈噉子 哈噉子沾在樹皮上

那樹就爛了 變底一團黑炭 人要得看那紫紫 假紫紫 向寶刀上一擦 就是毒藥刀 向

鏢上一擦 就是毒藥鏢 那宗鳥 他專吃五毒 他那翅管裏有毒 若是用他的翅勝劍毛向酒

缸內一掃 這一缸酒就是毒酒了 人要吃下去立刻去寮去命而死 老道正在談論藥酒之事 就看

歐陽德由外面進來 抗着趙仁 押着在後 那隨着 歐陽德問道 三大爺 老道卒怎麼死的

勝爺道 用酒灌的 歐陽德道 嗚呼 我要馬 酒 我一幹 勝爺問道 怎樣拿住的趙仁

歐陽德道 他出影朝西去 走動慌慌張張 他又看我不住 我趕 他遂緊跑 我大帥兄繞

到前面樹林下 中將張截住 大帥兄聽他要買酒錢 他亮刀 被我大帥兄拿住 勝爺叫道 三太

將趙紫 是下那 賊人竟向勝爺一掃 勝爺叫道 這案主 你於前日二十四

在鏢局下 夜我 朋友 有要將你碎屍萬斷的 有要將你送到 面的 就姓勝的派人遠

送 又與你預備酒席你不擾 我姓勝的可對的起你 你下帖要我二十六日赴會 在下應約而至

未進山寨 先在彩棚中用毒藥酒之計 酒中藏毒藥殺人不用刀 我們若一大意 吃下酒去 立刻死於非命 老少八十餘人 你們居心大狠啦 趙仁說道 我家老寨主派我預備茶飯 我自知好茶好酒 我不知裏面有毒藥沒有 現在將我們頭目灌死 當然酒中有毛病 你等既然看出破綻 殺刮隨便 何必多問 勝爺道 足下年輕輕的真 膽子正 而不更色 我若將你放了 你能學好嗎 趙仁說道 你如不殺我 我仍回蕭金台我跟老寨主師生之誼 不忍背之 生死絕無二心 勝爺說道 不殺你者 恐怕負了你少年英材 黑賊是耗子 紙貓鼻 尋死 列位 他要是說兩句軟話 勝爺也就不殺他啦 他日後不是還 回蕭金台嗎 年輕的英雄全都亮出兵刃 將彩棚圍住 又有二十多位將趙仁圍住 竟等勝爺發言 將趙仁亂刀分屍 勝爺捻銀髯不語 蕭銀龍在趙仁背後對勝爺一擺手 跟三太等又一擺手 說道 趙寨主不愧硬漢 當時將賊人二背解開 大漢孟金龍說道 你要放他 我擇死你 銀龍說道 趙寨主你真乃英雄 可佩可敬 我三大爺最愛硬漢 朋友你請吧 勝爺心中暗道 我沒說放趙仁 銀龍敢放他 這孩子必有良謀 銀龍語畢 向賊人背後一縱身 照定趙仁左脅稍 撲的一聲 扎進有七寸多深 賊人大喊一聲 少爺雙手托刀柄 兩條胳膊伸直 挑着向外走 金頭虎一看 說道 我看你扎進多深去 賈明爬在跟前觀看 少俠客一抽刀 向東南一蹤七八尺遠 這股血 濺了個小子一臉一身 饒英雄說道 我真倒運 濺我一身血 好血腥味 小少爺抬腿擦刀 身上血點不濺 勝爺叫道 銀龍 這是何道理 為何暗算他呢 少俠客笑道 三大爺 您看賊人多橫啊 您要說剝他 他必然破口大罵 你老人家是什麼資格 豈能叫他破口大罵 他藥酒沒用上 我的短刀可用上啦 這就是短刀對藥酒麼 賈明喊道 短命鬼你可活長長的 你沒濺一個血點 我可鬧了一身血一臉血 蕭銀龍說道 衆位弟兄還不剝他 好解一解心頭之恨 黃三太等大家上前將賊人剝的骨肉翻飛 一霎時剝成肉泥一般 此時衆人將西南面的八仙桌都移開了 大衆說道 將這個嘍卒也剝了吧 三十多老嘍卒跪倒地磕



頭 如同雞啄碎米似的 勝爺動了惻隱之心 叫道 大衆不許傷老嘍卒 叫他們逃命去吧 三十  
 多老嘍卒抱頭鼠竄 如同喪家之犬 勝爺說道 咱們大衆殺進山口 跟閔士瓊要珍珠國寶萬壽燈  
 費啞仙師阻攔道 貴山先要領一計 山神心裏更有奇謀 咱們大衆暫且回鏢局子 與他  
 下書定改日再會 我們也可以看看他的動作 賈七爺堵大爺等俱道 此計爲上 勝爺被衆英雄所  
 勸 乘輿而來 敗輿而返 衆英雄八十四位 同回鏢局子 此時太陽平西 衆人漱口喝茶擺酒吃飯  
 酒至三盃 大家商議 明天下帖 那位可去 費啞仙師說道 貧道不敢派人 恐出差錯 勝爺  
 三 主可以問何人願去 勝爺酒至五盃 抱腕當胸對大衆說道 那一位明日肅金台下帖 另定日期赴  
 會 那位辛苦一踰 當時不下二百餘位 俱各默默無言 連問兩次無人答言 勝爺面帶難色 說  
 道 下名帖傳書 我本人實不能自己去 話言未了 閃出一位剛直的男兒三太道 老師不必爲難  
 弟子三太願往下書 費啞仙師站起身形說道 三太你去不的你不稱其職 三太開聽臉上一陣紅潮  
 叫道 師伯 我怎麼去不的 莫非說小侄男畏刀避劍 怕死貪生麼 費啞仙師說道 此事秉性剛  
 愷者不成 你及世代簪纓 少爺脾氣 此事非性烈者所能 三太說道 山大王難道見人就殺嗎  
 費啞仙師說道作比事 得有勇有謀 能柔能剛 你性如烈火 焉能稱職 三太你不要多言 費啞  
 仙師道 勝施主 你再向下問 勝爺又向下問道 那位去肅金台下書 替我勝英爲力 話言未了  
 閃出一位少俠客肅銀龍來 叫道 三大爺 小侄願往 勝爺問諸葛道爺 肅銀龍可去嗎 老道  
 用袍補一遮臉面 用手暗指肅三俠 勝爺會意 問道 蕭三弟 令郎願往可乎 蕭三爺一笑說道  
 老夫只此一子 猶如掌上明珠 千頃地一棵苗 要說我捨不的 桌上我說不出來 他既願去  
 就叫他去吧 銀龍一笑說道 我去有三可 黃三太有三不可 黃三太性一不可也 不能言二  
 不可也 能爲武技不成三不可也 我若去第一輪的是萬壽燈 二則爲協三大爺 三則我見了閔老  
 驀主 我不能強橫 我遠不能欺弱 給茶位老英雄丟臉 話是開心的鑰匙 再者說死生有命 萬

實在天 我在蓮花湖三天三夜 尚能未死 何況這一點小事呢 作事要是恐懼畏縮 怎能稱爲俠

客義士 我這書信 我與你金台書信 勝三大爺說寫信吧 將珍珠燈之事交待清

楚 信後 對這地方 我這書信 北地 勝三大爺 好得他這知道我的姓名

今天用書信 勝三大爺 我這書信 勝三大爺 放走的驢卒

必與閔士要學說 老匹夫必然還恨我 他看見了我必然不眼 到了那時 小仵男見機行

事 絕不商量 他的圈套中 我這安然回歸 勝三大爺 我這書信 我這書信 我這書信 我這書信

皇上的寶鏡 勝三大爺 勝三大爺 勝三大爺 勝三大爺 勝三大爺 勝三大爺 勝三大爺 勝三大爺

啞仙師相商 書皮上寫閔老樂主台地 封了 後 次五時金台下帖 吃完晚飯 少俠客早早安

歌 次日早晨 六月二十七 勝三大爺 勝三大爺 勝三大爺 勝三大爺 勝三大爺 勝三大爺 勝三大爺 勝三大爺

紅光 勝三大爺 勝三大爺 勝三大爺 勝三大爺 勝三大爺 勝三大爺 勝三大爺 勝三大爺

子護書 將書信夾妙 勝在後間 此道 勝位叔父伯父 勝位叔父伯父 勝位叔父伯父 勝位叔父伯父

凱語杰等 俱都以袍袖遮面 不忍觀看 惟有勝三大爺 勝三大爺 勝三大爺 勝三大爺 勝三大爺 勝三大爺 勝三大爺 勝三大爺

明天我若不回來 與三大爺說難以相見 勝三大爺 勝三大爺 勝三大爺 勝三大爺 勝三大爺 勝三大爺 勝三大爺 勝三大爺

三弟 我本願去下書信 怎奈長者不叫去 奈何奈何 兄弟你才一十四歲 憑兄放心不下 語至此

留聲 你我兄弟乃是做密的子弟 兄之書信下宋朝有一位勝元 忠愛元 領兵征討 與金兀

朮兩陣對開 金兀朮書信二百萬 兵書勝大 外有強敵 內有書信 宋朝中的奏丞相 懸秤

鸞官 非親不取 非不取 勝三大爺 勝三大爺 勝三大爺 勝三大爺 勝三大爺 勝三大爺 勝三大爺 勝三大爺

子說徵欽二帝 被擄於金邦黃龍 風 征金邦坐井觀天 非有願識之大之費 不過到金邦請安

問候 新科狀元張九成可稱其職 秦檜因爲新科狀元不肯打點金銀以肥己 故說新狀元可稱其職

問候 新科狀元張九成可稱其職 秦檜因爲新科狀元不肯打點金銀以肥己 故說新狀元可稱其職



中暗想 這個孩子 長的真好看啊 遂有一個嘍卒叫道 頭目外面有人找 只見由削刀手後面過  
 來一名報事的嘍卒問道 什麼事 嘍卒說道 有一幼童來找您 老頭目說道 大家不要取笑 遂  
 問道 這位小少爺進山何事 小少爺掏出護書說道 現有一名帖 請恩轉呈老寨主 並有書信一  
 封 必須當面呈遞 老嘍卒接帖一看 原來是勝三爺的名帖 上書勝英字子川 老嘍卒問道 小  
 少爺貴姓 銀龍答道 在下姓蕭 老嘍卒遂叫衆位兄弟們陪着少爺 我到裏面遞帖去 老嘍卒  
 拿着名帖 來到聚義廳 單腿打躬 口中說道 報 老寨主爺 外面來了一位下帖的 是一個小  
 孩 先遞名帖 要緊書信而呈本人 老寨主接帖一看 說道 衆位寨主 咱下帖請他 他又下帖  
 不知何事 語至此 遂叫德俊帶領頭目迎請下書之人 這一迎請真是神仙接神仙 玉面小如來  
 迎接寨北觀音 報事的嘍卒帶路 來到山口 報事的嘍卒用手點指銀龍說道 這就是下書之人  
 閱德俊一看 心申暗想 勝英你這不是藐視我們山中無人嗎 十三省鏢局子什麼人沒有 爲何單  
 派一個小孩來呢 閱少爺又一轉念 他既然敢來下書必有點來歷 銀龍抬頭一看 不問可知 曾  
 聽黃三哥提過 此人必是在北平城死五城都察院管家的閱二少爺 遂試問秦尤就是此人 此人藝  
 業甚高 年齡較比我大三四歲 銀龍正在思索 老嘍卒給二位介紹 問道 少爺台甫 銀龍說道  
 在下姓蕭名銀龍 老嘍卒又指德俊說道 二位見見吧 銀龍問道 寨主貴姓 閱德俊答道 在  
 下姓閱名叫德俊 在下年輕 禮貌不周 少鏢頭多要原諒 銀龍答道 豈敢豈敢 在下不明貴寨  
 的規矩 還祈多加指導 德俊一聽 銀龍雖然年幼 言談不俗 遂答道 那裏話來 貴步踏賤地  
 多蒙抬愛我們父子 鏢頭這一來 蕭金台枯草生輝 增光不少 鏢頭請 蕭銀龍答道 寨主請  
 二位並肩慢慢向前行走 他二人說着話 真是對答如流 如賓如友 各自暗中敬重 蕭銀龍走  
 着道兒 杏子眼亂轉 只見頭道山口是削刀手 二道山口長箭手 一排々一行々 全都站立兩邊  
 三道寨門撓鈎手 有四五十人 抱定撓鈎俱都核桃粗的杆子 帶鋼鈎 赤袍血點紅 進了寨門

來到聚議廳的東跨院角門外 蕭銀龍止住脚步 二少寨主暗中佩服 口中說道 嘍卒們你們大家陪着鏢頭 請少鏢頭略待片刻 我到裏面回稟 蕭銀龍連聲答應 杏子眼向裏偷看 聚議廳高搭天棚一座 天棚過房一尺有餘 銅鐵網罩着四週 鋼鐵絲都有黃豆粒粗細 窟窿有鴨卵大小 東敞廳外 牆上俱釘的是茶罍大的銅環子 網在銅環子上掛着 想要出入 非從東西角們不可 聚義廳好似天羅地網一般 二寨主到聚議廳內 回稟老寨主道 孩兒已將十三省總鏢局的少鏢頭接到 若是嘍卒們報事 可得單腿打仄 因為他是少寨主故此鞠躬報事 只聽上面說道 來者必是一位說客 吩咐一聲有請下帖之人 少寨主遂翻身出來對銀龍說道 少鏢頭 我家老寨主有請 少爺抖了抖英雄鬚 大搖大擺 走到聚義廳 銀龍眼珠一轉 一看正北居中 五間大廳 明三暗二 老寨主閔士瓊當中正坐 西廊下蕭金台 蕭玉台 蕭鳳台 三台的寨主 後邊是三山五岳 黑白兩道 水旱兩面 有一百五六十位 俱各威風凜凜 東廊下蓮花湖 黑水湖 彭湖 巢湖 綠林道羣雄百十餘位 東廊外有三五張桌 銀龍一看 不由的一怔 這一撥人是台城省的 皆因銀龍是台城省生人 故此認識 有二千歲施琅 有三千歲金鍾無敵將曾士彪 帶領着有招賢館 會賢庭的一干英雄 俱都是武學出眾 惟有這一撥人物 不屬大清國管轄的 就是勝爺見着 也得以禮相待 俱都是聞名的朋友 又看老寨主桌前有兩張金交椅 左有鎮八方林士佩 右有大小寨主挾山太保閔德潤 二人更是威風 東面兵刃架子上 戳着六十二斤半重的狼牙鑽 聚議廳下站立二十八隊削刀手 各抱扑刀 雄糾糾氣昂昂 聚議廳的地方 足有大戲園子的大小 內中台城省的二千歲施琅 乃是奉張其善之命前來 施琅上知天文 下達地理 中曉人和 真有觀天下在掌中之才 文能安邦 武能定國 乃是台城省第一的人物 雖然前來赴會 施琅暗暗囑咐台城之人 咱台城的人 坐山看虎門的宗旨 可別逞能幫拳 咱看一看大清國的龍虎風雲會 閒話不提 且說削刀手喊道 來者跪下跪下 上邊是老寨主爺 老寨主一怒 將你亂刃分屍 削刀手喊

着銀龍伴作未開。剪刀手說道：「酸啦！怎麼不知道跪下呢？」此時老寨主站起身形觀看，細打量

寨北，說着話，只見那老寨主，一雙細眼，一雙杏子眼，含着兩汪水，黑眼珠多。

打着胡蝶牌子，下着五色絲線，短燈籠，兩手細細看，一雙杏子眼，含着兩汪水，黑眼珠多。

白眼珠少，皂白分明，鼻如，口似，朱瓜子臉，元寶耳，長的是女像，年紀裏就在十三四歲。

身披粉蓮色大氅，白裏荷花，短靠，十字，一雙細帶，下邊荷花色布衣，福字履，鐵線鞋，白

綾子襪子，面上，花活，下邊將金線繞銀絲，活翅扇，一走活翅扇一頓，儼然襪面上落着一個

花胡蝶，要說這，此處春風大，老寨主看畢，心中，勝英為河單打發一個小孩前

來下書呢，遂問道：「你下書的有書，轉達去，與老寨主，抱拳道：『老寨主下書人拜見。』遂一伸手

取出綠皮子護書，打開護書，取出書，遞與二寨主，二寨主轉遞與閻士瓊，只見書皮上寫面

呈閻士瓊老寨主啓，後百年月日，老寨主打書皮，取出信箋，上寫字呈，蕭金台閻老寨主台覽

小弟不才，勝英頓首百拜，皆二十六日，多承，下福來請，勝英六月二十六日，應約而至。

未進寶山，山口外彩棚之中，有藥酒一計，被吾等識破，寨主雖有書詩千條，我命由天，豈能奈

我何，我們大家，興而來，敗與而回，非是我等言而無信，今遣人送信與老寨主，另定日期赴會。

今日二十七日，明天二十八日，我等到寶山，當面談珍珠燈之事，如二十八日我等不到寶山。

勝英則為言而無信之人，別無他叙，一言為定，年月日時，後寫了遣下書人寨北觀音蕭銀龍。

呈閱老寨主台覽，老寨主特念兩遍，念畢，不由的心中大怒，便將書信向桌上一拍，大聲說道：

「昨天識破藥酒一計，你們由藥酒瀆死險頭口，然後又將我的徒弟趙仁拿住，用匕首扎死，三十

多名嘍卒逃回山中，言說這蕭銀龍的此事，昨日我大事，今日遣我來下書，老寨主向蕭銀龍

問道：「你就這金龍嗎？」銀龍答道：「然也。」老寨主又問道：「你們十三省總鏢局有幾個銀龍？」

小俠客杏眼一轉，說道：「大清國南七北六十三省，就是一個十三省總鏢局，鏢行之中只有一個蕭銀

龍並無二個 老寨主大怒 昨日彩棚之事 都是小娃你所作的嗎 銀龍微笑道 不鏢正

是 老寨主說道 你並非吃了熊心的膽 昨天我恨不得將你當高草獲 給我們被害之人報仇雪恨

真是踏破鐵鞋無覓處 尋來全不費工夫 今日你來下帖 不畏死乎 蕭銀龍微笑道 老寨

主人講禮義為先 樹講根本為源 你們下帖是聘請我們赴會 在山口外先有藥酒一計 酒內藏

毒藥 殺人不見刀 我倘若中了毒計 喝了藥酒 豈不八十餘人 全都喪命 幸被我們識破計策

不錯 是我將趙仁用刀扎死的 我們要是吃了藥酒 就是八十多條人命 雖然沒被害 猶如被害

一樣 你們的居心 絕對是想不到我咱識破的 一命抵一命 還得八十四條命呢 我們只灑死一

個老嘍卒 劃了一個趙仁 沒將老嘍卒俱都殺害 那是我們有好生之德 殺了趙仁是分所當然

閱老寨主聞聽大怒 說道 小娃你莫管天下英雄誰舌 我一句話將你割成肉泥 叫何認母投胎

小英雄聞聽哈哈一笑 說道 我前來下書 不是請三大爺叫我來的 是我偷着來的 來者不懼

懼者不來 現來到一詞由裏 軍身下罵你狗管 千萬萬別隨你們便 要有半點懼怕 不是

俠客的後人 老寨主一聲吩咐 夫 老寨主將小娃之亂刀分屍 兵隨將令草隨風 與寨主一聽吩

咐 百十餘位 齊將大寨圍住 老寨主將亂刀分屍 銀龍冷笑道 途說道 老寨主你看 我

變顏色沒有 老寨主一聽 老寨主白活七十多歲 可惜老寨主這大年紀 不曉得兵書戰策

古聖戰事 此 老寨主一聽 老寨主面上 老寨主面上 老寨主面上 老寨主面上 老寨主面上

不曉得 兵書戰策 古聖戰事 老寨主面上 老寨主面上 老寨主面上 老寨主面上 老寨主面上

敬敬 兩國交兵不問虛實 沒有將定戰地埋收 的 老寨主面上 老寨主面上 老寨主面上

策嗎 在下久各通遞 老寨主面上 老寨主面上 老寨主面上 老寨主面上 老寨主面上

天我三大爺來 老寨主面上 老寨主面上 老寨主面上 老寨主面上 老寨主面上

哼一聲 不是俠客的後代 老寨主面上 老寨主面上 老寨主面上 老寨主面上 老寨主面上

老寨主心中說道 此子好伶俐的口才 閱士瓊逐一聲冷笑 計上眉梢

口中說道 老夫焉能殺你 不過試試你胆子如何耳 銀龍心中說道 我身在蕭金台 性命在你

掌握之中 咱們是誰也別惡聲誰 此時老寨主問道 明日赴會你來否 銀龍答道 若不赴會不是

蕭門之後 銀龍話雖如此對答 心中思索 明天我若來了 護庇我的有八十多位 他再想害我

是辦不到的 三位俠客與我諸葛伯父歐陽伯父 及孟金龍大哥黃三哥等 全都為高強 我來了

你們不過看看我 老寨主說道 德俊帶幾個人將銀龍送出山去 蕭銀龍道 老寨主別派人相送

我不走 老寨主問道 你為何不走呢 銀龍說道 你要殺我必須殺在明處 當着天下英雄 我雖

被害 我亦瞑目於地下 你若暗中加害 我死的不明不白 我還不如正大光明死在天下英雄之面

前 也可以給衆英雄留作茶餘飯後的談 况且為皇家的珍珠萬壽百寶燈 為我三大爺的官司

總算正大光明 我願光明處 不死暗處 老寨主說道 你藐視老夫了 我派人將你送出山寨 若

有動你一點油皮的 我當時將他號令斬首 銀龍開聽 控背躬身說道 如此 謝々老寨主 老寨

主是人物 不能失信 那施朗心中說道 這孩子他是怕外面山環裏有人暗算於他 他用話擠兌老

寨主一下子 此子太精明了 正在此時 銀龍忽聽背後鋼風的聲音 擡頭蓋頂而來 銀龍急忙用

雙手一扶桌面 橫着向西一縮 就聽咯登一刀 剝入桌而內三四寸去 愆道 為何剝進去三四寸

深呢 皆因此賊是躍 身形向下剝的 少爺一笑 口中叫道 老寨主 真是令出如山 閔士瓊一

看大怒 說道 小冤家趙義好生大膽 老夫剛吩咐 誰要暗算銀龍號令斬首 你敢當着老夫面前

無禮 來呀 將趙義推出去 人頭拿來見我 過來一對刀斧手 手忙腳亂 將趙義繩縛二背 就

要向聚議廳下推去 有蓮花湖的老寨主韓殿奎 彭湖巢湖的寨主等 上前勸道 老寨主息怒 雖

然令徒違背號令 乃是要給兄長報仇 父兄之仇不共戴天 老寨主看在我等而上 念師生之情

恕過趙寨主吧 列位 蕭銀龍是紙糊的燈籠心裏亮 他們大家給趙義劃的計策剝我 老寨主要怪

下來 他們大家再求情 人情面子重 一定殺不了趙義 少俠客思索至此 遂抱拳說道 這位是



趙仁的弟兄 老寨主說道 他與趙仁是同胞弟兄 他叫趙義 銀龍笑道 那就不怪了 與兄報仇

有何不可 看在我的面上 老寨主恕過趙義吧 書中代言 衆寨主求情 此時還未將趙義推下

聚議廳呢 老寨主聞聽銀龍之言 遂說道 將趙義推回來 撤去綁繩 惡賊趙義遂謝過寨主不殺

之恩 閔士瓊說道 非是老夫不殺你 衆寨主與你求情 蕭銀龍不究 他若究問 老夫非殺你不

可 惡賊趙義站在一旁咬牙切齒 看着小俠客直喘大氣 蕭銀龍又抱腕說道 老寨主你令徒趙義

有不服之色 當普天下英雄 我與趙義比賽比賽 他要將我一刀剝死 我死而無怨 在下也帶着

三 兵刃呢 倘若傷了令徒呢 語至此 復又說道 我想起來啦 不比賽啦 老寨主說道 你這是怎

麼說話呢 爲何又不比賽啦 銀龍說道 並不是我反復 我有點不上算 您的徒弟若將我剝了

那算完事 我若傷了您的徒弟 您若是一怒 就許將我剝了給趙義抵命 閔士瓊聞聽此言 不由

的怒道 你這就多說了 老夫絕不能無情無理 誰要殺了誰都認命 銀龍又說道 我還有話要對

老寨主說明 我的藝業不精 倘若令徒將我結果了性命 我拜求老寨主 我用的兵刃 是判官雙

筆 亮銀叉 老寨主存一分陰德 派人將我雙筆亮銀叉送到鏢局子 吾之家嚴與勝三伯父 看見

兵刃暗器 如見人一般 我死後也感老寨主之恩德非淺 閔士瓊聽罷 送說道 你如果受傷 老

夫必將你的兵刃暗器 一定給你送回 絕不失信 施琅聞聽 暗暗一笑 老頭兒上了小孩的當啦

送兵刃的人還能活的了 銀龍遂將大衣脫下 背後的小包裹打開 亮出雙筆 繡花囊帶好了三

隻毒藥叉 六隻亮銀鏢 又將小包袱包好 背後一揹 此時三個嘍卒按住桌子 趙義將刀用力拔

出來 二人在聚義廳前向一塊兒一湊 趙義的鬼頭刀用十足的力量奔銀龍剝去 少爺將筆一幌躲

開 趙義攔腰又是一刀 少爺向旁一閃 又躲過去了 第三刀又向胸前刺去 銀龍只是招架 閃

展騰挪 笑笑嘻嘻並不用力 天下英雄觀看 內中有人道 小孩胆小不敢動手 您道 少爺會大

鬧蓮花湖 韓秀是知道的 韓秀遂對那人說道 這孩子的胆子比人都大 他那是膽小 他爲的是



## 劍 俠 三

奔東敞廳天棚上觀看 小英雄一看八個賊人離了東角門 小英雄兩條腿一蹬杆子 兩手一鬆 使了一個燕子抄水式 離地四五尺高 一疊腰站起身形 羣雄一怔 小少爺已出了東角門 回頭脫道 衆位 明天再見 韓秀嘆道 你們八位是幹什麼的 衆人說道 他說他能打網窟窿鑽出去 我們在東角門看不見 所以繞了西面觀看 韓秀說道 此子若不剪除 綠林道無醜類矣 韓秀語畢 遂亮刀追趕 爲什麼韓秀要追趕呢 皆因爲銀龍大鬧蓮花湖 記恨在心 韓秀這一追 飛天鼠秦尤柳玉春等 隨後也就趕下來了 但是銀龍明知道由山口走不了 銀龍出了東角門 不向南去奔山口 轉向東方竄房越脊而逃 縱過大牆 乃是陡壁山崖 樹林叢雜 少爺腿雖然快 無奈何四寇後而緊緊的追趕 韓秀叫道 秦大哥 小冤家路逢絕地 蕭金台山口裏向東去是死路 韓秀又追出二里餘地 美英雄抬頭向東一看 吃驚非小 東山坡有一道山澗 有一二百丈深 寬有八九丈寬 掉在山澗裏 必得碎成肉泥 縱遠誰也縱不過兩三丈遠 就是劍客他們也就縱一丈七八遠 小英雄無奈何順着山坡 又往南去 南面橫山阻路 直上直下 學業高的也就是上去三五丈 小爺無可如何又順南山坡向西去 韓秀心中說道 向西去 就是二道山口 有弓箭手 到在那裏亂箭齊發 向南去有橫山阻路 東去有深澗一條 北面有我韓秀追趕 看他向那裏逃走 張德壽大喊道 拿住小冤家不殺他 先挖他眼睛 後剝他十指 看他含糊不含糊 小爺開聽 心中說道 羣賊真狠哪 父母的遺體 爲什麼叫羣賊玩笑 思索至此 一提腰圍子亮出匕首刀 自己說說 路逢絕地 不得自由 不如自刎一死 少爺匕首刀方橫於項上 就見陡壁山崖五六丈高處 一聲罵道 王八羔子不要自刎 有吾在此 真不愧俠客兒子 韓秀一看 心中暗想 我若被歐陽氏戲耍 我栽不起筋斗 韓秀回頭就跑 秦尤抱頭鼠竄 柳玉春啞似喪家之犬 惡賊張德壽吓的尿流滿褲 歐陽大義士吓退羣賊 搭救賽北觀音蕭銀龍 銀龍說道 您早幹什麼來着 歐陽大義士道 我看熱鬧來着 銀龍又問道 您打那過來的 此處山澗三四尺寬 歐陽大義士又道 我

就打這地方裏過來的。我會飛。皆因你下帖來的時候。勝三爺愁眉不展。因此吾墜下你來。探探吉凶禍福。說着話。同面走了有三五丈遠。西山坡上有幾棵龍爪樹。東山坡上也有龍爪樹。有一顆絨繩。上拴一物。比鏢長點。山澗東面龍爪樹上。拴着絨繩。西面那鐵鏢釘在樹上。大義士說道。你揪着絨繩。一把一把搗着就過去了。銀龍說道。不行。那鐵鏢似的。要從樹上落下來。就將我摔死啦。歐陽爺說道。我給你釘在樹裏。就落不下來啦。蕭銀龍遂雙手搗絨繩而過。來到東澗波撒手絨繩。歐陽大義士一笑。說道。小王八羔子。你還得學二十年。你看我搗絨繩而過。離東澗坡有五尺遠。脚一着勁。縱下絨繩。說。銀龍你明白我怎麼能搗繩嗎。銀龍說道。你皮馬褂兜風。故此能行。歐陽爺說道。對啦。要沒有皮馬褂可不行。手裏得拿着杆子。或者是傘。又叫道。銀龍你打這地方裏往東去。有南北大路。可以奔鏢局子而去。小俠客說道。謝你救命之恩。叔父受我一拜。歐陽大義士說道。小王八羔子。不拜倒也罷了。小俠客問道。您絨繩上那宗物件。叫作何物。歐陽大義士說道。這是古人所傳。叫博浪錘。昔日張良曾用過這宗兵刃。銀龍說道。咱回鏢局子吧。歐陽大義士說道。我還得過去。將博浪錘對淺點。然後手再採過來。抖絨繩取回博浪錘。吾有個外號。人稱鐵公雞。你歐陽二叔。外號叫翡翠貓。我二人根毛不拔。不能丟東西。我過山澗還要辦點事。你回去。你三大爺要問你。就提我。燈時必回鏢局子。你回去吧。恐怕你勝三大爺放心不下。蕭銀龍下了山。坡回鏢局子去了。歐陽爺採繩上山澗而去。暫且不表。單言蕭銀龍真是人得喜事精神爽。想起此事。又驚又喜。喜的是大鬧華英會。判官筆扎死趙義。驚的是四寇追趕。幾乎身逢絕地。歐陽叔父嚇退羣賊。使我長了不少見識。才知道博浪錘。又思想道。我怎麼沒聽說過博浪錘呢。我歐陽叔父。真是高明之人。心中思想。已竟來到鏢局子切近。鏢局子外那片松林中。走出三三五五少年。原來是黃三太。張茂隆。李煜等。三太說道。兄弟你可回來了。我這一天就喝了點悶酒。蕭銀龍將蕭金台之事。對大眾說了一遍。三太道。你走剛工夫不

大 歐陽叔父就出了鏢局子啦 也不知上那去了 小英雄衆人一同進了鏢局子 方走到大門道

楊香五金頭鹿二人 在大門道正議論銀龍下書之事呢 金頭鹿一看銀龍 遂喊道 打鬼打鬼 冤

魂不散 死去的銀龍回來啦 銀龍道 你才起鬼呢 銀龍又將肅金台之事 又對楊香五與賈明

學說一回 金頭鹿說道 你別砍牛腿啦 我方打肅金台回來 我拿杵杵死六個 閔士瓊直哀求我

我才回來 銀龍說道 你別是作夢吧 傻英雄說道 你真猜對啦 銀龍說道 你別挨罵啦 銀

龍到了大客廳 一見大衆 俱都一怔 勝爺說道 銀龍你可回來了 肅銀龍將羣英會之事 對衆

老者說了一遍 並將怎樣打東角門逃出 韓秀怎樣追趕 未敢走山口 路逢絕地 小侄男方要自

刎 幸有歐陽叔父前去搭救 嚇退羣賊 用博浪錘扎在樹裏 我搗絨繩而過 英雄將栽跟頭露臉

之事 一句不留 全都說將出來 勝爺問道 你歐陽叔父呢 銀龍說道 我歐陽叔父掌燈就回來

豐陘仙師打了一個稽首說道 善哉善哉 我給銀龍會補占一卦 銀龍逢凶化吉 必有人解救

銀龍走後 歐陽爺出鏢局子 我就知道是暗中保護銀龍去了 掌燈之後 歐陽爺果然回來 吃完

了晚飯 大家早早安歇 已然分派大衆 四更天叫起 第二日叫起之後 酒席擺好 四更半天吃完

了早飯 仍然八十四位 大衆起身 八老並肩頭前引路 讓小子賈明 帶着兩包點心 並帶着水

口袋 皆因爲傻小子出門餓怕啦 天至巳分時 走至肅金台山口 一片樹林 就聽大樹林中有人

喊道 唔呀 久候多時 衆人抬頭觀看 就見歐陽二義士 出了樹林說道 勝三爺暫停貴步 我

點一點人數夠不夠 唔呀 小弟我第一撥請的華四爺 這老王八羔怎麼沒有來呢 勝爺說道 我

當面謝過 兄弟多有受累 聽請內七省賓朋 華清景第一撥就到了 五探飛龍陣盜了一個假燈

華清景進陣 始終沒露面 在他臨探陣時 大家攔阻他 他不聽 道兄所料 他盜不出燈來 無

臉見衆朋友 他許回家去啦 二義士又問道 賈矮子怎麼不見 勝爺說道 賈七爺在後邊呢 蠻

子點數目說道 屠燦老王八羔子來啦 後面賈明罵街 漢奸老小子 給他個大嘴巴子 金頭虎正

在罵的高興 由後面一個大咀巴子打來 賈明一看是歐陽德 說道 咱是親師兄弟 您怎麼打我

歐陽德說道 你罵我父親 爲什麼不打你呢 賈明說道 老少豆腐皮聚會 誰還惹的起呢 歐陽德說道 你又要罵必要管教你 二義士說道 咱弟兄東面四位 西面四位 這樣才威武 別

都站在一處 二義士一到共合九老八十五位 奔山口走去 離山口不遠 就聽山口內鑼鼓齊鳴

只見山口裏面嘍卒寨主 一字長蛇的陣式 出了山口 來到山外分爲二龍出水的式樣 一排排

一行行 站立東西 每人一口雙手帶 精神百倍 勝爺大衆停住脚步觀看 忽聽山口內 馬踏鑾

鈴響 三匹坐驢撞出 頭一匹艾葉青鬃豹 馬上老寨主閔士瓊 後面兩匹坐驢 左邊紅沙獸閔德

潤 右邊白龍駒玉面小如來閔德俊 馬後四十餘名 高高矮矮 胖胖瘦瘦 書中代言 並沒有外

人 都是閔老寨主的高徒 師傅父子五十來位 要拚命沒有退後的 閔士瓊的馬離勝爺九老切近

在馬上欠身拱手 閔老寨主師傅父子一看 東西兩邊這兩位漢奸一怔 夏天穿皮襖拿雕翎扇

閔老寨主一扶馬鞍下了坐驢 二位少爺見他父親下馬 他二人也趕緊下了坐驢 就見閔士瓊對勝

爺說道 在下對老明公慚愧之甚 五方飛蛇樓掛的確是真燈 吾之道友妙手真人許道成 自逞奇

才 掉換假燈 我實在不知 故此道友死於樓上 滾於樓下 自取滅亡 我細心訪察 才將珍珠

三 燈找回 又二十六日請明公赴會 在下預備好酒好菜 我小徒趙仁 酒內藏毒藥 殺人不用刀

傷你我二人之和氣 今朝見明公實在慚愧 但願老達官恕過 勝爺說道 老寨主先前的事莫要重

提 人非聖賢誰能無過 但願老寨主莫與勝英結仇 閔士瓊說道 那裏話來 但求老明公勿要記

恨在心 勝爺與閔士瓊說說笑笑 夠奔山裏而來 勝爺背後八十餘人 魚貫而行 進了頭道山口

二百名削刀手站立兩旁 一點響聲沒有 真是肅靜之甚 大衆這一進頭道山口 勝爺八十五位

老少英雄 好比大鵬金翅鳥 打落在天羅網 內有毒計千條 不知勝三爺大衆生死存亡 列位

閔士瓊與勝三爺完全是假好假厚 大家來到二道山口 二百名弓箭手紮扣搭弦 排立兩邊 三道

柵欄門 撓鉤手每人提着一根鈎鍊槍 進了三道柵欄門 閔士瓊叫道 勝老明公 您鑲行的朋友

來齊否 勝爺回頭一看 遂說道 業已來齊了 閔士瓊回頭向徒弟說道 查點勝老達官來了多少

人 一家寨主答道 共來八十五位 閔士瓊叫道 勝老明公 進蕭金台易 出蕭金台難 勝爺哈

哈一笑 說道 既來者則安之 進了聚議廳 勝爺一看 果然與蕭銀龍說的一點不差 天棚杆子

上銅鐵網罩住 除去東西角門 插翅也難飛騰 聚議廳正北面 廊簷下當中擺着佛龕 這個佛龕

就是五方飛蛇陣的佛龕 前文表過樣式 茲不再贅 裏邊有古佛 茶青綢子帘罩着 佛龕前擺着

香池子 長六尺餘 寬三尺餘 是香石作的 重有千餘觔 西廊下俱都是綠林道 八大名山的英

雄有一百六七十位 蕭金台的英雄俱在西北 向南再看有蓮花湖的萬丈波翻浪濤秀 並那韓家四

猛 寶刀將韓殿奎 及水八寨旱八寨的羣雄 再向南一看 黑水湖的曹榮曹子山 彭湖的寨主王

忠 巢湖的寨主李豹 林士佩在黑水湖蓮花湖的人當中 再向南兩鳳台的袁龍袁虎 再向南蕭玉

台的夏金輝夏金標 再向後看俱都是三山五岳之綠林道 閔士瓊背後尚有四十餘人 再看東北角

西敞廳外 有五六張桌是台城省的大帥施朗 三千歲曹士彪 台城省的英雄 俱都是武藝超羣

內有王官數名 共合三四十位 閔士瓊道 勝老明公的人 請在東廊下休息 勝爺唯唯稱是 勝

爺一看台城省這千英雄 心中實為感念捉秦尤之德 勝爺緊行幾步夠奔西敞廳外 來到大帥施琅

面前 控背躬身 方要行禮 施琅一看 勝老達官這一行禮 叫我難以爲情 我本定閔士瓊

寨主約來的 閔士瓊與王子張其善最厚 我又奉張其善王家千歲之命前來的 但是我也並不幫打

我不過看看大清國的龍虎風雲會耳 施琅思索至此 遂用大坐 遮臉 對着勝爺一搖頭 勝爺

心中明白 遂躬着腰走到南廊下抱腕當胸說道 衆位多辛苦了 大衆俱都還禮 齊聲說道 老明

公辛苦了 閔士瓊遂又催促道 勝老明公請東廊下落坐吧 書中代言 東廊下靠北面有一張大桌

子 預備的這首座 三面繡花圍桌 西敞廳內西北角也是一張大桌子 也是三面圍桌 上繡龍出

子 預備的這首座 三面繡花圍桌 西敞廳內西北角也是一張大桌子 也是三面圍桌 上繡龍出

水 鳳離窠 團花 勝爺等方才落坐 閔士瓊站起身軀 遂問道 勝老胡公 你鏢行的人物

可以給我介紹介紹 勝爺左右坐的是八老 再向東南是黃三三大衆等 勝爺遂答道 多承台愛 朋友沒有多了的 我給介紹幾位 勝爺遂問道 孟二俠 勝爺用手指背閔老寨主說道 這是

南七省的總瓢把子 姓閔名士瓊 又指着孟凱對閔士瓊說道 此 姓孟名凱 人稱九頭獅子孟凱

孟二俠 又指蕭杰對閔士瓊介紹了 閔士瓊說道 久仰二位俠客大名 今得會 實爲三生之 幸 蕭杰孟凱也客氣了幾句 遂歸了座位 然後與諸高道爺 及馮崑長老又介紹了 閔士瓊說道

二位當家的可稱得起世外高人 彼此各施一禮 道爺說道 出家人按理說不能出山問世 茲因 勝施主所邀 實出於不得已耳 語畢 僧道二人歸了坐位 勝爺又叫道 屠大哥李四弟請過來

又與閔士瓊也引見一回 屠燦與李四爺也有幾句謙恭話 又與歐陽氏弟兄引見 閔士瓊一看真透 着新鮮 夏天穿皮襖 勝爺與歐陽弟兄介紹完畢 陸續給衆人俱都介紹了 閔士瓊說道 小山真

是有幸 得蒙衆位義士下顧 歐陽二爺說道 不敢不敢 敝人號叫賊魔 勝爺一聽不像話 對着 歐陽二爺哼了一聲道 二弟請一旁落坐 勝爺又對閔老寨主說道 請老寨主落坐吧 二位又謙恭

了一回 遂都落了座 有幾十名喇嘛 在圓廊下伺候茶水 東西兩廊下俱有茶桶 如同水缸相似 早將嚴茶泡好 嚶卒挨位都給滿了茶 茶罷攔盞 擺上乾鮮果品 俱都走上品佳果 每桌上一

把廣錫酒壺 此時鏢行八十五位英雄前 俱都滿上一盃 歐陽天佐天佑站起身形 說道 老寨主 我勝三哥分派我二人招待親友 說着話一提皮襖底襟 取出象牙小勺 隨上的酒菜 蠻子必要

用象牙勺攪合攪合 試試有毒物沒有 歐陽二位義士 皆因爲先有藥酒一計 故此小心留神 勝 爺在東廊下打量閔士瓊 年過古稀 言談話語不俗 閔士瓊在西廊觀看勝爺 雖然是武夫 文雅

之甚 二位彼此俱都羨慕 二位喝着酒闊談一番 竟談的是歷朝古聖先賢 那朝代龍虎相爭 那 朝代奸臣惡相賣官 非親不用 非好不取 二位老者 俱都是口似懸河 又談論些三教五典 五



帝三皇 以及五霸七雄 楚漢相爭之事 由盤古氏直話到 唐宋元明 竟談到大清國更年改月

統華夷 閔士瓊問 勝爺答 勝爺問 閔士瓊答 二位一問一答 對答如流 閔士瓊贊成勝爺博

古通今 勝爺贊成閔老寨王廣覽多識 時候談的甚大 盃盤早已狼藉 勝爺道 替古人饒舌 好

比紙上談兵 酒過千盃 不過一醉 請問寨主珍珠燈之事 怎樣辦理 老寨主可能成全勝英獻了

珍珠燈 救小弟一條性命 再生不忘大德 閔士瓊道 勝老達官 珍珠燈是皇上家的 在下實

不敢損壞 珍珠燈之事好辦 我與明公且盤桓幾時 勝爺又問道 老寨主長能將珍珠燈獻出嗎

三 閔士瓊說道 好辦好辦 我再請問明公 言 五霸之時 那位藝業精奇 勝爺不悅道 古聖先賢

各有奇才異能 二人談話的工夫甚大 天已黑暗 嘍卒拿起對燈紗燈 兩廊下照如白日一般

勝爺不悅道 老寨主 在其位 謀其政 幹何事 思何理 也不必替古人饒舌 珍珠燈之事 老

俠 寨主怎麼辦理 閔士瓊道 頭次盜燈 吾之道友掉換假燈 叫我言而無信 二十六日明公赴會

在下預備的是上等酒席 皆因趙仁誤事 品行不端 酒內暗藏毒藥 大背天理良心 我閔士瓊慚

愧之甚 今日十數省的高貴友人在場 咱都是好武的朋友 我閔士瓊欲與明公十陣賭輸贏 短打

長拳 水旱兩面 或用兵力 較量十陣 如果贏皆五陣 那算不輸不贏 再續十陣 若勝老達

劍 官贏六陣 則算贏贏 若勝老達官贏四陣 那算勝輸 總要贏我們 我將珍珠燈 雙手奉

獻 將正犯帶犯全都獻出 我又自備其縛囚高主的官司 勝老達官若是輸了呢 老明公怎樣的

辦理 請當面見教 勝爺道 閔老寨主 我要輸了 我自己到北京自認我一人盜燈 我就說我是

瘋魔 將燈盜出 已竟碎碎 此可與我明白 恐口無憑及好人 故此我來投案 閔老寨主道 第一

次我失信用 第一次我之失信用事 此次你之言 言講 幸甚方不失信用 現在佛龕在此

內共古佛 咱各發洪誓 對佛燒香 如要失了信用 天誅地滅 必遭雷電之報 雙方對古佛

起誓 勝爺說道 老寨主真英雄也 好好好 就此起誓 這一燒香起誓不要緊 八十餘位老少真

雄 要中五路薰香計 閔士瓊斗嘍卒取一封黃封香 打開黃封將香捻開 用火燃着 香火一尺餘  
 高 遞給老寨王 閔士瓊接香在手 口中說道 勝老明公 我要燒香起誓 說着誚夠奔香池而來  
 雙手捧香 向中廊下觀看 心中暗道 勝英你八十五人 就是鐵打銅鑄的英雄 大概也難逃五  
 路薰香之計 我必將爾等刀刀斬盡 刃刃誅決 有會金銀單的 捱不住寶刀 諸公 這個薰香要  
 佩合着了 難道他們八大名山的人就薰不倒嗎 列位 八大名山之人早開上解藥了 台城省的人  
 茶中白水中已竟給下好解藥了 何爲五路薰香計呢 乃是下五門的五路薰香 將薰香埋在香港  
 底上 單等插黃封香時 故意將香火碰倒 以燃薰香 單提閔士瓊 來至香池切近 方要向香爐  
 內插香 就聽大棚上銅鐵網一響 一聲吶喊 勝二弟留神 五路薰香計 勝三爺聞聽 趕緊取出  
 寶馬平安散 大衆有帶着寶馬平安散的 也都向外掏瓶子 聞寶馬平安散 金頭虎喊道 聞不着  
 的可堵鼻子 一句話說破了 五路薰香計 閔士瓊氣哼 將黃封香扔於就地 大衆仰面向天棚上  
 觀看 就見大棚當中一道閃光 立刻銅錫掉下一塊 人也跟着破網落於就地 衆英雄觀看 大  
 腦袋猶如麥斗 短頭髮三寸多長 長頭髮挽着髻 身穿藍布棉袍 又肥又大 本色是藍的 上頭  
 補着各色的補綻 油泥多厚 腰間繫定一條腰帶 是破布條草繩攪在一塊的 足下穿麻的草鞋  
 沒穿襪子 脚而如地皮一般 麻梗錢串纏着草鞋 皮挺帶繫腿腕 背後草繩攪着一個紫沙魚皮刀  
 鞘真金什件 真金吞口 手中執定寶刀 台城省的施讓站起身形問道 三千歲 此人所帶的寶刀  
 不 是王爺的金背劈水電光寶刀嗎 台城大衆觀看寶刀 劍客道 衆位莫疑 這是我暫借一用  
 皆曰 甚會我沒 事我還回寶刀 如 位不嫌麻煩 完了事 帶位給帶回去 我借刀時  
 可沒有言語 我偷着摘下來 又說道 姓閔的 光天化日之下 不必燒香 要以燒香作暗昧之  
 事 報應的更快 我勝三弟挨肩的九老 是我九個小兄弟 你們說十陣賭輸贏 那倒很好 列位  
 劍客是怎麼來的呢 乃是跟台城的人一塊兒來的 已竟來到蕭金台兩天啦 劍客在蕭金台夜間

竊聽 這是第二條絕戶計 如果勝英來時先叫寨主與他談古論今 延到掌燈的時候 點五路薰香

將鏢行之人 一網打盡 一個不留 劍客聽了個真而切真 故此藏在銅鐵網上 將銅鐵網的窟窿用

手一分 刃將大脚撕破一個四五寸大的窟窿 附耳而聽 聽完了閔士瓊與勝三爺談古請今 方要

向香池 插香 劍俠大喊一聲 留神五路薰香計 將銅鐵網用寶刀削斷一塊 躍下天棚 劍客與

台城省的人說完話 對閔士瓊道 十陣比輸贏 我先領教第一陣 咱就拿這個傷天害理的香池

先來一來 我將他舉起來 我舞一個花 別人能舉起來舞一個花 我舞兩個花 誰舞的花多 算

三 誰贏 閔士瓊說道 夏侯老義士 咱一言爲定 請老義士不要多想 閔士瓊遂問道 西廊下那位

舉香池 就聽西廊下有人答應一聲 有 隨着聲音縱出西廊子 韓秀剛要說兄長不可 韓忠早縱

出來啦 攔也來不及啦 只見韓忠甩了大墜 來到石香池切近 那石香池四五尺高 下邊的石腿

三尺來高 勿命石頭鑿的 韓忠下腰一向下蹲 伸出兩隻手 要舉石香池 東廊下蕭三俠孟二俠

神刀將李剛向鹽罐師問道 此人舉的起來嗎 道爺搖頭道 他舉不起來 這宗東西有千餘斤

他身體高 總得蹲下 使不上勁 他伸出去一端勁 那更端不起來 他是渾人 韓忠此時托定

香池底 用十足的力量較二次勁 石香池一歪 外面兩條腿抬起二尺多高 舉之不起 韓忠道

劍 我不得使勁 舉之不起 兩廊下英雄哄堂大笑 閔士瓊又問道 那位還能舉石香池 大少寨主閔

德潤答道 孩兒願往 勒了勒皮挺帶 趕奔石香池前 大少寨主身高八尺 身比韓忠還高一尺

那香池四條腿三尺多高 他是更不得其力 一下腰手心朝上 奔香池底托去 李剛說道 道兄

他舉來吧 道爺說道 他也外行 不會使勁 也舉不起來 只見他用了兩三次力量 四條腿

137 方 他叫 不 來 一退步將手 說道 不得用力 西廊下羣雄一陣大笑 大少寨主羞

慚夕歸於西廊下 這二位沒舉起來 西廊下的羣雄 可就都不敢出頭了 精明的人 雖然有力也

不敢出頭 劍客說道 勝老三 你問問東廊下的人誰舉香池 沒等勝爺問 就聽有人答道 三大

爺我舉 劍客一看 乃是孟金龍 劍客狠夕瞪了金龍兩眼 心中說道 師傅擺道 徒弟走 真渾

蛋 孟金龍將杵遞與金頭虎 金龍龍頭架遞與香五 走到石香池 孟金龍到 此時也不慢噉

心中說道 我師傅這是玩花招 他小個得力 我們大個不得力 遂說道 師傅咱請跨起來行不行

劍客說道 你別跟着攪 你要不舉具回去 金龍說道 我身高八尺半不得用力 我退下去吧

口中叨々念々 有勁使不上 遂退歸東廊下 此時兩廊下三百多位英雄無人敢舉 劍客說道 沒

人舉啦 看我的 由背後撒去刀鞘 寶刀還匣 叫道 金龍 與我拿着寶刀 金龍說道 師傅將

寶刀送給我吧 我搶大山賊一個金頭龍頭概 我自己的降寶魔杵 各下觀寶刀 我將賊們都宰

了 劍客說道 胡說 寶刀是 家的 劍客解開腰帶 脫去棉袍 兩廊下眾人一看 腰間跨着一

個破皮兜囊 下邊的褲子破的一條一條的 脇骨條單擺擡擡 皮肉露出下多出來 骨瘦如柴 皮

包着骨頭 要叫大風一吹 就卷到下去不來 走在石香池前 劍客身高三尺五寸 一下腰彎在石

香池裏下去 雙龍龍師二道 各自看看 家裏 伸手 舉人一看 客是黑龍寺的 朝天去托底

正托香池當中 大腦袋一號 寶刀龍湯於其梁 舉起石香池 先向西做廳 去 走到西做廳前

將石香池向上一扔 扔起一尺多高 復又托住向北走去 走到北西衆英雄前 又將石香池扔起一

尺來高 再托上翻身奔南走來 走了一個十字花 又繞一個圈 後又來到佛爺前將石香池向地上

橫着一摔 將香灰摔出 香池底下露出香黃赤白黑 五色薰香 劍客道 山大王沒有好良心 香

灰都變五色 語畢 向閔士瓊奔前走來道 閔士瓊你七十多歲啦 下此毒手 要將鏢行一網打盡

你看看鏢行十三四歲的小孩有多少 你真忍哪 老猴崽子 我將你劈了 說着話伸手 要用鷹

爪力抓閔士瓊 眼看着就一爪一爪 命懸一線 費通師傅道 費通師傅道 費通師傅道 費通師傅道 費通師傅道

客的手奔閔士瓊去啦 勝爺趕緊將劍客的手搖住 說道 大師兄且慢 還是十陣賭輸贏 道爺也

過來相勸 將劍客勸回東廊下 勝爺遂與閔士瓊商議比賽二陣 第二陣有蓮花湖的韓忠韓勇韓猛

## 劍 俠 三

韓孝 由西廊下出來 叫道 總轄寨主 咱們跟他鏢行交賭輸贏如何 韓秀點頭 遂向閔士瓊問說 我四位兄長要鏢行交賭輸贏 上寨主意為如何 閔老寨主說道 好好好 遂向勝爺道 第二陣擇交賭輸贏如何 勝爺開聽 雙眉緊皺 蹙行裏那有擇交之人 這一干老英雄俱都沒擇過交 這便如何是好 雖然沒不會擇交的 也不好說出不算來 問道 你這幾位那位能擇交 話言未了 就見後面答道 我會擇交 在台城沒人跟我擇 我竟跟柏樹擇 語畢 由衆人中走出來 將兵刃仍交與金頭老賈明與楊香五 來到家兄弟四位面前 韓忠道 咱竟走着擇 還是擇遞招的呢 金龍將雙腿一叉 請在韓忠面前說道 你擇吧 隨便 韓忠一看 勇英雄擇交是外行 又着腿不能護檔 擇交第一講究護檔 韓忠向前一進身 將孟金龍皮挺帶捋住 孟金龍並不動 韓忠捋着這皮帶向懷中一粒 絞絲不動 韓忠將右腿伸入金龍當中 纏住金龍左腿 用肩頭一抗 一招叫倒灌口袋 又叫老牛挺棍 抗了三抗 搯了三搯 還是絞絲不動 大英雄當胸一掌 將韓忠一把抓住 用大腿一夾韓忠的腿 用平生的力氣向外一扔 說道 小子 你出去吧 這一扔不要緊 底下夾着的腿並沒鬆開 就聽克赤一聲 韓忠右腿帶傷 西廊下幾英雄 俱都一怔 道爺說道 勝三弟你攔着金龍別動手 韓忠的腿響的聲音 不是折啦便是摘了環啦 此時金龍方要動手 勝爺喊道 金龍不許動手 勝爺過來說道 西廊下的賓朋過來兩位 將大寨主攙起 在下給他將骨環掛上 過來兩位將韓忠扶起 勝爺伸手給韓忠將骨環捏好掛上 列位 這宗傷雖然不要緊 用手術捏的時候 比甚麼都疼 韓忠熱汗直流 二人挽着韓忠向西跨院去活動去了 金龍喊道 誰還擇交快過來 倒位 誰還敢擇 金龍賊了幾聲沒人過來 金龍說道 告訴你們 有其師 必有其徒 那大寨主說我師傅 誰不學過來擇々 勝爺道 金龍不要誇口 夕對閔老寨主道 二陣也承了 閔老寨主心裏難過 說不出話來 此時士瓊過來 對閔士瓊說道 老寨主不要爲難 有林士佩在此 我若贏不了鏢行之人不算英雄 舉石香池那不比比武 比武還有講笨

力的嗎 語畢 甩大毬 勒英雄帶 撤去背後鏢槍 掏出點穴橛 叫道 伯父 咱與勝老達官比武講拳腿 第一陣咱他贏拳 我奉陪 閔士瓊向勝爺道 您鏢行那位可與林寨主遞拳脚比賽輸贏 勝爺點頭 向東廊下問道 鏢行賓朋那位可以與林寨主比賽拳脚 衆人無有答言者 都道林士佩橫推八匹馬 倒拽九隻牛 其勇無比 勝爺連問兩次 無人答言 林士佩微微冷笑道 不論俠客劍客 回漢兩敵 有能台愛我林士佩的 我就能奉陪 勝爺已竟問了兩次無人答話 勝爺不得已 自己甩大毬 勝爺方將大衣脫去 只聽歐陽二爺喊道 唔呀 三哥 殺鷄焉用宰牛的刀 我與林士佩着玩吧 唔呀 吾兒何在 歐陽二爺叫道 父親 孩兒在此 歐陽二爺脫了馬褂皮襖 交給了歐陽德 又摘了頭上的帽子 棉鞋可沒脫 露出裏邊的衣服 鹿皮襖 鹿皮褲 繫了繫英雄帶 躍來當先道 林寨主咱倆鬧着玩 林士佩問道 來者可是大義士嗎 二爺答道 我不是義士 我是鷄屎 人家待我有救命之恩 我不知報之以德 我翻要與心害人家 那有這樣的義士 我的名字叫天佑 我行二 林士佩說道 二義士不要越笑 此時金頭虎問道 楊香五 二爺有本事嗎 別竟會玩笑吧 楊香五說道 有點本事不大 小子你開開眼吧 此時二爺天佑已與林士佩插拳動手 二人遠三拳 近短打 挨那擠靠 閃展騰挪 竄高縱遠 腰似灣弓 走似蛇行 嚴然電光一般 處處 縱一丈多高 矮處一坐 好似落葉 二位的武學平平 二人俱都是大花拳 動着手歐陽二義士改了八卦行門拳 林士佩心中明白 立刻就換了招數 又按行門八卦拳敵擋 十餘回合 二義士又改爲少林拳 然後又改彈腿門的拳 二人又戰了十餘合 不分勝敗 歐陽爺又改爲猴拳 小架式 共合戰了一百餘合 二義士改了二十門拳脚 動着手喊道 我不行啦 栽了觔斗 現了眼 我不行啦 列位 武學的規矩 動手時應當提着氣 一語不發 歐陽二爺則不然 動着一直喊 書中代言 嘍卒們已將香池搭走 二爺敗到古佛車邊 有一顆明柱 二爺靠住明柱 擠的歐陽二爺脚底下都探住脚石啦 林士佩暗中皺眉說道 這是勝英的左膀右臂 我若

將他踢死 也可滅勝英之勢力 就聽棚的一聲 一脚奔二爺下部踢去 歐陽二爺使的是旱地拔葱工夫 縱起六尺多高 明柱是圓的 錚光明亮 歐陽二爺不但縱起六七尺高來 還將身形貼在明柱上啦 說了一句這地方真涼爽 兩廊下衆英雄 俱都作舌 金頭虎說道 這是背後有膠吧 道爺說道 這是歐陽門的絕藝 不傳外姓 全憑兩胳膊的力量 這叫靠山招 金頭虎說道 能貼一天嗎 道爺說道 這就是一口氣的時間 閒言少叙 此時林士佩這一腳正踢在明柱上 要是細柱子 這一下子就可以踢到啦 林士佩靴子也綻啦 襪子也破啦 林士佩右腿痛疼 當時右腿不能着地 左腿向後倒退 歐陽二爺向前一探身 雙手一拍明柱躍下 躍下明柱狗奔林士佩說道 唔呀 我抽你兩個大咀吧子 林士佩野馬分鬃式 雙手一分二爺的胳膊 愆道 打咀吧子是假的 林士佩這一分二爺的手 胸脯子可就交給二爺啦 蹶起一脚 正踢在林士佩胸上 林士佩一條腿使勁 焉能站立的住 一退兩退 鬧了一個仰面朝天 林士佩手一按地 站起身形說道 你這叫什麼招 武學裏還有抽咀吧子嗎 歐陽二爺說道 這是外國招 倒下了沒有 林士佩長嘆了一聲 回歸西廊下 叫道 韓賢弟你看我輸的多冤哪 玩玩笑笑 就輸給蠻子啦 唉 天要絕緣林道嗎 韓秀說道 兄長不必愁煩 遂附耳低言 說了幾句話 林士佩聞聽 立刻精神百倍 變愁容換笑面 愆道 韓秀說的也是一條絕戶計 蕭金台後山 有一個毒水寒泉 非童子不能下泉 韓秀低聲告訴林士佩說的是 後山寒泉其水甚寒 刺人肌骨 人要下去 若毒氣入了毛孔必死 我與勝英較量 激他下泉 勝英必不含糊 他若中了此計 其死必矣 林士佩故此精神百倍說道 賢弟快用此計 若將勝英置之死地 那真是拔了我眼中之釘 目中之刺 我曾跟賢弟說過 大清國有勝英沒有林士佩 賢弟速用此計吧 等到歐陽二爺歸東廊下 韓秀遂躍來當先叫道 閔老伯父 十陣咱們連取三陣 吾請比賽第四陣 不用馬上步下 勝老達官曾頭探蓮花湖 二打蓮花湖 水性甚高 蕭金台後山有涼亭 亭子下面有寒泉 我與勝老明公 也不動手 也不打仗 我

陪勝老明公探探寒泉 這也算一陣 勝老達官可能賞臉同在下探寒泉嗎 您道 勝爺一世是能折不濟 連忙道 韓寨一別說其寒泉 就是那龍潭虎穴 只要有敢下去的 勝某就要奉陪 這叫剛強志氣 是惹禍招災的根苗 這要起買明 一句話就完啦 我不去 韓秀以言語又激勝爺 對西廊下衆人說道 勝老達官真叫人佩服 咱西廊下的賓朋 請二位到那裏觀看 林士佩明知是計 站起身形說道 愚兄願往 本山的二少寨主閔德俊長嘆一口氣 心中暗道 勝老者休矣 可惜風燭殘年 喪於寒泉之下 閔德俊思索至此 叫道 韓兄長 小弟願往一觀 林士佩韓秀玉面小如來 綠林道三位美英雄 要夠奔寒泉 勝爺在東廊下說道 那位與老夫觀敵 話言未畢 站起二人 雙雙仙師諸葛山真 紅蓮羅漢鬪崑長老 老二位站起身形 一個說貧道願往 一個說貧僧願往 閔士瓊明知勝爺必死 趕緊叫兩名暖卒提燈引路 六位後面跟隨 勝爺在東廊下抱腕當胸說道 夏侯兄長 孟二俠賢弟 蕭三俠賢弟 屠大哥 李四弟 七爺賢弟 諸位仁兄賢弟 千萬壓住了 別叫他們年輕的出首比賽 有什麼事 等我回來 閔士瓊此時捻髯竊笑 心中暗道 今生今世 勝英你回不來了 你探寒泉好比長江水 一去不回頭 二人打燈籠引路 六位後面跟隨 出離聚議廳 向西北而去 來到後寨門 開開寨子門 只見有些弓箭手 二少寨主報明喚卒頭目 大衆出了寨子門 向正北而去 上了北山坡 踏陡壁山崖 走些個羊腸小道 出去里許 前面有一山峯 山峯下當中有一涼亭三面敞着 北面有石頭作成的隔扇 東西兩面有漢白玉石欄杆 亭子是坐北向南 進亭子有漢白石的階脚石 兩旁有兩棵漢白玉石頭柱子 俱都猶如麥斗粗細 兩個打燈籠的暖卒 將燈籠掛在漢白玉石柱子上 韓秀叫道 勝老明公 換水靠吧 韓秀打開包裹 將大衣裳脫去 打開水靠 道爺一看 就是一怔 別位的水靠都是魚皮掛裏 油綢子爲面 惟獨韓秀的水靠則不然 油綢子掛裏 魚皮在外 上身下身相連 就好像連褲襠一般 道爺遂叫道 勝三爺請亭後換水靠去 二位到了亭子後 勝爺將包袱放在就地 撤去鴨尾巾 脫去



大氅裏面靠身的衣服不脫 穿上三叉口的水靠 上身油綢子絹帕綳頭 頭帶月牙分水蓮子纜

卡好了脖頭 袖口 勒上分水套 繫上分水裙 水珠不沁入內 水靠水衣穿戴齊整 道爺提藍布

道服 由囊中掏出一物 好似一條腰帶子 一身的魚鱗 一丈餘長 老道拿着中間一抖 撲陸一

聲 遞給勝爺 遂叫道 三弟 你將此物繫在腰間 勝爺問道 此物何名 道爺說道 這是我自

己造的 並不是古人所傳 貧道杜撰的名子 叫雙龍頭杆棒 一頭有子午釘 專打金鐘罩 能破

鐵布衫 一頭龍口咬着一顆避水珠 成色雖不十分高 也能避的了水 將此珠放在水內 水不能

浸入 勝爺繫在腰間 分水裙一蓋 並不顯露 豐咂仙師將勝爺的衣服包好 二人夠奔涼亭前

此時韓秀早已換好水衣水靠 韓秀說道 明公 您先下泉 我先下泉 探一探深淺 絕不動手較

量短長 勝爺說道 刀山油鍋在前 我也不能落他人之後 勝爺由柱子上摘下一個燈籠 登台階

石 借燈光觀看 漢白玉石頭鋪地 寒泉如同今日鄉間的大水井一樣 用漢白玉石鑲着口 勝爺

在東面上向下看 冷氣襲人 如同三九天的寒風相似 水距井口一丈三四尺深 水色紅混 直向

上冒水花 列位 活魚往裏一放 一個時辰 就漂上來而死 勝爺看畢 仍將燈放掛在漢白玉柱

子上 勝爺此時覺着兩腿發木 抬頭一看亭子裏外 全都油漆彩畫 頂上有一根架海 是大紅油

漆的 此亭子有三間房子大小 那架海上掛一尺多厚的冰霜 乃是寒泉冷氣凝結 勝爺心中暗想

此水必然涼能入骨 勝爺平生真沒見過這樣的泉水 諸公如其不信 上大西洋國去有道河 其

水紅而混 多大水性的人 下去不能上來 聞言少叙 勝爺看罷 倒吸了口涼氣 呆呆發怔 韓

秀在亭子外 用言語激勝爺 說道 勝老明公 如懼此水 可另換別位前來採寒泉 勝爺說道

我恐懼此水 難道鏢行別位就不害怕嗎 虎穴龍潭 我勝某自己闖 還能叫別位冒險嗎 老英雄

說罷此話 下腰就要下泉 林士佩心中說道 老匠夫可要完啦 韓秀心中思索 可惜勝英一世威

名 喪於寒泉之內 本山的二少寨主心中難過 勝英可惜 替天行道之人 落得這樣下場 道爺

道爺

口念無量佛 正到此時 就聽山峯西北面 一人吶喊 童子聲響 勝三哥別下泉 小弟來也 勝爺抬頭一看 山峯上一人 一下腰跳下 勝爺看此人一身藍布衣服 來至勝爺切近 遂叫道 三哥 快下亭子 大衆觀看此人 一身小衣服 藍布褲褂 白襪青鞋 手中提着藍布包袱 年方十五六歲 眉清目秀 白臉面 有句俗話 眉清目秀 性兒柔 柔而不剛 勝三爺與道爺俱都納悶 此人十五六歲 爲何口稱勝三哥 勝爺問道 壯士何如人也 少年人笑答道 這道長必是二師兄諸葛兄長 這位和尚必是弼昆四師兄 勝爺聞聽 心中更不明白 少年又說道 三位師兄大概不認識小弟 我有一信 三位兄長一看便知 說着請遂由貼身衣服內 取出一個白紙包 打開白紙包兒 裏面又有一層油紙包兒 打開了油紙包 取出書信 雙手捧着 口中說道 勝三哥觀看此時已有三更天 紗燈不甚亮 勝爺看不甚真 勝爺遂走至東邊柱子底下 借燈光觀看 只見上書勝英賢契收拆 在一旁有行小字 寄書之人係你之師弟葉伯雲 勝爺看畢 叫道 道兄 您看看 道爺一手拿着書信 一手打稽首 說道 無量佛 老師的親筆 弼昆賢弟你看看 和尚一看 念了一聲阿彌陀佛 老師的親筆 道爺心中暗想 三太他們都要收徒弟啦 您還給他們收小師叔呢 老師您當閉門啦 葉六爺遂說道 我五哥早來了半月 我五哥叫飛天玉虎蔣伯芳 慣使一條亮銀盤龍棍 乃是萬人不敵之勇 勝爺說道 爲何沒見呢 葉伯雲又說道 老師兄您先別着急 您給我介紹介紹 綠林道的朋友 勝爺說道 我倒疏忽了 遂對韓秀說道 這是我師傅的道童 跟我恩師學了二年技藝 也算是我的師弟 二位見見 要多親多近 又給林士佩與本山的少寨主介紹 勝爺說道 此位是本山的二少寨主玉面小如來閔德俊 二人彼此一見 各施一禮 暗中都有相愛之心 葉六爺說道 韓寨主 探泉乃是小孩的事 我老哥這大年紀 焉有工夫兒戲呢 我替我老哥探泉 有大事再叫我老哥出首 林士佩心中說道 這是勝英的替死鬼 葉伯雲又說道 三位老哥哥聰明一世 糊塗一時 您下去怎麼上來 這不像鄉間的井 兩足可以踏井磚而上

這寒泉四外都是泥土 方圓一丈有餘 不掛上挽手 怎麼上來 我先掛上挽手 然後換水衣水靠 語畢 由兜囊中取出五鈎如意抓 三尺六寸鋼練子 有大母指粗 一丈二的棉花線繩 水深夠不着 又接上一根麻繩 五鈎如意抓一抖 先將架海上冰霜抓落 然後又一抖抓 五鈎抓入架海內 將繩往下一放 離水皮一尺有餘 韓秀一看 此人太聰明啦 還沒下去 先打算上來 葉六爺將繩放下去 叫道 三位兄長 此繩是我之命 若給割斷 我命休矣 囑咐已畢 又說道 勝三哥您探泉先別向井口裏看 一向井口低頭 寒氣先將您的臟腑侵了 語畢 一縱身來到井口 就要探寒泉 列位 葉伯雲與蔣伯芳是怎麼來歷呢 大明末帝 有一位范老大人 官居文華殿大學士 至明朝十三帝崇禎時 有功不賞 有過不罰 只鬧的天下淘々 刀兵四起 范老大人屢次上本 崇禎爺不納 范大人告疾進鄉 回到原籍江夏縣 老大人樂守田園 施捨濟衆 冬捨棉衣 夏捨暑湯 買鳥放生 補路修橋 窮不能娶者助資 貧不能葬者助衣衾棺槨 捨義地三頃六十畝 范老大人一日正在書齋看書 忽聽饑餓的聲音 遂問下人道 是何處來的聲音 下人答道 有一位老道 現在外面化緣 不吃不喝 坐了三晝夜啦 范老員外 命家人送錢送食 俱都不要 只求見老員外一面 下人將此話一說 范老員外說道 欲見一面有何不可 老員外遂出離府門 一看老道在門前打坐 藍布道服 楊木道官 楊木簪子別頂 黑髮童顏 道骨仙風 真有逸世離塵之儀容 半尺長的黑髯 娃娃臉 范老員外未看明白 他乃是反老還童 老道遂對員外說道 唔呀 貴人已至 范老員外問道 你要化甚麼物件 道者答道 我要化老員外四口壽木 員外問道 出家人化壽木何用 老道答道 江夏縣南門外有一座廟宇 內寓難民二十餘家 一家男

的死了 一家女的死了 活着的還全都染病 貧道給他們診脈 已竟病入膏肓 不能挽救了 故此化其四口壽木 范老員外答道 果然不真 我必捨四口壽木 遂叫老院公 同道人前去察看 真是有兩家 不担死了一男一女 活着的還病在稻草之中 一家有一個小孫 一個四五歲的 一

個五六歲的 老管家遂問那有病的貴姓 那病人的婦人答道 姓葉 小孩已竟四歲了 又問那家  
 男病人貴姓 那男人答道 姓蔣 小孩已竟六歲了 在問家鄉住處 可說不出話來了 兩眼  
 一閉 咽了氣啦 老管家悲傷之甚 回到府中 多加了些個美言 范老員外遂叫老管家買了四口  
 棺木 四身壽衣 給他兩對夫妻俱全葬 並立了石碑 一葉氏之墓 一蔣氏之墓 兩塚相隔  
 一丈餘遠 安葬之後 就剩下蔣家的孩童六歲 葉家孩童四歲 江夏縣有一家中等財主 是絕  
 戶 就有人給財主家送去啦 那財主家聽說 小孩的大人是瘟症死的 恐怕傳染 俱都不要 老  
 道將兩個小孩携至松竹觀萬勿山 老道給兩個小孩一診脈 並沒有瘟病 道者就是老劍客艾運遲  
 平生傳了四個徒弟 大徒弟鎮二山 夏侯商元 二徒弟鐵牌道人 諸葛山真 三徒弟帶藝武師 就  
 是勝三爺 四徒弟紅蓮羅漢弼崑長老 且說道人將小孩帶到廟中 不到兩個月 兩個小孩身體已  
 竟強壯了 閒暇無事 教授武術 給四歲的小孩起名葉怕雲 六歲的起名蔣伯芳 伯芳愛棍 伯  
 雲愛水 兩個小兒這一練工夫 又肥又胖 老劍客一歡喜給葉伯雲起號承龍 伯芳起號飛天玉虎  
 光陰似箭 日月如梭 蔣伯芳已十五歲 梳着兩綳小抓髻 六七歲時使木棍 及至十四五歲換  
 了鐵棍 在十五歲時 有一口五更天降大雪 伯芳用竹掃帚打掃山門前的大雪 風刮的雪堆  
 積有七八尺高 伯芳打掃那堆雪 見雪中埋着一個死人 伯芳遂報告了老道 老道來到跟前 一摸  
 此人尚有氣息 艾道爺道 此人有病 你個人前世有緣 你可以救他 就將他搭在空室內給他  
 灌點薑湯 伯芳說道 不用煎 我一個人就將他提屋中去了 提到屋中 用薄糖水一灌 又用棉  
 被一蓋 工夫不大 此人遂醒轉過來 艾道爺道 我是杭州府的人氏 在東門外 開張藥舖 我由  
 三四歲時 得了心口疼之病 部說心疼 別位 沒有真心疼的 那全都是冒口疼 三國時有一  
 位心疼的 他乃是真心疼 一句話未說完 就心疼而死 真心疼沒有治法 閒言少叙 此人姓董  
 雙名世興 艾道爺診脈 給開了方子 打發人照方抓了三付藥 董世興雖然甦醒過來 仍然臥床

不起 蔣五爺遂給他煎藥 侍奉兩月有餘 病體全愈 董世興遂說道 我的姐夫作外官 給我打

來信叫我到任上 另圖生意 我這是前去投親 杭州的買賣已算閉閉 我到了任上 我姐夫又榮

陞到雲南貴州去了 我起早多趕路程 正適天降大雪 來到廟前 天氣寒冷 我打算開廟門暫

避風雪 當時犯了老病 我將小包裏一擲 倒於塵埃 我已覺人事不知 道爺救了我的命 我再

生不忘 艾道爺說道 不是我救的你 乃是我的小徒蔣伯芳救的你 此人遂說道 如此我與令徒

結爲異姓兄弟 請道爺給主盟 道爺也甚願意 遂給二人主盟 結爲生死之交 董世興十六歲

長伯芳一歲爲兄 世興遂欲仍返杭州重整買賣 臨別之時說道 兄弟救我一命 我若有寸進時

必報賢弟之恩 又說道 並且我回杭州 川資尙且短少 伯芳說道 我有三年的體己錢 現在未

花 是我每天十二文點心錢 盟兄應用此錢作盤費吧 世興也不客氣 將錢接過去 說道 愚兄

將住址給兄弟留下 乃是杭州東門外座南同義合雜貨舖 倘若愚兄發達之日 定不誤賢弟 董世

興拜參了神像 又謝過道爺 二人才洒淚而別 此兩文字並非閑談 後來必有用場 光陰似箭

轉瞬三年 伯芳力氣已足 艾道爺打了一條亮銀盤龍棍 叫道蔣伯芳你已長大成人 可去江蘇

十三省總鏢局 找你三哥 你師兄弟六人 就是你三哥忠賢 現爲俠客 你到在那裏跟他學

行俠作義 蔣伯芳聞聽 不忍下山 老道說道 人過留名 雁過留聲 伯芳無法 空叫老師開了

住址 夠奔江蘇而來 葉伯雲見師兄走去 在廟內無精打彩 艾道爺遂說道 你也該出世啦 你

也去十三省總鏢局吧 你三哥他們都受了戒戒 下山不准回廟 每年我遊方 與他們見面 你

下山後仍許回廟 因爲你無家無業 我給你寫一封書信 到在那裏 你師兄如見我面一般 伯雲

含淚拜別恩師下山 沿路上聽說勝三爺蕭金台蓋萬壽燈 英雄心中暗想 我何不到蕭金台蓋出萬

壽燈 我這一出世 豈不是壓倒英雄 英雄遂夠奔蕭金台 不走山口 到蕭金台向客廳 開聽閱

敗 叫韓秀請勝英探毒水寒泉 乃是第三條絕戶計 勝英若死 烏無頭不行 他的手下人就亂了

葉六爺聞聽 打了一個冷戰 遂先來到後山 自己暗中探明寒泉 單等勝三爺要探寒泉時 我

再露面 是夜三更來天 勝爺方要下泉 緊關節要之時 葉六爺出首 替勝爺探泉 鎮住萬丈翻

波浪韓秀 且說葉六爺一縱身來到井口 向下一躍 丹田一較勁 下泉用手一托水一丈有餘 三

托水到水底 四丈餘深 來到水底 開目視物 看一丈四五遠 葉六爺在泉一打轉 在西北角有

斗大一穴 裏邊有一水鱗 粗眼一尺有餘 紅顏色 吐出信子有尺餘長 穴口外 透亮白 葉六

爺伸手一把抓下一塊 撇開分水裙 裝入油布口袋 列位 葉六爺抓的乃是冰片 抓上之後 葉

六爺用手一按水向上而起 水鱗昂首奔葉六爺而來 葉六爺已竟出水 倒繩而上 及至上而回

頭向下一看 惡鱗腦袋出水二尺餘 鱗方打水裏出來 氣力不足 若是緩過氣來 惡鱗就可以將

人吸回去 葉六爺上了泉口 一縱身形 上了亭子 三老一看葉六爺 美玉臉細似紫茄子 勝爺

問道 六弟 覺着怎麼樣 美英雄搖頭不語 勝爺攪着六爺轉了兩個大灣 六爺緩過這口氣來

說道 好涼的水呀 韓秀木雕泥塑 暗中大吃一驚 葉六爺叫道 韓寨主 此水四丈餘深 水底

雪花白 說着話由口袋內取出冰片說道 此物爲憑 遞給韓秀 韓秀接過來 就覺着胳膊上冒涼

氣 韓秀又遞與葉六爺 葉六爺帶在兜囊中 韓秀問道 葉鏢頭裏邊有何物件啦 葉六爺說道

任何皆無 韓秀問道 那塊白的從何而來呢 葉六爺答道 大概此泉出寶 暗中交代 韓秀最怕

蛇 韓秀若看見尺餘長的蛇 就驚惶失措 列位 人生在世 天然的性情 各有所畏 葉六爺若

告訴韓秀水底有水鱗 韓秀絕不敢下泉 韓秀問葉六爺水底有何物 葉六爺說水底並無他物 韓

秀將水衣水靠繫好 叫道 勝老朋友 我就借令師弟這條挽手吧 他若拿下來 我還得再掛挽手

勝爺道 很好很好 何必問呢 韓秀叫道 林大哥 閔二弟 這個挽手一斷 我命休矣 勝爺

說道 韓寨主你放心下泉 絕沒有動這條繩的 韓秀來到泉口 丹田閉着氣 躍下寒泉 韓秀跳

下寒泉 用手一托水 墜下一丈多去 那水蟒正在水中尋人呢 韓秀向下走的時候 就見大蟒昂首吐信子 韓秀一看 真魂皆冒 趕緊向上起 大蟒隨着也跟上來了 韓秀方出了水 一搖挽手 大蟒也出水了 一張口 將韓秀左腳脖子吞住 韓秀顧不的別的 仍然向上倒繩 將水蟒帶出水五尺餘 韓秀左腳一登 復又一抖 水蟒落於水內 韓秀的水靠及貼身的褲子 俱都被蟒咬斷 韓秀上了亭子 桃花臉變成青色 不能動轉 林士佩上前攙韓秀 攙到亭子外 林士佩攙着韓秀轉了十幾個大灣 韓秀緩過這口氣來 長嘆一聲 嚇死人也 韓秀遂向勝爺說道 明公令師弟可不對 水內有一尺餘粗的一條水蟒 長有數丈 沒等勝爺答話 葉六爺說道 水蟒怎麼不傷我呢 韓秀說道 你儘避五毒 勝爺問道 韓秀寨主 有什麼事大廳裏面談吧 此時勝爺的水衣水靠也脫了 葉六爺的水衣水靠也脫下去了 惟有韓秀穿着水衣水靠而走 連打燈籠的喂卒 又加上葉六爺 共合九位奔大廳而來 韓秀跛着一條腿 跟隨衆人 進了後寨門 來到聚義廳 閔士瓊老寨主捻着花白鬚 得意洋洋 竟等着喂卒來報 老勝英死於寒泉呢 然後再看東廊下八十餘人怎樣辦法 老寨主正然暗中思索 就見兩個喂卒打燈籠回來 老寨主察顏觀色 不問可知 鏢行人未受害 只見勝爺面帶喜色 又見勝爺身背後有一個小孩 一身藍布的衣服 俊美異常 再看後面韓秀 通身水靠未脫 跛着 一條腿 劍眉直皺 不問可知 三條絕戶計 第四陣又輸啦 勝爺說道 老寨主 我給你介紹一個朋友 此人與我恩師學了幾大技藝 也算是我師弟 遂指葉六爺對閔士瓊道 此人姓葉名伯雲 號叫承龍 人稱海虎撈月 葉六爺向前打躬 閔士瓊抱腕當胸 勝爺又說道 方我師弟代我探了探泉 葉六爺遂對閔士瓊說道 探泉乃是小事 我替我師兄辦了 語畢 從衣袋中取出冰片 遞給老寨主道 此物為證 閔士瓊接過冰片 就覺着半身發冷 老寨主又問道 韓寨主探泉如何 韓秀氣的說話都打了哆嗦啦 說道 老寨主請看 將腿一伸 就見腳脖子被蛇咬的都脫了皮啦 老寨主問道 這是怎麼的 韓秀就將探泉的情形報告一

回廊下草堆開聽 俱都愕然 勝爺說道 第四陣探泉 可承讓了 閔老寨主說道 那是當然  
 鏢行贏啦 語畢 將冰片遞給葉老爺 閔老寨主又說道 天已不早請諸位用過酒飯 有什麼再說  
 勝爺並不客氣 歸座吃茶 閔老寨主遂晤與八大名山的羣雄商議 如今辦了四陣 若十陣賭輸  
 贏 必然俱都輸與鏢行無疑 閔士瓊又說道 咱們想法子愚弄羣英 不與他十陣賭輸贏才好 書  
 中代言 衆人俱用過了飯 休息的休息 出恭的出恭 東西兩院外竟無一從者 可不出蕭金台  
 次日大明二十九日 嗽口淨面吃茶不必開表 及至擺好酒席 大眾入座 酒過三杯 閔士瓊問  
 道 鏢行衆英雄因何至此 勝爺答道爲萬壽燈而來 如不得回萬壽燈 勝英不出蕭金台 閔士  
 瓊說道 明公約的高人甚多 我們打皇宮內院竊來的萬壽燈 勝老明公必能石徹山也盜萬壽燈嗎  
 定一個日期 勝爺半生不會竊取 偷盜之事 勝爺未答言 大義士天佐答道 但不知放燈之處  
 有消息埋伏沒有 閔士瓊說道 並無消息 但息放燈之處 非常堅固 不好出人 大義士說道  
 沒有消息 我就能偷 你我大家之完飯同去看放燈處所 吃完了飯 勝爺率領鏢行三十餘位  
 閔士瓊也率領八大名山的出色之人物三十餘位 勝爺與閔士瓊並肩 出離了西角門 向西走過三  
 道寨子 再向北有兩層院落 再向北去 有翠竹林一道 竹林中有甬路 穿過翠竹林有北屋三間  
 東西南北圍着房有八棵天棚杆子 上邊有橫豎杆 天棚架子相似 天棚杆上挂銅鐵網 銅鐵絲  
 有綠豆粗細 能工巧匠 擰成核桃大的窟窿 四週圍挖下坑去 銅鐵網入地二尺多深 方磚鋪地  
 閔寨主用手一推天棚杆子 就聽四外鈴當響 網之四周 有八個響鈴 網一顛鈴當便響 這八  
 個鈴當在網裏面 有鴨卵大小 二少寨主 手拿一細白蠟杆 此時已分時候 大眾觀看真切之甚  
 留三間北屋門窗戶壁都是鐵的 窗上糊紙 乃是青石護窗板 都是妙手匠所造 那青石  
 板四周都有半口 空氣都不通 老寨主叫德俊用白蠟杆子敲護窗板 護窗板一響 裏面有人將護  
 窗板打開 書中代言 屋中人乃是閔士瓊的徒弟 開聽白蠟杆敲開板聲音 遂將青石板向上一托



用鋼鈎一掛，打開了四五塊石窗板，正當中設立一座柏木台，南東西三面紅油漆欄杆，打東北

角上台，台上有一個八仙桌大的鐵箱子，箱子口向外，鋼子上有鋼什件，鎖頭鎖着，貼着三寸寬

一尺長的封條，閔士瓊叫道：「王強將頭開！」與衆位說看珍珠燈，書中代言：「這看燈的是老寨主

第三十七名徒弟名曰雙龍，將王強，那王強聞聽，寨主吩咐，不敢怠慢，急忙由兜囊中取出鑰匙

鐵箱旁邊有一個水瓶兒，是早預備浸封條的，將封條用水浸濕了，搗下封條，用鑰匙將鎖開了

一手掀開箱子蓋，一手提珍珠燈的金練，大衆隔着綢向內觀看，王強將珍珠燈四圍都對外

三 給大衆觀看，真是霞光萬道，瑞氣千條，大義士叫道：「三哥，這回珍珠燈不假，白子玉的藕牙

壁壘的荷葉，寶珠用真金線穿着，花籃底下，一顆金線穿着一顆珍珠的燈籠穩，老寨主對鏢行人

問道：「衆位可曾將燈看明？」大衆說道：「已竟看明。」閔士瓊叫道：「王強，將燈收起來。」王強將燈收

俠 在箱內，鎖好鐵鎖，復又貼上封條，等後王強向箱子上坐，閔士瓊對勝爺道：「盜燈時不許用蠟

香，汗藥，不許叫綢上鈴當響，不准叫屋內的人知道，不許挖窟窿，勝老達官能盜燈嗎？勝爺不

諳偷盜之事，不敢答言，大義士道：「三哥，我這偷，我叫賊魔去講究偷盜，但不知多少日期

可得限長才能行呢？」閔士瓊說道：「一個月兩個月均可。」大義士說道：「日期太長啦，我等不了，我

劍 怕受了急。」閔士瓊說道：「十天八天。」大義士說道：「十天八天，我也怕受了急。」閔士瓊說道：「一個

時辰。」大義士道：「一個時辰，你看我進去偷去行啦。」閔士瓊說道：「大義士自便吧。」大義士說道

「今天二十七日，七月初一日爲限，鷄鳴時出來，我若至期盜出，你當如何？」閔士瓊答道

「你如盜出，我父子自備其壽，打正犯幫匪的官司，絕不失信，如果你要至期不盜燈呢？」大義士

151 答道：「至期盜不出燈來，官司我請三哥打，就請我三哥自己盜的燈，已竟實壞壞，到那時我在聚議

廳目刎一死，如若不死，你叫我闖天佐，我姓不姓歐陽啦。」閔士瓊說道：「咱二人擊掌吧。」大義士

說道：「擊掌吧。」閔士瓊後背林士佩說道：「老寨主別跟歐陽天佐擊掌，跟勝英擊掌。」大義士舉着手

閔士瓊又不擊堂啦 惹的衆人大笑 閔士瓊對勝爺道 我與勝老達官擊掌 勝爺過去擊完掌

大義士說道 你們可得管我吃喝 閔士瓊說道 蕭金台廚房 隨便吃喝 閔士瓊叫道德俊 今日

傳知東北兩更去 定更鑼響 人不准下更後 西北兩點打更 西南角打更三點 東北角打更四

點 梆鑼一響 俱都不准下更後 五更止鼓 蟹子若是精神則鬼 不必驚恐 由今天夜間起 打

到七月初一五更為止 兩造的英雄俱都歸聚聽 只留下蟹子 這一來勝爺又被賊人愚弄了 白

贏了四陣 作爲無效 賈七爺叫道三哥 十陣賭輸贏 白贏四陣 勝三爺說道 我也得容人且容

人 兩方英雄三百來位 等到掌燈之後 歐陽爺沒露面 夜門兩廊下英雄換撥打廳 及至三十日

閔士瓊又出了計策 謀害金龍 是日吃完早飯 孟金龍在東廊下舉着金頂龍頭槊 大聲對閔德

潤喊道 看這個是什麼 閔德潤在老寨主身後唉聲嘆氣 老寨主問閔德潤道 孩子爲何唉聲嘆氣

大少寨主說道 父親 孩兒二十八歲沒打過敗仗 前次五方飛龍樓盜燈 孩兒與金龍動手 孟

金龍將孩子愚弄 幾乎將孩兒撞的吐血 當當着天下英雄與勝爺說明 叫金龍將兵力還回孩兒與

他戰上幾百個回合 閔士瓊遂站起身軀說道 勝老明公 可能叫少鏢頭把兵力還回嗎 叫他二人

當着天下英雄再分勝負 勝爺答道 老寨主 還有何不可呢 當着天下英雄 我絕不駁朋友面子

勝爺遂叫道 金龍將兵力還給人家 饒英雄一聽要槊 將槊回地下一橫答道 沒拿來呀 在鏢

局子呢 勝爺說道 方才你還拿着呢 趕快還人家 九頭獅子孟二俠道 小冤家 你三大爺說話

你都不聽啦 給人家 孟金龍說道 管我的太多 沒法子 給人家吧 這幾大我在鏢局子睡覺

都抱着槊 九尺多長 真好使 金龍萬不得已 將槊回當中 撈道 再指起來可不給啦 這一

扔槊 將地地方傳得碎好幾塊 大少寨主勸 靴皮挺帶 起奔近前 檢起龍頭槊 說道 金龍

敢與大少寨主比賽二百回合嗎 金龍說道 只要你們由賊管吃 戰五百回合 小子 閔士瓊叫道

孺子且慢 又叫道 勝老達官 他們傢伙都重 倘若兵力走了手 就許傷了衆賓朋 讓他們二

人到山坡空曠之地比賽去。勝爺捻髯思索。作賊的沒好心。需用毒計。金龍本是愚人怕他們山下坡下有埋伏。勝爺捻髯不語。勝爺未及答言。銀龍走到勝爺跟前說道。您怎麼不叫我孟大哥。大少寨主去山後比賽呢。勝爺仍不敢放金龍出去。怕被人要害。銀龍又轉到東鄰下叫道。孟一爺。如此如此。萬無一失。你老人家發一句話吧。孟二俠遂站起身軀說道。我的孩子。跟我的兒子不是一樣嗎。你老人家叫他去吧。勝爺仍然不語。孟二俠說道。閔老寨主。金龍是我的犬子孩。就叫他們去西山坡下比賽吧。閔士瓊說道。可有一件您得担保。二人比賽。兵刃出手。或倒下不准傷害性命。孟二俠說道。這有何難。書叫道。金龍。你與大少寨主比賽。兵刃出手。或倒下那算贏啦。不准傷害性命。如若傷害性命。我將你架火燒死。金龍說道。我明白。他要將我打倒下。也不許傷我性命。許我扒他衣服不許。孟二俠說道。那不在話下。孟一俠不知金龍愛山賊的衣服。二人一躍起身。大山賊說道。走。金龍說道。不用橫。有你的梨子。二猛出離了西角門。鉤奔後寨門。一闖後寨門。響聲俱都弓上弦。刀出鞘。大少寨主報告把門的頭目說道。奉老寨主之命。我二人在山坡下。比賽輕贏。二人來到西山坡下。茂林叢處。大少寨主道。今天要立見輸贏。孟金龍說道。不用寶狂。君子打。小人打。大少寨主說道。沒聽說過。跳起來就是一架。大英雄接氣相還。二人都是力大絕倫。兵刃碰在一處。叮當亂響。大少寨主力量小點。兵刃應手。孟金龍兵刃短點。是一寸小一寸巧。二人一位是金鐘罩鐵布衫。一位是十三太保橫練。二人真是棋逢對手。降寶摩雲杵起處風雲吼。金頂龍頭梨上神鬼驚。二人正在打的難解難分。就聽密林深處一聲喊。孟金龍死期至矣。尙且不知。此八身鐵七尺餘高。掌中虎尾鏢鐵棍。說道。金龍。你記的蓮花湖你踢。寨主一脚。一脚成仇恨。晝夜記心頭。列位。此人是誰。乃是蓮花湖的水八寨寨主鐵棍無敵將朱甘棠。由山坡上撞下來。亮虎尾三節棍撻頭就打。大英雄降寶杵向上一迎。嘩啦啦一聲響。大英雄又翻背後金頂龍頭梨碾來。金龍轉身相迎。只打的地動山搖。

二人打一個 工夫一大 金龍熱汗直流 這三個人的兵刃 金鐘罩都擔不住 打上就得破了 金

鐘罩鐵布衫 猶如不管事一樣 大英雄心中思索 短命鬼小龍 你害了我啦 老山賊叫我山坡比

武 三大等不言語 你叫我三大爺說話 大爺不說話 你叫我父親說話 正在此時 就見大樹

上一人 腦袋朝下 離地三尺來高 一疊腰站起了說道 黑心賊 你們又用鬼計 倆打一個 朱

甘棠一看 認識是劍客 抹頭向南就跑 列位 劍客見金龍與閔德潤要往西山坡比賽 劍客就由

天棚上走了 早到西山坡等着去啦 銀龍早看的明白 故此慈意孟二俠 叫金龍應 且說朱甘

棠向南就跑 劍客道 猴崽子 我要叫你跑三里地 那算你本事大 我也不撒鷹放犬 追出五七

丈道 劍客縱起來一脚 正踢在朱甘棠腰脊骨上 賊人身不由己 拋了虎尾三節棍 爬伏在地

劍客上前將朱甘棠按住 一詢腰 朱甘棠有飛爪 劍客將他細上 左手捉着虎尾三節棍 右手提

着朱甘棠 轉身回來 將朱甘棠向地下一扔 金龍喊道 師傅 咱也替倆毆他 劍客說道 我這

大年紀馬能倆打一個呢 金龍說道 咱爺們有理 我就說他們倆打一個 將我打急啦 我將我師

傅喊來啦 劍客一生一世 就這麼一個徒弟 年老惜子女 人之恆情 您道 劍客為何不早下樹

呢 皆因為叫金龍長長見識 劍客被金龍說的 遂活動了心啦 一抖虎尾三跳棍 就是一棍 大

三 山賊金頂龍頭梨 趕緊相迎 金龍後面叫道 山賊杵到後腦勺子啦 金龍說道 師傅感身體矮

專打他腿 我個兒高 專打腦袋 師徒雙雙戲耍大山賊 真是害人如害己 金龍氣力不敵 山賊

轉身奔後山而逃 劍客道 山賊跑了 完啦 金龍道 不行 我愛他的衣服 劍客也是溺愛不明

跟隨金龍就追 追到後山又遇奇事 二隻要捉拿大少寨主閔德潤 單表金龍在前 劍客在後

追過兩道山口 樹木交雜 現出兩條道路 西北去一條道 西南去一條道 金龍說道 師傅你上

西南道 我向西北道 劍客說道 嚟小子 你追上他 你也拿不了他 我追上他 也不好拿 金

龍說道 我要追上他 我就喊您 您要追上他 您就喊我 語畢 爺兒倆分途追趕 金龍向西北

龍說道 我要追上他 我就喊您 您要追上他 您就喊我 語畢 爺兒倆分途追趕 金龍向西北

去追 追到後山聽見山裏咯支咯支亂響 聞着有一股子血腥味兒

忽然又聽得猛虎發威的聲音

大英雄留神觀看 見一隻斑斕猛虎 吃一個老太太 已竟將腿吃的剩一半啦 這個老太太穿着一

身藍布衣服 大英雄心慈 大聲喊道 老虎別吃人哪 老虎見有人來 惡虎捕食 奔大英雄而來

大英雄一伸胳膊 一口咬在胳膊上 金龍置咬不動 一揚右手的杵插起來 就是一杵 這一杵

正纏在虎頭上 老虎腦髓崩裂 大英雄一連又是三杵 將虎頭的紋絲不動 大英雄叫道 老太太

老太太 豈知老婆早已死去 呼之不應 大英雄一看老婆六十來歲啦 大英雄心中酸痛說道

### 三

跟我的老娘差不了多大歲數 孟金龍不覺淚如雨下 轉身形奔南去了 可就將追賊忘啦 大英雄

忽聽有人吶喊 再來一號 喂喂 再來一號 大英雄只聞聲音不見人 急的聲音而去 見一道旱

山澗 一丈多深 看見一位未遇時的樵夫 身高七尺半 短頭髮一寸多長 長頭髮挽着 一臉的

油泥 青布大氅 破爛不堪 青皂布的靴子 腰間掖着一把大斧子 一條大繩子 綁着牛腰大的

樹枝子 站山澗上面向外拉我樹枝子 喂 再來一號呀 喂 再來一號呀 金龍喊道 窮小子

拾柴不呢 打柴的樵夫一抬頭 見是大漢 方要招呼大少寨主 一看不是 金龍說道 你這兒來

你這兒來 打柴的樵夫繞到金龍這邊 大個愛大個 誰也不怪誰 金龍說道 咱兩地比誰高

那樵夫走到金龍跟前 金龍說道 你帶矮着一頭呢 你拾柴不幹什麼 樵夫答道買賣 柴禾套活

老娘 金龍說道 你老娘是老婆嗎 那樵夫答道 是老太太 金龍問道 你老娘在那住呀 樵夫

答道 在北邊山環裏有一個石洞子 金龍說道 你老娘死啦 那樵夫說道 你胡說 金龍說道

不是胡說 你老娘時老虎給吃啦 我救的時候 已竟腿都剩了半節啦 樵夫問道 當真嗎 金龍

說道 你看去呀 樵夫問他 仰面大號了三聲 娘啊 娘啊 老娘啊 當時真是欲哭無淚 人

要到了真傷心的時候 沒眼淚 樵夫大號了三聲 娘啊 娘啊 老娘啊 當時真是欲哭無淚 人

有吳起者殺妻求將 那吳起幼時讀書 曾與他老娘說道 孩兒日後出山 若不得高官 不能回家

見老娘之面 後來吳起游學三年 未得功名 吳起回家 仍是白人 他的老娘遂說道 你布衣還家 寧却昔日之言乎 你再遊學時 不得功名富貴休爲娘之面 吳起又遊學在外 拜孟子爲師 忽然有吳起之家入 報告吳起老娘已死 吳起聞聽 仰面大號了三聲 娘啊 娘啊 娘啊 娘啊 然後進書齋讀書如故 孟子問道 起何不奔喪 吳起遂將與母所說之話 對孟子說了一遍 孟子不悅 遂不以吳起爲徒 因吳起不孝 後來吳起殺妻求將 可見其忍也 閒言少叙 樵夫前而走 大英雄後邊跟着 來到老婆近前 那樵夫一見母親 雙手一抱 大哭老娘 你老人家怎麼這樣了 你老人家打山東逃到此處 爲何遭此慘死 那樵夫一旁哭着 一旁念叨 孟金龍也跟着啼哭 金龍心中暗想 此人老母已死 必然身帶着落 我何不將他收在鑲局子之中 作我一個膀臂 孟金龍思索至此 遂說道 傻小子 你哭幹什麼 爲什麼不與老娘報仇呢 此人答道 我母已死 老虎已竟被你打死啦 還報什麼仇呢 金龍說道 你是渾人 虎打河處來呀 你在此山打柴多少日子啦 樵夫答道 一年有餘啦 金龍問道 你知道本山有一個大個嗎 樵夫答道 知道 金龍說道 他叫什麼 樵夫說道 他叫天門白玉虎 閔德潤 金龍說道 你知道他因爲什麼叫大門白玉虎嗎 樵夫說道 我不知道 你知道嗎 金龍說道 那是當然知道呀 他愛食老虎 才叫的那個名字 他方才在山上放屁 我說你別放虎 怕虎吃人 閔德潤說道 我們的山 我們要放虎 吃了人你管不着 他就將屁放出來了 那虎出來就將你老娘吃啦 我去打虎救你老娘 已竟晚了 將你老娘的腿都吃了一半了 樵夫真是一個渾人 閒聽金龍這麼一說 遂問道 你怎麼不將閔德潤捉住 金龍說道 他將屁放出來 他就跑拉 樵夫說道 好閔德潤猴崽子 我將我娘送到山洞裏去 我非殺他不可 我娘報仇不可 金龍說道 你找不着他 樵夫說道 此山我無一處不知道的 他跑到那裏去 我都找的着他 樵夫語畢 將他的老娘屍身一托向北走去 又向東一拐 來到一個石頭洞 此洞四尺寬 六尺高 在洞外有一塊石板 四尺多寬 六尺多高 樵夫對金龍說

道 我每天打柴去 都將石板堵住洞口 今天我老娘嫌熱 不叫堵洞口 這山賊就今天放虎 吃了我的老娘 說着話將死屍托入洞內 出來時掌中拿着一對青銅獨角娃 長有二尺八寸 一條腿伸着 一條腿哭着 出了洞口 將娃 娃扔在就地 一手提石板就蓋好洞口 拾起青銅娃 娃說道 我找山賊與我母親報仇 金龍說道 那是當然 總得報此仇 父母之仇若是不報 那還叫何人嗎 窮哥哥我帮你報仇 二人遂往西南而去 打柴樵夫腿底下還是真快 探徒壁山崖 穿過樹林 來到一個山峯之下 清風涼爽 樵夫叫道 大哥你看 此處是山賊歇涼之處 誰都不知道 就是我知道 我去找他 書中代言 此處乃是大山賊歇涼之所 有一塊臥牛青石 石匠給鑿的可以容下一個人去 躺在上面正好乘涼 您道 挾山太保閔德潤 被劍客與金龍戰的熱汗直流 果然逃到此處 冤家路窄 就碰見了樵夫 那樵夫由山上下來 進了樹林中 來到閔德潤面前 閔德潤一看 認識是本山打柴的樵夫 那知道樵夫 見山賊 分外眼紅 用青銅娃 娃點指 一聲怪叫好山賊呀 大少寨主說道 你別喊 樵夫說道 我不喊 我來問你 你玩什麼不好 單養小老虎 大少寨主問道 什麼小老虎 樵夫說道 你還不知道嗎 青銅娃 娃舉起來就打 大少寨主一看來的太猛 翻身坐起 站起來拿起金鼎龍頭槊 二人就打起來了 樵夫是有病才好了不多的日子 與山賊戰了幾十個回合 熱汗直流 金龍在旁喊道 山賊不通情理 放虎吃人 還跟人家動手 窮哥哥不要發慌我帮你捉拿山賊 二猛戰一猛 大山賊就要被獲遭擒 金龍降寶杵鳳凰單展翅奔山賊而門打去 樵夫用漁翁撒網會式奔山賊倒去 一對娃 娃上下翻飛 閔德潤虎口發酸 金鼎龍頭槊虛幌一招奔西而逃 樵夫後而追趕 金龍喊道 窮哥哥可別叫他跑了 我帮你追 我必要全始全終 追出有二里之遙 迎面有一個山頭 四週圍高 當中窪 山賊站在山頭之上 將槊一橫 滾下山頭 撲冬一聲 落水而去 樵夫痛哭道 殺母之仇不能報了 金龍問起 窮哥哥爲什麼哭呀 樵夫說道 我不會水 金龍問道 此水通到何處 樵夫說道 這是一個死湖 下大雨時

高處的水流下來，都存在這裏，週圍一里餘地，雨水大的時候，總有二三丈深，雨水小的時候，也有五六寸深。我時常打這路過，在此洗手洗臉，金龍問道：窮哥，你念書嗎？樵夫說道：我沒念過書。金龍說道：他好比入釜之魚，窮哥，你看我下水捉他。樵夫說道：你會來嗎？金龍說道：到水裏那算到咱家啦。金龍坐在山坡之上，將頭巾絹帕摘去，脫了鞋，褲子襠子也都脫去，將皮挺帶一鬆，腰帶子解下，大皮兜子一抖，嘩啦啦一聲，將龜背駝龍抓出來。樵夫說道：你會打龜背駝龍抓嗎？金龍說道：那是咱拿手的戲。樵夫長嘆道：此乃我家傳的武藝，我母子病在招商店，欠下飯錢，店主人將我母子趕出來了，我攙着我的老娘，出店兩天沒吃飯，將龜背駝龍抓賣兩吊多錢，我娘吃了一頓飽飯，我吃了半頓飯，只落得尋茶討飯，哭了兩場這一對銅娃，沒捨的賣，你將這抓送給我吧。金龍說道：窮人見東西就愛，你會打嗎？樵夫說道：沒告訴你是咱家傳嗎？樵夫遂將絨繩抖開，一抖，抓環子奔樹枝抓去，將抓帶回手，將銅環子，大英雄一看，說道：抓的真有門，等拿住山賊，咱在商議，你母已死，你也沒掛念啦，我將你帶到一個地方，每天酒肉管飽。金龍說着話，又將皮挺帶也解開啦，說道：我高了興啦，褲子都脫了吧，脫了個赤條條，滾下水去，石頭鋒扎在上一個白印，大英雄下水奔山賊而去。書中代言：人在水底下得緩氣，水皮上必冒泡。金龍明白水性，奔水泡而去。大英雄一托水一丈餘，四托水到了湖底，開目視物，大英雄看一丈四五，大山賊也就是晃一、二里地遠，在水底直向上漂，用手一托水再向下落，閉着眼睛面朝南，金頂龍頭架在左腋夾着，大英雄看的明白，心中說道：我將他的龍頭架先盜走再說，正在此時，大山賊夾着架太重，可巧放在半邊了，大英雄可得手啦，將架拿起，先放到水邊，又馬到離山賊六七尺遠，大聲的一喊：山賊伸手拿架，架已不翼而飛，山賊托水向上就起，大英雄容山賊方才露出頭來，在水底，將山賊腿腕子掙住，向下就拉，大山賊鼻子一辣，喝了兩口水，如此三四次，大少寨主喝了五六口水，分明金龍是成心灌大少寨主，山賊也明白。



喝了幾口水 遂向東面上梟 冒上來一回 向東面梟點 窮樵夫在坡上看的明白 心中說道 你  
 滾到邊上 我就拿那抓你 金龍在水底向下拉山賊一回 山賊向東岸第一丈來遠 又拉了六七次  
 山賊已竟快拉到邊上啦 龜背駝龍抓也就夠上啦 樵夫一抖擻 大山賊象牙冠抓去 抓住了象  
 牙冠 就向岸上拉 拉了好幾次 拉不上來 樵夫納悶 怎麼山賊在水裏我翻拉不上來呢 此時  
 金龍在水底下 拉大山賊也拉不下去啦 二人正在納悶 金龍心中暗說 我放他出水看看 金龍  
 這一鬆手 樵夫可就將山賊用繩子捆好 【可是大山賊腰間的飛爪】 捆完了山賊 窮樵夫就拾起兵刃  
 二人遂將大山賊用飛爪繩子捆好 奔山賊就要講 金龍說道 別忙 等等 樵夫說道 爲什麼別忙 殺母之仇 那有不報之理  
 金龍說道 方才我說的不明白 你聽的糊塗 山賊養的是藍眼的老虎 吃你娘的是紅眼虎 不  
 是大山賊養的那兩隻虎 樵夫說道 你怎麼說話繞彎呢 金龍說道 窮哥哥你貴姓啊 樵夫說道  
 我娘活着的時候 不叫我說真名實姓 因爲受了窮啦 我叫獨霸山東李永泰 金龍說道 你是  
 獨霸山東啊 你爲什麼來到此地呢 那樵夫說道 一言難盡了 我來到此地找人未遇 與我母親  
 就要了飯啦 金龍說道 你找的是那一位呢 樵夫說道 我找的是神刀將李剛 金龍說道 李剛  
 是我叔叔 明清入我李四爺 誰人不知 那個不曉 你還真是我的哥哥 從此我就管你招呼窮哥  
 哥了 你跟着我找你叔叔去吧 從此你挨不着餓啦 樵夫說道 我衣裳縲縷 如何見人 金龍說  
 道 你穿我的衣裳 樵夫說道 你穿什麼 金龍說道 我穿山賊這身 樵夫遂脫下自己的衣裳  
 穿上金龍的衣裳 金龍遂與樵夫二人 又上山賊的衣裳 將山賊的衣服脫下來 金龍完全穿戴齊  
 整 然後將樵夫破衣服 又脫山賊穿上 山賊塞滿水網着 也緩過來了 遂破口大罵 金龍撕  
 了一塊破衣服 將山賊嘴給堵住 金龍將杵插於背後 提起金鼎龍頭槊 哈哈大笑 對樵夫說道  
 你將山賊抗到聚議廳 就說你將他拿住的 作與你的見面禮 金龍這叫巧支使大個 樵夫將山

賊挑起 二人的零碎俱都收拾好了 遂奔聚議廳而來 金龍說道 快走 他二人正在向前走 來到一片樹林前 只見一道黑影 金龍說道 窮哥哥 前面有賊人來啦 你將山賊放山溝裏 此時黑影已竟來到近前 大英雄先聞着一股脂粉味薰人 身臨切近 只聽燕語鶯聲說道 哥哥你跟鏢行大個戰的怎樣 是您贏了或是輸啦 金龍一聽直叫哥哥 金龍並不言語 姑娘說道 我是您妹妹閔秀英 您怎麼不言語呢 金龍仍不答言 姑娘遂着急道 哥哥怎麼不言語 您不是天門白玉虎閔德潤嗎 金龍一聲怪叫道 我是猛老虎 姑娘說道 呦 你將我哥哥害啦 穿上我哥哥的衣服 你快現出我哥哥 你如不現出我哥哥 姑娘要你的命 說着話 一伸手摘下柳葉尖刀 說道 你現出我哥哥沒有事 金龍說道 金頂龍頭梨太重 你掂不住 這個降寶杵短一點 你怕降寶杵不怕 姑娘一聽 不像人話 姑娘回頭就跑 金龍說道 逃是怕寶杵 金頂龍頭梨 他看慣啦 故此直向前走 您道 姑娘從何而至呢 替因閔士瓊是一家富紳出身 被閔王通的佔山爲王 帶着家眷佔山 前者二少寨主救秦尤時 回到福金台 秦尤並帶着珍珠燈進山 閔士瓊告訴二少寨主 不准告訴你娘去北京之事 二少寨主由北京回來 到後寨見了老娘 劉氏夫人遂問道 你這些日未到後山 你上那裏去啦 二少寨主遂答道 孩孟與朋友行圍打獵去啦 老夫人問聽問道 你父說你遂人情去了 你說你打獵去了 你們爺倆說的怎麼兩樣呢 你必須對爲娘說了實話 你若不說實話 活活氣死爲娘了 二少寨主乃是孝心 不敢穩瞞 遂將救秦尤之事 並秦尤將萬壽燈獻與福金台 劉氏夫人問聽 遂說道 這不是你的過處 這都是你父不明大義 縱子行凶 遂打發人到前寨將閔老寨主請到後山 夫妻二八對坐吃茶 劉氏夫人問道 養子不教父之過 教子不嚴 老師之過 你不該縱子行凶 越獄帶盜竊救出秦尤 秦尤不該夜入皇宮內院 盜出康熙老佛爺萬壽燈 罪上加罪 大清國的王法 可不能饒人 閔士瓊說道 你一個婦人家不董事 秦家叔侄有話 這場官司 秦家叔侄打 絕不叫咱們受牽連 劉氏夫人說道 倘若秦家叔侄打了官司

上刑拷問 焉能不將我兒招出 閔士瓊說道 你婦人家知道甚麼 老夫一呼千諾 官人來了 我合他打仗 老夫聘請八大名山的羣雄 何懼之有 劉氏夫人說道 難道你就不怕一點王法嗎 你趕緊將燈獻於當官 贖咱一家之罪 閔士瓊說道 你胡說 我們綠林道玩票 就講究把腦袋不要了 綠林道不坐十年大獄 不算好漢 腦袋掉了 盪大的疙疸 現如今我請了八大名山的朋友 我現下太忙 沒有事時你遠別往內寨叫我 語畢 站起身形向外就走 劉氏婦人遂罵道 老該殺的 老不守王法的 這就要家破山亡 閔士瓊回頭睡了劉氏夫人一口道 胡說 劉氏夫人又說道 不要罵我啦 眼看就要家破山亡 骨肉分離 閔士瓊向外走着罵着劉氏夫人 劉氏夫人啼哭道 老天殺的可要到了山破家亡的時候啦 此時姑娘已竟來到屋中勸道 老娘不要生氣 氣壞了身體反為不美 劉氏夫人說道 姑娘啊 我並不是哭的我自己 我也不是哭的你父親與你大哥 我哭哭者 是放心不下你 【指姑娘】 與你兄弟 【兄弟指德俊】 你父親與你大哥 【大哥指德潤】 是挨刀的行爲 必然受了國家王法 是邪不能侵正 眼看着這座山保不住 你娘舅來了爺兒五個 我已竟囑咐了 事急時求他們將你與你兄弟救走 從今後不許管你父親與兄長的事情 你兄弟若能逃出火坑 也好接贖閔氏後代香煙 囑咐完了姑娘 遂打發老人家 日日到前廳探聽消息 回後山報告 這日老嘍卒在前寨聚議廳打探一切 知道德潤與金龍比賽輸贏 遂告訴安人 姑娘一聽 放心不下 心中暗道 前次上了鏢行大個之當 幾乎要了我兄長之命 怎麼又叫我兄長去與鏢行大個去打呢 姑娘放心不下 到自己屋中收拾好了兵刃暗器 越過後寨子牆向西去 夠奔樹林叢中尋找 找了半天沒有人 遂又來到山口 意欲詢問嘍卒 正趕上前面一個大個 頭戴象牙冠 手拿龍頭槊 金花朵的衣裳 姑娘一看 認爲是自己兄長 趕緊問道 兄長回來啦 您跟鏢行大漢輸了贏了 金龍一聽 心中明白 這姑娘是以我當了他的兄長啦 金龍正吾着咀不言語 閔秀英見金龍不語 遂說道哥哥怎麼不言語啦 金龍這才說道 姑娘一聽不像人話 回頭就跑

正向前跑 又一

豹 馬上端坐老寨主閔士瓊 閔士瓊一看 是自己姑娘 將馬

勒住 問道 姑娘此何為 姑娘就將誤認兇長之事與老寨主說了一遍 老寨主點頭道 無妨

你回後寨吧 姑娘臉面一紅而去 閔士瓊遂迎了金龍而去 來到近前 閔士瓊一看 果然定孟金

龍穿着大少寨主的衣服 遂向金龍說道 我與勝老明公說的明白 你與我兒比武 誰也不准傷誰

性命 如今你將我兒衣服穿在身上 我兒那裏去了 為何你將我兒衣服兵刃得來 金龍答道 你

家少寶主我與比武 我們二人都比累啦 遂坐在山坡上耍錢 沒有牌沒有寶盒 作的是良心寶

我作 他押 頭一寶我作一個三 他押了一個五孤丁 他輸啦 二寶我作了一個四 他押了一個

三 他又輸啦 就這樣一寶一寶的他將衣服兵刃 就都輸給我啦 閔士瓊說道 胡說 你快將我

兒獻出 如其不然 你要敢說三寶不獻出人來 老夫要你的狗命 金龍說道 老賊 我將你打馬

上揪下來 摔你個肉泥爛醬 不獻人 不獻人 你便如何 閔士瓊叫道 韓忠 韓孝 韓勇 韓

猛 四位賢侄何在 此時韓家四猛在老寨主左右 齊聲答應 韓忠先夠奔金龍 二人戰了二十來

個回合 不是金龍敵手 韓勇見韓忠不是金龍敵手 也躍出來加入戰金龍 韓忠韓勇不是金龍

的敵手 韓孝又出來方要加入戰金龍 金龍喊道 窮哥哥快出來吧 倆打一個正合式 要三打一

個 我可受不了 窮樵夫喊道 倆打一個 我還不願意呢 三打一個我更不幹啦 窮樵夫遂亮出

一對青銅獨角娃娃 幫助金龍 韓孝與窮樵夫戰不到十餘回合 韓猛遂也加入戰樵夫 倆打一個

我的難解難分 閔士瓊在馬心中暗想 孟金龍之勇猛 提起來沒有不懼怕三分的 今又加上

個打柴的樵夫 簡直如虎生翼了 老寨主思索至此叫道 韓家賢侄閃開 韓孝心中明白 叫道

韓忠韓勇閃開金龍 韓家二猛遂向左右一分 俱各閃開 閔士瓊向金龍道 你若不獻出我的兒

子 叫你死無葬身之地 金龍說道 你胡說 我抓下馬來將你按地理去 書中暗表 老寨主專打

三十六隻毒藥弩 專破金鐘罩鐵布衫 金龍不知 仍然玩皮 此時老寨主方要打弩 心中思索

可惜金龍這樣好漢 乃是萬人之敵 我若將他一弩廢命 真是可惜 唉 大將難免陣前亡 一翼銀髯 就要打弩 金龍說道 你打冰鑽 我要躲是匹夫 你打吧 老寨主 皺眉攢眉 怒方要出手

見西山坡上廣嶺一聲道 閔老寨主不要下毒手 金龍不要玩皮無知 俺勝英來也 列位 勝爺是怎麼來的呢 皆因金龍與大少寨主比武的工夫甚大 未回聚議廳 閔士瓊打發二少寨主 勝爺

打發大弟子胡景春 前去打探 來到山坡一看 見朱甘棠在那裏細着 二少寨主解開綁繩 問道

朱寨主這是怎麼的呢 朱甘棠說道 大腦袋將我細上 他師徒雙戰大少寨主去了 胡景春乃是

三 久經事故的人 心中明白 回道 宋寨主 不要在此多說 有話請至聚議廳去說吧 三人來到聚

議廳 朱甘棠報告閔士瓊 劍客加人助戰 勝爺說道 不問可知 朱寨主必然是在山坡先助大寨

主 戰吾之盟侄 朱甘棠也知隱瞞不住 遂說 實話 閔士瓊與勝爺俱放心不下 勝爺帶着胡景

俠 春 閔士瓊帶着韓家四猛 嘍卒打燈籠引路 閔士瓊方要打弩 勝爺正然趕到 叫道 閔老寨主

勿下毒手 俺勝英來也 閔士瓊抬頭一看 勝爺白髮蒼蒼 銀髯亂飄 走下山坡 叫道 金龍後

退 金龍喊叫 窮哥哥 別打啦 三大爺來啦 無奈韓孝韓猛二人 仍然圍着窮漢痛打 勝爺叫

道 閔老寨主 還不將他們攔住 閔士瓊遂說道 韓孝韓猛 還不住手 韓孝韓猛 這才罷戰

窮漢一見勝三爺跪倒身形 痛哭道 三大爺 苦死小侄男了 勝爺心中一怔 說道 壯士何人也

窮漢答道 我乃山東歷城縣李家崗人氏 姓李名永泰的便是 勝爺說道 原來是賢侄 你怎麼

流落到此 永泰就將老娘被虎傷身而死 自己遭遇 說了一遍 語畢 大哭不止 勝爺道 賢侄

不要悲傷 愚伯父自有辦法 叫你盡人子之道 閔士瓊向勝爺道 方才說的明白 我兒不准傷金

龍 金龍不准傷害我兒 現在吾兒閔德潤那裏去了 勝爺答道 待我問來 勝爺遂問道 金龍你

與閔大寨主比武 閔大寨主那裏去了 金龍說道 要了飯噉 勝爺說道 不要越笑 在那裏呢

快說 金龍說道 在那邊山溝裏呢 嘍卒打着燈籠 跟隨金龍來到山溝 勝爺一看閔德潤一身破

衣服 真跟要飯的一樣 嘍卒們也不敢樂出來 全都捂着嘴 將大少寨主綁繩解開 掏出口內的東西 閔德潤羞愧難當 一句話沒說 站起身軀 向後山逃跑去 了 勝爺說道 老寨主 他三人兵刃的份量 轟山崩 轟地地震 幸而俱都無恙 真是萬幸 這身衣服求老寨主勿要追求啦 金龍的衣服已竟給我窮侄穿上啦 閔士瓊滿面通紅 無言答對 勝爺又叫道 閔老寨主 有什麼話咱們聚議廳再說吧 嘍卒拉着馬 閔士瓊背後四猛 勝爺背後金龍與李永泰來到聚議廳 李永泰叔侄見面 李四爺細問底裏 李永泰細說後山之事 說話之間 叔侄不覺淚如雨下 衆人俱都動解 勝三爺作綿長德性之事 如春日之草 雖不見長 日有所增 賊人閔士瓊盜強梁 雖不即死 日有所損 五路薰香計 費盡心思 被劍客一語道破 轉交韓猛受傷 探寒泉勝爺不但被害 還收了左膀右臂的葉承龍 韓秀反被鱗所傷 山坡下比武 暗中埋伏 本欲害人 反弄得畫虎不成 山賊父子人前現辱 閑言拋開 單說兩造吃茶吃飯 酒飯已畢 大衆各自休息 劍客與胡景春黑夜才回來 吃喝已畢 也休息了 第二日早晨 六月三十日 大衆淨等盜燈之事 就聽噠々々 脚步響 大少寨主由角門進來 站在老寨主身旁 大發雷霆 衆英雄觀看 大少寨主頭戴寶寶色六楞抽口壯帽 身披墨灰大氅 絳紫短靠 皮挺帶紫腰 足登薄底青緞子靴子 老寨主問道 孺子你何以怒氣不息 金龍在東廊下將龍頭槩一幌 向山賊說道 看看兵力 又到在咱手裏啦 象牙冠我也戴着呢 大少寨主對閔士瓊說道 孩兒衣服不要啦 叫他將槩還回 孩兒要門々鏢行衆人 老寨主也是不知恥對爺爺道 衣服我們不要啦 仍請將槩還回 勝爺抱腕當胸說道 謝過老寨主 又叫道 金龍 將槩給人家 金龍捨不的給人家 也不答應 孟二俠說道 金龍 快將兵力給人家 衣服送給你啦 這就是面子 大英雄說道 再一再二 不能再三 這回我給了 再搶過來 要再託人跟我 就是我的孫子 金龍是劍客的子弟 身大 命大 造化大 閔德潤是賊的兒子 命小福薄 是餐刀之命 早晚此兵刃 仍然落到金龍之手 金龍萬不得已

## 卷

## 三

將槊扔在就地 大小寨主甩大鎗 勒英雄帶 一聲吶喊道 倆打一個 不算英雄 當着十三省

英雄之面 講究單打獨鬥 不論那位 列位 李永泰金龍一人並肩而立 賈明說道 兩個大個

到裝聽不見 人家那叫陣呢 金龍說道 小小子 你別損 他那龍頭槊尺寸長 我的杵短 一人

不准贏的了 他 金頭虎說道 李永泰呢 李永泰說道 他比我力大 不准贏的了 他 此時閔德潤

又說道 不論俠劍客單打獨鬥 我必領教 勝爺回頭問鏢行之人 那位會鬥大少寨主 連問兩次

無人答話 勝爺忙將大衣脫下 捩魚鱗紫金刀 要鬥大少寨主 此時就聽勝爺肩下第三位 一聲

三 無量佛 勝施主乃是鏢行之首 不可輕動 貧道給大小寨主接招數 語畢 甩道服 摘寶劍

遞給邱成 躍衆當先說道 貧道奉陪 又說道 邱成 他的槊分量太重 貧道倘有不測 將此劍

歸你佩帶 此劍五十餘年 並未沾過血跡 不要給我錯用了 邱成說道 謹請師傅之命 聶陞仙

師遂來到當中 打稽首道 大小寨主槊下留情 貧道已到晚年 筋骨不堪用了 但願大小寨主

望開一面 閔德潤答道 老道 你亮傢伙吧 諸葛道爺一握腰圍子 敢出一物 藍汪汪一身魚鱗

兩頭龍頭 手看當中一抖 撲隆一聲 閔德潤問道 這叫什麼兵刃 老道答道 在觀中閑暇無

事 造了一種玩藝 我自己起的名字 叫雙龍頭杵棒 大小寨主冷笑道 你家大小寨主刀槍不

入玩藝如何應敵 老道道 明知不行 不過給施主你墊墊 大山賊遂舉兵刃夠奔老道打來 直

打道冠 聶陞仙師帥風道骨 飄洒自然 雙手合着杵棒 見山賊槊到切近 左手的杵棒一纏龍頭

槊 右手的杵棒龍頭奔山賊打去 大山賊槊法精奇 諸葛道爺 天賦奇才 練就三十六棒 後文

書傳授邱成 在彭公案上 邱成七棒打遍天下 聶陞仙師三十六棒 上十二 下十二 中十二

上十二棒裏腦纏頭 將大山賊脖頸纏住 向外一抖杵棒 山賊有五六百斤的力氣 龍頭槊向地下

一扎 兩腿一叫勁 恰好似三條腿 道爺抖了兩抖 杵棒由頸上擡下來啦 中十二棒玉帶圍腰

將山賊纏住 向裏裏手一抖杵棒 山賊一叫勁 杵棒又擡了 下十二棒將腿纏住 山賊槊杆一扎

地猶如泰山一樣一抖杆棒仍然持了山賊舞起槊來將身形敵住點穴法不能進身雙啞仙師仍然是三十六棒上下翻飛山賊的槊輪起來風聲震耳將道爺及杆棒俱都圍住道爺心中暗道是非祇爲多開口煩惱皆因累出頭我打算將山賊用杆棒扔一個個斗並不傷他的性命出家入以慈善爲本那知道杆棒不行貧道一生一世沒傷過生靈性命老道思索至此雙龍頭一纏塑頭縱出圈子外一聲無量佛貧道甘敗下風施主讓了吧山賊說道衣服皮肉未受了點傷那怎叫敗了呢道爺笑說道我氣力不敵山賊說道爲何不出汗老道說道我不愛出汗山賊說道不愛出汗將命拿來隨後就追道爺心中暗道貧道平生不傷性命你是非要貧道性命不可此時道爺走的稍慢山賊後而一槊壓山蓋頂打來老道開聽金風到腦袋一閃身軀金頂龍頭槊打空老道左手一抖杆棒說聲打山賊見龍頭奔頭上打來豎着槊杆向外一搪老道右手的杆棒一抖奔山賊而門眉攢點去山賊此時槊杆再想回來可就來不及啦杆棒龍頭上的子午釘正打在眉攢之上金鐘罩練不到眉當上只見一股子血噴出山賊頭昏眼花一恍兩恍老道跟着一抖杆棒一槊山賊雙腿向後裏一帶撲的一聲山賊栽倒閔士瓊此時顏色更變心中暗道悔不聽老乞婆之言只想我父子天下無敵想不到這潤要喪於老道之手金鐘罩見血就回再挨一杆棒必然喪命此時只見道爺打稽首說道閔老寨主不要驚慌令郎決無性命之憂貧道不開殺戒實出於迫不得已但請有容讓餘地決不肯傷令郎請老寨主派人攙扶着令郎趕緊活動活動當時過去四名曠卒攙扶着大山賊在西跨院去活動去了閔士瓊老寨主說道也不必再互相較量啦這就是多此一舉勝爺說道勝英實不願殺人流血令郎自取耳咱竟候盜燈之人吧今日已然六月三十日了大家俱都聽古論今時至掌燈之後金頭虎賈明在勝爺背後念叨變子別跑了吧怎麼盜燈啊弼昆長老嘆道你別惑亂人心還有兩夜一天的工夫呢金頭虎低頭不敢再言兩造英雄換撥休息一夜晚景無話是日七月初一日大家梳洗嗽口喝茶



吃飯不必細表。天過了半時已後，大義士仍未露面。等到太陽平西，勝爺心中發慌暗道：「大獅子你可以說了不算，哥哥焉能失信於天下？」省英雄之前呢？老英雄坐立不安，如坐針氈一般。堪堪三天兩夜了，你還不出來不要緊，你倒見我一箇呀！勝爺一旁思索，面帶愁容。林士佩察顏觀色，【林士佩首是曹榮，北首是藍秀】。林士佩時地曹韓二位賢弟，勝英沉不住氣了。我給勝英來一個越渴越吃鹽，越冷越打戰。我此時會鬥他三陣，叫天下英雄看看我林士佩的學業。大少寨主輸給老道太冤啦，皆因大小寨主太欠聰明。老道那兵刃是軟的，他打來的時候，若先閃開，然後再用傢伙去搗，他就是十根杆棒又何濟哉。我會鬥他們鏢行第一著名的人物，就是輸了也不冤。說着話站起身形，問了問背後的鏢鎗，摸了摸繡花囊中點穴藥，十字首英雄帶緊了三扣，登了登新換的燕雲快靴，抬胳膊踢腿，沒有綳吊地方，挽袖面，整壯帽，提起獠牙鑽，實有三國呂布之勇，而向東廊下，叫道：「勝老遠官，您看看好幾百位英雄俱都悶坐無聊，此時才太陽平西，還有一天多呢。武學的寶期都講究短打長拳，馬上步下，在下要會一會鏢行朋友，單打獨鬥，多者我會三位，頭一位我先會一會道爺的杆棒，會關黃爺完畢，我再會兩陣。書中暗表，林士佩怕戰工夫大了氣力不敵，故此只言會關三陣。且說勝爺道：道兄，林寨主要會一會您的桿棒，諸葛道爺可說不上不算來。空谷道：我就奉陪吧。仍將寶劍道袍交與邱成，帶布褲褂，白襪雲履，念了一聲無量佛。貧道實無學人的學業，寨主鑽下要多多留情。林士佩遂答道：道爺文韜武略，軟硬工夫，日行千里，真可稱第一的人物。又是世外高人，出家人不誑言，怎麼麼說話無本事呢？道爺答道：林寨主三不用天不誤高，地不厭厚，貧道焉敢自違其能呢？遂一提藍布褂，由腰中拉出雙龍頭桿棒，諸葛道爺亦取出林士佩，林士佩步手中狼牙鑽，照舊道爺執話。道爺因身形抖起桿棒，上十二天綳頭，才纔是林士佩，中十二玉帶圍腰，將林士佩纏住。道爺用力一抖，林士佩鑽纂一扎就地，雙足叫勁，腰一挺，桿棒掙下來了。下十二棒掃腿棒，又將林士佩纏住。

林士佩我把鑽向地上一扎，猶如三條腿一樣。道爺一抖杆棒，仍然將將下來。三十六棒過去，再翻回來，仍是這三十六棒。林士佩倒將棍棒的招數完全明白了。閃展騰挪，狼牙鑽一鑽緊似一鑽。御將道爺的棍棒，俱都圍住。鋼風唔々直響。勝爺看着驚懼，恐怕道爺有失，遂上前叫道：道兄退後。小弟會戰林寨主，諸葛道爺棍棒一幌，縱出圈子外。說道：林寨主，貧道無能，甘敗下風。林士佩說道：衣服皮肉並無傷損，何言苦敗。道爺答道：貧道年邁之人，久而久之氣力不敵。林士佩說道：太謙遜了。那替我陪勝老道官，遂對勝爺說道：我可就戰三陣，說着話，狼牙鑽對勝爺碰去。勝爺無鱗紫金刀檢林士佩的腕子，攔腰斬。林士佩的鑽向上立着一綳，勝爺的刀，勝爺的刀不敢碰林士佩的鑽，趕緊撒刀一矮身，奔林士佩下身掃去。林士佩一退身，狼牙鑽向下一調。勝爺一抽刀，照林士佩右肋稍砍去。林士佩的鑽向右挑去，勝爺右邊的刀沒敢向裏遞，轉身形向左肋一刀砍去。林士佩的武學真得說高，要是別人躲過一招，躲不過去二招。眼看着左肋這一刀，堪々砍到，狼牙鑽一道鋼風，向左綳來。勝爺的刀不敢碰鑽，撒步抽身，閃展騰挪。林士佩的鑽上綳下綳，右挑左滑，六十二斤半重的鑽使的猶如麻干一般。二人一合了招。林士佩的鑽按槍的招數，一點眉攢，二擦陰，三扎盤肘，四分心，吞吐撒放，撒步抽身。勝爺的刀，閃，砍，劈，剝，上下翻飛。兩廊下衆英雄看的呆呆發慌。勝爺贏不了林士佩，林士佩也贏不了勝爺。但是勝爺心懸兩地，工夫一大，鼻窪鬢角見汗。林士佩一看，勝爺見汗，又換了棍的招數，抖擻精神，潑風十八打。莊家十六棍。勝爺魚鱗紫金刀，神出鬼入，無論如何林士佩的鑽，不上勝爺的刀。林士佩莊家十六棍打完，又使大槍的招，滑，拿，綳，脫，壓，劈，灑，蓋，挑，扎。勝三爺衣襟濕透，只有招架之工，並無還手之力。此時旁觀者看的明白，東廊下神刀將李剛叫道：道兄，勝三爺氣力堪々不敵，我將三哥替下來如何。道爺說道：四弟，你我師兄弟，我是知道的，你的刀法不如你勝三哥。吉人自有天相，四弟不要臨敵，金頭虎在弼崑長老背後，叨々念々，我三大

爺也不是怎麼把老道得罪啦。過去個三五個，把林士佩圍住羣毆。和尚回頭道：「你這孩子胡言亂語，人家多少個，咱們才八十餘人，焉子不許多言。」後退，讓小子叨叨念叨。三大爺人緣真不好，和尚老道這得罪，不表讚美，自言自語。此時閔士瓊捻花口，得意揚揚，心中暗道：「林士佩與時英有不解之仇，必然下手。」鎖打王勝英，由前心透後心。由左脅稍扎透右脅稍，一裏一腰兩節，向下一推頭屍兩分。勝英若死在當場，東鄉下八十餘人，他們就無有主張了。想要出離山口，頭道山口三層嘍卒，二道山口三層嘍卒，三道山口三層嘍卒，三道山口共合三百六十人，要想出山，勢比登天還難。向東去，有橫澗一道，向西去，水內埋伏層層，向北去，後寨猶如天羅地網，我將鏢行八十多人，一網打盡。勝爺與林士佩戰的工夫一大，天已昏黑，嘍卒堂上燈籠火把，十四省英雄，莫不贊美林士佩與勝爺的武學，真是鴉雀無聲。一語全無，靜落。落只聞綱風響，忽然間就聽得遠々人聲鼎沸，了不的啦。擋不住哇，聲音隱々博來，忽然又聽喧嘩聲，音距離較近，快跑哇，別找死呀，趕緊着再聽更近啦，聲音甚大，大喊了不的啦，快跑哇。閔士瓊聞聽，暗吃一驚，正在心中得意揚々之際，忽聽得這種聲音，暗々心中納悶道：「就是有人撞山口，自有報事的嘍卒來報，怎麼只聞喊聲，不見來報呢？」列位，閔士瓊錯怪了報事頭目啦。撞山口的這位是跑着打報事的嘍卒向裏跑時，這位腿底下快，追上一棍，腦漿崩裂。二道山口報事的也給打死啦。三道山口報事的腰上挨了一棍，雖然沒死也起不來啦。那還有報事的嘍卒呢？老寨主遂叫道：「德俊，看看外面是什麼人，噴嘩喊叫。」二少寨主方要出東角門，撞山之人一個箭步，已竟縱進東角門，又一個箭步，進了聚議廳，手擎一條棍，青紗纏着，進了聚議廳，打開了棍上的布，並沒有多少血跡，皆因為是跑着用棍亂掃。嘍卒們一看來的兇，就亂了次序啦。大眾觀看此人，頭上戴米色六楞抽口壯帽，身上米色短靠，藍絨繩打十字絆，胸前襯蝴蝶扣，一把掌寬的南繡花的英雄帶，上繡蝴蝶鬧海，暗藏八寶，皆因為短衣服，前有輪羅傘蓋，後有花冠魚腸。

鑲灰綢子腰圍子 下穿燕雲快靴 雖然漂亮 打扮的不素 細腰紫背 雙肩抱櫛 蜂腰 白素  
 々一張臉面 五官俊美 書中代言 燈光下看不甚真 白晝若若細看 頭上有兩道赤紅線 打左  
 眉下直穿左眉上 年紀就在十七八歲 古時本線穿眉的人 有一個黃巢 他是三道赤紅線 兩眉  
 兩道 鼻中一道 此人雖不比黃巢 也該當大開殺戒 專以天下亡命 這一出世 一棍棍  
 縱橫十四省 大眾觀看 此人將棍上青紗倒開 露出一條亮銀盤龍棍 向方磚地上一立 棍齊人  
 的眉際 兩頭銀繩 銀繩裏面兩條銀龍 故名亮銀盤龍棍 此時勝爺縱出圈子外 站東北角觀看  
 并不認識此人 此人也不認識勝爺 只是此人在松竹觀時常聽老師明念幾位師兄的長像 並且  
 勝爺用的是魚鱗紫金刀 此人一打量勝爺 就知道必是勝三哥了 遂對勝爺躬身 說道勝三哥  
 我先拿住小兒林士佩 然後再拜見老師兄 您道 鏢行中人俱都不認識此人 惟有葉伯雲知道  
 葉伯雲遂與衆人報告了來由 單說林士佩觀看蔣五爺大爲不悅 如何蔣五爺認識林士佩呢 皆因  
 蔣五爺在路上聞聽有一個林士佩 與勝三爺是勁敵 蔣伯芳記在心裏 不然見勝三爺也是先找  
 林士佩 此時林士佩觀看蔣五爺十七八歲的一個學生 心中說道 那棍必是竹子的 包着鐵皮  
 絕不是渾鐵的 林士佩右手將鑽立於塵埃 對蔣五爺道 你乃一無名的娃々 你也拿耳朶摸々  
 林士佩何如人也 告訴你叫你明白明白 南七省的綠林道 語至此 用手指着黑水湖的曹榮說道  
 那是黑水湖的英雄曹榮 又指韓秀說道 這位蓮花湖的韓秀 又指彭湖汪忠 巢湖李豹 以及  
 閔士瓊 都表白了 最後手指着玉台的袁龍袁彪 也道有字號 復又說道 鏢行之中勝三爺 九  
 頭獅子孟二爺 神刀將李剛 屠獐頭 蕭三俠等 都是出色的人物 沒聽說過你這個蔣伯芳 蔣  
 五爺一聽 只氣得美玉臉一紅 七竅生煙 正是小馬年行嫌路窄 大馬展翅恨天低 蔣五爺雙手  
 合着亮銀盤龍棍 先打林士佩 後將十四省的衆寇 列位 蔣五爺何以來遲呢 皆因他下山的  
 時候 對艾道爺說道 恩師 弟子不識路程 艾道爺道 爲師這裏有路程單 蔣五爺又道 弟子

見了師兄不認諱奈何 艾道爺道 唉貧道知你必開殺戒 你赤線穿眉 殺人無數 貧道我也無法阻止 茲有寶劍一口 此劍乃是雌雄二劍 今賜你一口佩帶 見了你勝三哥 以寶劍為憑 貧道尙有囑咐 你必須牢牢记 如犯戒時 貧道必取你首級 一不許你大行買賣 二不許你偷盜竊取 三不許你貪戀美色 四不許你妄殺好人 此劍貧道佩帶七十餘載 未曾妄用 今你佩帶此劍猶如師在左右 切勿妄為 切囑切囑 伯芳含淚受命 諾々連聲答應 參罷佛像 拜別了老師 伯芳洒淚下山 臨別時艾道爺只給了兩吊錢盤費 曉行夜宿 路上無書 這日伯芳來到杭州 兩吊錢早已用完 腹中飢餓難挨 無精打彩 躺在廟台階上 睡了一天 已竟餓了一天啦 堪堪不支 又餓了一天 到了夜間 再想睡也睡不着了 翻覆轉轉 長夜不眠 列位 多大的英雄也 糖不住餓 禮義出於富戶 良心喪於困難 人要是真三天不吃飯 無論多大英雄也就不英雄了 但是還有一層說法 是君子人 勿論怎麼挨餓 他也不能為非作歹 不怎麼當初聖人說 君子固窮 小人窮斯濫矣呢 至於那人貧志短 馬瘦毛長 又說 飢寒生盜心 那本是下流之輩 蔣五爺是什麼樣的英雄 餓了三天 走道兒就彎着腰 躺在廟台上 心中思索 臨下山的時候 恩師囑咐我不叫我當街賣藝 要三許我賣藝 就憑我這一身本事 棍也有 劍也有 扔在地上 一天我也能弄幾兩銀錢 若以偷盜論 像我蔣伯芳能有百行千里之藝 盜取杭州的銀子易如反掌 讀者問道 蔣五爺日行千里 杭州距萬笏山有多遠呢 列位 蔣五爺走的是水路 僱用船隻 腰裏頭沒有什麼盤費錢 車船店腳 這宗生意在昔時最難鬥不過 不是故意的欺淩旅客 就是繞灣愚弄行旅 蔣五爺又沒出過門 長到十八歲 方才下山 猶如白面書生一般 在路途之上 應當花十個的 蔣五爺就得花十五個 所以到了杭州地界盤費就沒有啦 在廟台之上 一夜無眠 不知所以 又不敢賣藝 又不偷盜 不啻釜中之魚 也是人到難處想寶朋 蔣五爺忽然想起當初 在萬笏山時曾有一個朋友 此人姓董名世興 在東門外高台塔開設同義合雜貨店 我何不去

訪聞如果有此人 或可暫濟燃眉 借些路費好夠奔江蘇十三省總鏢局 蔣五爺一夜無眠 心中亂

自打算 忽聽金雞報曉 東方發亮 晃晃悠悠打廟台階上走下來 走了不遠 見有一個擺鐵攤的

山東人 蔣五爺來到攤前 一看那擺攤的山東 手中拿着一個鐵片尖刀 在石頭上磨呢 見蔣五

爺到了攤前 那山東人問道 你買他磨的這把刀嗎 蔣五爺說道 我不買你的刀 我賣給你一條

棍 蔣五爺手擎亮燗盤龍棍 書中代言 藍布纏着棍 說道 賣給你這條棍 山東一接棍 沒接

住 當的一聲 掉在塵埃 山東將眼一瞪 說道 是鐵棍啊 不要 蔣五爺說道 少賣倆錢 山

東說道 白給俺也不要 我沒錢僱人搭棍 我賺二百錢 還留着一家大小吃飯呢 蔣五爺打了一

個唉聲 灣着腰又向前走去 工夫不大 來到東門外一帶 一打聽董世興 有人說開了大銀樓緞

店啦 已竟不在此開雜貨店了 蔣五爺無法 又向前走去 走到關市街前 見有一家大古玩舖

蔣五爺走到台階之上 進了橫門 那站櫃的是一位山西人 看他外表 長的挺漂亮 却其中空空

如也 此人問蔣五爺道 壯士找人嗎 蔣五爺說道 我不是找人 我賣給你一口傢伙 蔣五爺美

玉臉通紅 將寶劍遞給山西人 山西人接在手中 拔不出來 山西人遂說道 此劍都秀住啦 蔣

五爺答道 你豈不開 匣中寶劍不用磨 勸君休娶二姨娥 園中有井防墜落 後戶謹記別通河

僧道尼姑休來往 堂前莫走賣花婆 諸公切記世間事 積善人家福壽多 掌櫃你不知此劍的來歷

說着話將劍接到手中 左手一按劍簧 右手一拉劍都 一道閃電 霞光奪人二目 老西說道

啊 你真有耐心煩 磨的真亮 蔣五爺說道 我路過此地沒有盤費啦 我故此賣心愛的寶劍 老

西問道 你要多少錢 蔣五爺答道 我要五十兩銀子 老西說道 五十兩銀子 打口銀劍 包口

金劍 你搶古玩舖就完啦 何必賣劍呢 此時就見櫃房內茶青單帘一起 出來一位老者 青透地

紗馬褂 茶青兩節大褂 手拿團扇 口中叫道 李掌櫃你又跟誰吵咀 一天竟是你合買主打吵子

李老西說道 老掌櫃的你看這口劍 也要五十兩銀子 窮瘋啦 老掌櫃接過寶劍 用手指一

彈劍柄 就聽當啷啷一聲響亮 老掌櫃的打量蔣五爺 四楞抽口青布壯帽 青布褲褂 白襪雲鞋 臉上看 眉如灣月 目若朗星 兩耳垂肩 一位美貌的少年 好似方出門的大學生 老掌櫃的問道 少壯士 此劍是一口是兩口 蔣五爺答道 就是一口 掌櫃的說道 惜哉惜哉 此劍乃是一對 雌雄陰陽分兩口 此劍剩了一口 陰陽不合 雌雄兩分 若是兩口二百銀子可賣 少壯士我給你三十兩銀子 我也不按鋼的買 若是按鋼的買 可就不值那些錢啦 少壯士如其不賣 你拿到別家再賣 若有給三十兩價錢的 回頭我給你五十兩銀子 蔣五爺開聽老頭將劍的來歷說的明明白白 有心不賣肚子裏餓 大英雄長嘆一口氣道 掌櫃的您將劍放在一旁 遲十天半月我再來取劍 掌櫃的擺手說道 少壯士不明買賣規矩 我們收下貨物 號上條子 放在架子上 明天就許有主願出重價買去 三十兩買的 我們就許號八十兩 一百兩 若買了貨不上架子 被同業的知道了 一倍罰百倍 還得請同業吃酒陪不是 我們這裏不比了當舖 繫上號頭 您可以憑票贖回 五爺開聽 不由的心中難過 此劍再無回歸之理 心中說道 恩師 我要餓死 此劍也得落於別人之手 弟子實出於無法了 英雄思索至此 長嘆一聲 一垛腳地下方磚踏碎 李老西叫道 我的親娘祖奶々 您要拆我們的古玩舖呀 掌櫃的說道 李掌櫃不要大呼小叫 這位壯士是好武之人 碎了一塊磚不要緊的 就聽有人說道 喝 真有力氣 一垛腳方磚碎了 掌櫃的說道 壯士如不欲賣 請到別家走走 說着話掌櫃的回頭上櫃房裏面去了 蔣五爺此時站在櫃台外面發怔 掌櫃的又打屋裏出來說道 少壯士真走時氣 我們這裏有一位串門子的編織銀樓的東家聽說少壯士困住 周濟您三十兩銀子盤費 可沒有我們萬聚號之事 蔣五爺說道 您將大德的君子請出來 我當面致謝 掌櫃的說道 人家不在謝與不謝 蔣五爺說道 大禮不煩越過 掌櫃的一看蔣五爺是個志誠君子 遂叫道 董大爺 您出來吧 這位少壯士要當面致謝 就見茶青色單帶一起 一股子異味清香 列位 男子那有胭脂粉味 原來是沉香十八子的氣味兒 五爺一看

是一位十八九歲的少年 遂控背躬身說道 仁德君子周濟我落難之人 敢問君子貴姓高名 請道

其詳 我倘有寸進 必當答報大恩大德 董世興道 壯士 些須小事 何足掛齒 我當初也打難

處經過 蔣五道 仁德君子 如不說出名姓 我寧可窮困死 我不能要您銀子 掌櫃的說道

董爺 壯士乃是志誠君子 我告訴這位壯士吧 姓董名世興 這位董爺是綢緞店銀樓的東家 蔣

五爺一聽 上下打量道 原來是兄長 還認識小弟嗎 董世興說道 我看看眼熟 不敢相認 蔣

五爺道 您可發財啦 小弟乃武昌府江夏縣 萬笏山松竹觀的蔣伯芳 董爺說道 五弟 我算輸

啦 掌櫃的別秤銀子啦 我弟兄當年曾閒談過 肩勝齊了爲第兄 要有窮的便不是朋友了 今日

我五弟故意打扮的窮樣 前來合我取笑 這是我東家 五弟快家去吧 董爺在先 蔣五爺在後

出了古玩舖 蔣五爺餓的灣着腰 慢慢而行 董爺叫道 賢弟 我也給你娶了嫂子女子啦 三處生

意 上下二百來位同事的 吾弟之思 哥哥豈敢忘記 皆因我打算秋後買賣稍閒 我再去武昌府

接你 咱哥他雖是沒打一個娘腸子爬出來 猶如親弟兄一樣 我敵親給我銀子作的買賣 我的敵

親無兒無女 這個生意就如同咱兄弟二人的一樣 比如說買賣要值五十萬 咱哥倆每人二十五萬

蔣五爺問道 家中離此多遠 董世興說道 在蘭竹巷 走了有三四里地 來到一個巷口 青水

脊的房子 門外栽種幾棵小門槐 北京的俗語 樹小新房舊不古 您看要青水脊的新房 門前小

樹不高 屋中必是掛新畫 老財主則不然 門前樹大陰涼大 房子也是舊的 書房畫也是舊的

閒言少叙 董爺用團扇打門環 叫道 劉媽媽開門來 就聽裏面有人說話 大爺回來啦 董爺答

道 回來啦 雙門開房 劉媽問道 這位是誰呀 董爺說道 這是我盟弟 兄弟二人進了門

蔣五爺一看 四合房子 上房五間 高垂細竹簾 天棚下衣魚缸 奇花異草 很是雅觀 董爺喊

道 娘子出來 與盟弟會見 就聽上房屋中答道 那位五爺 董爺說道 我常跟你提念的盟的蔣

伯芳 蔣五爺一看出來一位十七八歲的少爺 姿容秀美 怎見得有讚爲證 紅分佳人真可瞧 粉



面桃腮楊柳腰 身穿色衣是錦繡 窄窄金蓮裙下飄 董爺叫道 娘子 這是五弟 又叫道 五弟

這是你嫂嫂 娘子道了個高禱 問道 您好 蔣五 控背躬身叫道 嫂嫂 可好 弟兄遂向

堂屋走進 婆子掀起帘子 弟兄前邊走 娘子後面跟隨 蔣五爺一看屋中陳設雅緻 花梨紫檀的

傢伙 非常講究 董世興與蔣五爺分賓主落坐 娘子在東面几橙落坐 董爺說道 娘子不要謙遜

這如同我親兄弟一樣 不必拘束 董爺的岳父家姓王 王氏娘子遂叫道 劉媽 給五爺泡一壺

好茶來 工夫不大 將茶獻上 蔣五爺喝着茶 直皺劍眉 肚子裏三天沒吃東西了 茶倒好喝

肚子難受 嚴茶沖的蔣五爺 肚子裏咕魯咕魯的直響 王氏杏子眼一轉 叫道 五叔 大概沒吃

飯吧 這一句話問的五爺美玉臉通紅 按說到了高親貴友家 沒吃飯也得說吃啦 蔣五爺餓了三

天啦 大丈夫飢餓難挨 遂笑道 還沒有吃呢 王氏娘子遂叫道 劉媽 五叔不是外人 若是外

人就到外面飯莊子吃去啦 既不是外人 就在家中隨便用點酒也就行啦 你給溜個腰花 炒個肚

絲 配兩涼碟 燙兩壺乾酒 劉媽還是真快 工夫不大 將桌子擺好 菜也端上來了 王氏娘子

遂手提酒壺說道 我敬五兄弟一盃酒 五爺說道 嫂々 我不會喝酒 王氏娘子說道 不要客氣

你還拿嫂子的當外人嗎 你弟兄如親手足一般 蔣五爺說道 實不相瞞 廟中不叫喝酒 董世興也

想起廟中不叫飲酒了 遂說道 五弟是不喝酒 你我二人不喝酒 五兄弟吃吧 劉媽遂端來四碟

蒸食 五爺一看 四碟蒸食 還不夠半頓呢 王氏娘子杏子眼一轉 看的明白 蔣五爺不是買主

是吃主 遂又叫道 劉媽 將那四碟蒸食也端來 劉媽又將四碟蒸食擺在桌上 蔣五爺狠吞虎

嚥 吃了八碟蒸食 王氏娘子又要叫劉媽端蒸食 蔣五爺說道 小弟飽了 劉媽端上嗽口水 都

吃完了飯 說會子閒話 董世興遂說道 小弟好清靜 後院收拾乾淨 就叫五弟在後院休息吧

弟兄二人遂夠奔後院 有東房兩間 屋中潔淨雅緻 床帳鮮明 董爺說道 賢弟 咱弟兄身材

不差多少 我看看你的鞋多大尺碼 劉媽送過茶來 五爺喝着茶 董世興說道 五弟風塵勞苦已

極 就自己喝茶休息吧 劉媽沒事別到後院 董世興到鋪內 帶領着學生意的到了新衣莊 買那

粉蓮色吉祥白的 幾件大氅 在那個年月好武的甚多 董爺知道好武之人穿衣服的樣式 董世興

又將小衣服買了幾身 十字綵英雄帶 絲線帶子 到帽舖中又買幾頂壯帽 大鞋舖買了幾雙燕雲

快靴福字履緞鑲緞的鞋 白綾子襪子 一切置備齊整 打發學徒的先給送至家中 叫蔣五爺沐浴

潔身 更換衣巾已畢 又同董世興來到緞店 將領東堂櫃的 及同事的都叫到 蔣五爺面前 董

爺對大眾說道 咱的財東就是這位蔣五爺 所有血本都是他老人家的 我們哥倆是拜兄弟 董世

興將櫃上同人等 都給蔣五爺介紹完了 又打發年輕學徒的叫了裁縫 連夜給蔣爺先作兩箱子大

小衣服 兩個緞店一個銀樓 董爺用什麼都隨使 又叫同事的到萬聚號取幾樣成色好的刀槍 不

到五七天 又給蔣五爺收拾兩間書房 文武書齋 董世興對待蔣五爺無微不至 每日共桌而食

這日二人正在吃飯之時 董爺叫道 五弟 要有大戶人家的姑娘 品貌俊美的 叫你嫂嫂相看

給你定下親事 辦完事之後 愛與哥哥同居 就在此院內 不欲住在一個院內 就在花園內另蓋

房屋 樣式由兄弟你自己出 五爺開聽暗道 哥哥雖然好心你那裏知道 我正練金鐘童子工

焉能夠娶媳婦呢 五爺思索至此叫道 兄長 我們練武的人非過二十歲不能娶妻 並且我還不能

在兄長家內久住 我本是尋找師兄路過此處 董爺問道 五弟 但不知令師兄何人 五爺答道

現在江蘇開設十三省總鏢局 姓勝名英字子川號稱神鏢將 董爺道 此人不是一位老者嗎 怎麼

是你師兄呢 廟中那位黑髯的不是你師傅嗎 怎麼徒弟倒比老師還大呢 五爺道 勝三爺還是我

的三師兄呢 我大帥兄都八十餘歲啦 二帥兄七十餘歲 乃是道者 因師兄病長老與我勝三哥

歲數不差往來 我老師交道爺乃是反老還童 董爺道 現成了顧客二百餘歲之人

了 我老師派我出廟 找我勝三哥作些替天行道 剪惡安良 行俠仗義之事 董爺道 賢弟我盼

你如天神似將的兄弟你盼來好容易見了面 你又要走 是萬不能的 現在有一宗綢子非我親身去

辦不可 我現在就要起身 還得賢弟你給我照看生意呢 俟愚兄辦貨回來 也不能就叫你走 我跟賢弟提過 這三號買賣就是咱們倆人的 雖不能同生 但願久在一處 明天我撥兌銀子 後天我就要起身 咱哥倆如同親弟兄 該喝茶叫你嫂嫂或是婆子燙茶 該吃飯叫他們給預備飯 董爺又叫道 娘子 我與五弟雖非一母所生 如同親手足一樣 我走後千萬不許慢待了 囑咐再三 是日董世興遂辦貨去了 一早起身 王氏娘子見丈夫走後叫道 五爺 今天早飯得喝點酒吧 五爺道 小弟一滴也不能喝 嫂嫂我今天也不能在家中吃飯 三號買賣 俱都吃喝隨便 王氏娘子含笑說道 五兄弟 你哥哥在家你就在家吃飯 你哥哥不在家 五兄弟你就往外面去吃 你哥哥回來 必要問我 你看他文質彬彬的 他脾氣更大 你還看不出來 您要一到外面去吃 嫂子女子我就擔了不是啦 五爺怕辜負嫂嫂美意 遂在家中用飯 王氏娘子告訴婆子預備了兩份盃箸 放在一張桌上 五爺叫道 嫂嫂 您在炕桌上吃 我在八仙棹上吃 王氏娘子笑嘻嘻的答道 家無常禮 何必兩桌吃飯呢 王氏讓之再三 五爺年輕 心中甚為不安 酒菜擺齊 王氏娘子指使劉媽向外邊買東西 劉媽走後 王氏娘子說道 五弟 今天嫂嫂給你滿一盃 美英雄站起身軀說道 小弟酒酒不能下嚥 請嫂嫂自飲吧 王氏娘子說道 五弟 一人不喝酒 二人不要錢 五爺說道 小弟實在不能飲酒 五爺說了幾句閒話 王氏自己飲酒 五爺道 五爺頭一次與王氏見面時 王氏就有愛惜之心 後來五爺又換了一身簇新的衣服 王氏看着更俊美啦 腹內早懷邪念 恨不得其便 今乘董爺辦貨出外 婆子又是王氏的心腹 早已不言而喻 王氏借着酒興 眉目傳情 五爺正頹厲色 佯作未知 王氏又叫道 五弟 今年多大歲數了 五爺站起身形說道 小弟今年十八歲了 王氏聞聽 笑道 咱倆同庚啊 你哥哥比咱們大一歲 他十九歲了 五爺說道 我二人結拜時他十六歲 我十五歲 王氏又叫道 五弟 人過青春沒有少年 大兄弟你辦了喜事沒有 五爺控背躬身說道 嫂嫂 我是廟裏的道童 身入玄門 不許娶妻

王氏說道 怎麼諸高亮還招親呢 蔣五爺說道 我不董的 王氏又說道 和尚老道還有外家呢

蔣五爺答道 我更不董的 王氏又說道 我許配銀樓堂櫃的爲妻 他不明白世故 你看看我押帖的這付鐲子 都老的掉了牙啦 五弟你看看 說着話一挽桃紅袖口 露出赤金鐲子 叫道 五弟

你看呀 玉腕雪白粉嫩 好似打了皮的藕棒兒一般 蔣五爺搖頭道 我更不明白這個 王氏一

下腰又將玫瑰紫的褲子掀起來道 五弟 你看看嫂子的鞋 是我自己做的 巧不巧 五爺道 這

我更不曉得 王氏說道 五弟 你都不曉得 你給我打一付鐲子行不行 美英雄答道 等我哥哥

辦貨回來 您點出樣來叫我哥哥給你打去 王氏說道 這宗事別叫我哥哥知道 咱二人暗含着就

辦啦 五爺說道 我手中沒有錢 列位 婦人不可吃酒 都說賭博爲淫盜之媒 美酒更爲誨淫之

物 書中代言 董世興是十九齡 文質彬彬 怎麼婦人還能有邪念呢 列位 人要是走正道 對於

色上就差啦 董世興是三號的買賣東家堂櫃的 本來沒有這些閒心 若是才子必用心文章詩賦

對於愛情不大親近 若是貪賂之人 晝夜好賭 對於色上也是很輕的 婦人好貪風流 因此看見

蔣五爺太陽穴凸着 胸脯翻着 細腰紫背 他可不知道蔣五爺是一位人中豪傑 不但堅壯 而並

且能橫推八匹馬 倒拽九牛回 婦人百般調笑蔣五爺 蔣五爺佯作不知 王氏遂上前奔五爺而來

蔣五爺一看神氣不好 站起身形 一拍桌面 桌上的陳設幾乎都碎了 蔣五爺並沒用力 要是

用力桌子就碎了 蔣五爺一轉身形 說道 嫂子的酒醉了 從今後不與嫂子女共桌吃飯 蔣五爺走後

王氏坐在太獅椅上 雙手摀定膝蓋 心中暗道 蔣五爺莫非是呆子 憑我這樣的姿色 就打不動

他的心腸 不表王氏胡思亂想 單說美英雄走出去 來到書房 悄悄坐了一回 心中異常煩悶

遂出離了董宅 夠奔西湖 路過新橋亭 五爺懶觀西湖之景 心中思索 董兄是大仁大義 知恩

報德 婦人不賢 像我兄長文質彬彬一個書生 娶了這樣不賢之婦 恐怕被婦人所算 唉 我是

幫腔的上不了台 管他那些呢 此時我也不能走啦 我遊玩西湖 或去緞店吃飯 或到小館吃飯

單等兄長歸來 我早離他家是爲上策 五爺一邊走着 一邊思索避免嫌疑之計 遊玩了西湖

到櫃上吃飯 斗學生意的話買了一個鎖 五爺從此每日掌燈之後回歸董宅 每日清晨起來 王氏

還未起床時 五爺遂起來 將後宅門一鎖 歸綢店吃飯 日日如此 才引出來一段姦夫淫婦的笑

話 五爺代兄化嫂出了人命 鬧的杭州大翻地覆 這日晚間天交二更之後 五爺在書齋觀看聖經

賢傳 美英雄心驚肉跳 放下書本 紮綁停當 佩帶寶刃 來到院中舞了一回八仙劍 驟然間看

盟嫂房中燈光異常明亮 美英雄收住了招數 忽然又聽房中有人痰嗽 五爺心中思索 莫非兄長

回家了 怎麼不來見我呢 想罷 將寶刃進匣 來到後窗外 五爺思索 若將窗紙濕破 就失

了自己的身分 暑熱天氣 盟嫂就許未穿上身的衣服 於是將五爺側耳細聽 一層窗紙之隔就聽

婦人說道 少爺 你怎麼不言不語 你要願意與我作長久夫妻 可以從我之計 你要不願作長久

夫妻 打這兒一刀兩斷 從今後你就不必來啦 就聽男子答道 娘子 你我自從見面之日 如膠

似漆 我一時見不着你 就茶飯難嚥 爲何說這斷情絕義之話呢 又聽婦人說道 我們那口子現

在出外辦綢緞一二日就要回來啦 他要是回來時 你往那裏擺呀 你要願意作長久夫妻 明天早

晨我給你二十兩銀子 你多買點砒霜毒藥 我丈夫現在又招來一個無知的朋友 不知道餓了幾天

啦 餓的薄着腰來的 此人姓蔣叫伯芳 在我們家吃了飽飯啦 飽暖生淫慾 前者他還調戲我

我抽了他兩個咀巴子 天天也不敢見我 掌燈回來歸後院書房睡覺 早晨起來就走 多買點毒藥

我給他泡茶送去 我給他一個好看 給他將茶滿上 他必然不疑 喝下去一死 花幾兩銀子僱

幾個窮漢 弄一口薄皮棺材盛裝 搭到城西空地一埋 我那丈夫是外來的 此處也沒有近門當戶

他回來時 我先將他灌醉 然後酒裏也給他下上毒藥 他要死了 我就假粧披麻帶孝痛哭 有

人問時 我就說他無負回來 他中了陰寒啦 將他發送了 這三個買賣連住宅 都歸大少爺你

那男子說道 人命關天啊 婦人說道 你要怕人命關天 咱倆就一刀兩斷 男子又說道 我豈能

辜負娘子的美意呢。明天多拿兩錢，批霜是很貴的東西。蔣五爺開過，不由的怒從心頭起，氣向膽邊生。就要拔劍。蔣五爺又一想，姦夫淫婦謀害本夫，於我何干？方然思索到這兒，自己又暗暗叫道：蔣伯芳你苦這無想就這了。董世興待我蔣伯芳是何等的恩高義重，豈能視同旁人？小豪傑二次要劍都，寶劍離匣半尺有餘，要賣為房去，進屋殺這姦夫淫婦。美英雄方要下腰，又想起了恩師之戒，凡事必要三思而後行。如果我盟兄回來時，家中出了人命，官前自檢臉，我兄長乃是體面之人，必然羞難當，難以生活。如此豈不是害了吾之盟兄？我必須想個萬全之策，叫我兄長不能現醜，給我盟嫂打斷了姦夫。英雄遂壓下心頭之火，轉身形夠奔書房，自己坐在書房之中，思想多時，主意拿定，打一瞌睡，天交四更時分，出了書齋，縱上盟嫂臥房，單等姦夫走時，跟下去辦事，就聽盟嫂房中隔扇一響，看見男女二人，拉拉扯扯，一陣涼風將婦人彼着的斗篷吹開，內襯銀灰色的衣服，行俠作義之人，最忌看婦人的小打扮。蔣五爺遂扭頭不看，姦夫淫婦走到大門道，有不忍割捨的景況。婦人說道：大少爺留神懷中的銀子，我怎麼心驚肉跳。這七八天的工夫，許是累的。男子說道：我也覺着坐臥不安呢。是何緣故？銀子倒不要緊，說着話男子出了大門，王氏將門上好，回歸自己屋中休息去了。小豪傑在房上看的明白，姦夫不走大街，直奔小巷，蔣五爺竄房越脊跟下來了。書中代言：此姦夫乃是杭州落魄的財主，他將家當花盡，學了這麼一宗能為。他妻看見水性楊花的婦女，他必然有手段，達到目的。單說穆大少爺走着道兒，心中暗想：每夜婦人必給我幾兩銀子，他箱子裏的衣服隨我便穿，我這就叫詭福不淺呢。心中胡思亂想，已竟走到西北城角墻根底下，就見樹林中縱出一人，手拿寶刃，霞光閃閃，冷氣森森，一聲喝喊，站住。穆大少爺正在心滿意足，一見此人，不啻半空中打了一個雷似的。遂說道：城內你就斷道劫人嗎？蔣五爺開聽，睡了穆大少爺一口道：天氣尚早，你來時何為？穆大少爺說道：我跟我親戚一塊喝了幾盃酒，故此這般早便回家了。因為是酒興，要不然我就住在親戚家了。

蔣五爺說道：你與董世興之妻有染，要謀害本夫及外來的朋友，我都聽見了，告訴你吧。他朋友就是我，穆大少爺開聽，吓的急忙跪在就地下，連連叩頭，如同小雞兒啄米一般。蔣五爺說道：你與王氏是誰給介紹的，由何日有染，你要說了實話，萬事皆休。饒爾狗命。穆大少爺說道：大太爺，皆因為那一日我遊玩街市，見一婦人在門前買花，他與賣花之人取笑，我在旁邊觀看。婦人看了我幾眼，含笑而去。婆子出來送錢，我一看那婆子原來認識，我遂問劉媽：此家是幹什麼的？劉媽告訴我，我是綢緞銀樓的東家娘子。我遂托劉媽給我成全，並給劉媽一錠銀子。劉媽應許給我成全好事，也是事逢恰巧，因他丈夫出外辦貨，晚間我跟着劉媽入了他的院子，我藏在一間空屋子內。劉媽用話勾引婦人，劉媽又將我暗暗帶到娘子屋中，因此我二人有染。今天才七八夜，蔣五爺開聽，哈哈一笑，遂說道：姦淫人家婦人，又要謀害本夫，還要謀害人家的朋友，你是可殺不可留。蔣五爺一個殺字未曾出口，寶劍一裹手，穆大少爺頭屍兩分。蔣五爺向外一躍，抬腿擦劍，然後將寶劍收回。穆大少爺死後，蔣五爺走到死屍跟前，用手指沾血，寫在穆大少爺衣服之上，寫的是：此小輩姦淫良家婦女，俠客憤怒，仗劍而誅之。蔣五爺寫罷，轉身形要走，又想起姦夫囊中尚有銀兩，五爺將銀子取出，從原道回歸董宅後院，進了書房，蔣五爺寫了一封書信，封好了，又將自己衣箱打開，連做的衣服帶買的衣服，將心愛的粉蓮色銀灰吉祥白的挑選了四身，英雄帶十字絳鞋襪等物，取了雨套，打成卷用油綢子一包，盤龍棍用青紗纏好，書信帶在囊中，又取了二三十兩散碎銀子，不開後門，越牆而出。天光已然微亮，來到綢店門口一看，還未開門，蔣五爺來回的走了幾個灣，綢店這才開門。蔣五爺進了屋中，大眾一看同道：五爺今天怎這般的早？五爺說道：心中煩悶，說着話走到綢房，掌櫃的問道：五爺有什麼急事嗎？蔣五爺說道：茲因十三省鏢局，現在給我帶來一信，因有要事，趕奔十三省鏢局，東家回來時，就說伯芳臨行倉卒，不及面辭，我這裏有書一封，請交東家，掌櫃的說道：您要多少盤費錢呢？蔣

五爺說道：「二三十兩散碎銀子足矣。」堂櫃的說道：「您必須多帶點盤費。」東家回來，也好放心。蔣五爺說道：「太多了分量重，我萬嫌累。」蔣五爺走後，董世興回到櫃上，堂櫃的將信交與董世興。董世興拆書一看，上寫道：「世興盟兄大人台覽，小弟有要事去江蘇，臨行告辭，不反而辭，殊為歉。嗣後兄不可遠離家鄉，別姓萬不可用，明在知己，客言不叙，後會有期。此請大安。」董世興看完書信，痛哭不止。單說程大少爺被害之次日，地方早報告了官衙，官衙驗屍，本城人都認識，乃是程大少爺被人殺死。程大少爺的老娘聽得凶信，跑到屍場撫屍痛哭，死過去三次。衆人並且傳說：「程大少爺衣服上有字，上寫此小輩姦淫良家婦女，俠客憤怒，仗劍而誅之。」王氏娘子在家閒聽，暗中痛恨叫道：「老五你可太狠啦！但是這件事，我這不能聲張。」王氏又一轉想道：「蔣五爺就算有點情面，不然，你將我殺了也是白殺。」王氏想至此處，自己叫道：「自己。」王氏王氏，你娘家也是書香門第，丈夫是買賣之家，董世興儀表不俗，有何辱沒於你？你偏作此下賤之舉。由此王氏痛改前非，與董世興安心度日。且說董世興看完書信，回到家中，先將劉媽辭去。大鬧王氏一場，王氏自己知事情作差，俯首不敢辨論，痛哭哀求丈夫。三年後，王氏娘子產了一個男孩。蔣伯芳一出世，便將淫亂的盟嫂感化成了正人，暫且不表。再說蔣五爺懷中盤費充足，自己在路上恍然大悟，心中暗道：「拙哉蔣伯芳，州城府縣，都有鏢局子，前者之挨銀，我爲何不投鏢局子呢？我真乃愚人也。」蔣五爺走到天色將晚，來到熱鬧城市，見有鏢局子。蔣五爺遂道了辛苦，口中說道：「衆位鏢頭，在下因趕路甚晚，我要在貴鏢局借住一夜。」鏢頭問道：「你是那一門之人呢？」蔣五爺說道：「別提門戶，十三省總鏢局的鏢頭蔣英是我三哥。」這位鏢頭開聽，上下打量蔣伯芳，遂說道：「你別找我的便宜吧。」蔣三爺見我師爺，蔣伯芳說道：「一點不假。」鏢頭說道：「咱倆遞遞手吧。」蔣五爺說道：「好好。」二人一遞手，這位鏢頭就開了一個仰面朝天。蔣五爺趕緊攙起道：「鏢頭滑倒下了。」這位鏢頭開聽，臊的面紅過耳，就將蔣五爺讓到裏面。蔣五爺問道：「此鏢局



那位是總鏢頭 這位鏢頭答道 你怎麼明知故問啊 有名的人物都被勝三爺請了赴會去了 蔣五爺問道 何事赴會 這個鏢頭答道 只爲蕭金台的賊人盜皇家的萬壽燈 將勝三爺告啦 賊人在蕭金台邀勝三爺赴會 蔣五爺聞聽道 好一個大胆的賊人 欺壓鏢行 藐視王法 賊人之中那一個是我勝三爺的硬敵呢 這個鏢頭答道 有一個蓮花 的力士佩 專與勝三爺爲仇作對 自蓮花輸被勝三爺掃平之後 此人打了一個六十二斤半重 的牙鑽 專尅這羣老英雄的兵刃 三隻點穴概 十二棵標槍 可稱百發百中 蔣五爺聽完了 俱都記在心頭 住了一夜 第二日起身 天曉時 遇鏢局住鏢局 無鏢局住店 在路途之上 所聽說的俱都是林士佩 與勝三爺爲仇作對之事 沿路之上 非止一日 蔣五爺心中暗道 我若見我諸師兄時 我非找林士佩小兒不可 書要簡斷 蔣五爺這日來到十三省總鏢局 問道 辛苦衆位 這是十三省總鏢局嗎 趙子手說道 是十三省總鏢局 您找那一位 蔣五爺說道 我找勝三爺 諸葛道爺 弼崑長老 蹕子手道 鏢行主要之人 俱都到金台赴會去了 說着話把五爺讓到裏面 預備了飯 蔣五爺喝茶吃飯完畢 遂問了問蕭金台的去路 蹕子手指明白路徑 蔣五爺把小包袱一提 奔蕭金台而來 工夫不大 來到蕭金台頭道山口 雙手合着盤龍棍 一伏腰進了山口 一條棍掄起 打的三道山口的喽卒們紛紛逃命 越過前寨 夠奔聚談廳 舉棍掃羣 且說林士佩目中無人 藐視蔣五爺 蔣五爺氣的三屍神暴燥 五靈豪氣騰空 掄起亮銀盤龍棍 照定林士佩就誦 林士佩見棍來至切近 將身形一閃 閃過了棍 用狼牙鑽向上一紮 就聽當啷一聲 火星冒起多高 林士佩倒退兩步 列位 林士佩是文武奇才 他一見蹕子時 他已爲那條棍是竹子的包銀皮呢 及至動上了手 他先將身形閃開 然後向上擡棍 這蹕子學問的地方 若不將身形閃開 紮不出棍去 必有性命之憂 五爺護手又是一棍 林士佩立着鑽向外一挑 林士佩又橫行了兩步 蔣五爺鳳凰單展翅又奔林士佩打去 林士佩仍然用鑽擡棍 三棍過去 林士佩膀背發麻 心中暗暗吃驚 十七八歲小兒能有

這們大力氣，可稱神童也。真是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列位，林士佩因為戰了這爺百餘回合，又戰勝爺百餘合，故此三棍背發麻。若是頭一陣與蔣五爺戰，三棍絕不至於發麻。蔣五爺施展八八六十四棍，想道：那六十四棍，亮銀神棍連摩傳八棍，出手棍火燒天八棍，前八棍風雷震動，後八棍斗轉星移，盤龍銀珍珠點地八棍，抱月棍老坐禪八棍，護身棍八棍，隨身棍八棍，隨身亂轉，得勝八棍妙法無邊。八八六十四棍沒贏了林士佩。蔣五爺一怒，一縱身撒手拋棍，一丈有餘，龍體彪軀，一躍將棍抄回，改爲行者棒。三百八十四棍進手招，銀蛇亂竄，玉蟒翻身，蛟龍出水，擺尾搖頭。劍客站在桌上站着觀看，叫道：諸葛二弟，獨崑四弟，你看老人都偏着年幼的，我的行者棒沒有學全，你看五弟將行者棒學的精妙絕倫。諸葛道爺叫道：大師兄，您若大的年紀還咬牙咬咀。五弟這是棍使一招熟，老哥哥的絕藝，誰人能比。劍客不語。此師勝三爺看的真而且真，叫道：五弟，但得容人且容人。林寨主是南七省出衆的人物，棍是點到而已，不可下毒手。蔣五爺行者棒打了六十餘棍，林士佩衣巾濕透，熱汗直流。林士佩向南，蔣五爺向北，二人一錯身，將五爺用一招葉裏藏花，甩手棍。蔣五爺有心照定林士佩後心打去，因為勝爺說點到而已。蔣五爺遂照勝背下打去。林士佩要用蘇秦掙劍搪棍，林士佩也是累之極，鑽沒措過去，耳輪中就聽叭的一聲，一棍打在肩頭下，一道紫崗子一寸多高。林士佩向前一栽，雙牙鑽出手，爬伏在地。您道人要是這豆粒大一個包，就得疼的亂轉，還得用針挑開，血出來。林士佩背後起一寸高一個大肉崗子，直疼的咬牙。汗是雨下，蔣五爺起奔進前，要兜後腦，一棍，手起棍落，將林士佩個腦髓崩流。勝爺一看蔣五爺棍要落下，勝三爺一縱身軀，伸左手托蔣五爺的腕子，右手托棍叫道：五弟不可。林士佩是當世的英雄，五弟後退。蔣五爺不敢違背，遂退將下去。勝三爺將林士佩攙起來道：我五弟年輕，誤傷貴體。林士佩只疼的混身立抖，不勝答言。早有人攙到西廊下，萬丈翻波浪韓秀，用匕首刀將林士佩英雄帶挑開，又挑破了衣服，又用匕首刀挑開紫肉崗子。老道七

鬼真人端過一個茶碗，接了多半盃黑血湯子。神鏢將勝三爺回頭東廊下，蔣伯芳這才拜見衆師兄。

葉伯雲接了次序，給五爺引見俠客義士。黃三太太衆又拜見五師叔。金頭虎捧鼻脚說道：

這是我五師叔，不是你們的五師叔。棍打林小子，可給我報了仇。勝爺問道：五弟，何以來

遲呢？老兄弟都到了好幾日了，你怎麼今天才來到呢？五弟聞聽，就將路過杭州與盟兄邂逅相遇

的緣由，說與衆人聽。故此來遲，並不提及盟嫂下賤之事。背地不

言友。我到鏢局時，知道您赴蕭金台之會，但不知珍珠燈盜出來沒有。勝爺叫道：五弟，先是十

陣賭輸贏，咱們贏了四陣，又作爲罷論。又要三天三夜盜燈，我有一個盟弟，叫歐陽天佐，應

允代兄盜燈。三天三夜之期，堪已到期。現如今三天兩夜，這又到了二更大啦。等到東方發曉時，

就算過了期啦。愚兄就得投案打官司。你歐陽兄這時還不照面。蔣五爺說道：西廊下是綠林道的

人，東廊下是鏢行之人，但不知西廊下有多少位綠林道的魁首。勝三爺答道：不過三百餘人。五

爺說道：小弟憑一條亮銀盤龍棍，要將羣寇一網打盡，何愁萬壽燈不能到手。五爺將此言說出，

不大要緊。西廊下衆羣雄中，先怒惱了台城省的二千歲曹士標。那曹士標不亞如猛張飛，大聲說

道：請來的也要拿住。叫王官遞過插鼓點金鍾，蓮花湖有八大鍾四猛，黑水湖大英雄曹榮、曹子山

彭湖的王忠抄起一對紫金鞭，巢湖李豹亮出護手紫金鈞，蕭玉台的袁龍、袁虎亮出四隻銅錘。東

廊下孟金龍叫道：窮哥哥，打東池，要拿歐諸葛道爺說道：勝三爺非你壓不住，你還不說話。

勝爺越衆當先，來在聚義廳當中一站，叫道：蔣伯芳、金龍、永泰，不許這次，全都後退。真來

不知自愛。語畢，又對西廊下抱拳說道：衆位高親貴友，我五弟不知始末來由，冒言一句，無心

中得罪高親貴友。他說的是盜燈之人，將話說連啦。衆位高親貴友，看蔣伯芳的面，我給衆

位高親貴友陪禮。勝爺陪不是，台城省的二千歲施琅說道：三弟，你可聽見人家師弟將話說錯

帥兄陪不是，也就行了。咱本是被人請來的，原是客情，爲什麼咱們這方面肇事呢？綠林道

作的事 不是俱都合乎情理 三弟請息怒吧 曹士標諾々連聲落坐 綠林道大衆一看台城的人不較量短長 大衆也就都落坐了 勝爺又回頭叫道 五弟 你才十七八歲 剛才出世 就這樣目中無人 你豈不知事在人前說不會 不在人前顯奇長 滿招損謙受益 逞能的人那有有學問的 強中自有強中手 敬人者 人恒敬之 久後不許藐視一切 蔣五爺答道 小弟知過必改 再不敢如此 列位 五爺怎麼這樣尊敬勝三爺呢 皆因在松竹觀中 艾道爺告訴過蔣伯芳 嗣後見了勝三哥 他若教訓你 如同師傅教訓你一樣 你必遵命 西廊下一看勝爺教訓師弟 莫不從中敬服 衆英雄所以俱各無言 惟有蓮花湖的韓秀說道 林大哥 您怎麼輸的 您知道嗎 林士佩說道 愚兄不知 韓秀說道 您太輕敵啦 您運氣戰了兩位武藝出衆之人 您又與棍戰 一個人能有多大氣力 林士佩打了一個唉聲道 天喪我也 兄弟你尚有何策可雪此恥呢 韓秀說道 趁他萌芽出土【他指蔣伯芳】 刘之尚易 若待長成 綠林道無醜類矣 您在蓮花湖看見過 孟金龍之勇 被我四位兄長車輪戰的熱汗直流 今天咱們還學蓮花湖的故事 叫我四位兄長也車輪戰蔣伯芳 林士佩點頭稱善 韓秀遂與勝爺說道 我四位兄長要會會令師弟的盤龍棍 勝聲聞聽 心中思索 東廊下的羣雄都不怎樣啦 惟韓秀必要報復 勝三爺無法 遂叫道 五弟 蓮花湖的四猛要會會五弟的亮銀盤龍棍 列位 真是山久容易改 秉性最難移 蔣五爺說道 他們四個人一齊上來 小弟又何懼哉 勝爺噴道 又來了 蔣五爺低頭不語 勝爺又說道 韓家弟兄誰人不知 那個不曉 豈能四個打一個 你這樣卑視人家 正是卑視自己 以後你遇事必是四個打一個 列位 誰是人物 還是勝三爺人物 這明明是怕韓氏弟兄一擁齊上 故此用話抬舉韓家弟兄 蔣五爺一雙手合着盤龍棍 面向西 金鍾無敵將韓忠 由西向東 二人夠上步位 錘打悠身式 蔣五爺一橫盤龍棍 鐵門門的架式 韓忠回後倒退兩步 蔣五爺就式向前進身 仍用行者棒 接着打林士佩的招數向下使 打到八十餘棍 韓忠氣力不敵 喘吁吁 汗淫々 勝三爺叫道 五弟 韓家弟

兄也是英雄 以武會友 點倒而已 蔣五爺與韓忠勳着手 二人一錯身 亮銀盤龍棍先點韓忠

小腹 韓忠雙錘向外一綑 蔣五爺裹手一棍 正打在臂膀之上 韓忠雙錘點地 蔣五爺將棍向韓

忠後腦海一橫說道 毛賊逃命去吧 韓忠滿面通紅 敗歸西廊下 二爺韓孝亮八楞亮銀錘越衆當

先 說道 蔣五義士 在下是蓮花湖銀錘無敵將韓孝 奉陪五義士走幾個回合 蔣五爺舉目觀看

此人身高六尺半 細腰紫背 頭戴銀灰色壯帽 正當中襯白荷花一朵 面似銀瓶 方面大耳

銀灰色短靠 白絨繩打十字絆 橫打蝴蝶扣 白雲緞的英雄帶 銀灰的褲子 燕雲快靴 掌中合

着八楞亮銀錘 二尺六寸長的亮銀柄 白絲線燈籠穗 二寨主韓孝 若是頂盔貫甲 罩袍束帶

不亞如鍾震四平山的裴元慶 韓孝向上一進步 雙錘一併直奔蔣五爺而門 蔣五爺一橫盤龍棍

向外一推 韓孝倒退兩步 蔣五爺向前一進身 蔣五爺行者棒的棍法 接續八十餘招向下使 二

英雄戰夠四十餘合 行者棒 用到一百二十餘招 蔣五爺用棍一點韓孝右肩穴 二人一錯身

右手一棍 正打在韓孝的太陽穴 二寨主縮頭藏頭法 未曾躲開蔣五爺暗中留情 一抬棍將白雲

緞壯帽掃落 韓孝髮髻蓬鬆 五爺說道 二寨主承讓了 韓孝臉一發紅說道 蔣五義士手下留情

我韓孝甘敗下風 此時又聽西廊下一聲怪叫 蔣伯芳連敗我兩位兄長 三寨主韓勇前來拿你

五爺觀看韓勇 古銅色的壯帽 正常頂古銅包蓮花壓頂 青虛虛的臉面 古銅色一巴寬的英雄

帶 古銅色底衣 青緞子靴子 身高七尺 膀闊三停 韓勇夠上步位 雙錘悠起 奔蔣五爺左肩

頭挾肩帶背調來 蔣五爺將棍一立 單鳳朝陽向外一推 當郎郎一聲響 韓勇連幌了兩幌 蔣五

爺棍重 手活招巧 又接續一百二十餘招往下使 打到一百六十餘棍 韓勇熱汗直流 上氣不接

下氣 喘的猶如牛吼一般 雙錘上翻下誦 裏挑外滑 蔣五爺暗中發笑 說道 蠢賊 我比你力

量大 我還怕你綑嗎 蔣五爺一低手腕 棍點韓勇的臂囊 韓勇用雙錘一拿蔣五爺的盤龍棍

八楞錘將棍拿住 韓勇心中說道 將棍拿住 向外一推 再一進身 必然得佔上風 那知道韓勇

推了三次，亮銀盤龍棍紋絲兒不動。蔣五爺一較勁，向韓勇左腿腋下點去。韓勇一退兩退，撲多一聲，闖了一個仰面朝天。蔣五爺將亮銀盤龍棍，向韓勇頭上一橫，說道：「無名的小輩，也在衆人跟前逞能。」蔣五爺這是棍下留情，小輩逃命去吧。韓勇羞的臉面通紅，連頭都沒抬，奔西廊下去了。此時就聽西廊下又有人怪叫，小兒蔣伯芳你敢將我的三位哥哥戰敗，四寨主將你擒成肉泥。小毛孩能有多大的本領，原來是四寨主。韓勇一邊喊着，自己將亮銀盤龍棍先碰了三碰，當々々，火星子冒起多高。萬丈翻波浪，韓勇叫道：「四哥，你有氣力跟敵人使，竟跟自己去過不去，這是幹什麼。你自己這三錘就如同與敵人戰，二三十個回合之力，韓勇手使八楞鐵錘越重當先。」蔣五爺一看，此賊頭戴六角抽口青緞色壯帽，正當頂一朵墨色蓮花，黑中透亮，亮中透黑的臉面，頂梁上有一個白圈，練油錘貫頂的，身高七尺，膀闊三停，弟兄四人，惟他有慣練工夫，刀剝斧砍不懼，身量高大奎梧，半截黑塔相似，不亞如三國時猛張飛，恰似唐朝的尉遲公敬德，猶如梁山波的李達。來到蔣五爺跟前，奔右肩頭挾肩帶背打去。五爺合着盤龍棍，用朝天一炷香的架式，向外一綁，當郎郎一聲響，火星子冒了三四尺高。五爺一恍身形，韓勇也一恍身形，二人力量不差往來，皆因蔣五爺棍打林士佩，又戰韓忠、韓孝、韓勇三人，再戰韓猛，有點氣力不敵，賊人攔腰又是兩錘。蔣五爺閃身形，用棍一碰雙錘，韓猛縱身形，雙插花照定蔣五爺頂上，又是兩錘。蔣五爺用錫門鬥的架式，將錘推出去，韓勇是渾人，十二錘換碰三棍，未曾跟人家動手時，自己先碰了三錘。見了面右肩挾肩帶背兩錘，攔腰兩錘，雙插花已錘，自己碰了三錘，共合十二錘。蔣五爺共搗了三棍，猛賊此時震的兩手發麻，心中思索，小白臉怎麼這們大的力量呢。蔣五爺思索，黑賊真是力大絕倫，合着盤龍棍，虎口發酸，只可用純熟的招數，不與他碰了。二英雄麻杆打狼兩頭害怕，就應了錘棍之將，不可以力敵。彼此都用純熟的招兒，韓猛愈殺愈猛，蔣五爺抖撒精神。蔣五爺是臉白衣服白，兵器更白，韓猛是臉黑衣服黑，八楞鐵錘更黑，蔣五爺白如雪霜，韓

猛黑的猶如烏鐵 二英雄這一場大戰 不亞如玉虎帥巧遇黑煞神 盤龍棍裏住鎖鐵錘 鎖鐵錘裏住盤龍棍 正在其逢對手之時 蔣五爺一咬鋼牙 驗眉一挑 心中暗道 勝三哥直說 但得容人且容人 以武會友 並無仇恨 他弟兄四人 惟有此人口出不遜 我不要他的命 我得他廢了此人力大絕倫 我給鏢行除去一害 思索至此 蔣五爺遂用上中下絕命進手招三棍 頭一棍子午指南針 正點心口窩 韓猛雙錘向外一推 蔣五爺是真假虛實 玄中妙的招兒 棍稍抽慢一點 叫錘碰上棍 隨後丹田氣一提 向上一縱身 棍動頂梁向下一打 賊人雙錘一併向上用海底撈明月招 蔣五爺將棍向回一抽 猛賊撈空啦 身形向上一起 〔是被錘給帶的 蔣五爺向後一仰身 巧打臥牛式 喪手一棍 直打裸骨 這一棍要打上 橫練也滾不住 準得骨斷筋折 賊人身高 雙錘再下來 可就來不及啦 猛賊真是武學純熟 別看他會打人 棍打也真會挨 使了一個倒擰甸甸 一轉身軀 這一棍正打在腿肚子之上 要是打硬骨頭上就折啦 大黑腿肚子有半尺餘粗 一棍打上 雖然腿沒折 雙腿肚子凸起了一寸高的肉岡子 賊人疼痛難挨 向前一栽 跪倒在地 用雙錘一點方磚地 五爺將棍在韓猛頭上一橫道 小兒韓猛 你快逃命去罷 若不是勝三爺慈悲 再再囑咐我棍下留情 不然叫你腦髓崩流 韓猛站起身軀 哇呀呀的怪叫道 敗了 這就是蔣五爺擡掃八大錘 閱者諸君 說書的一張口 難說兩家話 古今未曾見過這樣戰場 八大名山乃鏢行的人看着 猶如木雞泥塑一般 此時已竟天交五更 五爺戰林士佩時就是二更餘天 又戰韓忠就三更天了 戰韓老韓勇時就到了四更 戰韓猛工夫甚大 五更天已過 閱士瓊叫道 勝老達官不要戰啦 天已五更 珍珠燈來曾益出 勝老達官聽見五更打過去沒有 眼見耳聞 當着天下英雄 五更天一過 勝老者打盜燈的官司 姓歐陽的自刎在案 廳前 勝爺叫道 老祭主自許別位失信 勝某不能言謝 言完鷄鳴四方發曉時爲期 現在東方還不發曉呢 正在談着話 就聽西北 正西 西南 東南 一片鷄叫 犬吠的聲音 有老鷄叫喚 有小鷄叫喚 有大犬

吠 有小犬吠的聲音 閔老寨王道 勝老達官金雞已然報曉 勝爺道 東方發曉時 在下去北京打官司 珍珠燈注出來都不要說 雞叫後工夫不大 閔士瓊道 勝老達官 還等出太陽走嗎 您還不將衆賓朋遣散了 你還叫衆朋友跟你上北京打官司嗎 勝老者聞聽 心似刀攪 暗暗叫道 歐陽賢弟 你這壺酒晒的真熱 勝爺正在爲難之際 閔士瓊正在得意揚揚 就聽天棚上銅鐵網一響 說道 唔呀 老賊不要得理不讓人 三哥不要着急 珍珠燈盜出來啦 天下羣雄仰面向上觀看 就見皮襖馬褂踢踏啦 列位 銅鐵網上有一圓孔 歐陽爺腦袋朝下 手提珍珠燈的龍盒包裹 離地五六尺 來個雲裏翻身 頭向上 腳踏地道 珍珠燈來也 閔士瓊說這 不用打盒 過了期啦 金鷄叫兩次啦 歐陽爺說道 唔呀 你們是賊使巧計 我叫賊魔 比你們得高一招 你們作賊的有時時用調虎離山計 拋磚上吊 我比你們強 不然怎麼叫賊魔呢 咱們先看燈 後聽鷄叫 歐陽爺叫勝三哥和尚老道 孟二俠等 你們過來圍着萬壽燈 別叫賊給砸了 將珍珠燈放在當中 四位把守 歐陽爺打開盒子 將珍珠燈放在龍盒之上 黃雲緞紅雲緞裹着珍珠燈 歐陽爺將朦朧的緞子掀開 十三省之人觀看 只見霞光萬道 瑞彩千條 蠻子用手指點說道 看看這個燈 要有一顆假珠子 挖我的眼 起寶光放異彩 世間罕有 大衆看完 將珍珠燈放在盒內 仍然是蠻子等看守寶燈 蠻子說道 唔呀 看看時候 莊家老沒有鐘表 還會看七星呢 你們有高明人看看時光 倒是過時沒有 台城省大帥施琅說道 我是兩造的朋友 你們不必辯咀 我看時光 倒是到了什麼時候 列位 施琅乃是上知天文 下達地理 好武奇才 觀天下在掌握之中 這回可就用着啦 施琅出離西敵廳 來到西跨院 仰而觀天 望五斗 看三參 觀七星旋北斗 紫微星明亮 施琅看罷 嘆曰 紫微星明亮 主於國家祥瑞 我與張其善治台省 張其善言過其實 必被大清國所吞無疑 施琅看罷七星北斗 進了聚議廳道 老寨主你輸啦 現在三更半已過 不過四更天 要差了時候 施某願以人頭爲賭 一句話提醒了衆英雄 韓秀 林士佩 曹榮



閔德俊等 出西敞廳仰面觀天 大衆由西跨院回來叫道 老寨主 是不到四更天 三更半天已

過 老寨主問聽 打了一個冷顫道 閔德俊 你同他們幾位看看王強 怎麼看的燈 他若失去萬

壽燈 他騙給老人家頭 玉面小如來率領十幾位精明強幹之人 手提細白蠟杆 來到翠竹院 一

看銅鐵網四面並無損壞 拿細白蠟杆 由網窟窿伸進去一點護窗板 青石板一響 裏邊無人答言

閔德俊叫道 師兄醒來 東邊之人答道 剛打一盹睡 沒睡着 玉面小如來說道 你沒睡着

珍珠燈沒噉 王強說道 一點動靜無有 馮能失了東西 說着話打開三塊護窗板 一看封條鎖頭

三 門窗戶壁 俱都未動 玉面小如來說道 師兄你說你沒睡覺 爲甚麼半尺來長的蠟花兒 王強說

道 我沒打蠟花 實在沒睡 丟不了東西 說完啦 復又說道 蠻子鬧鬼呢 我沒動地方 他怎

麼盜去燈呢 鎖匙還在我腰中呢 韓秀也打開箱子觀看 王強將封皮揭下開開鎖頭 掀開鋼什件

俠 打開箱蓋 伸手一摸龍盒 珍珠燈踪影皆無 王強神色改變 渾身立抖 王強說道 老寨主叫

我看珍珠燈 我與老寨主說了大話 如三日夜之內丟了珍珠燈 我的人頭見老寨主 王強又叫道

韓寨主 閔二弟 你們是高明之人 你們替我看網的四週 一點沒有損壞 箱子封條沒動

鎖頭未開 他怎麼會盜出去的 你們幾位總得替我分辨 都說南蠻子會驚寶 他們這具驚去的不

算 韓秀說道 王寨主你先將護窗板放下 咱們先到聚議廳 韓秀一推銅鐵網 八個金鈴當不響

了 韓秀心中就有點明白是盜去的 但是韓秀可沒言語 他們來至聚議廳 韓秀對閔士瓊說道

銅鐵網未動 門窗戶壁俱都如故 他們不是盜去的燈 南方蠻子會驚寶 他是將燈驚去的 沒等

閔士瓊答言 蠻子在東廊下站起身說道 臭豆腐王八羔子 我會驚寶 我還成了神仙呢 我要有

那麼大本領 我將這羣姦盜邪淫的人頭都驚下來 我是油漆彩畫糊 泥水瓦更夫 五行八做

我是無一不會 我打天棚上面由房頂天鷲下蛋進的屋子 你們沒聽銅鐵網的四方鈴當還響嗎 你

們沒用手摸 難道你們還沒推一推銅鐵網嗎 你們這羣臭豆腐王八羔子 專會反復無常 以小人

度君子 我與閔士瓊當面講盜證的時候 閔士瓊不與我姓歐陽的擊掌 然後又不與我擊掌 怕

我說了不算 你們打聽打聽 大義士說了不算過嗎 臭豆腐 列位 究竟歐陽爺是怎麼 將燈盜

出來的呢 皆因為老寨主當時答應他 許他各廚房吃飯 由二十九日 歐陽大義士在廚房吃完了

飯 自己找了一個僻靜的地方休消一會 然後來到放珍珠燈的三間房子前邊 圍着三間房子打轉

口中說道 唔呀 珍珠燈盜出來了 看珍珠燈的玉強在房中一怔 又待了會兒 歐陽爺又喊道

何必用三天三夜 珍珠燈盜出來了 玉強在房中就着封條鎖頭 如此兩日兩夜 玉強在房中

要打盹 外面歐陽爺就喊 反正玉強不用打算睡一會 方要打盹 外面就喊珍珠燈盜出來啦 直

喊到三十日晚間 書中代言 西廊下草繩都在東西跨院出恭 蕭銀龍在西跨院圍着房子轉 找歐

陽大義士 只見大義士點手叫銀龍 小王八羔子 倒是個有心之人 快上這邊來 蕭銀龍問道

伯父 珍珠燈怎樣人 大義士說道 我熬大眼呢 今天明天都不能動手 我將熬熬乏了 七月初

一晚上 我才能動手呢 小王八羔子 你可能幫幫嗎 蕭銀龍答道 叔父 小侄男萬死不報 歐

陽爺說道 明天是七月初一日 你暗將賈矮子秋風落葉掃給我借來 蕭銀龍說道 這有何難 決

不有誤 歐陽爺說道 還有一件難事 四角的高樓是八個更夫 老賊有言 不叫他們下更樓 由

三 東北角定更 更鑼一響 無論誰都不准到那一間房子近前 定更以後 西南打二更 也是如此

不許下樓 二更過去 東南打三更 如此換班 班一定更時候 你將揚香五晚來 他有鷄鳴五鼓

返魂香 把四個更樓的更香薰倒 薰倒之後 你們二人接着打定更 一更 二更 三更 由二更

天時提前打三更 打四更 打至四更天 你二人回東廊下 把張氏三傑給我請來 叫他三人在此

一帶學鷄鳴犬吠 大鷄叫喚 小鷄叫喚 巴狗吠 大犬吠 老犬吠 叫至金雞三唱 叫他們也回

廊下 我的活就作完了 你們二人的更可千萬別打漏了 如果打漏了 時候可不開 大事可就壞

了 列位 看守珍珠燈的王強 在屋中自己坐了三天兩夜 屋中又黑又熱 自己無精打彩 他在

屋中本來顯着黑的早天還沒黑。他那屋中就黑了。他在屋中這三天三夜，不出屋子，簡直他覺不出黑夜白晝了。到了七月初一日，他就覺着嘔心，有人給他用竹筒送的涼茶，他拿起涼茶來，照定房頂一噴，自己仰面接着涼茶，眼皮直沾下眼皮，賊人在鐵箱子上躺，忽聽外面打了五更啦。賊人就如同吃了一服涼藥似的，躺在鐵箱上就睡着啦。睡的如同死人一般。歐陽爺此時在房後頭脫了大衣服，將秋風落葉掃措在背後，零碎東西帶好，遂上銅鐵網，列位，大義士上銅鐵網就得二十年的苦工夫。您道，大義士怎樣上的網呢？他是順着杆子用二手指摳網窟窿，身體不能沾網。若是一沾網鈴當就響。到在上面一看，鈴當在網裏頭，自己坐在網的上面，提着一口氣，仲手由背後撤出秋風落葉掃。秋風落葉掃是蕭銀龍送來的。歐陽爺用秋風落葉掃，將銅鐵網刺了一個窟窿，是月牙樣式。鈴當向下，大義士用手慢慢的將鈴當提起來，用手抓住鈴當，口朝上，由腰中百寶囊內掏出三黃寶藥。三黃藥乃是黃蠟、松香、黃油。這三宗東西配成，見火就軟，見風就硬，以火考也成，用熱手燙也成，都能夠流油。一見風就脆了。大義士遂將鈴當鬆手，由東北角用蝎子倒爬的工夫，順着天棚杆子爬到西北角上。書要簡斷，四面的鈴當俱都是用此法。將鈴當早住，工夫不大，將活作完。列位，大凡手巧的人，幹什麼都是快的。還乾淨，女工作活刺繡，越快越乾淨，刺出來的東西越漂亮。要是作成了拆開了，三個來回，不用穿，不用掛，自然就舊了。閒文少叙，書接上文。列位，歐陽爺看珍珠燈時，放燈的那三間屋，沒有借山板，沒有借山牆。放燈的鐵箱靠後房簷放鐵箱子的柏木台，佔一間半屋子的量。歐陽爺在網上頭，來在放燈的三間房的東面，拿秋風落葉掃在東西北三面，刺了二尺多長一個窟窿，留着一面不刺。歐陽爺一看房上的瓦是灌漿活，其當堅固，心中甚為歡悅。您道，灌漿的房頂，異常堅固。歐陽爺怎麼倒歡悅呢？皆因為若不是灌漿活，若用搖山動向下包，一回只可包下一塊。灌漿活，若是用搖山動包，一回就可包下一大塊。況且歐陽爺百寶囊中小傢伙俱全，搖山動取出來，由瓦

權遞進去 一見搖山動取下五塊瓦來 由百寶囊中取出石粉子畫上記號 將瓦放在網上 再搖下五塊瓦來 仍然畫上記號 放在網上 歐陽爺遂由百寶囊中取出吸土傘 這種東西能將土吸在傘內 用土的時候 還可倒出來 將土吸在傘內 輕輕放在網上 土下露出來籐子皮蓆 用秋風落葉掃刺下一塊籐子蓆 下面又露出柏木板 又用秋風落葉掃扎進去 先試探柏木板多厚 一看柏木板六分厚 大義士只將寶劍扎進去六分 將柏木板慢慢割下 又將木頭鑽又用寶刀掃了掃 再向裏看 露出大紅漆的椽子 椽子有三寸見方 大義士由百寶囊中 取出鋼絲鋸 斜插柳將椽子鋸斷 爲的是臨出來好將椽子仍然放好 不能叫椽子向下掉 用鋼絲鋸將椽子先鋸一頭 不能鋸斷了 留一點窟兒 然後再鋸那頭 將那一頭完全鋸斷 這一頭留的那一點窟 恐怕是鋸那頭時倘若失了手 椽子落下去 將山賊驚醒了 故此留一點窟兒 然後將留的窟兒 又找樣鋸下來 把椽子輕輕放在房頂上面 要按大義士的工夫 乃是縮小棉軟巧 無一不能 椽子四寸寬的當子 鋸下一根來 大義士足可下去 因爲恐怕珠珍燈匣拿不出來 鋸完了這一根椽子 又照樣放在房頂之上 此時已竟露天啦 無有一點障碍了 大義士將寶劍插在背後 將鋼絲鋸仍然放在腰間百寶囊中 就式取出飛爪 倒開絨繩 繫在椽子頭上 雙手倒絨繩而下 一看大山賊躺在箱子上 呼聲震耳 您道 作山賊的人沒有打呼聲的 怎麼王強會打了呼聲呢 皆因爲王強三天兩夜熬夜熬的上了火啦 實在乏啦 所以打了呼聲了 睡的猶如死人一般 真是打箱子上將他搬下來 他都不准醒的了 大義士攝足潛踪 走到箱子近前 一看封條仍是原樣封着 蠟花兒好幾寸長 大義士遂由腰間百寶囊中 取出藥水來 將封條浸濕 然後用大母指肚兒 照定鎖頭門一按 印下鎖門的印來一看 由百寶囊中取出鋼絲鋼鉗子 照樣兒扭了一個鑰匙 向鎖頭裏一遞 如同原鑰匙一般無二 歐陽爺將鎖開開 慢慢的放在一邊 此時藥水的力量 已經行發開了 將封條揭起一個犄角來 向下一引 就將封條揭下 用吐沫貼在東南板牆之上 此時王強正在睡

的甜蜜之時 大義士一看賊人 此時翻了一個身 向箱子邊上滾點 大義士心中暗道 你多滾點的 滾到柏木台上 可就我的事了 這也是我勝三哥的福氣 這小子偏偏此時就向這邊上滾點兒 山賊翻過來這個身 直吧答咀 就好像吃什麼東西一般 山賊是實在累乏啦 將胳膊當枕頭一枕 睡的真香甜 大義士看了看山賊睡熟 遂由腰間百寶囊中 取出一個小紙包兒來 打開了紙包 原來裏面是硬猪鬃 大義士檢了五七根有勁的 用手指捏着猪鬃的梢 用猪鬃的根 向山賊嘴吧上就扎 大山賊正在睡夢中 以為是蚊子咬他呢 原來肅金台樹木叢雜 山上多牲畜 又距離蓮花湖很近 每到夏天 蚊子最多 大蚊子都有五六分長 可以將人咬的冒血跡 人被蚊子咬慣了 睡着了蚊子咬 用手就拍 拍完了還照樣的睡 習以為常 大義士這棵猪鬃一扎山賊 真如同蚊子咬的一樣 別說是累乏了 就不是累乏了 也覺不出是人的把戲 扎他一下子 他向外面滾點 大義士連扎了山賊四五次 山賊向外滾了四五次 撲冬一聲 滾在柏木台下 大柏木台平坦光滑 山賊也伸的開腿啦 睡的更舒服了 大義士從心中歡悅 暗說道 好小子 你三天兩夜沒有睡啦 這可該着你舒服舒服啦 我要辦我的事啦 讀者問道 那們大一個活人 怎麼睡的會這麼死呢 人家拿猪鬃扎他 他還不醒 又打鐵箱子上 掉在柏木台上面 還接着睡 豈不太懸虛點嗎 列位 無論多大精神的人 要三天三夜不睡 除非別叫他睡着了 若是叫他睡着了 您就是將他抗起來就走 他都不能醒 俗語說睡覺如小死 困急了的人就如同死人一樣 才子念文章 讀書不倦 也有習學賭錢的 坐上三天兩夜 那是賭的魔力 若是一個人 在一間黑屋子之中 一點事情也沒有 直着脖子熬三天三夜 較比賭錢讀書尤其難 所以山賊睡的比死人不過多一口氣兒 大義士慢々の將什件銅鎖開開 左手掀鐵箱子蓋 一點一點的向上掀 恐怕箱子當中還有什麼毛病 或者有意動 將蓋慢慢托起來之後 向箱子裏留神觀看 黃包裹皮 繡五色團龍 包着珍珠燈的盒子 大義士伸右手微微一提黃包裹 裏面無有消息埋伏 一顛分量 不大的

一個盒子 較比平常的東西加十倍的重量 大義士暗道 這回可得着真的啦 提出鐵箱子將燈盒放在一旁 將箱子蓋仍然悄悄放上 鋼什件扣在箱子鼻上 取過來鎖頭 將鋼絲的鑰匙拔將下來 裝在百寶囊中 又將絲綠的絹帕疊了四層 將鎖頭身子纏好 慢慢一按 就聽崩簧咯吧一聲 由板牆揭下來封皮 再點火考開了三黃旱藥 向原封條印上一擦 用火摺又一考鐵箱子 三黃旱藥化 仍將封條照舊貼上 將一切零碎物件都裝在腰間百寶囊之中 用絹帕將鋸子落下的鋸末都打掃在一堆 由腰間百寶囊中 伸手取出一塊硬紙 將鋸末打掃在硬紙之上 抱好了裝在百寶囊中 看了看沒有什麼形跡 連一個強盜兒都沒有 遂提起了黃龍包裹 對大山賊低聲道 小王小羔子你睡吧 我要走啦 大義士遂用手一提黃包裹 仍然倒繩而上 到在房頂上面 一手攢繩 一手將龍盒由窟窿送出去 放在房頂上面 一疊雙腿朝上先出了窟窿 將飛抓取來 取過來一棵椽子 對好了馬鋸的斜牽 將椽子穩好 取出三黃旱藥 打開火摺子 照定一分厚的鋸口上一考三黃旱藥 旱藥流在鋸口上 將椽子旱住 又將那一顆椽子取將過來 也是照樣旱好 由百寶囊中取出紅顏色藥瓶 將鋸口塗上紅色 與本來的顏色相差不多 不留神細看 真看不出來 鋸口 又將柏木板由銅鐵網上取下來 放在椽子上由腰間百寶囊中 取出二寸寬的一團紙條兒 用三黃旱藥常漿糊使 將紙貼在刺的刺口上 籐子簾取過放在柏木板上 然後又取過吸土傘一按機關 三合土由傘中完全噴出 一點也不少 填滿了窟窿 仍然取過五塊瓦來 對好了畫的粉筆記 一塊塊的將十五塊瓦穩上 由百寶囊取出石灰漿糊 將縫兒一塗 也如灌漿一樣 人先打銅鐵網的窟窿鑽出來 然後將龍盒提出 網的四方鈴當已竟失了效力啦 此時大義士在網上走 可就沒有禁忌啦 如走平地一樣 來到後簷 仍然打上來的那兒 用飛抓抓住銅鐵網 用手提着黃包裹 仍然倒繩而下 書中代言 將銅鐵網的窟窿 照樣蓋好 前文表過 刺銅鐵網刺的是三面 穿好子皮襖馬褂 穿上破毡鞋 此時天氣也就在四更來天的時候 書中代言 蕭銀龍與楊香五

二人早打過去五更啦。歐陽爺真是人得喜事精神爽，別看熬了三天三夜，用盡了精神，使碎了心機，此時不但不倦怠，反覺着精神百倍，渾身爽快，如同忘了熬夜一般。取下飛抓纏好了，裝在百寶囊之中，提走萬壽燈，窠房越脊，狗奔聚議廳而來，上了銅鐵網，俯首向聚議廳當中觀看。書中暗表，楊香五與簫銀龍張氏三傑等，辦完了事，各歸本位，早就看見勝三爺愁眉不展，坐立不安。但是三人雖然照歐陽爺計劃辦完，可不知道歐陽究竟盜出萬壽燈沒有，可不敢將所作之事告訴勝三爺，恐怕被賊人看出破綻。因為盜燈講的是蠻子一個人，不許有別人幫助。蕭銀龍跟賈七爺借寶劍都是暗暗的藏在衣服裏，假裝出恭帶到外面，暗暗交給歐陽大義士的。然後又對楊香五使眼神叫到外面用雞鳴五鼓返魂香，將四更樓夫薰倒，竊取邦子。由定更之後，打二更三更四更五更，五更之後，將邦子放在原處，暗將屠大爺的令徒張氏三傑，招呼出來，先圍繞聚議廳，有學老雞叫的，有學犬吠的，有小巴狗叫的，列位，人要是真會學雞鳴犬吠，學的與真的一般無二，都可以將真雞真狗引的鳴叫。張氏三傑這一學雞鳴犬吠，就將蕭金台的雞引的也一齊鳴叫。張氏三傑這也是天生的偏才。前文書已說表過，屠大爺與勝三爺一見面時，就對勝爺說過，這三人是能學雞鳴犬吠的奇才。閒文少叙，慙道，鏢行及八大名山城合辦銀台的人，不下五六百位，難道說就都被張氏三傑蒙混下去嗎？雖然是張氏三傑學犬吠雞鳴，究竟將五爺的功勞實在不小，皆因為將五爺戰韓氏四猛時，一條亮銀盤龍棍當行者棒用，打的韓家四猛熱汗直流。那韓家四猛在南七省乃是出色的人物，八大名山提起來真得首屈一指。今與將五爺車輪戰八大錘對棍，誰看着不精神百倍，所以大家看他四個人陸續戰將五爺，只看的如醉如癡，又兼着這三天兩夜的工夫，就是昏睡覺的，不過打一個盹睡而已。鏢行這邊吃喝眼睡，除去金頭虎賈明，孟金龍李永泰之輩，全是提心吊胆，坐臥不安，宴無好宴，會無好會，不知道何時就是一場羣毆，定的三晝夜盜燈，就是許進去取去，都不容易取出來。勝三爺真是提心吊胆，唉聲嘆氣，暗中叫道：

燈子係凡事談話。這宗事也是鬧着玩的嗎。正在愁思百結之際，忽聽鷄鳴犬吠，五更已過，勝三爺心中不啼刀攪一般，叫道：「燈子三天三更盜不出燈來，你也見哥哥一面啊，你怎麼連面都不與哥哥見呢？」楊香五蕭銀龍張氏一傑看的明白，可就是不敢言語。鷄鳴犬吠時，慢說是蕭金台及鏢行人都不知是假，就是上曉天文，下達地理，觀天下在掌握之中的台城大帥施琅，因為看熱鬧看的都被瞞過去啦。正在此時，閔士以見韓家四猛俱都落敗，聽見五更已過，鷄鳴三唱，遂叫道：「勝老達官，也不必較量武術啦，較量武術是無濟於事，五更已過，堪堪天明，請勝老達官就此立給蕭金台字據，起身投案打官司吧。」德鏢行的親朋也該遣散啦，難道他還真到聚議廳自刎嗎？最大的問題，是關萬壽燈的官司。歐陽自刎與不自刎倒不成問題，勝三爺開聽閔士瓊這一席話，真好似涼水澆頭，服內如焚，無精打彩，仰面觀看天色，勝爺觀罷天色，對閔士瓊道：「我勝英當着天下英雄絕不能失言，死或輕於鷲毛，死或重於泰山，我勝英雖打盜萬壽燈的官司，身首異處，不知情者固不足論，知情者談起來我勝某時，雖然捨生，不能當着天下英雄失了信義，茶餘酒後談論起來，勝英雖死有榮，閔老寨主不必懷疑，勝某必踐前言，但是天氣尚早，若至東方閃爍時，我必然給老寨主立下字據，就此北京投案打這場盜燈的官司，我歐陽兄弟就是盜不出燈來，也必得見我一面，絕不能匿而不見。」勝三爺語至此，就聽金頭虎說道：「十陣賭輸贏，我們贏了四陣，賊們打退堂鼓，這回賊可得着理啦。」大燈子盜不出燈來，從此他還見鏢行的人，他非背地跑了不可，玩笑有他，辦真事他還辦的了。」勝三大爺不定跟他有多大的仇呢，他這是借刀殺人報仇呢。什麼叫三天三更盜燈賭輸贏，盜不出來打官司，沒那們打過官司，簡直咱們血肉紛々亂宰一陣吧。道爺說道：「賈明不要胡說，你三大爺爲人言而有信，別說是打官司，就是此時刀放在脖子上，也不能失言，孺子無知，胡言亂道，再要饒舌，必受重責。」賈明一翻母狗眼，低聲說道：「勝



三大爺跟老道也不是有甚麼深仇哇。不教咱言語。等到天亮時看看有話你們說。反正我不打算出蔣金台。真教我三大爺立字。得先將我宰了再說別的。不表金頭虎阻軍都囊。此黃三太爬伏在桌子上。淚如雨下。心中暗說。歐陽叔父你怎麼這樣荒唐。沒有金鋼鑽。你別攬盜器。你真就將我恩師送在北京打盜燈的官司。我之恩師向來事無大小。言出如響。沒有失過信。你盜不出燈來。你倒是見上大衆一面啊。其餘鏢行之人。個個愁眉不展。唉聲嘆氣。東廊下好似愁雲漠漠。淒涼景况充滿了庭院。台城的大帥施琅。都暗中替勝三爺爲難。這大年歲。行俠作義。落得這樣下場。西廊下羣賊是喜形於色。除了十三省鏢頭勝英。綠林道中。拔去眼中之釘。肉中之刺。從此綠林道中少了一個勁敵。人心向背憂喜出於自然。不表兩邊衆英雄悲喜。再說閔士瓊第三次站起身形。又教勝三爺立字據打官司。勝三爺未及答言。忽聽天棚銅鐵網上有人叫道。勝三哥。小弟來也。唔呀。閔老寨主不要得理不容人。三哥不要着急。珍珠燈盜出來啦。兩方的羣雄仰面向上觀看。就見皮襖馬掛。踢啦踏啦。閔士瓊說道。現在已竟天明了。盜出來沒有用啦。歐陽大義士一句話。提醒了台城的施琅。觀看星斗。果然尙且不到四更天。韓秀等又都來到外面觀看。閔德俊對老寨主閔士瓊說道。父親。孩兒與韓秀大哥觀看星斗。果然是四更不到。三更半天將過。閔士瓊聞聽。不啻揚子江翻船。萬丈高樓失脚。目眩口呆。不能作一語。天下衆英雄莫不覺着毛骨悚然。暗中稱奇。歐陽大義士。這一盜出萬壽燈來。鎮住天下羣雄。閔士瓊在座上如痴如醉。木雕泥塑的一般。勝三爺道。閔老寨主。這一次量不能失信了。沒有別的請你打窩主的官司吧。列位。大凡人要是真正理短情屈了。被人家若是問住。真正的張口結舌。無言以對。閔士瓊這樣的反復。到了此時。也是水盡山窮。實在沒有反復之餘地了。講的是五鼓雞鳴。犬吠爲止。人家三更半天將燈送出。當着十四省英雄。要是再說出不算來。那還夠人格嗎。閔士瓊正在無言以對之時。勝三爺逼閔士瓊打窩主的官司。就聽後院有脚步聲音。燈々々々。向前院跑。犬聲吠。

就這樣去打官司。我家老寨主倒願意去。我有點不願意。咱們得見個輸贏勝負。衆人舉目觀看。

正是那不知恥的賊子閔德潤。手持金頂龍頭槊。耀武揚威。自己不知自己有多大本領。勝爺一看。是無耻不知自愛的閔德潤。勝爺說道。猛子堪堪項上加刀。尚且不知。滅門九族之罪。你父子豈能打的丁這樣罪大彌天之官司。反復無常的賊子。你有幾個腦袋。屢次圖爾不死。你不知勝某以恩德帶人。真無耻之尤者。閔德潤說道。勝英你不要大言欺人。今天勝的了閔大寨主的金頂

龍頭槊。大少寨主便替父替友打這一場盜燈的官司。殺刮存留。不能連累好朋友。大少寨主並非

反復無常。我們父子也是爲朋友。你無故與綠林道相對。開鑿局子是買賣。你破二郎山。火焚蓮

花峪。綠林道與你誓不兩立。蕭金台就算打這兒冰消瓦解。只要綠林道不絕跡。就與你姓勝的對付。那一個不服過來。與大少寨主較量較量。勝爺回頭向東廊下叫道。那一位辛苦辛苦。將窩主

捉住。勝三爺話言未了。早有一人越衆當先。大聲答道。勝三哥。小弟尙無寸功。我願拿此賊權當鬼面之當。但不知要死的要活的。勝爺一看。原來是蔣伯芳。勝爺微微含笑說道。此賊乃是要

犯。藏匿匪人。窩存賊物。較比盜燈的正犯還要緊呢。拿住活的還得解往京都。千萬不可傷了他的性命。拿住之後經官應審出口供。那才算相交了差。完了咱們的責任呢。五弟多要小心。蔣伯

芳道。小弟明白了。捉拿此無名小輩。猶如探囊取物耳。何勞吩咐。語畢。雙手合着亮銀盤龍棍。龍行虎步。來到聚義廳當中。真是威風凜凜。精神百倍。八大名山之人。聞名喪膽。蕭金台神

鬼皆驚。蔣五爺叫道。閔德潤小輩。休要猖狂。還不過來受死。閔德潤一見蔣五爺分外眼紅。叫道。小兒蔣伯芳不必誇口。着槊。人到槊到。直奔五爺頂梁上。壓山蓋頂而來。蔣五爺不慌不忙。

閃開大山賊的龍頭槊。仍按行者棒接續着。打韓家四猛的招數向下使。大山賊力大絕倫。金頂

龍頭槊上中下前後左右。圍着蔣五爺身形。蔣五爺因爲方才戰了四猛。不肯與大山賊碰傢伙。專使純熟的招數。一條亮銀盤龍棍。舞的如同銀蛇亂竄。只見棍不見人。風雨不透。大山賊的龍頭

藥：無論如何也遞不進去。大山賊以爲蔣五爺不敢碰他傢伙，越打越向蔣五爺棍上找。蔣五爺心

中暗道：小冤家，我這一棍要碰上你的藥，我叫你一輩子忘不了姓蔣的。二人戰的正在高興，彩烈

之際，龍頭藥一擲，亮銀盤龍棍。蔣五爺用盡平生之力向外一綳，棍與藥碰在一處，恰似半空中打

了一個霹靂雷相似。山谷應聲，火星子冒起五七尺高。天下英雄，不約而同，俱都打了一個冷戰。

只見大山賊連晃了三晃身軀，脚步站立不穩。雖然沒將藥出手，幾乎虎口震裂。蔣五爺倒退了兩

步，棍法仍然不亂。大山賊此時可就有點勉強招架了。勝三爺在旁叫道：五弟，要活的。棍下留

情。蔣五爺抖擻精神，棍法變招。奔山賊胸前一點，大山賊咬着牙用藥向外一碰棍。蔣五爺未等大

山賊找上棍，急忙將棍抽回。大山賊的藥沒綑上棍，身形就有點不穩。蔣五爺趁式裹手一棍，奔

賊腰間打去。山賊欲待躲閃，可就來不及啦。這一棍正打在腰下臂骨之上。書中代言：五爺使了

三成勁，要是十分勁，就沒有山賊的命啦。山賊金鐘罩的工夫已然破啦。氣力受了硬傷，究竟沒

有以前膂力大了。要不然與蔣五爺對棍的時候，就是蔣五爺力大。山賊也不至於如此不中用。閒

文少叙：一棍將大山賊打倒，兵刃出手。閔德潤爬伏就地，並將龍印擲拋出去五七尺遠。金頭虎

賈明賣精神，一聲喊叫。楊香五小子，你還不過去細。楊香五一幌馬尾透風巾，夠奔進前。金頭

虎一擺大山賊的路膊，被大山賊一撥啦。金頭虎幾乎鬧了一個跟頭。楊香五向前一按，大山賊雙

手扶地，向上一擡。楊香五漏了一個咧且。金頭虎喊叫：我的老老，人家躺下啦。我都辦不了。

大小子快過來吧。孟金龍李永泰二人過去。這才將山賊四馬倒攢蹄細住。提到東廊下，真是油皮

都沒有傷損。此時閔士瓊在榮議廳金交椅上，看的真而且真。花白鬚飄飄，心中猶如刀攪的一

般。閔士瓊心內暗想：只想我父子天下無敵，德潤力大絕倫，不想今竟被獲遭擒，悔不聽劉氏夫

人之言。前幾日他說我父子十天之內，必然山破人亡。到了此時，果然應了夫人之言。書中代言

：你爲什麼不聽良言相勸呢？閔士瓊思索至此，打下牙來往肚子裏嚙。後悔不及，天下英雄一

## 劍

## 俠

## 三

語全無 聚議廳上靜悄悄 愁雲慘澹 少許工夫 只見東西兩廊下 交頭接耳 紛紛議論 不關心的 遺短論長 關心的人替閔家父子受驚害怕 燈被鏢行盜出 大少寨主被獲遭擒 眼睜睜一座百年事業的蕭金台 就要冰消瓦解 此時勝三爺面對閔士瓊說道 閔老寨主 在下勝英幾次進忠告 老寨主你不知嘉納 按說在下與老寨主談不到進忠告二字 老寨主身為綠林 在下作保鏢的生意 本來冰炭不能相同 但是勝英因素知老寨主出身清白 爲亂世所迫 棲身綠林 雖然異路殊途 久有互相仰慕之誠 是以不忍坐示老寨主你的成敗 故爾累次饒舌 今者勝英尚且不能已於言者 不敢言忠告 也不敢望老寨主必聽余言 惟有望老寨主你莫悔不聽余言而已 盜燈之賊 並不是有氣節的男兒 這宗賊專恃血氣之勇 不董大意 以勝某之忠誠待人 尚且不能化此玩梗 他與閣下不過聞名之交 並非通家之好 他今見令郎被擒 珍珠燈已失 他的初志 所爲設計陷害人 計不得逞 必然遁去 倘他逃走 沒有盜燈的正犯 你一家老少萬死不足以償 閔士瓊理短情屈 不能答一言 勝三爺這一提起盜燈之人 天下羣雄莫不以秦尤爲目標 老寨主閔士瓊舉目向西廊下三層人後 也觀看秦尤 手捻花白鬚鬚 面沉似水 大丈夫說不出後悔的話 人亡山破 多半世英名喪於秦尤之手 真是有口難分訴 此時西廊下 忽有一人 越衆當先 大聲叫道 老兒勝英 不必動唇齒之才 口言仁義 以買人心 老虎帶數珠 冒充善人 想當初吾兄與你插血爲盟 明清八義 誓成義舉 你中途反目 鏢打拜弟 誰人不知 今尚敢在衆人面前大言欺人 口是心非 你要想見盜燈之人 勢比登天還難 勝三爺舉目觀看 此人紫緞色壯帽 長臉蛋 燕尾鬚鬚 背後背十二顆標槍 襯烈火苗 身穿品藍色短靠 青綢子底衣 青綢子薄底快靴 背後斜插柳梢定一口扑刀 握刀夠奔聚議廳當中而來 精神百倍 有不可一世之慨 年在半百以外 勝爺觀罷 心中明白 叫道 秦老二 你是有始無終 賢愚不分 有眼無珠的小人 你聘請本山二少寨主 去北京盜獄救秦尤 成全他寡母孤童 你是他叔父 分所當然 但是你

的用意 未必是只救秦尤 你乃好亂成性 助秦尤爲非 暗殺好人 你救出秦尤 你就當同他回家 叫他寡母孤兒可以安渡日 教訓秦尤改邪歸正 成爲明理的好人 你才夠長輩的資格 你計不出此 救出秦尤之後 你慫恿秦尤小兒 二次夜入皇宮內院 盜康熙太后老佛爺的萬壽燈 你與二少寒主題詩尋風 你助紂爲虐 使秦尤罪上加罪 秦老二 你是救秦尤 你是害秦尤呢 可惜你是爲長輩 不能教化子侄 翻陷你侪於大逆 太后老佛爺的懿旨 康熙聖上的聖旨 十三省一體嚴拿 務獲解究 秦老二 你憑血氣之勇 作下大罪彌天之事 你難道不曉的大清國的律例嗎 秦老二 你與我秦八弟是當族弟兄 你又有救秦尤一點熱心 不然 我勝某絕不能對牛操琴 這場官司你有三棵首級都不夠打的 第一件越獄 第二件盜燈 第三件聚眾行兇 你要識時務 你別在人前逞能 你還不快快逃命去麼 秦義龍聽罷 默然良久 心中暗道 此禍由我一人所起 現在闕大少寨主被擒 萬壽燈也被鏢行之人盜走 眼見兩金台大勢將去 我秦義龍若此時一走 我叫什麼朋友 人家闕家父子爲朋友 還能犧牲一切呢 我若真個一走 豈不被天下羣雄笑罵我有始無終 老勝英明着是用良言勸我 暗含着是要我拚命 他言說我是有始無終之輩 秦義龍思索至此 大聲叫道 勝英 你是胡言亂語 你是人中敗類 真稱得言行相反 你鏢打盟弟中途變心 你還敢在衆人叢中 搖唇鼓舌 你就是能將死人說的復生 我也知道你的來歷 我秦氏門中與老兒有不共戴天之仇 今日正是我秦門報仇雪恨之日 若不將老兒碎屍萬斷 不足以洩吾恨 勝三爺哈哈大笑 說道 秦老二 你是活膩啦 秦義龍手擎扑刀 夠奔勝三爺 夠上步位 將刀一橫 攔腰便割 勝三爺並不懼刀 見刀來至切近 脚尖滑地 橫着縱出五七尺遠 秦義龍第二刀扎胸前掛二臂 勝爺一閃身形躲開 書要簡斷 一連三刀 俱被勝三爺躲過 勝三爺又厲聲說道 老賊你逃命去吧 倘若動起手來 收招不住 你難免認母投胎 你不是勝某的敵手 飛賊秦義龍三刀沒剝着勝爺 氣的七竅生烟 恨不能刀刀見血 片片透肉 那裏能聽勝爺良語

相勸 並不答話 一刀緊跟着一刀 西廊下綠林道中有沒見過勝爺的 一看勝爺真有容人之量 個個心中都起敬 有那宗無知小輩 他還說勝爺怯陣 不是秦義龍的敵手呢 聞文少叙 勝爺一看老賊秦義龍 真是不知道進退 就是一夜不與他還手 他也不能知止而罷 勝三爺遂亮出魚鱗紫金刀 接架相還 勝爺向來是 愈當着有名的人物動手 愈長精神 這就是好貨不賤賣 貨賣識家 按老賊秦義龍 也是三十年的苦工 這一跟勝爺對上刀 可就顯出不行啦 真是好貨就怕樣子比 勝三爺手眼身步法 腕跨肘膝間 一招一式 刀遞出去七面見清 刀尖 刀背 刀刃 刀稍 燈籠穗 看着清清楚楚 藍汪汪的藍魚 紫微々の魚鱗 尖長背厚刃飛薄 真可比上畫譜 天下羣雄莫不暗讚老英雄的刀法絕倫 無怪乎一把魚鱗紫金刀 縱橫南七北六十三省 勝三爺是愈殺愈勇 老賊秦義龍是愈殺愈鬆懈 戰不到五六十個回合 老賊的刀 只有招架之功 并無還手之力 勝三爺抖撒精神 當着天下羣雄 爲的是戲耍老賊 老賊欲落敗 都跳不出圈去 只累的老賊熱汗直流 喘的猶如牛吼 兩廊末有不匿笑者 勝三爺故意的刀法一懈勁 老賊襯式劈頂 梁一刀砍來 使了個十足勁 勝三爺並不躲閃 翻向裏進步 堪堪與秦義龍挨身 一反腕子 連刀柄帶老賊的腕子 一併捋住 叫道 老兒 這邊來 勝三爺一叫勁 秦老二隨着手過去 勝三爺左手捋着老賊的刀柄與腕子 勝三爺右手的刀 此時是愛扎就扎 愛剝就剝 爺爺的刀臨到老賊的而門 未肯下絕情 偏着刀向老賊而門上一按 口中說道 我本當將你殺了 看在我那故去的秦八第之面 秦老二你逃命去吧 刀在老賊而門又一晃 老賊一閉眼 勝爺底下一脚 正踢在老賊胸下 上邊的手一鬆 秦義龍鬧了一個仰而朝天 金頭虎跑將過去 抖開了飛抓就要細人 勝爺擺手說道 明兒 不許造次 他是你秦八叔之弟 不許無禮 他有救秦尤一點熱心 買明不敢違背 諾々而退 老賊秦義龍由就地爬起來 滿面通紅 又羞又惱 厲聲說道 勝英 在下不是你敵手 你的刀法絕倫 人所共曉 我雖然不是你的敵手 我輸給你啦 我心中尙不甘服 你

有個外號叫神鏢將 常着天下英雄 咱倆過過鏢 你先打我也成 我先打你也成 你要用鏢再贏了我 從今以後我不能再與你爲仇作對 你要是一鏢將我打死 那算你成全我秦義龍啦 皆因爲閔家父子爲我叔侄之事 家破山崩 在所不惜 我姓秦的若是臨陣而逃 叫天下英雄笑我畏刀避劍 你的鏢只管照我致命處打 你一鏢打死我 我死而無怨 你要說給我留情不傷我 那是你藝業不高 自顯其能 勝爺聞聽 微然點頭 笑道 秦義龍你不必咬言嚼字 你要明白大義 你還不至於教秦尤作下大逆不赦之事呢 今者你既不含糊 我也別埋沒你的技藝 我也知道 你鏢槍打的好 三十年的苦工 今當天下英雄叫你現一現絕藝 可是有話說在頭裏 恐怕沒有你的便宜 秦義龍道 勝英 你要贏的了姓秦的鏢槍 我便心服口服 勝爺說道 如此還是你先打我 你的鏢槍要將姓勝的衣服皮肉傷損一點 我將珍珠燈雙手奉獻 我替你叔侄與閔家父子 打盜燈及窩主的官司 勝英言而有信 你就現絕藝吧 秦義龍方要撤背後的鏢槍 勝爺說道 且慢 你的鏢鎗能打多遠見准 秦義龍說道 我的鏢鎗能在三丈之外見准 勝爺道 咱倆人站好了 你在北面我在南面 北面上有人 南面上沒有人 防備打不着我 打着看熱鬧的 咱倆相距三丈遠 你的鏢槍自然打的到 你不要荒唐 沉住了氣 露臉成名就在此一舉了 語畢 勝爺繞到南邊 秦義龍轉到北面 相距三丈來遠 勝爺道 你打吧 秦義龍右手背後取鏢槍 書中代言 鏢槍較比鏢長 在背後筒內插着 用的時候伸手撕鏢槍的旗子 撤出來就打出去啦 較比用鏢還便利 用鏢總得打鏢囊裏向外登 這宗東西一摸旗子就算打出去啦 老賊右手摸鏢槍旗 一隻鏢槍奔勝爺胸前而去 勝爺見鏢槍來到胸前 約有半尺遠 勝爺一閃身軀鏢槍落地 第二隻左手的鏢槍 又奔勝爺檔中而來 鏢臨切近 勝爺向上一縱 縱起五七尺高 鏢槍落空 第三隻右手的鏢槍 又照左肩穴打來 說時遲 那時快 秦義龍左右手撕鏢槍 嗖々々 直奔勝爺打去 好似雪花兒一般 鴨尾巾上的鏢槍方過去 胸中的又打來 只見勝爺銀鬚亂飄 方閃開又蹶起來 方低

頭又撤步 在鏢槍如狂風驟雨時 勝爺用雙足踢鏢槍 一霎時十二隻鏢槍打完 勝爺身形站隱 哈哈大笑 口中說道 秦老二多受累了 說着話雙手一伸 我接了你兩隻鏢槍 列位 天下羣雄 在秦義龍打鏢槍時 俱都微聲喝彩 祇聽東西兩廊下 祇鳴打的好哇 躲的好哇 誰也沒看着勝三爺在什麼時間 接住老賊的鏢槍 就連秦義龍自己都不知道勝三爺 在什麼時候接住他的鏢槍 天下羣雄 無不納悶 有說勝三爺真神藝也 無怪乎人稱神鏢將呢 秦義龍看着發怔 勝爺說道 秦老二 我會打鏢 衆人抬愛我 稱我爲神鏢將 我接你的鏢槍 還不算什麼奇事 我再打你 不能使我自己的金鏢 仍然使你的鏢槍 還是就用接住你的這兩隻 要用三隻鏢打着你 那算我經師不到 學藝不高 如果這兩隻鏢槍 俱都打不着你 我將珍珠燈送給你 還是我打盜燈的官司 列位 勝爺這一句話說出來不要緊 東廊下鏢行之人 第一位諸葛道爺先大吃一驚 心中暗道 勝三弟 這不是自找其禍嗎 人家十二隻鏢槍打不着你 你用兩隻鏢槍就要打着人家 倘若打不着人家 也不要緊 你爲何還用珍珠燈賭賽呢 不表大衆全膽心害怕 單說秦義龍開聽勝爺用兩隻鏢槍 要將自己打着 心中暗道 我三十年工夫 不但我會打鏢 我還會駁鏢 別說你兩隻鏢槍 就是三隻金鏢 也不能讓你打着我 你要打不着我 再要反悔 我們可就有的理啦 莫非說大凡人裁筋斗 都栽在絕藝之下 我還以爲我用不了三鏢槍 就要將他打倒呢 誰想十二隻 都無濟於事 老賊思索至此 而帶悅色 說道 一言出口 勝爺說道 駟馬難追 你也站在南面 我上北面打你 秦義龍到了南面 勝爺站在北面 伸出左手的鏢槍 說道 勝某打暗器 向來不暗算 打的時候必有一個着字 敵人祇要有本事就躲的開 我左手這隻鏢可打不着你 咱先說頭裏 第二隻右手的鏢可打你 上中下 中上 下中上 反正這三個部位不定那兒 可沒有準 打上是點倒而已 不過取個笑兒 也許衣服扎破 也許傷點肉皮 要是見了血 那就是走了手啦 秦義龍說道 不必費唇舌啦 你就打吧 勝爺左手的鏢槍對準老賊說道 着 老賊一看



鏢槍出來 特別另樣 真是貨真價實識家 老賊心中暗含着佩服 外行可看不出來 外行看着很不出奇 就好像不會打鏢一樣 皆因爲哈爺說的明白 這隻鏢可不能打着 所以這隻出去的非常之慢 鏢尖子四平 鏢筆直 內行人看着可就了工夫啦 秦義龍的鏢槍出去 槍尖子雖然不擺不能頭尾四平 多遠出去 都一條直線一般 要不然絕不能指那打那 這隻鏢來到老賊胸前半尺來遠 老賊一閃身出去三四尺遠 秦義龍本來是能打鏢能躲鏢 要外行躲鏢 雖着老遠的他就躲閃未等閃開這一隻 那一隻又到啦 准得打上 秦義龍倒是行家 鏢至胸前才躲閃 閃過去一看 這隻鏢槍 不偏不倚 正插在方磚地的十字花上 筆杆條直 就這一手工夫 就可以壓倒羣雄 慢說是打出去插在方磚地上 就用手直插去 都不準插的那樣准 要不然老英雄就敢開口說下大話 打不上奉還珍珠燈 真得說是神鏢 讀者問道 你說的太懸虛啦 打的準固許可以 怎麼平着打出去 還前扎在地上呢 列位 古人有一位養由基 人稱養一箭 載於史記 養由基在楚共王駕下爲臣 又有一個大將潘黨 也在楚共王駕前爲臣 有一天楚晉交兵 兩國俱都出兵 安營下寨已畢 還沒有交戰時候 將士們閑暇無事 叫大將潘黨射鵠 潘黨於百步外 一箭正中紅光 潘黨面有德色 大小將上俱各誇贊潘黨不絕於口 適養由基亦到 身揜弓 腰跨箭袋 大衆說道 養叔來啦 也叫他射一回看看 養由基遂走到大衆跟前 說道 射紅鵠不足爲奇 我能連發三矢 俱中一處 由紅光上一個窟窿射過 拾箭的小校將箭拾回說道 三矢俱由一個窟窿穿過 潘黨說道 巧勁耳 養由基說道 射鵠是巧勁 我能於百步之外 箭射楊樹葉 潘黨說道 滿樹樹葉 誰不能之 養由基說道 命人將楊樹葉畫上記號 我到樹下看完了 然後我百步之外射之 潘黨遂打發人到樹上 將樹葉用筆畫好黑記 養由基到樹下看畢 退到百步之外 一箭射去 不見箭落 潘黨說道 箭被樹枝架住 不能下落 還言穿楊樹葉呢 養由基說道 此箭穿過楊樹葉 兩頭被樹枝搭着 可命小卒上樹去看 打發兵士上樹取箭 果然如言 潘黨仍然說是巧啦

養由基說道 可命小卒記三個樹葉 畫上一二三 我拿出三隻雕翎 也都畫上一二三 我這三支箭 不許射錯了 於是打發兵卒上樹 如法記好 三支箭發出去 果然都中上與頭一次那箭無異 潘黨無言 大眾俱都喝彩 潘黨又說道 我能射透七層甲 命軍士將七層鎧甲放在鶴前 潘黨也在百步外 灣弓搭箭 叟的一聲射去 果透七層甲 箭簇堪堪扎在紅鶴之上 大眾喝彩 潘黨而有德色 大眾說道 看養叔的射法吧 命小卒取箭 箭射七層甲 小卒取之不下 養由基說道 我有送箭之法 不用射鎧甲 我能一箭射去 將潘將軍之箭頂出去 大家說道 好 養由基遂一箭射去 果然是不偏不倚 正將潘黨之箭送出去 那箭簇也扎在紅鶴之上 大眾俱都說道 養由基是神箭手 事為楚王得知 潘黨養由基二人 俱都被楚王喚至面前 楚王將養由基申斥一頓 並將養由基雕翎收回 第二日楚晉交兵 楚王親督士卒兩軍對圓 晉軍有一個綠袍虬髯的大將 一箭射中楚王左目 軍心一亂 大軍敗了下去 楚王遂將養叔召至面前說道 晉軍中綠袍虬髯者射了寡人左目 賢卿與寡人報仇 養叔道 大王將臣之箭收回 臣如何射之 楚王遂由觚中取兩隻雕翎 授與養叔 養叔到了陣前 正遇綠袍虬髯者追趕楚王 養叔道 匹夫敢射吾主 看箭 綠袍虬髯人一個首 一箭射中咽喉 墜車而死 大軍仍然追趕楚王 養由基將弓拽圓喊道 看箭 弓弦一響 嚇退晉軍 養由基對楚王說道 仗大王之威 一箭射死大王仇人 空拽弓弦嚇退晉軍 楚王大悅 仍授雕翎百枝 稱養由基為養一箭 楚王有一次圍獵 樹上有一通臂猿猴 楚王命軍士射之 亂箭齊發 猿猴伸手接箭 並不逃走 有人喊道 養由基來也 猿猴泣下 被養由基一箭射死 此事載於史記 可見藝業要是高了 真是神出鬼沒 勝三爺的鏢 夜間能打香火 能打蠟花 第一隻鏢將蠟花打歪 第二隻鏢 將蠟花打落 第三隻鏢 將蠟山起來 叫砲打三盞燈 水旁地下挖一個坑 勝爺藏在裏邊 大雁飛過來 到水邊上 就飛的矮了 能用金鏢打雁 種種的驚人鏢法 一時難以說盡 聞文少叙 勝三爺右手的鏢槍 照定秦義龍一恍 說道

着 秦義龍方要閃躲 並沒有打出來 勝爺又說道 着 秦義龍認爲還是假的 並未躲閃 赤的一聲 正中在左腿肚子 鮮血淋漓 天下羣雄同聲喝彩 飛賊秦義龍面上一紅 對大眾說道 回頭再見 後來四月鄭州廟 飛賊秦義龍行刺 勝奎完婚大鬧洞房 勝三爺二次出世 這是後文書的一大節目 暫且不表 勝三爺見秦義龍逃走 遂對閔士瓊復又說道 閔老爺主 盜燈的正犯怎麼還不露面 閔士瓊未及答言 只見西廊下三層人後 出來一人 大聲喊道 大老爺來也 衆人舉目觀看 正是二入皇宮內院 盜萬壽燈的正犯 飛天鼠秦尤 越衆當先 握匕首刀 柳玉春見秦尤出頭 明知必敗 以結拜關係 不好袖手旁觀 也隨在秦尤背後 握刀而立 崔通不忍坐視 也縱出西敞廳 勝爺一見秦尤 悲從中來 老英雄想起秦八爺只此一個後人 八弟婦苦守冰霜 二十餘載 故此見了秦尤不忍動手 秦尤耀武揚威 自稱大老爺 滿不含糊 他那知道老英雄的苦心 勝爺不得已 遂回頭叫道 東廊下衆賓朋 那位辛苦一回 捉拿盜燈的正犯 話言未了 一人越衆當先道 小弟願效微勞 勝爺一看 仍是蔣五爺 勝爺說道 五弟要慎重 五爺道 這三個小輩 乃是貓狗一流 但不知要死的要活的 勝爺道 這是盜燈的正犯秦尤 務必活捉 不可損傷 蔣五爺答應一聲 雙手合着盤龍棍直奔聚議廳當中而來 夠上步位 飛天鼠秦尤大聲喊道 小兒蔣伯芳着刀吧 向上一跟步 照定蔣五爺面門刺來 柳玉春亮截把鬼頭刀 同時照定蔣五爺右肩頭劈去 崔通同時一刀奔蔣五爺左肩頭刺去 書中代言 三把刀同時刺去 蔣五爺是雙手合着棍 見刀至切近 將棍向上一迎 棍當中正迎秦尤的刀 兩頭迎崔通柳玉春的刀 這就是蔣伯芳一棍尅三刀 三鼠一見蔣五爺的亮銀盤龍棍 迎將上來 三個小輩趕緊向回撒刀 若是被棍迎到刀上 刀準得飛了 三人將刀撤回 三吊角圍住蔣五爺 三把刀上下翻飛 蔣五爺仍用行者棒的招數 亮銀盤龍棍 銀蛇亂竄 玉蟒翻身 先是三鼠圍蔣五爺 後是蔣五爺一條棍將三鼠圍住 秦尤是手黑心急 恨不得一刀將蔣五爺剝死 貪功心勝 偶不留神 被棍將刀磕出去五

七丈遠 正打在金頭虎頂門上飛過去 金頭虎說道 我的老老 小耗子使飛刀呢 單打我腦門子 上過去再發點鐵釘釘我眼上 我說得個獨眼龍 秦尤刀被磕飛 翻身要跑 那得能夠 蔣五爺向上一進步用棍一按他的左肋 將秦尤按倒 賈明楊香五二人過去 掏出秦尤腰間的飛抓 將秦尤網好 提到東廊下 書要簡斷 崔通柳玉春的刀 也都被五爺磕飛 被獲遭擒 仍然是賈明香五過來細綁 提到東廊下 三鼠俱都被獲遭擒 賈明恍惚冲天杵小辯道 大小子李永泰 你們倆人可看好了 這可是窩主與盜燈的正犯 你們兩個小子可別打盹 老鼠會唱 他若將繩子給嚼斷了 盜燈的官司可得你們兩個小子替打去 又叫道 天門白玉虎 三個小老鼠 你們就在一塊作伴吧 閔德潤閉目不語 秦尤罵大罵 賈明不敢再談諧 怕勝爺曠怪 哈吧着羅圈腿走向一旁去了 此時勝爺對 秦尤 閔德潤 秦主 三鼠與令郎俱都被獲遭擒 老寨主你還不自備其縛 難道說還等着動手嗎 閔士遠未及答言 就鴉由後而踢拉踏拉 過來一人 口中不生唔呀 王八羔子 來到勝三爺跟前說道 他們作賊的真有點義氣 三哥你看看這個東西 手中托着一本冊子 遞給勝三爺 勝三爺伸手接過 揭開書皮 定睛觀看 原來是八大名山的盟單 第一位盟主閔士瓊 第二位寶刀手韓殿奎 第三位蓮花湖總轄寨主韓秀 第四位黑水湖的曹榮曹子山 第五位彭湖的王忠 第六位巢湖的李豹 第七位蕭玉台的袁龍 第八位蕭鳳台的夏金輝 各個盟主共帶幾家寨主 嘍卒若干 註的詳詳細細 勝 正在觀看之際 歐陽天佐說道 將這本盟單交到官府 就沒有咱們的事位 叫他們按着名字拿去 八大名山之人一聽 俱大吃一驚 那盟單上將八大明山之寨主嘍卒 全都註的明明白白 倘若被官家得去 八大名山縱然不能即破 也無寧日矣 勝爺看了一個大概 對八大名山之人 大聲說道 這是八大名山的盟單 今被我歐陽兄弟得來 我勝英交朋友 還怕交不到呢 焉能再得罪朋友 諸公們不必驚慌 現在因為珍珠燈 就單提珍珠燈 別的事情決談不到 鏢行也不能干預的 盜燈的正犯幫犯窩主 俱都被獲 與別位毫無關係

語畢 由腰間百寶囊掏出火摺 迎風一恍 搖着火摺 將盟單當着羣雄之面焚爲飛灰 八大名

山之人 一看勝爺此舉 莫不暗暗佩服勝爺大仁大義 列位 勝爺這宗地方 又是大仁大義 又

是無形中收羅人心 倘若真照二鞭子的計畫 將盟單送到當官 八大名山之人豈能容呢 當時就

許一場羣毆 不知道出多少條人命 這一來 不但不出禍 而且暗中還交了不少的朋友 不然怎

麼勝爺到處逢凶化吉 山窮水盡時 必有救應 這就是勝爺不作絕事 所以自己也貪不上絕事

勝爺焚完了盟單 叫道 歐陽二弟 你多辛苦了 歐陽天佐道 便宜這羣王八羔子了 勝爺又對

閔士瓊說道 英雄作了英雄當 你是打仗 你是自縛打官司 閔士瓊仍然無言以對 此時東廊下

賈七爺買斌久 蕭三俠蕭杰 孟凱 李剛 屠燦 歐陽大義士等 各亮兵刃說道 勝三哥閃開

拿他吧 那有那些良言跟他說 累次害人 黑心賊 衆人一亮兵刃 驚動了玉面小如來 英雄甩

大氅 捩劈水刀 勝三爺對羣擺擺手說道 大家且慢 我自有辦法 正在此時 就聽西跨院有脚

步聲音 登々々 向前跑來 此人進了聚議廳 羣雄舉目觀看 此人頭帶青布隨風倒 身穿青布

大氅 青布底衣 足下青皂布靴子 面上皺紋堆累 蒼白鬚髮 年在六七十歲 進了聚議廳 直

奔二少寨主玉面小如來而去 一把摻住二少寨主的十字絆 聲音悽慘 眼含痛淚道 我奉夫人之

命前來 叫二少爺到內寨見上主母一面 有要言相告 老太太現在哭的死去活來 二少爺不論如

何 請到後寨 見上主母一面 老奴我這裏跪下了 說着話將二少寨主之刀 還入刀鞘之內 死

也不放 淚如雨下 玉面小如來此時心如刀攪 一奶同胞的兄長 又被人拿住細綁在東廊下 天

倫被人逼迫非打官司不可 人生最難過的事 最傷心的是生離死別 小英雄眼裏含着淚 可沒哭

出來 對老管家道 閔福 你看天少寨主被獲遭擒 老寨主尚不知吉凶禍福 我豈能獨自偷生

被羣雄笑罵我怕死貪生 約來的朋友還不能抖手就走呢 閔福你不必攔阻 叫我落一個不孝友之

名 閔福說道 主母之命 少爺不聽 也是不孝 您到後面見上主母一面 然後你再拚命與老奴

無干 此時若非動手不可 除非先將老奴結果性命 家人閔福又對老寨主哀求道 老寨主您還不發一言 叫我家二少爺見上主母一面 閔士瓊嘆道 此時我若發言叫德俊走 恐怕鏢行不容 我若一發言 鏢行的人必然攔阻 豈不是白栽筋斗嗎 閔士瓊並不作一語 老家人閔福哭的異常淒慘 勝三爺看着也覺難過 老英雄不由的動了惻隱之心 想道 閔德俊對於勝爺與蕭銀龍向來情情理理 勝爺頭次探訪金台時 閔德俊背地裏說話 就很仰慕勝三爺之爲人 他又去北京越獄監獄救秦尤的好處 勝三爺心中思索 此子我見過兩次 對於人情上沒有不周到的 莫若我放了此子 給他閔氏門中留下一條後代根苗 勝三爺思索至此 遂對閔士瓊說道 老寨主何不發言叫令郎見上尊夫人一面 閔士瓊本來心中願意德俊逃走 不敢發言 一聽勝爺許可 閔士瓊叫道 德俊 勝老明公既許可 你何不到後寨見你母親一面 說話時用袍袖遮着手 對閔德俊擺手快去快來 閔士瓊以爲勝爺是愚人呢 用袍袖遮手 叫德俊別回來 口中可說快來 其實勝爺心中明白 勝爺是從心中願放他走 玉面小如來 對他父親一點頭 遂着閔福向外便走 走到西角門時回頭 向東廊看了看胞兄德潤 又看了看天倫 英雄眼含痛淚 方一出西角門 放聲大哭 眼睜睜一家骨肉分離 銅牆鐵壁的蕭金台 一旦化爲無有 如何不傷 只哭的眼中流血 閔福仍然抓着英雄帶 二人向後寨走去 穿過五七道寨子 來到後寨 玉面小如來問閔福道 怎麼後寨這樣的冷冷清清 丫環婆子一個不見 都那裏去了 老家人閔福說道 二少爺 你還不知呢 主母將丫環婆子下人等 招集在一室 命衆人各奔他鄉去了 書中代言 後寨劉氏夫人 將下人們招在一塊兒 所有長支短欠一概不要 每人另外贈五十兩銀子 首飾衣物 叫大衆隨便取 共合三十七名下人 一霎時走了三十四人 只有閔福與劉夫人及小姐的兩個婆子不走 願共患難 夫人將衆人打發走了之後 纔遣閔福去叫二少爺 玉面小如來開聽老家人之言 哭的更慘 說着話走到劉夫人住房 少寨主說道 閔福你撒開我吧 已竟來到我母親的房外 還用你抓着我嗎 閔

福緣了二少寨主 王面小如來伸手一推外屋門 雙門緊閉 二少寨主用刀將外屋門撥開 一推裏屋門 也是關閉 小英雄濕破隔扇紙 向屋中一看 不看則可 這一看 只吓的小英雄魂飛千里 急忙叫道 閱 閱福 可了了不的啦 我那親愛的母親懸樑自盡了 小英雄離開屋門 進了屋中 可憐一位賢德的劉氏夫人 已竟自縊多時 吊在中梁之中 書中代言 劉氏夫人懸吊在中梁之中 脚底下有一張八仙桌 八仙桌上又放着一個橙子 小英雄縱上八仙桌 一抱老娘大腿 喊道 姐姐那裏去了 老太太未上吊之時 先將伊兄劉士英及劉士英四位少爺 全都叫到跟前 囑咐劉家父子 若大事已去 此山不保 你千萬將你二外甥救出 又叫三侄四侄在後山套車等候接姑娘秀英與德俊 又叫道 秀英 你將你心愛之物 速速收拾好了 等候你表兄接你逃難 又將家人丫環婆子 俱都招至跟前加以安慰 給資打發走了 老人家閱福與姑娘的丫環老太太的婆子等不願逃走 願與主人共禍福 老太太叫閱福去到前寨叫少爺 劉氏太太開發走了衆人 這才上了門 賢德的夫人懸梁自盡 您道 劉氏夫人臨上吊時 還題了一首骨肉分離之詩 等到玉面小如來踢開門喊叫姐姐 閱秀英與丫環這才跑到上房 姑娘亮柳葉刀 由八仙桌向上一縱 割斷繩子 玉面小如來在底下緊抱老太太的腿 將劉氏夫人卸下之後 書中代言 二少寨主十七歲 姑娘秀英十九歲 年輕之人 那見過這樣事 只知叫喚 還不放倒 閱福說道 姑娘與少爺不能叫喚老太太啦 老太太眼角已見血跡 不能復生了 姑娘說道 閱福 我娘不能活啦 閱福說道 主母的口頭都伸出來啦 若是才吊上 手脚亂動時 還可挽救 快將老太太放下吧 別叫老太太受罪啦 姑娘兩眼發直 當時到沒有眼淚啦 玉面小如來一看姐姐兩眼發直 遂叫道 姐姐你可別驚過氣去 說着請向東牆上一看那首詩 寫的是 你父大無義 爲娘命運乖 良言難相勸 骨肉兩分開 閱德俊看吧詩文 不由的一陣傷心 兩眼一發黑 昏絕過去 閱秀英見此光景 這才大哭道 父親無故惹下大禍逼死母親 拋下你我無依無靠的姐弟 那裏是我們的親人哪

下腰將二少爺攙起 姑娘心中一發迷 香軀栽倒 正在此時 婆子丫環來啦 口中叫道 老太太

東西收拾好了嗎 這句話尚未說完 婆子低頭一看 呦 這是怎麼的啦 閔福道 主母已不能

救了 快救姑娘少爺吧 老人家將少爺扶起 概路膊膊腿 婆子丫環將姑娘攙起 在屋中一遛

姑娘方才緩醒過來 老人家閔福一人抱住二少寨主 甚不得力 遂叫道 媽媽還不幫助拯救二少

寨主 婆子說道 主母在時 內寨男女不離共一語 此時撇吧少爺 如何使的 老義僕淚如雨下

說道 媽媽年過半百之人 少爺只十七歲 有什麼猜忌呢 好心救主 自有天知 婆子媽媽無

法 這才幫着閔福將少爺扶好 捶胸背 少許工夫 二少爺甦醒過來 吐了一口稠痰 大聲哭

道 苦命的媽媽 您狠心拋下我姐弟二人 就不管我們了 我父親無故惹禍 真是一家骨肉分離

姑娘的嗓子變了聲音 少爺哭的死去活來 丫環婆子 俱都落淚 老人家閔福也哭的好似淚人

一般 老義僕說道 你們哭三天三夜 無濟於事 趕緊出後山逃命去吧 姐弟齊聲哭道 老管家

我娘死屍在地 我們豈有一走之理 不如同我母親死在一處 老義僕說道 此言錯了 老夫人

盡節 爲的是救走了你們姐弟二人 那一來豈不叫老夫人枉費了心機嗎 你倆快走 咱們將老太

太放在床上 自有人成殮 姑娘仍是不肯走 老義僕說道 若再不快走 可就負了老太太的心了

三 正在此時 劉福祥劉祿祥二人也跑來啦 一看姑母已死 方要放聲大哭 老王管說道 你們二

人不必哭啦 尊遺言將我家少東與姑娘救走 那才是真疼您的姑母呢 福祥祿祥二人 這才推々

扯々將少爺姑娘 推出屋來 奔後山而去 後寨母子離別 且放下不言 單表聚議廳之事 勝爺

叫道 閔老寨主 你還等候二令郎回來嗎 我是明放令郎 他不回來啦 在下勝英不作絕事 給

你留下一條根接續香煙 你還不開發來的聖寶朋嗎 你這大年紀還不明白世故嗎 閔士瓊向西

廊下對衆英雄說道 衆位寶朋 請散吧 勝爺再向西廊下向拳說道 衆位各回本山 珍珠燈之事

完畢 我必當登山拜謝 閔士瓊又再三催促衆人散席 二老者將話說完 台城省的施琅對三千歲



曹士彪道 咱回台城吧 他們自有他們的事在 台城省的起身 蓮花湖的人也起了身啦 八大名

山的英雄 三山五嶽寨主 哄然一聲 魚貫而行俱都走了 閔士瓊一看 西廊下只有六人未走

都是大少寨主的朋友 閔士瓊說道 你們六位不走 還等待挨細嗎 不必義氣 這不是那回事

這六個人開聽 遂也散去 此時西廊下連閔士瓊就剩一個人 勝爺叫道 老寨主 你是自縛 還

是武力對待 單打獨鬥 絕不變上 閔士瓊低頭不語 蔣五爺亮盤龍棍 賈七爺一鞭秋風落葉掃

蕭孟二俠亮刀叫道 三哥閃開 還不捉他 勝爺道 何必逼迫這樣的緊呢 後退 正在此時

三 又聽西角門外放聲痛哭 老義僕裸體跳足 進了聚議廳哭道 老寨主爺 夫人已死 少爺小姐投

井 老奴找不着踪跡 前來報告 閔士瓊開聽 猶如刀刺肺腑 滾油煎心 萬種淒涼 萬種痛恨

列位 人生在世上 萬不可無故生非 閔士瓊這不是無故生非嗎 一家俱盡 閔士瓊說道 閔

福 念主僕之情 快成殮祭主母死屍去吧 閔士瓊向東廊下觀看 心中暗暗說道 勝英 我家

產盡絕 我豈肯叫身安生 心中思索 並未話止唇外 聲止我長子德潤 將何鑄行八十餘人打成

內泥 閔士瓊此時渾身立抖 顏色更變暗道 一計不成又一計 計計不成 我還有一計 閔士瓊

思索至此 自己的眼淚向肚子裏嚥 閔士瓊一下腰鑽在桌子底下 閱者諸君 前文書表過 桌子

五尺方寬 三面圍桌帘 勝爺一看 又可慘 又可笑 遂說道 老朋友 你鑽桌子底下何用 過

去要掀桌帘向外拉閔士瓊 賈七爺叫道 三哥且慢 他是要拚命 您伸手一拉他 他給您一暗器

賈七爺向蔣五爺作手語 叫蔣五爺打翻桌子 五爺點頭 一棍打翻桌子 一看閔士瓊踪影皆無

大眾一看桌下的方磚 並履痕跡 費曉仙師叫道 賈七爺你看他打那兒走的 桌底下俱都是

方磚 賈七爺用脚都一掃方磚地 原來三四塊方磚倒下十三層塔脚着 閔士瓊最後的計劃 孤

注一擲 下道這地當 八十位位位銀的 都得成了肉泥 蔣五爺順地道要追 費曉仙師道 五

弟別追 他方才向東廊下看 神色不正 察言觀色 他不是毒計 便是耍跑 我暗派了二位在前

山口 歐陽天佐乃日行千里 柔軟工夫 黑夜白天均看一般遠 已竟把住山口要路 他又有閉穴法 後寨我大師兄夏代兄長 把住後寨 伸手不見掌他還能寫楷字 還箭跑的了閔士瓊嗎 道爺叫道 賈七施主 閔士瓊走時 直向燃燈古佛看了幾眼 不知是何意見 賈七爺贊成道 道兄果有先見之明 叫三太香五將佛龕抬開 前文書多過 這就是五方飛蛇樓的佛龕 楠木雕刻 油漆彩畫 堆花過梗 東西兩面俱有立柱 三太香五茂隆李煜 搭之不動 黃三太等 正在壯年 各都有三百來斤的力量 無論如何用力 佛龕紋絲兒不動 賈七爺叫金龍李永泰動手 這才搭起 向東面打出有兩丈遠 香五向龕底一看 下有十字花石頭兩塊 在龕底上綑着呢 賈七爺用秋風落葉掃劍都一點方磚地 四塊方磚當當直響 木頭聲音 賈七爺用劍向木磚內一刺 四塊木磚相連 賈七爺遂叫小弟兄過來 用力撬方磚縫兒 將假磚撬起用力將三合土掃開 露出白磚木板 四外的方磚又撬起 撇開浮土 現露出一個白漆箱子 此箱有現在八仙桌大小 蓋兒用釘子管着 撬開箱子看 北面上有一個圓孔 通着一鐵筒 有飯甑粗細 鐵筒口露着五七根鷄卵粗的藥線 藥線挨着硫磺焰硝 箱內南面 有好似小鍋兩口 一仰一合扣着 賈七爺說道 這是地雷 老年地雷最笨 用火點不着 非用焰硝燃點不可 地雷一響 聚議廳炸為粉碎 賈七爺叫衆人將箱子搬出來 人多好作活 不大工夫 挖出鐵筒子 直達聚議廳內 賈七爺亮劍斬斷鐵筒三尺有餘 引出五七根藥線 用方磚立着 由斬斷的鐵筒當中隔住 衆英雄一看 全都驚魂失色 有人說道 老賊遠走奈何 道爺說道 他走不了 砲不能發生效力 也不必驚懼 就在此時 忽聽地道內有人喊道 勝三弟 我將老賊捉來啦 大衆向地道口觀看 就聽撲冬一聲 由地道裏扔出閔士瓊 衆英雄一看 寒鴨鳧水細着 蒼白頭髮蓬鬆 狼狽之極 劍客隨後由地道縱出 勝三爺問道 大師兄怎麼擒拿此賊 劍客說道 我在後花園子裏遊逛 見後花園內有一座涼亭 涼亭之中有一人 鬼頭鬼腦 在亭子裏面 一會蹲下 一會站起來 我遂將那人捉住 問他為何站起蹲下

先前他不說 後來我在他腦門子上一磨刀 他遂說了實話 我才知那亭子乃是地道之戶 我將

他細綁起來 書中代言 劍客一見那人時 先用閉穴法 將那八閉住 然後網上他 又解了閉穴

法 遂問那人在此處何為 那人答道 我師傅最後的一計 順着聚談廳 仙桌地道下來 鈴當響

一聲 是我師傅下地道 響兩聲 我們便預備火種 三聲響點着地雷 將鏢行之人一网打盡 我

師傅父子等 由此逃走 劍客遂問道 地道由那兒下去 那人說道 亭子角上有一個鋼環子 一

提那鋼環子 掀起假方磚 便可下去 劍客遂掀假方磚一看 倒下十三層塔基石 劍客看明白復

又上來說道 我有心殺你 我實在不忍 你叫什麼名字 你說實話 我就放你 那人遂答道 我

叫飛雲燕子李樹林 劍客說道 先屈尊點吧 你張開口我將你嘴堵上 此賊聞聽 不敢不張口

遂張開口 劍客撕他一塊衣裳 將嘴給他堵好 網在亭子明柱之上 劍客遂進了地道 一看地道

三尺寬 夏侯老劍客遂由北向南走去 走了有半里之遙 忽聽鐘音 一連響了兩聲 原來地道中

有五尺來高一個大鐘 閔士瓊拿起大木錘頭 當當敲了兩聲 劍客趕奔上前 問道 閔士瓊老猴

崽子 你又鬧鬼呢 閔士瓊一看 乃是劍客 隨手把大錘頭直向劍客拋來 書中暗表 六尺高的

地道 橫限三尺寬 閔士瓊的毒藥弩百發百中 要是在寬闊的地方不用說是六隻毒藥弩 就是有

六十隻毒藥弩也打不着老劍客 皆因地道太窄 六隻毒藥弩一連氣叟叟奔劍客打來 閔士瓊乃是

久經大敵之人 知道劍客有金鐘罩 十三太保橫練的工夫 這毒藥弩完全奔致命處打的 雙睛肚

臍窩中心口窩 老劍客無法 只好躲那致命處的弩 六隻毒藥弩打完了 老劍客身上中了三隻

可是皮粗肉厚之處 閔士瓊毒藥弩也打完了 老劍客也縱到他跟前 捋住蒼白鬚髮 將閔士瓊按

倒 用閔士瓊的飛抓細好 順地道奔聚談廳而來 上至八九層台塔 一看上面 地道口有亮 遂

將閔士瓊拋將出來 劍客說道 衆位快跑 恐怕還有毒計 道爺說道 已竟破啦 您看地雷在那

裏放着呢 劍客聞聽 直奔佛龕前面而去 一看這個地雷 好似兩口小鐵鍋陰陽合着 令人看着

真是不寒而戰 老劍客看吧 對閔士瓊睡了一口道 老猴崽子 你好狠的心腸啊 東廊下現有你

的兒子遞三鼠 你都毫不顧惜 這個地雷若是一響 鏗行八十餘位一網打盡 連老朽也逃不了

你們作賊子真志黑心 老則客說這有氣 雙啞曲師察顏觀色 見事不妙 叫道 勝施主 你看

大師兄面帶煞氣 必是要闖士瓊老賊兒子的命 你趕緊上前去勸 闖士瓊是窩主正犯 與其這時要

他的命 何如與他打官司好呢 勝爺唯唯 直奔劍客身旁而來 此時就見劍客向闖士瓊身前邁大

步 要用鷹爪力 一把將闖士瓊搥死 劍客方一下腰 勝三爺一伸手將劍客拉住 叫道 大師兄

暫息雷霆之怒 小弟有一言 他是正犯窩主 咱將他交到官面 自有他的罪名 不知大師兄你老

人家以為如何 和尚老道齊聲叫道 大師兄不可 他是要犯 交勝施主辦理好原案 勝爺說道

賈明何在 金頭虎喊道 來啦 勝爺說道 你將他也放在東廊下 賈明伸手將老閔提起也放在三

鼠一塊 金頭虎說道 跟你兒子挨着 父子情長 此時聚議廳上 除去五個要犯 俱是鏢行之人

金頭虎財迷 遂叫道 楊香五 咱們發點財吧 到後寨收拾收拾去 這座金台這樣的闊 後

寨必然有的是金銀 咱倆飽載而歸 不願意不願意 楊香五說道 我早就有這個心思等他們後

寨的賊都走淨了 你別大聲小叫 要被恩師聽見 不但發不了財 還得挨處分 二人待了許久的

工夫 賈明對楊香五一擠母狗眼 冲天杵恍了兩恍 邁步往外就走 楊香五後跟着也走下去啦

他們二人這一走 就有跟出來的啦 張茂隆紅旗李煜跟着也往外走 一時間站起來有三四十個年

輕的 都向外跑 勝爺一看大夥向外一走 心中可就明白啦 勝爺問道 你們大夥個是幹什麼去

賈明回來 賈明方走出西角門 被勝爺一招手 賈明對楊香五說道 幹啦 三大爺看出來啦

要問咱們幹什麼去 你低夕的聲音跟三大爺說 就說出恭去 看李煜他們小子說什麼 勝爺一問

賈明 賈小子說道 三大爺 我是出恭去 您問他們呢 勝爺說道 人家入犯王法 物件可不犯

法 你們誰也不許動人家的一草一木 你們誰要動蕭金台的東西 盜竊的官司誰跟着打 賈明說

道 我要解手去 他們都跟着我 您問他們都幹什麼去呢 勝爺知金頭虎賈明滿口不說實話 勝爺也不答理他 衆人也都回來啦 勝爺就不追問了 勝爺又叫道 三太 你將地雷的箱子蓋好

了 仍將佛龕搭回原處 三太與香五茂隆李煜等 即將佛龕搭過來 放在原處 勝爺又說道 此時也只是五更天 那一位將珍珠燈掛在燃燈古佛龕之上 書中代言 劍客捉回閔士瓊 道爺早打發人將歐陽大義士請回來了 歐陽大義士開胸勝爺之言 遂答道 我願辦理 大義士遂順着佛龕的柱子先爬上去 在佛龕橫梁上拴好了繩子 然後將萬壽燈用繩子拴好 走到上面 將萬壽燈掛在佛龕之上 大衆觀看 霞光瑞彩 炫人二目 正在此時 忽聽山口外人聲鼎沸 聽着好似有幾千人馬的聲音 勝爺說道 大概是羣賊去而復返 要前來搶差犯 咱們趕緊先將五個犯人藏在一邊 勝三爺點頭稱善 大衆一看 京廊北面有一間屋子 窗戶在東做牆後簷牆上 勝爺說道 就將五個盜犯放在那間屋中 衆位以爲如何 道爺說道 很好很好 快快辦理 孟金龍李永泰二人每人提起兩個賊人 金頭虎賈明抗着一個 來到屋門口 一推門 並未關閉 屋中放着許多零碎東西 將屋中的東西搬運到外面 五個賊人俱都放在屋中 口早塞着東西 孟金龍李永泰二人把守門口 金龍虎說道 你們兩個千萬小心 如要丟了差事 官司可你們打 孟金龍說道 小子 你放心吧 誰要到我跟前來 我就給他一杵 大義士將燈取下來 看守萬壽燈的是雙啞仙師病崑長老 歐陽氏弟兄 他們四個人各負看燈之責 蕭孟二俠 賈七爺 屠大爺 勝三爺等準備廝殺 無論出多少條人命 不許自亂 正在打算抵敵之策 外面李四爺笑嘻嘻的進了聚議廳 勝爺問道 四弟打探得山口外 可是羣寇復回嗎 李四爺說道 山口外乃是官兵來到 在頭道山口二道山口中間 與八大名山之賊走了一個碰頭 您快看熱鬧去吧 雙啞仙師說道 李施主說話太不知深淺 還有工夫看熱鬧 雙方若是交上手 亂殺亂剝 得多少條人命啊 勝三爺此事非你不可 你趕緊到二道山口 去給了解此事 可別鬧的鬧大了 官兵與羣寇若打仗 咱們就不能看着 必得幫着官家打仗 那麼一來 漂子可就關了門啦 這一千小弟兄們都是學而未成 武技不十分強 必有性命之憂 你到前面先穩住了羣寇 別叫他們妄動 然後死帶兵的官長 要是熟人那就更好啦 若不是熟人還得多費唇舌 三弟你唇齒也能行 不用貧道多囑 勝爺諾諾連聲

帶領着一千小弟兄們 出離了聚議廳 越過前寨 勝爺來到二道山口外 站在高阜處 舉目觀看 此時業已天光大亮 就見一道山口外 旌旆滿目 號帶飄揚 弓上弦 刀出鞘 衆官軍一個個準備着厮杀的樣兒 書中暗表 官軍的人數千餘名 再看二道山口內 八大名山的羣賊 俱都在山口內紮住隊伍 自然不撞山口 也是與官軍個方對峙的意思 官軍若是再向前進 可就動得手 官軍也不向裏開啦 羣賊也不向外撞 衆賊談笑自若 可並不把官軍放在心上 八大名山的寨主嘍卒 合計在一處 約有三四千名 要是打仗官軍絕不能取勝 別說還有那些嘍卒 就是蓮花胡的四猛八大錘要是撞山口 官兵就攔擋不住 曹榮那條皂蓋槍 更不用說啦 十個守備千總一齊上 也不是對手 那麼爲何羣賊就不向山口外撞呢 皆因爲蓮花湖的韓秀在前面阻攔着 是那不侵正 韓秀是文武全才 雖然佔山爲王 他胸中有大清的律例 知道要是傷了官軍 事情就鬧大啦 且說勝爺觀看明白 原來帶兵的二位武官 與勝爺彼此都見過面 這二位帶兵官一位是院衙差官王福盛 一位守備李廷仁 勝爺遂對羣寇說道 衆位賓朋稍安勿燥 在下勝英懇求官兵 給衆賓朋讓出一條道路 書中暗表 勝爺在高阜處看時 羣賊中有那膽小的嘍卒 早就看見勝爺啦 同聲哀求道 勝老達官爺快救命吧 官兵把山圍啦 所以勝爺先安慰嘍卒 然後下了山坡 衆小弟兄在後跟隨 勝三爺緊行幾步 直奔王千總李守備而來 走到馬前 勝爺先給二位差官請安道 辛苦 二位差官一看 原來是勝三爺 急忙將兵刃掛在得勝鈎上 甩登離鞍下了坐驢 齊聲說道 原來是勝老達官 不敢不敢 勝爺遂問道 官家怎曉得鏢行之人 現住蕭金台 李守備說道 我們並不知道 達官蕭金台赴會 皆因爲老達官由鏢局子起身之後 第二日鏢行就打發人給院衙門送信去啦 言說老達官二十八日赴蕭金台之會 尋找珍珠燈 來了一日一夜啦 並無有一人回鏢局子 俾職不敢隱瞞 遂將此事回稟了欽差大人 欽差大人念老達官爲國家效勞 赴湯投火 無所顧及 很贊成老達官的忠誠 恐怕老達官在蕭金台有了危險 但是各衙門的兵額不多 頭一天鏢行去人送信 欽差不便下諭招集軍隊 各衙門湊集了兩天 人齊馬不齊 這才湊了千餘

名兵士聽用 第二日鑠行又去人送信 言說仍然無有消息 欽差大人遂遣俾職與王大人 帶隊前來協助老達官 勝明公仔付耳過來 現各城守營與各衙門集合在一處 率領八九百名兵卒 前來接應老達官來啦 勝爺施禮說道 我有幾位朋友 捨死忘生 協力相助 拿住盜燈的正凶 珍珠燈盜回並不是我勝英一人之力 求二位大老爺望開一面 放他們一條生路 二位大老爺一輩爲官 輩々居官 恩威並行 叫他們有自新之路 李守備說道 他們聚衆成羣 不法已極 我們奉堂諭 要各個拿獲 以正典刑 看在勝老達官之面 語至此 叫官兵退出一條道路 說道 再要不去 必要嚴拿懲辦 語畢 官兵閃開一條道路 八大名山之人 猶如風捲殘雲一般 逃出頭道山口 勝爺控背躬身說道 二位大老爺 您派幾名官人 請到裏面將拿住正犯提出來 守備千總挑選了三十名健壯兵卒 夠奔蕭金台聚議廳 進二道山口 又到第三道柵欄門 進了聚議廳 二位差官舉目觀看 燃燈古佛前面掛着萬壽燈 守備千總向珍珠燈行了大禮 馬步隊將座位搬來 二位差官坐在東西 當中正位讓勝爺落坐 勝爺說道 小民不敢 勝爺又說道 您派兵到山內看看有牲口 套幾輛大車 將犯人拉走 兵士到西跨院一看 馬棚裏俱是瘦弱之馬 套了三輛敞車 夠奔聚議廳回稟 套好車輛 將珍珠燈取下 裝在龍盒之中 勝爺說道 將五個犯人提出來吧 金頭虎賈乖喊道 我提差事 金龍在門口橫着杵 見二位差官到來 說道 誰要前進 我將他逼死 賈明說道 這是差官老爺前來提差 你裝甚麼精明 金龍說道 沒有我的事啦 我要走啦 黃三太在前進了屋中 黃三太一進門 就聽唉呀一聲 噪音都轉啦 隨時勝爺將五爺老道等也進了屋中 一看五個犯人踪影不見 勝三爺渾身立抖 叫道 賈七爺你看犯人打那裏走的 賈七爺摘了一個燈籠一照 見牆壁角有假磚蓋着地道口 賈七爺掀假磚一看 倒下塔腳石十三層 五個差事由地道逃走 道爺說道 勝施主不要着急 五個差事逃的工夫不大 賈七爺與蔣五爺下地道追趕 他們跑不了多遠 就是跑了也好拿 官面拿賊 海捕公文 並不認識賊人 還能拿着呢 工夫不大 蔣五爺賈七爺回來說道 追出有五七里遠 外面有一座敝廳 出了敝廳 奔東去 有一山

潭搭的跳板是活的。賊人過了山洞，撤去跳板，大概已竟遠遁了。雙陸仙師說道：先將珍珠燈交給二位大老爺，帶回院衙。咱們安慰忠良爺的心，咱們大家分途追賊，不難將賊拿住。勝爺叫道：這兒李四弟，何位二位辛苦一回，將燈送到院衙。雙陸仙師說道：我二人不敢見官。勝爺說道：有二位大老爺，甚麼都能辦，不用我們的人見官。王千總李守備無可奈何，押着珍珠燈，奔院衙。雙陸仙師李剛押着車，勝爺說道：二位大老爺，見了忠良大人，替小民懇求，就說小民勝英追趕賊人去了。若拿不着賊人，交不了差事。小民勝英誓不回去見忠良。官人走後，勝爺對大衆說道：你們衆位赴羣英會來的，都不是外人，沒有別的，請你們大家成全到底，幫我勝英捉拿賊人。若拿不着賊人，勝英今生今世不回鏢局子。大家齊聲答道：願與老達官共同甘苦，誓死不二。勝爺對大衆控背躬身說道：好好好，就此分手吧。大衆遂三三五五，七個八個一夥，分途捉拿漏網之賊。夏侯商元與勝爺是獨行追趕，勝爺出了蕭金台，無精打彩，走到一個樹林中休息一會，打了一個盹。正在朦朧之際，鷓鴣城北面有人互語，就聽說道：頭您回家呀，還是別投門路呢。那人答道：別叫頭啦，咱們不幹這個啦。勝爺真是大仁大義，除去五個要犯之外，俱都不追。又聽這個說道：您還不知道呢，五個要犯都潛逃啦。那人說道：豈有此理，鏢行八十餘位，豈能跑的了差事。這個說道：教大少寨主娘舅給救走的。那人驚訝問道：是杭州的寨主嗎？這人答道：不錯不錯。人家這個山寨不捨不奪，水旱面種地，那位寨主每年到蕭金台一次，可不知在杭州何處。就聽說是杭州，要知道地方，咱們就可投奔。勝爺聽的明白，站起身軀，夠奔聲音而來。來到這幾個人跟前，勝爺控背躬身說道：方才你們說的話，我都聽見啦。你們可知道此山在杭州何處嗎？衆人答道：我們實在不知道。您沒聽我們方才說嗎？就聽說是在杭州地界，實在不知他那山的名字及甚麼所在。勝老達官你老人家以德待人，我們要是知道實確，決不能不告訴你老人家。勝爺又問道：他那內弟本人，你們衆位可曾見過？怎麼的長像？衆位知道嗎？衆人齊說道：聽說每年到蕭金台看一回姐姐。蕭金台內寨的人都見過。我們前寨的人沒有見過。你老人家要



到杭州打聽去。大概容易。勝爺一聽這幾個，俱都不知，也不便再向下問。勝爺遂又對這幾個人說道：「幾位都是二十多歲的人，正在年力富強的時候，從此改邪歸正，回歸故里，骨肉團聚，家庭幸福甚多，萬不可再人轉途，遺父母以盼子之憂。」當山大王向從古來到如今，那有得其善終的？愚下勝英言直性慤，諸位幸納余言，萬不可爲非作歹。我這裏尚有幾十兩散碎銀子，奉送大家作爲回家之路費。些須小意思，衆位幸勿見却。他年相見後會有期。說罷此話，山兜囊中掏出銀子，衆人隨聲說道：「勝老達官之言，我等必當一命。這是教我等成爲好人，盤費一層，我們大家俱都富餘，請老達官不必費心了。」勝爺一看，衆人說話很志誠，勝爺也不客氣，仍然將銀子收起。隨與衆人抱拳而別，夠奔杭州大路而來。勝三爺曉行夜宿，沿路之上每逢津關渡口，必要仔細訪察，俱都無有閩家父子及太倉三鼠的踪影。這一日來到了杭州錢塘門外，書中代言，七月初十左右，勝爺心中打算，先找一個店住下，休息休息，然後再打探賊人的下落。一邊走着，一邊思索，抬頭一看，正是一座老店，有心進去住店。天氣尚早，遂又夠奔西湖而來，走過了斷橋亭，勝三爺無心觀看西湖的景緻，仍回錢塘門住店。在路上，一陣困倦，四肢無力，眼前一片樹林，清風習習，倒覺娛情悅目。勝爺心中打算，歇會兒再走，遂走進了樹林，坐在小包袱之上。老英雄真困乏急啦，方才坐下，即昏昏睡去。正在睡夢之間，耳旁忽聽得有馬踏鑾鈴響的聲音，側耳細聽，聲音愈近。勝爺遂向外觀看，見一匹白龍駒，其快如飛而來，馬上端坐一位少年，頭上戴馬連坡草帽，身穿粉蓮色大氅，足下燕雲快靴，扣連亮銀燈，腰繫英雄帶，面如白玉，五官像貌不俗，精神凜凜，氣宇軒昂，手中得勝鈎上掛着一把殺式的鋼刀。正在其行如飛之時，忽然將馬綑住，只見這一個緊皺，自己與自己生氣的樣子。勝爺觀看此人，有不可一世之概。勝三爺心中想道：「走好好的道，這是跟誰呢？怎麼自己合自己過不去呢？」勝爺正在心中納悶，工夫不見甚大，就聽後面有小甲鈴的聲音，來在切近。原是驢馱十餘個，駝着白磁箱子，後邊有一輛大車，車上坐着乃是客人。勝爺心中這才明白，此少年原來是一位保鏢的達官。書中代

言 車上可沒插着鏢旗子 勝爺心中暗說 這本是黑鏢 不用說是緣林道看見不叫走 就是洗手的緣林 多年不作買賣的 若是看見也不能放他走呀 不表勝爺心中納悶 單說騎子手走到少年的跟前 叫道 王師傅 你怎麼自己跟自己賭氣呢 每次到錢塘門外都不喊鏢 就平安過去 這一回也不用喊鏢 您不必自己跟自己過不去 就聽那少年答道 爲什麼不喊鏢呢 到錢塘門外 你只管喊鏢 有什麼事都有我姓王的呢 沒有你的事 我爲什麼拿着官鹽當私鹽賣呢 勝爺在樹林中看那少年的神氣 似乎對於錢塘關這個地方有什麼過慮似的 就見那小孩說完話 告訴墜子手一句 我前邊等候你去 說罷此話 揚鞭打馬而去 勝爺心中暗道 反正我也是往錢塘關去 我爲何不在後頭跟隨着他 到底看看究竟如何 要是跟着他的馬我也跟的上 早到了也是沒用 我就在車後頭跟着 勝爺思索至此 遂站起身形 提起小包裏 容後頭的車過去 勝爺遂出了樹林子 跟着車走下來啦 走了工夫不大 來到前錢塘關外 勝爺由遠遠的就望見那個小孩在那裏將馬綑住 容到駝子到了小孩馬前 就聽小孩嗔道 你們怎麼還不喊鏢呢 就聽那騎子手道 得啦 王師傅咱們的鏢 一年不知道打這兒過多少次 無論何時也沒有喊過鏢 這回您要一喊鏢 恐怕倒惹出許多麻煩啦 您何必跟自己過不去呢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馬上的少年說你只管喊鏢 不用絮叨 我今天是非喊不可 出多大的事 姓王的也不能含糊 不用你小心謹慎 騎子手無法 只管喊鏢 勝爺一聽 原來是南路的鏢 此時太陽已落 正是住店的時候 喊完了鏢也沒什麼問題 趕着駝子向前走 進了錢塘關 勝爺一看大小商店林立 招商客店比比皆是 但是這夥鏢趕着駝子向前走 那些個招商店 並沒有一家招呼住店的 勝爺心中暗想 怎麼招商店不留旅客呢 買賣以和氣生財 店小在門口站着 看見這夥鏢 連問都不問 出去幾十里地 接客人還怕接不來呢 路過多少大小客店 沒有一個留住的 正走中間 勝三爺抬頭觀看 前面有一家客店 門前有一塊橫匾 上寫英雄客店 馬上的少年綑住了馬 叫一聲夥計們 咱們就住這座英雄店吧 你們看這座店裏 倒很乾淨 夥計答應一聲 將駝子奔英雄店大門趕去 此時英

雄店門口站立着四個夥計，年紀俱都在二十上，精神百倍，小打扮又着腰，仰着臉，糧直的那宗情形，不是打算買賣的樣子。踰子手方將馱子趕到店門口，就見店夥計怒目橫眉的向馱子手問道：「幹甚麼的？」踰子手聞聽也怔啦，心中暗道：「開店的問客人是幹甚麼的，真是新鮮。」踰子手只好答道：「住店的。」那幾個夥計說道：「我們店裏今天不留客人啦，別處住去罷。」列位，一樣的「話」，好幾樣的說法。店裏這幾個夥計說話，簡直不像生意買賣人的話，橫眉立目，異常野蠻。馱子手無法，逡走到了馬前，說道：「王師傅您看見沒有？我看今天要有事非，咱們住店都沒有留咱們的。」這座大店，就不叫咱們住，這不逞成心嘔氣嗎？王師傅您小心點，可不是我膽小，咱們別找麻煩。馬上少年說道：「開店的攬客人還攬不着呢，莫非他這座店都住滿了客人了嗎？」踰子手說道：「四十多間房子都空着呢。」那少年又說道：「你們不留客人，你們將門關上啊。」就聽店主夥計說道：「都留住，就是不留你這隻驢，你出來保鏢，你們家大人也沒教訓你嗎？」勝爺一聽這是個碰兒，保鏢的說道：「該着什麼花什麼錢，爲什麼不叫住？」夥計說道：「不叫不叫你住店，你的鏢還走不開啦。」出不了杭州地界，保鏢人大怒：「你們這是賊店，不用到杭州野外，你們要將王老爺一脚踢個筋頭。」十二馱子歸你們啦，不用切。店夥計大怒道：「你下來錢，保鏢的聞聽縱下馬來。」勝爺要息事罷詞，惹下殺身大禍。由人羣外向裏一擠，店裏夥計已竟跟少年動上手啦。頭一個夥計照着少年掏心一拳，被少年一擡腕子，丟下一伸腿，夥計鬧了一個爬虎。第二個夥計上來，就是一個雙風貫耳，那少年使了一招野馬分鬃，丟下一脚又踢倒下一個。第三第四兩個一齊上來，俱被少年打倒。勝三爺心中暗想：「這個小孩真快。」四個夥計全都被他打了。那被打的夥計向裏就跑。工夫不大，由裏面出來一老者，黑面銅鬚，勝爺一看，心中明白，原來此人與勝爺是結拜的弟兄，姓鐵，名叫天勝。鐵天勝直奔小孩跟前，說道：「是擇一個列起就將十二馱子留下嗎？」小孩說道：「那是自然。」語畢，鐵天勝忙把大衣脫下，與保鏢的少年插拳動手。二位短打長拳，挨幫攆靠，竄高縱矮，二人戰了三十餘個回合，不見勝敗。忽然鐵天勝更門改路，勝爺心中道：「小孩要

栽筋斗 就見鐵天勝 指奔少年面門而來 底下一個鈎掛連環腿 鐵天勝的脚而鈎住少年的脚後  
 跟 向前一帶 那少年鬧了一個仰面朝天 看熱鬧的一喊好 保鏢的少年面上一紅 奔白龍駒伸  
 手摘下殺式鋼刀 鐵天勝說道 你還要亮傢伙嗎 回頭叫道 兒子們給我將兵刃拾來 夥計們將  
 虎尾二節槍拾來 店主人伸手一接虎尾三節棍 合着中節 一抖三節棍 店主人 北向南 保鏢  
 的少年 面南向北 勝爺一看 鋼刀起處 血濺紅 虎尾棍上骨肉紛飛 這兩造要出人命 勝  
 三爺思索至此 趕上前去 大喊一聲 鐵天勝 真不知自愛 鐵天勝道 什麼人 勝爺答道  
 你看吧 鐵天勝一看 諾諾連聲而退 列位 鐵天勝天不怕地不怕 怎麼看見勝爺這樣規矩聽  
 命呢 皆因叫勝爺給感化的言聽計從 鐵天勝退下去 勝爺對那少年說道 少達官 住店 合式  
 便住 不合式便不住 要是有劫鏢的 當然拚命 爲住店何必呢 少年也要瞪眼睛 一看勝爺的  
 長像 沒敢睜眼 口中說道 您別管 他們這是賊店 勝爺說道 豈有此理 他若是賊店 在人  
 烟稠密的地方 能容他嗎 壽爺又說道 看熱鬧人很多 也不必細談 我且問你 令師是那一位  
 少年說道 我師傅是鎮九江屠 勝爺說道 是屠殺屠大爺嗎 不是三十六門人中第幾位 保鏢  
 的答道 不錯 是屠大爺 我是三十一名 勝爺又道 有一位勝英 你可認識 保鏢的答道 那  
 是我勝三叔 我自從拜了師傅 我竟在家中練工夫 勝爺又問道 你叫什麼名字 保鏢的答道  
 我叫神拳無敵小太保王九齡 我是七八歲上念書學藝 勝爺說道 我乃神鏢將勝英是也 少年聞  
 聽 爬在地下就行大禮道 咱們爺們栽了筋斗啦 您給我找找面子吧 勝爺聞聽一樂 說道 找  
 什麼面子 那是你鐵叔父 勝爺又問道 鐵賢弟過來 這是屠大爺的高徒 鐵爺說道 爲什麼不  
 早說呢 早說將店燒了也不要緊哪 勝爺又對看熱鬧的眾人說道 衆位親請散了吧 我們這是一  
 家人鬧着玩哪 大衆一樂散去 夥計們將馱子往裏讓 鏢車歸了西跨院 勝爺王九齡鐵天勝  
 三人 歸了上房 這一住店 勝三爺意下 身之禍

